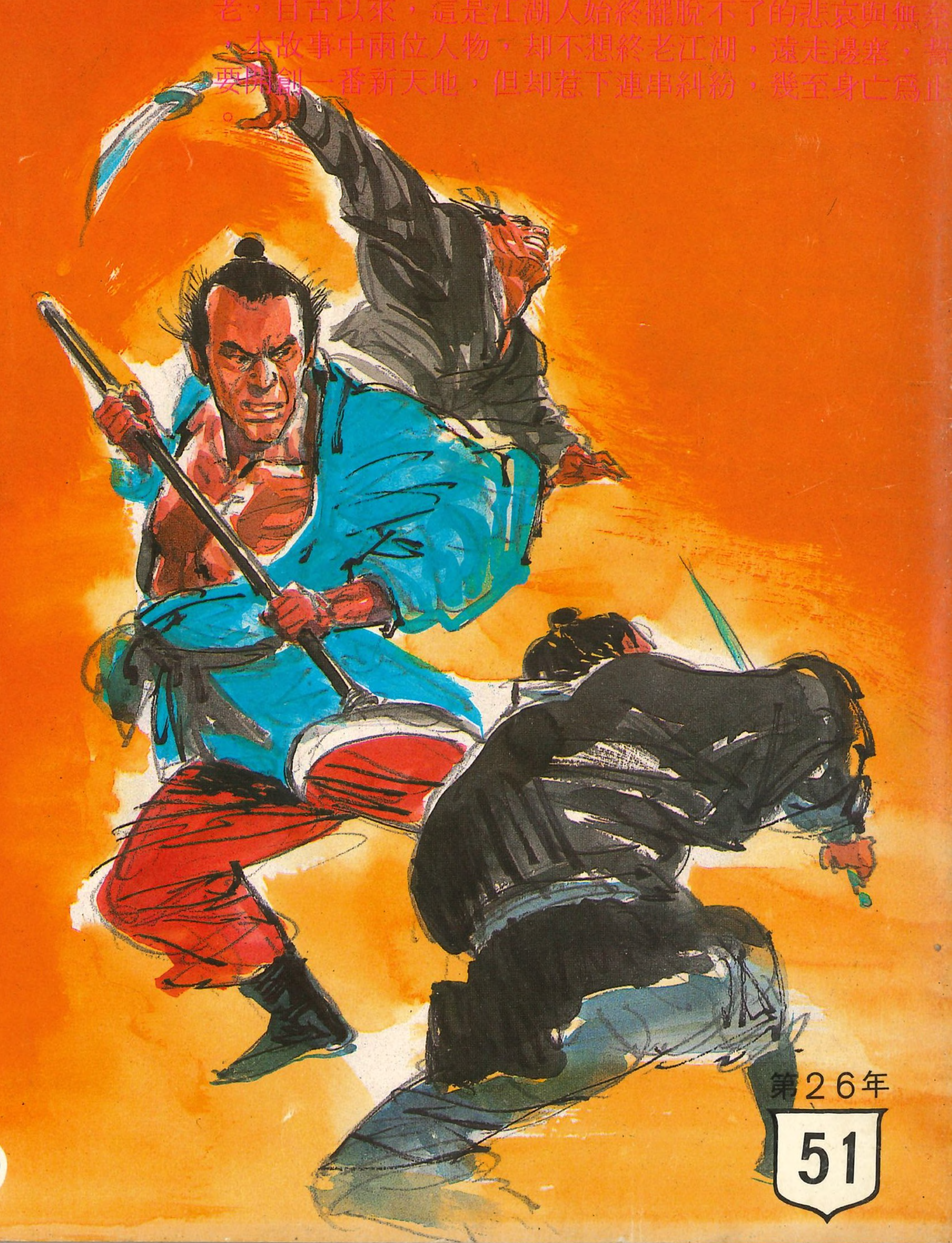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恭喜發財

邊塞風雲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馬行空・著

瓦罐不離井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江湖好漢江湖老，自古以來，這是江湖人始終擺脫不了的悲哀與無奈。本故事中兩位人物，却不想終老江湖，遠走邊塞，誓要開創一番新天地，但却惹下連串糾紛，幾至身亡爲止。



$4.00

第26年

51

編者話 一般江湖好漢，通常都是擺脫不了悲哀與無奈的。今期馬行空君撰寫的巨型小說〖邊塞風雲〗，就是描述兩位好漢，不想終老江湖，立誓轟轟烈烈要開創一番新天地，聯袂遠赴邊塞，欲成霸主。不料因此卻惹來了連串糾紛，甚至……故事內容曲折，過程緊湊，氣勢激昂，鬥智鬥力，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今期起，四大長篇與中篇同期刊出，計有武陵客長篇連載〖珠緣佛劫龍鳳配〗、溫涼玉的四大名捕故事〖易水寒〗、東方玉中篇〖天壤一劍〗和刺激緊張的司馬洛故事〖金鏢客〗，篇篇精采，內容各自別創風格，題材清新，幸勿錯過。

* * *

下期青年作家歐陽雲飛特別爲各位撰寫一部巨型小說：鬼面俠故事〖骷髏人〗，是篇內容充滿陰謀詭詐[illegible]，整個故事懸疑曲折，閱讀之下，不至最後一刻，保証你難以理解誰是眞正臥底奸細，尤其是令你萬萬料不到故事中的人物原來彼此間的複雜關係！佳作當前，敬希下期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侠世界
第26年
第51期
（總號133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

邊塞風雲

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邊塞路途

深秋的西北高原上，一片蕭索，滿目盡是灰黃的草樹，但天氣却格外清朗。

在一條荒涼的黃土路上，遠處，忽然間飛揚起一片灰塵，就像一條黃龍般，迅速地朝這邊飛滾過來。

就在黃土路的左邊，河灘上的一堆大石後，有一個人踏上了石堆上最高的那塊石頂，向着烟塵滾來處凝目張望。

而這時，一陣有如奔雷般的馬蹄奔馳聲，隱隱傳來，越來越撼心震耳，那站在石上的人雙眉皺了一下。

「北原，來的是什麼人？」石堆下面有人問。

石上的人邊張望邊答道：「還未看到是什麼人，不過從蹄聲中，聽出最少有三騎人馬！」

「對方若是衝着咱們來的，咱們還可以應付得來。」石下的人吁了口氣。

石上的人忽然間滑了下來，伏在石上，只露出半邊腦袋，雙眼仍然望着路面那邊。

風雲暗湧

怪不得他忽然爬伏下來了，原來，那三騎人馬一先二後，相距大約不過三數丈左右，已出現在他的眼前。

「北原，看情形後面那兩騎追殺前面那一騎的！」石下那人亦已躍上石堆，伏在那個叫北原的漢子的身旁，目光閃閃地注視着瞬眼間已疾馳而至的三騎人馬。

這兩個漢子的年紀都是三十出頭左右，那個叫北原的相貌英挺，豪放中透出斯文，另一個却相貌粗悍，虬髯繞腮，兩人臉上滿是風塵，仍掩不住那被太陽晒得黝黑的膚色了。

石堆的下面，拴着兩匹健馬，正悠然地擺動着尾巴，啃食着地上半黃不青的野草。

從這兩個漢子的形容看來，可能已走了不少的路，否則，又怎會風塵僕僕呢。

× × ×

就在那三騎人馬飛奔到那兩名伏在石後，目不轉睛地窺望着的漢子眼前的路面時，前面那騎人馬倏地前蹄一蹶，那匹馬悲嘶一聲，一頭衝跌在地上，馬上的騎者冷不防之下，被掀翻落地。

後面那兩騎緊追而至的騎者，倏然從馬鞍上飛縱而起，有如兩頭老鷹般，凌空飛撲向翻跌在地上，正欲從地上掙扎起來的灰衣漢子身上。

那漢子的身手顯然不大高明，故此那一翻跌得很重，待到他掙扎着從地上挺起身來的刹那，凌空撲落的兩名漢子，已經像老鷹抓小鷄般，左右將他的肩頭攫抓住，那漢子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叫，軟倒在地上。

這時候，那兩匹馬在奔馳出十數丈外，便自動停下來，並且踏着碎步，掉頭跑回來。

單看那兩匹馬這樣馴服，便可以看出，那兩個制住了灰衣漢子的人，必然是一個高明的騎手了。

伏在石後一直窺望着的那兩名漢子，緊閉着咀巴，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路面上發生的事情。

那兩個青衣漢子很輕易便將那灰衣漢子從地上提了起來，其中一名崩缺了左邊鼻翼的青衣漢子鬆開抓住灰衣漢子左邊肩頭的手，出指一連點了對方身上五處穴道，這才滿臉獰惡地「哼」了一聲：「魯寧，這一次你再也逃不掉了吧，快說，你的同伙藏在什麼地方？」

那灰衣漢子倔强地將頭昂起來，一聲也不哼！

「啪」的一下脆响，那「崩鼻」漢子揚手摑了灰衣漢子一掌，惡狠狠地道：「你知道麼？你們這些該死的偷馬賊，居然胆敢偷『天霸』馬塲的馬匹，眞是吃了豹胆熊心，不知個死字怎麼寫，上兩次被你們走脫了，這一次，你被咱們捉到，嘿嘿，教你嚐一下死的滋味是怎樣的！」

那灰衣漢子捱了一巴掌，臉上刹時紅腫起來，咀角也溢出血，但他却連哼也沒有哼一聲，依然昂着頭，雙眼倔傲地望着晴朗的天空，連正眼也不望那兩個青衣漢子一下。

躲在石堆後的兩名漢子，目中不禁露出讚佩之色（對那灰衣漢子），那個虬髯繞腮的漢子在那個叫北原的耳邊悄聲道：「北原，那人雖然是個偷馬賊，但却是一個硬骨頭，我在路上聽人說過，『天霸馬塲』是這一帶方圓二百里內，最大的一座馬塲，塲主『霸刀』卓非凡，乃是一方之大豪，勢力龐大，手下不乏高手，儼然是一方之霸，那人居然敢在老虎頭上拔毛，莫非不想活了？」

那叫北原的漢子在那虬髯漢子的耳邊「噓」了一下，悄聲說道：「燕然，小心別被他們發覺了，看下去吧。」

那虬髯漢子——燕然，馬上閉上了咀巴，不再說話。

而這堆石堆距路面不過十丈左右，風正從河上朝這邊吹過來，若是稍一不愼，語聲稍大，被風一送，確是會被路面上的人聽到的。

「魯寧，你若是說出同伙的藏處來，咱們不但不會殺你，還會將你推薦給塲主，幹一份差事，好過你做偷馬賊十倍。」另一名仍然抓住那灰衣漢子——魯寧的右肩頭的青衣漢子，皮笑肉不笑地望着那個偷馬賊——魯寧。

魯寧「呸！」地吐了一口唾沫，憤然道：「你這番話就連三歲小孩也不會受騙，誰不知道『天霸馬塲』是閻羅殿，卓非凡是閻羅王，你們這些狗爪子是催魂索命的牛頭馬面鬼卒！咱們若不是叫你們逼得

無路可走，怎會幹上偷馬這種見不得人的事來，哼，咱們人家骨頭硬，若想我出賣兄弟，就算千刀萬剮，也休想！」

「你奶奶的，老子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那個「崩鼻」漢子說着，朝那個叫魯寧的偷馬賊，一陣拳打脚踢！

那個偷馬賊魯寧的骨頭倒還眞硬，被打倒在地上，臉腫鼻青的，只怕肋骨也被打斷了二根，却就是一聲也沒有叫出來，這可惹火了那個「崩鼻」漢子，目中殺機暴射，吼喝一聲，一脚踏落魯寧的胸膛上，運勁於腿，一點點地向下踏壓！

只見魯寧那張鼻青臉腫的臉上，隨着胸膛的凹陷，慢慢地變得漲紅起來，一雙眼睁瞪着，頭上汗珠暴淌，張着口，鼻子急促地鼓動着，看他的樣子痛苦極了。

但他依然沒有「哼」出聲來。

那「崩鼻」漢子一臉獰猙地繼續運勁踏下去。

這樣子下去。那魯寧就算不會窒息而死（他腔內的氣體，正被擠壓出來，根本就吸不進氣），也會被那崩鼻漢子將胸骨壓折，胸膛塌陷而慘死！

另一名削鼻殘眉的瘦漢子，則殘忍地欣賞着那魯寧的痛苦表情。

伏在石後的虬髯繞腮漢子，看得咬牙握拳的，目中怒光暴射，從齒縫中迸出一句低沉的話來：「狗！他們不是人！」

那叫北原的漢子忙一手搭在燕然的肩頭上，朝他搖了搖頭。

那虬髯繞腮漢子似乎對他的同伴頗爲信服，雖然牙齒咬得「格格」有聲，但却沒有再出聲。

眼看着那雙眼上翻，臉色已漲成豬肝色的魯寧，就要死在那崩鼻漢子的脚下，忽然，那削鼻殘眉漢子陰笑一聲說道：「老七，別這樣快弄死他！」

那崩鼻漢子老七聞言脚下收勁，望着同伴訝然道：「痲鷹，你又想到什麼好主意了！」

那叫「痲鷹」的漢子擠了一眼，陰陰地道：「老七，他既然是偷馬賊，咱們就要他死在馬上，官家不是有什麼五馬分屍刑麼？咱們不是官家，這裏也沒有五匹馬，就讓他來個兩馬分屍吧，你說好麼？」

崩鼻漢子——老七一聽，馬上高興地拍掌道：「哈哈，虧你想得出這樣一個好辦法來，這個主意太好了，兩馬分屍，來個殺鷄儆猴！」

可憐那個魯寧由於身上穴道被點封，全身無力，躺在地上，乘這刹那的放鬆，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却動彈不得，只好任由那兩個青衣漢子魚肉了。

老七與痲鷹邪惡地獰笑了一下，便去將座騎拉過來，動手用繩索將魯寧的手脚分別綁牢，然後，將繩索的另一端拴在馬鞍上。

伏在石堆後看着的燕然再也忍不住了，壓着聲音對北原道：「北原，俺不能眼睁睁看着這兩隻『狗』將那可憐的漢子兩馬分屍！」

說着，身形一縱，便欲竄撲出去。

那叫北原的漢子疾忙伸手將他按住，低沉地道：「燕然，誰說我袖手不救那條硬漢，你就是衝動，別救不了他，反而令到他更快死！」

那叫燕然的漢子目光刹那閃亮起來，喜道：「北原，我服了你，這個骨節眼上，還沉得住氣。」

北原雙眼瞬也不瞬地注視着路面上的情形，壓着聲道：「咱們必須一併擊殺了那兩個狗子，不能讓他們有一個溜脫了，否則，咱們以後就祇有亡命奔逃，躲避卓非凡手下的追殺了，所謂强龍壓不住地頭蛇啊，你明白麼？」

燕然聽着連連點頭。「剛才不明白，現在明白了。北原，你就是想得週到。」

「那是因爲我沒有忘記來這裏的目的。」北原忽然附在燕然的耳邊，悄聲說了幾句話。燕然邊聽邊點頭，然後從石堆上跳到地上，藉着河灘上的草樹石塊的遮掩，向路面那邊竄掠過去。

十丈左右的距離，兩三個竄掠，燕然已竄掠到距離路面約兩丈左右的一塊大石後，準備動手。

而北原亦經已左右手各自執住一塊拳大的石塊，覷個眞切之下，驀然間跳上了石頂，脚下一點，身形騰掠而起，有如激矢般，凌空激射向路面那邊。

這個時候，恰好是那兩個漢子將魯寧的手脚分別縛牢，正彎起腰來，準備將繩索的另一頭縛在馬鞍上，只要縛牢之後，兩人跳上馬鞍，各自催騎向相反的方向奔馳，那麼，魯寧便會被活生生地撕扯開來，慘死於兩馬分屍！

× × ×

那個魯寧眞是個硬漢，明知將會死得很慘酷，但依然緊咬着牙，緊抿着咀巴，臉上沒有絲毫駭懼之色，更沒有開口哀求，有的只是眼中射出來的怒火！

北原凌空激射之勢快疾無倫，比眨眼還快便飛射至距「老七」、「痲鷹」的頭上約三丈許的空中，就在「老七」與「痲鷹」警覺的刹那，他雙手握着的石塊，已脫手急射出去，飛擊向那兩匹馬身！

「老七」與「痲鷹」驚覺空中有異的刹那，兩人的反應好快，霍地一個旋身，四道目光一齊射向空中，一眼看到凌空飛射過來的北原，兩人同時眼色一變，「哼」一「喝」一聲中，雙雙飛身撲起，刀光與鞭影呼嘯掣閃，劈斬抽捲向北原的身上！

一條人影也就在那霎間，從那塊石後標射出來，撲向躺在地上的魯寧。

那條人影自然是燕然了。

兩聲馬「嘶」聲亦在那瞬間响起，原來，北原擲射出的兩塊石頭，已分別飛射在那兩匹馬的身上，那兩匹馬負痛之下，嘶鳴着，驚竄了出去，狂馳起來。

驚走了那兩匹馬，便不怕老七與痲鷹發覺不敵之下，見機策馬飛馳而逃了。

因爲一個人的輕功無論怎樣高明，也不可能快得過一匹奔馬的。

雖然，北原兩人也有坐騎，但若返身撲回去石堆後策騎追截，那就太遲了，不可能再追到，所以，北原才想出這個絕其「退路」的主意。

驚走了老七與痲鷹的坐騎後，便不怕他們能夠插翼飛得了。

由於兩下裏的勢道皆迅猛無倫，故此，霎那間雙方三個人便凌空「擅」上了。

北原的身形却在那刹那陡地凌空向上翻滾起來，同時間雙掌向下分劈向老七與

痲鷹兩人的後腦！

老七與痲鷹的長刀與長鞭，在北原的身形猝然向上翻滾之下，皆擊了個空，在北原的身下劈斬抽捲過！

兩人馬上知道不妙，全身氣勁下墜，急墜向地面！

只聽「噗」的一下沉响，隨之是一聲短促的慘叫聲，一條人影，濺起紅白之物，翻滾着飛出三丈過外，才攤手攤脚的摔墜在地上！

而另一條人影則一直打着沒頭跟斗，疾墜落地上！

那正是痲鷹！

原來，痲鷹的輕功比老七高明，在空中的反應自然也比老七靈捷，他在長鞭擊空的刹那，驀覺頭上風吹，心駭胆喪之下，他疾忙腰身一躬，一個沒頭跟斗，向下翻滾下去，恰好避過了北原拍向他腦後的那一掌！

但那刀双般勁銳的掌風，仍然將他頭上的髮絲「削」下一大撮來！

至於老七，就沒有痲鷹那樣幸運了，腦後挨了北原那一掌，登時爆裂開來，氣絕身亡！

可是，痲鷹雖然避過了北原一掌，但他也逃不過喪命的厄運。

就在他身形落地，還未站穩的刹那，一道閃亮奪目的晶芒「奪」地飛到入他的心窩內！

那赫然是一柄三稜尖刺！

握住刺柄的人，正是燕然！

痲鷹口裏發出「呃」的一聲悶叫，身形挺搐了一下，大睁着一雙驚駭的眼睛，張口却說不出話來，隨着燕然的三稜尖刺的回抽，身軀向前一傾，仆伏在地上。

「燕然，快去鬆開綁在那位兄台手脚上的繩索！」北原飄身落地，一雙眼却朝來路那邊張望着！

他是怕老七與痲鷹會有別的同伴在這附近，聞聲之下趕來，那就痲煩了。

燕然將魯寧手脚上的繩索鬆開，再拍開他身上被點的穴道（他伏在石後窺看時，看到了老七出指點了魯寧身上的曲池、肩井、璇璣等五處穴道），將他扶了起來，問道：「朋友，你覺得怎樣？」

那魯寧這時才呻吟一聲（剛才，老七打得他不輕），吐口長氣，忍痛說道：「這位朋友，多承出手相救，大恩不言謝，我記住了。」

喘口氣，才接着說道：「我還支持得住。」

「嗯，那就好了。」燕然說着吐出一口氣來。

北原這時已飛掠出去，將一匹驚走了的馬匹帶了回來，一面翻身下馬，一面對燕然叫道：「燕然，此地不可久留，快將這兩具屍體埋起來再說。」

說着，他已掠向數丈外，躺在地上的老七屍體。

「朋友，你且坐下來歇一下吧。」燕然扶魯寧在一塊石上坐下來，轉身走向痲鷹。

北原與燕然快手快脚的，在河灘上挖了個大坑，將老七痲鷹的屍體推下去，然後掩上沙土，弄得與原先沒有什麼異樣，相視一笑，走向魯寧那邊。

魯寧見兩人走過來，忙支撑着站起身來，感激地對兩人道：「兩位兄台，還未請教大名。」

燕然搶着道：「俺叫趙燕然，他叫項北原！」

「原來是趙兄項兄，久仰了。」魯寧忙對兩人抱拳一拱，接自我介紹：「兄弟魯寧。」

「魯朋友，你的事，咱們都聽到了，那卓非凡眞的那樣兇橫霸道？」項北原直視着魯寧。

魯寧刹那憤激得胸膛起伏不定，咬牙道：「他若不是將咱們的田地佔奪爲牧場，令到咱們無以爲生，咱們誰願做偷馬賊？那可是玩命的啊，被他們捉到要死，被官府捉到，一樣是砍頭！」

「想不到在武林中名頭响噹噹的『霸刀』卓非凡，却是一個欺壓鄉里的土豪，眞是聞名不如眼見，好教俺失望！」趙燕然卑夷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魯朋友，項某兄弟兩人殺了卓非凡的人，說不定已有人追尋了下來，咱們還是快離開這裏吧。」項北原不時拿眼瞄一下黃土路的兩頭。

「項兄顧慮得是。」魯寧不覺亦張望起來。「附近可能會有卓非凡的其他手下，他們這一次出動了二十多人，追索咱們的下落，剛才的馬嘶聲與慘叫聲，可能會警動了他們，兩位兄台，咱們就此別過，我還要趕去知會弟兄們趕緊躲藏到別的地方。兩位的大恩，必有以報！」

說完，他向項北原趙燕然拱手一禮，蹣跚着走向項北原捉回來的那匹馬。

「魯朋友，請小心。」趙、項兩人亦朝魯寧抱拳一禮，看着他扳鞍上馬，催馬奔下河灘，朝對岸涉水而過，才急步走向那石堆後面，解開拴着的韁繩，各自翻身上馬，一抖韁繩，策馬馳上路面，朝前路飛馳而去。

× × ×

白馬鎭是方圓百里內最大的一個鎭甸馬市，每天的早上，就在鎭東頭那一幅佈滿了圍欄的空地上，進行着大宗的販馬交易，那種馬嘶人嘈的盛況，簡直比過年還要熱鬧。

項北原趙燕然來到白馬鎭口時，經已是日落時分，迎着天邊七彩絢麗的殘霞，耳中聽着那一聲聲的馬嘶聲，兩人欣賞地看着在那些木圍欄內踢蹄甩尾，時不時昂首嘶鳴一聲，似欲要衝破圍欄，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馳騁的馬匹，不禁打從心底升起一股激情。

原來白馬鎭的鎭口，就在鎭東頭的馬市旁邊，凡是出入鎭上的人，皆會看到被圈在一個個木圍欄內的馬匹。自然也嗅到那股馬騷味。

趙燕然直到走入鎭內，才依依不捨地將目光收回，舔舔咀唇，對項北原道：「北原，咱們以後也會有一大羣駿馬的，那可開心死了，俺要逐匹騎着牠們，盡興飛馳，那才過癮！」

項北原笑笑道：「燕然，別盡說夢話，咱們現在是十劃未有一撇，不過，只要咱們挨得了苦，那是能夠創出一番事業來的！」

就這兩句話之間，兩人已來到一家客

棧的門口，一名小二從店門前快步走前來，伸手抓住了兩人胯下坐騎的馬嚼環，堆着笑臉，仰頭殷勤地朝兩人說道：「兩位客官，一路辛苦了，快請下馬進店歇一下，敝店有的是乾淨上房，客官的馬匹，小的自會料理。」

項、趙兩人被那小二這一說，便從馬背上跳下來，朝那小二點點頭。抬步走入這間大字招牌上寫着永福老棧的客棧。

這個時候，當然亦是落店投宿的時候了，因爲就在這一會，蒼茫的暮色經已四合。

項、趙兩人趕了一天的路，確是累了，而這一帶的風砂也特別大，兩人久在江南，幾曾嚐試過這種砂塵滿身的滋味，渾身怪不舒服的，只想洗去那一身的塵土，那才清爽舒服。

兩人要了兩間客房，連坐也沒有坐，便到澡房洗澡了。

洗去一身的塵土，換上乾淨的衣裳，兩人頓時覺得清爽舒服多了，彷彿連一身的疲累也洗去了。

這時，經已是掌燈時分，亦是吃晚飯的時候，本來，這家客棧是設有食堂的，但兩人初來乍到，想到鎮上走一下，於是，便出了客棧，在鎮上那條大街上閒逛起來。

鎮上的店舖這個時候還未上舖關門，街上的行人也很多，這却是大出兩人意料的，想不到位處西北邊陲的鎮甸，居然也像江南的城鎮般，有夜市！

兩人沿着大街走了一會，來到一家叫駿馬樓的酒樓前，趙燕然嗅到從酒樓內飄出來的酒香，勾動他的酒癮，便不肯再走了。「北原，俺肚子咕咕叫了，就在這裏吃飯吧，吃完再逛不遲。」

項北原笑罵道：「你肚裏的酒蟲作動了是眞，進去吧！」

說着，當先走進去。

趙燕然伸了一下舌頭，喃咕道：「怎麼俺心中想的，都叫他猜中的？」

「因爲我是你肚子裏的蛔蟲啊！」項北原忽然伸指在趙燕然的肚子上戳了一下，「你說對了，否則，俺說的話這麼細聲，你怎麼聽得到！」

一名伙計見兩人走進來，忙迎上來，諂笑着道：「兩位客官，請隨小的來，那邊有一副乾淨座頭。」

說着，帶着兩人走到那副座頭上，招呼兩人坐下，勤快地擺好杯筷。「兩位客官要些什麼酒菜？」

「先來兩壺高粱吧！」趙燕然衝口就說。

項北原笑睨趙燕然一眼。「你這個酒鬼，眞拿你沒有辦法。」

趙燕然哈哈笑道：「俺肚子裏滿是酒蟲，若不餵飽它們，只怕俺今晚無法入睡呢！」

說得那個伙計也不禁莞爾笑起來。

項北原搖搖頭，一副拿他沒辦法的樣子。「記着不准喝醉，明天還要買辦一些東西。」

趙燕然連連頷首道：「俺記住了，你放心吧。」

項北原沒有再說什麼，點了幾個菜，待那伙計退下去，才拿眼打量一下店堂內的情形。

店堂內的座頭已上了七成座，沒有什麼扎眼的人物，這時候伙計已將兩壺酒端來，還有一碟下酒的鹵牛肉，趙燕然急不及待地拿起酒壺，先替項北原斟了酒，再替自己斟了一杯，猴急地一口喝乾杯中酒，咂咂咀唇，才對項北原道：「北原，喝酒啊，這酒眞夠味！」

項北原收回目光，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搖搖頭道：「什麼夠味，夠嗆才是眞的。」

趙燕然嘻嘻一笑：「那你就少喝一點吧。」

說着，他嫌用杯子喝得不痛快，乾脆執起酒壺，就着壺咀，有如長鯨吸水般，喝了起來。

項北原搖頭笑道：「你急什麼，我又沒有跟你爭酒喝，小心嗆了喉！」

話未說完，趙燕然便猛地嗆咳了一聲，噴出一口酒來。「北原，怎會給你說中的？」說時，連聲咳起來。

「你不是說過，我是個肚內的蛔蟲麼！」項北原望着咳得漲紅了臉的趙燕然直笑。

這時，忽然從外面走進三名身上帶着兵刃的短裝漢子，却不去理會巴結地迎上去的伙計，目光在店堂內掃視起來。

當他們的目光落在項、趙兩人的身上時，立時定住了，猜疑地打量着兩人。

而店堂內的其他食客，自那三個短裝漢子走進來後，原本喧嘈的場面，刹時靜了下來，一個個低下頭，變了啞巴，低着頭吃喝起來。

項、趙自然也發覺了那三個走入來的短裝漢子，兩人也拿目光打量着對方，却是面生得緊，但從其他的食客那種噤若寒蟬的情形，猜想這三個漢子必然是這一帶大有來頭的人物，自然對那三個漢子更加留意了。

那三個漢子似乎也看出趙、項兩人不是尋常人，其中一個目光陰鷙的中年漢子忽然走向他們，左右兩個漢子亦移步走了過來。

趙燕然雙眼一睜，便想站起來，但却給項北原拿脚碰了一下他的腿，口裏搶着說道：「快喝酒吧，來，我敬你一杯！」

趙燕然雖然生性粗豪，但却不笨，馬上明白了項北原的意思，忙回過頭來，打着哈哈道：「要喝，可要叫伙計再拿兩壺來，這兩壺都空了。」

項北原不由瞪了趙燕然一眼，招手叫來伙計，吩咐他再拿兩壺酒來了。

趙燕然朝項北原眨眨眼，得意地笑起來。

那三個短裝漢子却沒有走到他們那張枱子前，在對開的一張空枱子坐下來。

兩名伙計不等吩咐，經巳巴結地趨前來，迭聲道：「三位大爺要吃喝些什麼，只管吩咐。」

那三個短裝漢子粗言粗氣地吩咐那兩名伙計只管將好酒好菜端上來，便不再理會那兩名伙計，目光却不時溜向項、趙兩人那邊。

不少的食客都匆匆吃喝完畢，結賬離開。

趙燕然幾次想站起來，朝那三個漢子

發作，但都給項北原以眼色阻止了，他只好猛喝酒。

項北原不是怕了那三個漢子，而是不想多惹麻煩，他猜到這三個傢伙必有來頭，否則，那些食堂不會對這三人遠而避之的。

所謂强龍不壓地頭蛇，在這種民風强悍的邊陲之地，還是少惹麻煩爲是。

也所以，他才阻止了趙燕然發作生事，避免麻煩。

兩人這時候巳沒有興趣喝下去了，匆匆吃喝完畢，便招手叫伙計過來算帳。

忽然，那目光陰鷙的中年漢子離座而起，朝兩人抱拳道：「請問兩位是什麼地方人氏？」

只見趙燕然「哼」了一聲，「霍」地站起來，沒好氣地正想開口，却給項北原搶先對那中年漢子抱拳道：「這位朋友，咱們是從江南來的，朋友這樣問是什麼意思。」

那中年漢子愕了一下，但很快便說道：「沒有什麼意思，我不過覺得兩位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故此冒昧動問，還請不要見怪。」

這人倒是會說話。

項北原知道中年人那樣說，只是托詞，但他不想生事，所以笑一笑，道：「朋友，我却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三位，告辭了。」

說着，便欲舉步向外走去。

「慢着。」那中年人一伸手。「相遇總是有緣，請教兩位大名怎樣稱呼？」

項北原眼珠轉了一下，爽快地道：「項北原，趙燕然，三位大概沒有聽聞過兄弟的賤名吧？」

豈料那三名短裝漢子聽聞項北原報出「大名」的刹那，臉容動了一下，雙眼同時一睜，驚詫地望着兩人，那中年人忙道：「原來兩位就是名動江南的遊俠項北原，趙燕然，兄弟聞名久巳，怪不得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兄弟果然沒有看走眼。」

項北原只好謙虛地說道：「咱兄弟不敢當遊俠兩字。」

一頓，抱拳朝中年漢子道：「請教三位大名！」

中年漢子道：「咱兄弟三人承蒙道上的朋友看得起，賜號秦嶺三雄……」

「啊，原來是丘氏昆仲，項某久聞大名！」項北原敷衍道。

趙燕然却暗自哼了一聲。「什麼秦嶺三雄，三熊才眞，你奶奶的，眞是倒霉，想不到會在這裏遇上這三個兇名遠播的惡人！」

幸好他這番話只是在心裏說的，否則，若是被秦嶺三熊聽到，那肯定會反臉動手。

「兩位，若是看得起咱兄弟……」

秦嶺三熊的老大丘天山一句話未說完，便給項北原笑着打斷了。「三位，咱兄弟趕了一天的路，很疲累了，異日有機會，再陪三位喝幾杯，告辭了。」

說着，不等丘天山再開口，朝三人抱拳一拱，舉步向外走去。

趙燕然只好也抱拳朝三人一拱，跟着項北原向外走！

秦嶺三熊那刹那臉色微變了一下，但又不好發作，只好亦朝兩人抱拳行禮，眼看着兩人走出店外，那位老二丘天磐才咬着牙道：「老大，這兩個傢伙根本就瞧不起咱們，俺可咽不下這口氣！」

老大丘天山陰鷙地道：「老二，別衝動，這兩個傢伙老遠跑來這裏，必有事幹，先弄清楚他們的底細來意再說！」

「老大，要不要回報塲主？」老三丘天海問。

「這兩個傢伙來意不明，當然要回報塲主了！」老大丘天山道：「走，老二，老三，你兩個暗中監視那個傢伙的動靜，我去回報塲主！」

丘天山說這句話時，語聲低到只有三人才能聽到。

這時候小二恰好將酒菜端上來，見三人離開，忙結結巴巴地道：「三位大爺，這……這……」

老大丘天山厲聲說道：「這……這什麼的！大爺們沒有興趣在這裏吃喝了，不成麼？」

說着，三人停下脚步來，目光兇厲地掃視了那位伙計與恰好站起身來的掌櫃一眼。

那伙計心頭一慌，猛地打了個「抖嗦」，幾乎將捧着的托盤脫手鬆跌落地上，白着一張臉，連聲道：「三位……大爺，小……的不敢，不敢。」

那掌櫃的亦顫着脚，擠出一絲笑臉，慌不迭道：「三位大爺不愛在敝店吃喝，只管請便……」

三人這才「哼」了一聲，大步走出門外。

那掌櫃與那些伙計，才驚魂稍定地，長透了一口氣。

× × ×

「他奶奶的，那三個傢伙居然不知個羞字怎寫，自稱起秦嶺三雄起來，北原，要不是你攔着俺，俺倒要看一下，他們是狗熊還是英雄！」趙燕然握着拳晃動着。

項北原正容道：「燕然，我不是害怕他們，憑他們秦嶺三熊，我還不放在眼內，看他們在那間酒樓內那種趾高氣揚的樣子，他們的背後，可能是有靠山的，否則，他們又怎能『抖』起來？」

「北原，你的意思是不是說，那三頭狗熊投靠了霸刀卓非凡？」趙燕然目光閃閃地注視着項北原。

「極有可能。」項北原道。「別忘記，這一帶百里之內，都是卓非凡的勢力範圍，正所謂睡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秦嶺三熊若不是投靠了卓非凡，他又怎會容忍他們在此作威作福，秦嶺三熊是狐假虎威！」

趙燕然目光一閃，突然一拍大腿，大聲說道：「赫！俺可明白了，你不讓俺發作，是不想惹上卓非凡，免得生出波折，是麼？」

項北原頷道：「不錯，別忘記咱們來此，不是來遊逛的，在此落地生根的啊，咱們人單勢孤，怎鬥得過他，除非咱們改變初衷，那又當別論。」

趙燕然嚷道：「那可不成，俺夢寐以求，都想創一番事業，從此安定下來，俺是說什麼也不改變主意的了。」

項北原吁口氣道：「所以，我才一再忍受下來，目的就是不想惹上卓非凡這條地頭蛇！」

「嗯，別再說他了！」趙燕然擺了擺手，道：「還是說說明天該置辦些什麼物品吧。」

項北原道：「我早已在路上想好了，還是早點歇息吧，明天有得忙呢！」

說着，他已伸了個懶腰。

趙燕然不禁也打了個呵欠，起身走向房外，走回自己的房中。

項北原隨即關上房門，吹熄燈火，上床歇息。

× × ×

翌日一大早，兩人便起身盥洗，然後在店堂內吃了早點，便到街上買辦物品去了。

在買辦物品之前，他們先到鎮口東面的那個馬市轉了個圈，買了兩匹騾馬。

那是用來馱傢伙物品的。

然後，兩人才到大街上的店舖中，購買日常要用的物品與及油鹽食品等物。

這就忙了他們一個上午。

晌午時，他們已辦妥了一切，坐在鎮上那家最有名氣的風趣樓，吃喝起來。

忙了一個上午，他們也實在餓了。

這一頓，由於沒有人打擾，兩人皆吃喝得很暢快。

就在兩人酒酣耳熱之際，卻有一個瘦個子的藍衣漢子，來到他們的桌子前，打斷了他們的興緻。

項北原皺了一下眉頭，抬眼打量着那人。

那人大約四十上下，生就一張惹人討厭的陰沉臉，高高瘦瘦的，那件藍色長衣穿在身上，就像在竹竿上一樣，空空蕩蕩的，給人一種衣架子的感覺。

趙燕然卻忍不住了，重重地放下酒杯，睜着雙眼，正想發作，那藍衣人卻適時開口道：「兩位可就是江南遊俠項北原、趙燕然？」話聲乾澀得有如打破瓦片聲，聽得人頭皮發作。

項北原目光注定在黃衣人的身上，頷首道：「不錯，閣下可是江湖上人稱喪門客湯蔭望？」

「正是湯某！」喪門客湯蔭望那張陰沉臉死眉死眼的，一點表情也沒有。「兩位，敝上想見一見兩位，請兩位隨湯某走吧。」

趙燕然剛欲張口說話，卻給項北原搶先了。「貴上是那一位？」

湯蔭望的眉毛這一次聳揚了一下。「敝上乃天風牧場場主卓：：兩位大概有個耳聞吧。」

「閣下說清楚一點，貴上叫卓什麼？俺可聽不清楚！」這一次，趙燕然終於找到機會先開口了，他不但沒有發作，而且還笑嘻嘻的！

項北原卻皺了一下眉頭。

「趙燕然，你胆敢對敝上不敬？」果然，湯蔭望眼一翻，動氣了。

項北原忙道：「閣下別生氣，那確是閣下說不清楚，貴上可是江湖上人稱霸刀的卓非凡場主？」

湯蔭望重重地哼了一聲。「這一帶方圓二百里之內，難道還有第二個天風牧場麼！」

「卓場主的大名，那是久仰了。」項北原抱拳道：「請問，卓場主何事要見咱兄弟兩人？」

「兩位隨湯某去見敝上，不就知道了麼？」湯蔭望不耐煩地道。「兩位請！」

「你奶奶的，你看不到，咱們正在吃喝麼？」趙燕然再也忍不住了，瞪眼道：「別說是他，就算是天皇老子，也要等咱們吃喝完才去見他！」

「兩位，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湯蔭望那雙死魚眼中，突然閃射出一抹兇光來。

「哈哈，什麼敬酒罰酒，俺統統不吃，只喝這種夠辣的高粱酒！」

湯蔭望那張死眉死眼的陰沉臉剎那扭曲了一下，一直藏在袖子內的右手倏地動了一下。

「閣下最好別動，否則莫怪我不客氣！」項北原不知怎的，手上已握着一柄長劍，自枱面下刺了出去，冰冷鋒銳的劍尖，抵刺在喪門客湯蔭望的小腹要害上！

長門客湯蔭望那剎那整個人僵住了，那死眉死眼的臉上，卻搐動不已，一雙眼死死地望着項北原。

「聽着，慢慢地將你扣在手上的喪門釘丟在地上，不然，我會在尊腹上戳下一個透明窟窿來！」項北原亦定定地注視着湯蔭望。

趙燕然忽然怒吼一聲，揮掌便攻擊向喪門客的臉上。「你這個活殭屍，你想暗算俺，俺也讓你嚐一下俺的巨靈掌的厲害了。」

項北原卻及時阻止了趙燕然。「燕然，別動手，別將事情弄僵了。」

趙燕然這才不忿地瞪了喪門客一眼，拿起酒杯，「骨」地一口將酒吞下肚中。

只聽一連串「叮叮叮」的金鐵墮地聲響起，從喪門客那垂下的右手衣袖內，掉下十數枚長約三寸，卻只有燈草般粗細、釘口泛藍的淬毒喪門釘來。

「閣下可以走了，請上復貴上，咱們吃喝完畢，自會去拜會貴上。」項北原冷冷地朝喪門客說，接將長劍收回。

喪門客陰狠地看了項北原一眼，一聲不吭的，轉身走了。

趙燕然待喪門客走出去後，才吐出一口氣來，揑把汗道：「那活死人好歹毒的暗器！北原，要不是你出劍夠快，俺只怕躲不過他那些喪門釘！」

項北原還劍入鞘，吸口氣道：「想不到連喪門客這樣的人物，也會投靠了卓非凡，等一會咱們去見他時，千萬要小心，不可大意了！」

趙燕然心頭上忐忑地道：「北原，你以爲姓卓的找咱們，是什麼居心？」

「見到他不就知道了麼！」項北原起身道：「燕然，你喝夠了沒有？」

趙燕然忿然道：「被那活死人這麼一攪，俺那還有興緻再喝下去！」

「那就走吧！」項北原說着已移步向外走去。

趙燕然忙跟着走，一面朝一名伙計道：「小二，多少銀子。」

那名伙計忙趨前來道：「兩位大爺，不用了，丘大爺已經替兩位付了酒錢，兩位大爺請了。」

項北原與趙燕然相望一眼，不再說什麼，這時候，兩人這才發覺，原本熱鬧喧嘈，坐無虛席的店堂內，變得冷冷清清的，只有疏落的食客，兩人知道，一定是剛才的事，將大部份的食客嚇走了。

兩人不免生出歉意，但這卻是無可奈何的事，他們也不想生事的，要怪，只怪那位喪門客了。

兩人才走出門外，便有一個人從旁邊閃了出來，朝兩人抱拳道：「兩位，丘某奉敝上之命，特來帶兩位去見敝上的。」

項、趙兩人一看，原來是秦嶺三熊中的老大丘天山！

趙燕然「哼」了一聲。「北原，看來咱們非要去見姓卓的不可了！」

項北原沒有理趙燕然的話，朝丘天山抱拳一拱道：「丘朋友，那就有勞了。」

「兩位請。」丘天山說着，轉身朝鎮南頭那邊走去。

項、趙兩人舉步跟在後面。

「丘朋友，貴上府宅，不是在天風牧場麼？」項北原隨口問。

「不錯，」丘天山扭頭道，脚步却不停。「敝上由於生意上的關係，在此建有一座別莊，月中總有十天八天住在別莊中，恰好這幾天有幾位南邊來的馬販要向敝上的牧場購買幾百匹馬，所以敝上親自趕來主理這幾宗買賣，可巧聽聞兩位來了這裏，敝上素來喜歡結交道上的朋友，兩位在江湖上名頭响亮，敝上是久聞大名了，自然不肯錯過結識兩位的機會，敝上在別莊內已備下了一席酒，特命丘某請兩位前往一晤。」

這位秦嶺三熊中的老大，雖然生就一副不大討人好感的臉相，但口舌言詞却頗伶俐，怪不得卓非凡會派他來帶路了。

而項、趙兩人的猜測也不差，秦嶺三熊果然投靠了霸刀卓非凡！

只不知這一次赴的，會不會是「鴻門宴」！

「項某兄弟亦久聞卓場主之大名，項某兄弟也欲拜識，難得卓場主這樣看得起項某兄弟。項某兄弟有點受寵若驚。」項北原最後那句「受寵若驚」明是客氣話，實則語意相關，別有意思。

在說話的同時，他的眼色示意趙燕然一切小心，暗加戒備。

就這說話之間，遠遠已看到一座莊院座落在鎮南頭那片空地上，莊門的橫匾上大書四個草書——天風別莊。

轉眼間，丘天山已帶着項、趙兩人走到莊門前。

莊門前左右站着的四名帶刀漢子，俱朝丘天山抱拳一拱，其中一人開聲道：「丘爺，場主等得有點不耐煩了，曾叫丘二爺出來……」

丘天山擺擺手道：「知道了，我這不是將場主要見的兩位客人帶來了麼？」

說完，轉身朝項、趙兩人道：「兩位請隨丘某進去。」

「有勞了。」項北原客氣一句。

丘天山沒有再說什麼，引着項、趙兩人，走入莊院中，一逕向莊後走去，將兩人帶到一座敞軒之前。

項、趙兩人老遠便已看到敞軒內端坐着一個年約四十五六的中年人，紫銅臉，獅鼻海口，頷下留了一部短髯，相貌頗威猛，可惜，生了一雙鷹眼，那就顯得有點兒兇霸了。

項、趙兩人雖然未見過卓非凡，但一看此人的相貌與氣勢，便猜到，此人極可能就是霸刀卓非凡。

卓非凡亦看到了他們，但却坐着不動，只是一直拿眼盯着項、趙兩人。

敞軒前一個人也沒有，但項北原却隱隱感覺到，這附近隱藏着一片殺機，他不由得吸了口氣，暗暗示意趙燕然要多加小心。

丘天山帶着兩人直入敞軒，這時候，那紫銅臉膛的中年人才從椅上站起來。

「回場主，人已帶到。」丘天山朝那紫銅臉膛中年人躬身一禮。

這一次，他不說請，而說「帶」，也不說項、趙兩人是「客人」，而說「人」，口氣已變，這當然也透出輕蔑之意。

趙燕然微「哼」了一聲，便想發作，但却給項北原暗中阻止了。

倒是這位場主——不用說當然是卓非凡，却裝得頗爲客氣，哈哈一笑，朝兩人抱拳道：「兩位就是人稱江南遊俠的項北原、趙燕然了，老夫久聞兩位大名，如今一見，果然人中俊傑，老夫很高興能夠認識兩位。」

卓非凡五十還不到，居然自稱老夫，此人之自尊自大，可想而知。

項北原忙抱拳道：「卓場主的大名，項某兄弟是如雷貫耳，項某兄弟承蒙卓場主看得起，寵邀至此，得已拜識卓場主大駕，項某兄弟不勝榮幸。」

項北原這番話說得頗爲得體客氣中聽，故此，卓非凡呵呵連聲笑起來。

趙燕然見項北原朝卓非凡行禮，他只好勉强抱拳朝卓非凡一拱，却沒有出聲。

「兩位請坐，快坐。」卓非凡朝兩人擺擺手。

項、趙兩人這一次沒有客氣，拉開椅子，坐了下來。

卓非凡一邊坐下來，一邊朝丘天山道：「天山，你也坐下來喝兩杯。」

丘天山恭應一聲，在下首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四人圍席而坐，席上，早已擺滿了酒菜，卓非凡親自執壺，替項、趙兩人斟滿酒，丘天山忙起身接過酒壺，替卓非凡斟了酒，才替自己斟了一杯。

「兩位，老夫就以這杯酒爲敬，聊盡地主之誼。」卓非凡舉杯朝項、趙兩人一敬。

項、趙兩人只好忙舉杯道：「卓場主太客氣了。」說着，乾了杯中酒。

卓非凡也一仰而盡。

項北原禮尚往來，也替卓非凡斟了酒，再替自己與趙燕然斟滿酒，這才舉杯說道：「卓場主，項某借花敬佛，也敬你一杯。」

說完一口喝乾了杯中酒。

卓非凡呵呵一笑，「項少俠太客氣了。」亦乾了杯中酒。

如此喝了幾杯酒，表面上似乎頗爲融洽，實則，項、趙兩人喝的却是悶酒，因爲，兩人都猜不透，卓非凡葫蘆內賣的是

什麼藥。

終於，趙燕然再也忍不住了。「卓場主，俺猜測閣下的這一頓酒，是別有意思吧？」

卓非凡呵呵一笑，點頭道：「趙少俠果然是個爽快的人，老夫最喜歡與你這種人打交道！」

他絕口不提喪門客强請項、趙兩人的事，項、趙兩人自然也樂得不說，以免因此而弄僵了。

項北原即時接口道：「卓場主有什麼指教，只管說。」

卓非凡又打了個哈哈：「老夫忝爲地主，與兩位份屬同道，兩位遠來是客，而近來這一帶又不大安寧，故此，老夫爲兩位安危着想，故請問一下，兩位到此不知有何貴幹，若是路經的話，老夫勸兩位還是快些離開爲妙。」

趙燕然雙眼一瞪，張口欲說，却給項北原搶先截住他的話頭。「卓場主的好意，項某兄弟心領了，實不相瞞，項某兄弟這一次是去安達牧場，落地生根。」

卓非凡的眉梢聳揚了一下，詫聲道：「安達牧場已荒廢了年餘，那裏由於水源改道，河床乾枯，水草不長，已不適合放牧，畜養牲口，故此，場主易安達才將之棄置，兩位要到那裏落地生根，豈不是自討苦吃！」

一頓，接又問：「安達牧場雖然棄置了，但仍是易安達的產業，兩位……」

趙燕然快口快舌地搶着道：「半年之前，易安達在太原與咱兄弟相遇，聽聞咱兄弟有意創一番事業，落地生根，便慨然將安達牧場贈與咱兄弟，並親筆寫了一紙文書，交給咱兄弟，以爲憑證。」

「呵呵，原來是這樣的。」卓非凡乾笑兩聲。「兩位有信心能夠在水草乾枯的地方，落地生根麼？」

不等兩人答話，他又自顧說下去。「不怕對兩位說，放牧生涯，不是人人皆捱受得了的，何況，那裏由於水枯土瘠，幾乎已變成不毛之地，放牧牛羊馬匹，靠的是水與草啊，沒有了這兩樣，如何養得活牲口？」

「這……」趙燕然被卓非凡這一番話說得呆住了。

「兩位，不是老夫有意挫兩位的銳氣，兩位還是打消這番雄心壯志吧，免得乘興而來，敗興而去啊！」卓非凡那雙透出冷芒的鷹眼，在兩人的臉上掃來掃去。

「卓場主，你的好意，咱兄弟心領了，不怕對你說，咱兄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笨人。」項北原堅定地說。

「有志氣！」卓非凡目光閃了一下。「老夫生平最賞識有志氣的人。哈哈，老夫愛材之心，油然而生，這樣吧，老夫的牧場還缺人手，兩位就在老夫的牧場幹吧，老夫不會虧待兩位的，而兩位也可一償夙願，在老夫的牧場幹出一番事業來，兩位不會拒絕老夫的好意吧？」

「卓場主，好意心領了。」項北原朝卓非凡抱拳道：「項某兄弟不是輕易改變主意的人，故此，卓場主的好意，項某兄弟只好方命了。」

「兩位不考慮考慮麼？」卓非凡那雙鷹眼有如針尖稜芒般，盯着兩人。

「卓場主，咱兄弟從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所以，不用考慮了。」趙燕然直截了當地說。

「那就太可惜，也太令老夫失望了。」卓非凡說時，臉色沉了下來。

不用說，他的心中是極不高興的了。

項北原朝趙燕然施了個眼色，起身抱拳道：「卓場主，叨擾了，項某兄弟還有些事要辦理，告辭了。」

趙燕然亦起身朝卓非凡抱拳一拱。

卓非凡强笑一聲，道：「兩位既有事要辦，老夫也不留兩位了，天山，替老夫送客。」

卓非凡沒有起身相送，只是欠了一下身。

項北原趙燕然對於卓非凡這種傲慢之態，雖然心中不滿，但却沒有表露出來，隨着丘天山，走出敞軒，向莊外走去。

卓非凡一直目送項、趙的身形消失在碎石小道轉角處，才重重地咳了一聲。

馬上，便有一人從敞軒的後面轉了出來，隔軒朝卓非凡躬身道：「場主有什麼吩咐？」

「華大夫起程了麼？」卓非凡問。

「回場主，華大夫已在一個時辰前，由葛副總管陪着，乘車趕往牧場了。」那青衣漢子趕緊回答。

「快替老夫備馬！」卓非凡擺擺手。

那漢子恭應一聲，轉身急步而去。

卓非凡站起身來，朝軒外走去，一手捋鬚，臉上泛起一抹森冷的笑容。

丘天山將項、趙兩人送出莊門外，朝兩人抱拳道：「兩位請。」

兩人只好抱拳道：「有勞相送，告辭了。」說完，回身便走。

豈料一人正匆匆而來，與兩人打了個照面，急步一窒，朝兩人冷冷地道：「姓項的，有機會湯某定再領教你的快劍。」

兩人亦脚步一停，並認出對方正是在風趣酒樓內受挫於項北原劍下的喪門客湯蔭望。

趙燕然哂笑道：「你不怕再次丟人現眼麼？你不羞，俺也替你臉紅啊！」

湯蔭望臉色驟變，正欲發作，却被項北原搶先道：「閣下，項某隨時候教，不過不是現在。」

說着，一拉趙燕然，大步向前走去，不再理會喪門客。

喪門客湯蔭望臉肌搐動了一下，目中殺機暴射，藏在袖中的右手微動了一下，正想朝項、趙兩人暴射出淬毒喪門釘，但却給丘老大的一聲招呼，一個眼色，阻止了，只好悻悻然地走入莊內，與丘天山一齊向莊後的敞軒走去。

在碎石小道上，却遇上了卓非凡，兩人忙垂手站立，叫了一聲：「場主。」

卓非凡脚步一停。「嗯」了一聲，對兩人說道：「老夫要趕回牧場去，這裏就交給你們了，監視那姓項的與姓趙的一舉一動，老夫花了那樣多的心血，才能逼走易安達，老夫又豈能讓那兩個傢伙垂手而得！」

「場主放心，屬下會依照場主先前的吩咐去做。」丘天山兩人恭聲回道。

「記住，在鎭上千萬不可胡亂下手殺那兩個傢伙，老夫不想惹上不必要的麻煩！」卓非凡叮囑一句。

「場主請放心，屬下必然會找到殺那兩個傢伙藉口的，決不會給場主惹上任何麻煩！」丘、湯兩人巴結地對卓非凡說。

「嗯，有什麼事速派人回報！」卓非凡說着，已朝外走去。

「場主好走，屬下僅遵場主吩咐。」兩人朝卓非凡躬身抱拳，直到卓非凡的身影消失在一處月洞門外，才直起身來。

脫離險境　攜手創業

「北原，那裏好熱鬧啊，進去玩兩手好麼？」趙燕然忽然停下來，望着那間布招上大字寫着天寶賭坊的大門口，手癢癢道：「俺這些天來，連骰子的邊也未沾過，手癢死了，再也忍不住了。」

項北原看着趙燕然那種心癢難搔的樣子，只好無奈地道：「好吧，只准進去賭幾手，別忘了，還要整理那些物品！」

趙燕然雙眼剎時發出亮光來，就像小孩子一樣，雀躍地道：「那俺進去了。」

「去吧。」項北原說着，拉着趙燕然往賭坊走去。

這家天寶賭坊頗大，只要是賭的，應有盡有，兩人才走進去，便被那種吆五喝六，呼盧喚雉的叫聲，吸引了。

趙燕然更是急不及待地擠入人堆中，趕着下注了。項北原却不忙着下注，在賭場內擠來擠去，各處看一下，才在一張賭桌前停下來。

這一桌賭的是天九，賭注頗大，而賭的大都是商賈之流，坐莊的是一個肥胖白淨的中年人。

他先看了兩手，才掏出一張五十兩的銀票，下注賭一手。

他運氣很好，拿了一副大牌，莊家却拿了一副蹩十。那他自然贏了，莊家却通賠。

連本帶利收回一百兩之後，他却不買了。

那四個贏了的閑家却不罷手，以爲莊家拿了副蹩十，正當「一黑」，若不乘勝追擊，那就笨了，於是紛紛下注，有兩個甚至加大了注碼，結果，發牌之後，莊家却拿了一副至尊寶，那自然是通吃了。

那四個輸了的自然唉聲嘆氣，同時也佩服項北原的眼光獨到，有兩個正想向他搭訕時，驀地，那邊的賭桌却響起了一陣枱翻聲與驚叫聲，雜着殺豬般的痛嚎聲，簡直亂了套。

項北原忙向那邊望過去，只見那邊人影走避，那情形有如鷄飛狗走，一條漢子被打翻在地，而他的拜把兄弟趙燕然，正與兩個撲上去的黑衣漢子，動起手來。

他不禁皺了一下眉頭，疾往趙燕然那邊走去。

而那些賭客，大部分已爭相走避出賭坊門外，以免受到無妄之災。

就在這刹那，起碼有五六條漢子呼喝着撲向趙燕然，每個人的手上，皆拿着兵器！

項北原心中暗懍，這種地方可不是好惹的，還是走爲上着，以免脫不了身，於是，他身形一晃，標掠向趙燕然那邊。

但眼前人影一閃，一道人影疾朝他的臉門抓下！

人影未到，「嘶」然急响的爪風已罩襲向面門，隱隱生痛，百忙中他身形一個側轉橫閃，右手疾切向那人的手腕！

這一招，項北原雖是倉促出手，但却又快又疾，令人目不暇給！

那人悶哼一聲，爪影倏斂，身形暴退出一大步。

項北原目光一閃，看清楚了那人的臉目，死眉死眼的，原來正是那位喪門客湯蔭望！

項北原不由吸了口氣。

因爲他忽然間猜到，這家天寶賭坊的老板，很可能就是天風牧場場主，霸刀卓非凡！

湯蔭望那雙死魚眼盯實在項北原的臉上，陰惻惻地道：「項北原，湯某想不到這麼快，就有機會再領教你的快劍！」

項北原一直偷瞥向趙燕然那邊，看到他雖然以一敵四（已有兩個黑衣漢子加入了戰團），還能夠應付裕如，總算放心不少。使他憂慮的是，秦嶺三熊的老二與老三，還有五名黑衣漢子，圍站在旁邊，看樣子可能會隨時加入戰團，那時候，趙燕然就算神勇過人，也不可能應付得了。

但眼前的湯蔭望，他又不能不應付，故此，他只好先應付這位喪門客了。

「閣下爲何插手這件事？」項北原想弄清楚心中猜疑的是否虛實。

「嘿嘿！」喪門客的乾嘿聲比刮破砂鍋還要難聽。「你知道這家賭場是什麼人開的？居然敢在此生事傷人！」

「嗯，聽你的口氣，莫非是卓場主開的？」項北原裝出恍然的樣子，試探喪門客。

「你還不笨！」湯蔭望陰狠地道：「打狗也要看主人，卓場主看得起你兩個，設席招待，兩位却毫不領情，搗亂傷人，根本不將卓場主看在眼內，哼，你兩個是自取死道，怪不得咱們心狠手辣！」

「慢着，你簡直胡說八道，項某兄弟根本就不知道這家賭坊是卓場主開的，而項某兄弟狂妄自大，也不敢不將卓場主放在眼內！」項北原怒聲道：「再說，這件事還未弄清楚誰對誰錯之前，你就一口咬定其錯在項某兄弟？莫不是想借故殺人不成？」

湯蔭望那張木無表情的臉變動了一下，狠厲地道：「不管如何，你兩個在賭坊內生事並打傷了咱們的人，這是誰也看到的事實，殺了你們，咱們也站得住脚，交待得過去！」

項北原不怒反笑道：「說得好，說穿了，還不是藉故殺了項某兄弟！」

他知道這一次不能善了，因此，他話未說完，便已「刷」地將長劍拔出來，劍隨身動，飛刺向湯蔭望的咽喉！

湯蔭望沙啞地怪叫一聲，身形疾快地偏旋開去，左手衣袖一翻，一道棒影疾戳向項北原的肩頭！

「姓項的，你的快劍也不過爾爾！」豈料他話未說完，項北原左掌倏拍，硬是將他的哭喪棒拍歪開去，身形一迴，「刷刷」一連七八劍急刺向他身上要害！

但見劍光如矢，根本分不出那七八劍孰先孰後。令到湯蔭望無從封擋，驚懍之

下，急不迭斜竄過去！

這一竄避，他顯得有點狼狽，羞惱之下，他的身形猛地一擰，右手衣袖倏揚，從他的衣袖中，猝然暴射出十數道藍芒來，罩襲向項北原的全身上下！

他的淬毒喪門釘，終於出手了。

在相距不到二丈的距離下，湯蔭望又是猝然發出他的歹毒暗器，那確是不易閃避封擋的！

項北原那刹那確是吃了一驚，清叱一聲，劍光迅如電掣般迴展封佈，只聽「叮叮噹噹」一聲中，那十數枚喪門釘射在項北原展佈起來的劍牆光幕之下，悉數被擊飛磕落！

「來而不往，非禮也！」劍光暴斂閃射如矢中，項北原人劍飛刺向湯蔭望！

湯蔭望滿以爲項北原是會傷在他的拿手絕活之下，只要項北原中上一枚，那便非死不可，原來，他的喪門釘上，淬了秘製的劇毒，見血封喉，任是一等一的高手，也非喪命不可，碰上他，就等於碰上了喪門神，故此，江湖上才送了喪門客這個外號給他。

而他發射暗器的手法，是迥異於一般的暗器手法的，射出的暗器起初去勢迅疾筆直，但在距射擊的目標約二三尺時，却驀地迴環穿射，令到對方手足無措，無法應付得了，不少高手，就是喪生在他這種怪異手法下發射的喪門釘之下的！

故此，項北原居然能夠將他發出的喪門釘擊飛磕落，實是大出他意料之外，在意外之下，那自不免亦被弄得驚呆了！

要不是項北原那一聲叱喝將他從怔呆中警覺過來，心胆俱裂之下，也顧不了難看，一個餓狗搶屎，搶撲在地上，項北原飛射過去的一劍，便會將他刺了個前後穿透！

劍光電閃之間，搶撲在地上的湯蔭望張口發出一聲令人渾身起鷄皮疙瘩的痛叫聲。

他雖然避過那致命的一劍，背上却被斜劃出一道足有尺長的血口來，衣裂肉開，鮮血暴沁！

亡魂皆冒之下，他顧不了背上劇痛，身形急滾開去。

項北原却沒有再對他出手。事實上，他若是存心要殺湯蔭望，湯蔭望絕對躲避不過他那一劍！

他雖然忿恨湯蔭望歹毒，但他却不想殺人，以免麻煩更大，所以，他那一劍沒有全力施爲。

自他出道以來，在他全力施爲之下，還未有人能夠在他那招「虹飛電掣」之下倖免的！

劍勢一收，他馬上身形半轉，撲向趙燕然那邊。

趙燕然也就在這霎那發出一聲痛叫。

項北原撲勢更急，同時心中也驚慄顫動了一下！

原來，就在趙燕然發生痛叫時，正是秦嶺三熊中的老二丘天磐與老三丘天海，各自在他的肩上拍了一掌，及在他的腿上劃了一刀！

而丘天磐與丘天海一招得手，自然不肯放過擊殺趙燕然的機會，在三名黑衣漢子的聯手合擊之下，將趙燕然逼至牆邊，丘老二與兩名黑衣漢子分別封住了趙燕然的雙手，而丘老三則乘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一手搠向趙燕然的小腹！

趙燕然空有一身本領，但在負傷之下，加上雙手又被封格住，背脊已抵在牆上，經已退無可退，眼看着丘老三那一刀便要搠入他的小腹，項北原就算身法再快，也不可能於千鈞一髮之間，搶救得了趙燕然之危！

而這刹那，正有兩名黑衣漢子自斜刺裏衝上來，揮刀阻截項北原的身形！

驀地，一道黑影有如虹飛電掣般，飛捲向丘老三搠出的長刀刀身之上！

那道黑影勢道之疾，有如驚虹乍閃，在丘老三警覺的刹那，已「啪」地一聲，捲纏住了他的長刀，「呼」地一聲，一股大力扯得丘老大搠出的長刀向上斜飛而起，丘老三竟然握不牢那柄長刀，脫手飛上了屋樑之上！

這一刹那的猝變，快得令人目不交睫，就連丘老三本人也看不清楚，那道驀然間將他的長刀捲纏扯飛的黑影到底是什麼兵器。

丘老二與三名黑衣漢子也只是覺得眼前黑影飛閃，丘老三的長刀便脫手斜飛而起，俱不由吃了一驚，一樣看不清那道黑影是何兵器，這麼犀利。

丘老三却在長刀被捲纏扯飛的霎間，張口大叫一聲，整個人倒飛出去，撞在對面的牆上，摔墮落地，起不了身。

原來，趙燕然覷準他長刀脫手飛起的那刹，一脚飛踢向丘老三的小腹，還算他驚震之下，警覺得快，身形猛地一個側轉，避過小腹要害，股側硬挨了趙燕然一脚，被踢飛出去！

趙燕然一脚踢出的刹那，雙拳驟出一拳，逼退了丘老二，另一拳擊在一名黑衣漢子的左肩窩上，擊得那黑衣漢子大叫一聲，身形跌撞出去！

接着，是呼的一聲，另一名黑衣漢子慘呼着，有如一隻蚱蜢般崩跳起來，側背上衣裂肉露，現出一道殷紅的血痕來。

這一次，趙燕然已看清楚了，那是一條足有一丈長的牛筋皮鞭，揮動這根鞭子的人，是一個年紀未到三十，身材健碩，臉色紫黑，穿着是一身胡人服裝的年輕漢子！

不用說，救了趙燕然的，就是這名胡裝漢子了。

這胡人的鞭法確是出神入化，那條鞭子在他手上揮動有如靈蛇飛舞，「啪啪」兩聲，逼得兩個黑衣漢子暴退不迭，但緊接便有四個黑衣漢子撲了上去。

× × ×

項北原手上長劍左右一劃，便將那兩個斜撲上來的黑衣漢子逼退，一脚踢飛那名被趙燕然擊得撞跌過來的黑衣漢子，同時間劍勢一展，「刷刷刷」連揮數劍，阻遏了另三名猛撲過來的黑衣漢子的攻擊，口裏疾喝一聲：「燕然，你沒事吧？」

趙燕然這刹那已與丘老二拳掌兼施地激鬥起來，呼叫道：「放心，俺連一根汗毛也沒損！」

項北原劍勢不絕，迅如電閃，封擋住四五名黑衣漢子的攻勢，若不是他不想殺人，那四五名黑衣漢子早已死傷在他的快

劍之下。

這時候，就連胆量最大的賭徒，也不敢再呆下來看熱鬧，溜之乎也，整座賭坊之內，就只有項、趙兩人，以及那名力敵四名黑衣漢子的胡裝漢子，還有丘老二，正在扶起丘老三的湯蔭望等人。

而那些黑衣漢子就像會變魔術般，開始動手的時候，只有五六名，如今却有十數名，還不算被趙燕然擊傷的三四名，本來，湯蔭望是想打出他的歹毒喪門釘的，但在這種纏戰的局面之下，很易會傷及自己人的，而他的喪門釘又是那樣歹毒，中者無救，他才不敢貿然打出喪門釘。

項北原心知這樣纏下去，待到卓非凡那些守在莊內的高手聞訊趕來，那時，便很難走脫了，故此，他一邊動手，一邊朝趙燕然道：「燕然，走爲上着啊！」

趙燕然這時對付的不僅是丘老二，還加上三名黑衣子，變了以一敵四，所謂好漢難敵人多，加上他又一直沒有亮出他的三尖刺來，但仍足以應付得了，若是丘老二一個人，他早已將他擊殺了。

他人雖粗豪，但却不是個不會動腦筋的人，他也知道，若是在此殺了卓非凡的人，那麼，卓非凡必是不肯罷休，那他們就別想留在安達牧場創業了，所以，他一直忍着沒有下殺手！

項北原叫走，他馬上應道：「北原，別忘了那位朋友！」

他口中的「朋友」，自然是那位胡裝漢子了。

而這時那胡裝漢子已經不是以一敵四，而是以一敵六了，那還是他以皮鞭抽斷了兩名黑衣漢子的手脚，令到那兩人不能動手，否則，他是以一敵九了。

胡裝漢子的鞭法雖然辛辣靈奇，但在那七名黑衣漢子的悍猛攻擊之下，已經有點施展不開了。

一般來說，長鞭是利遠不利近的，但這時已有三名黑衣漢子掩逼到他的身側左右不到五尺之處，揮刀猛砍，令到他身形受制，手上的鞭子便不能盡量施展。

項北原一劍震退那纏着他的五名黑衣漢子，身形一標，衝向胡裝漢子那邊。「朋友，此地不宜再留。」

那名胡裝漢子却忽然發出一聲怒叫，身形趄趄起了一下，原來，一名黑衣漢子乘他兼顧不到時，抽冷子在他的大腿側上，劃出一道血口子來。

其餘六名黑衣人乘機向他展開兇猛的攻擊。

幸得項北原連發數劍，刺傷了三名黑衣人的手臂，才解救了胡裝漢子的險厄。

那胡裝漢子「呼呼」兩鞭，鞭梢打着弧圈，將兩名心慌手顫的黑衣漢子捲飛出去！

「朋友，快跟我走！」項北原長劍揮閃，當者披靡，衝向趙燕然那邊。

那名胡裝漢子呼應一聲，長鞭盤舞，護住全身，跟在項北原身後，有如猛虎下山般，那些黑衣漢子看無法近得了身。但却依然作勢圍住了兩人。

項北原人劍如風，一下子便衝到趙燕然那邊，劍光閃吐如電，一下子便將丘老二逼得站不住身，跳了開去。

趙燕然奮起神威，陡地舌綻春雷，暴喝一聲，拳掌交擊而出，「呼呼」一聲中，兩條黑衣漢子被擊飛出去，剩下的三名臉色驚變，慌不迭躲了開去！

項北原馬上疾喝一聲：「衝前去！」人劍當先向外衝出，其勢有若出洞蛟龍。

銳風急响聲中，只見十數點藍芒飛射而至，罩襲向三人！

而丘老二與那些黑衣漢子，這刹那不但沒有圍逼過來，反而閃了開去，怪不得湯蔭望敢發出他的歹毒喪門釘了。

項北原一眼瞥見之下，由於他領教過，知道厲害，疾喝一聲：「小心！」身形迴閃旋射，只聽「叮叮叮叮」一連串撞擊聲响起，地上接連多了十數枚藍芒閃閃的喪門釘！

「走！」項北原的身法快得無與倫比！人劍領先，颷風疾捲般，向外面衝去。

趙燕然與那胡裝漢子緊躡其後，勢不可擋。

丘老二與湯蔭望，丘老三及那些黑衣漢子，却看傻了眼，被三人那種氣勢震住了，那些黑衣漢子正欲揮刀撲上去，阻截三人，但却給丘老二喝住了。

項北原三人就像三頭猛虎般，衝了出去，却不是向客棧奔去，而是飛奔向鎮外去。

「丘老二，你這是甚麼意思？」丘老三眼睜睜望着項北原三人衝出去後，才不解地望着丘老二。「你不怕場主怪罪下來，說咱們未盡全力格殺那三個傢伙麼？」

湯蔭望雖然沒有出聲，但也疑惑地拿眼望着丘老二。

丘老二吁口氣道：「唉，老三，你是瞎了眼的麼？你看不到，他們若是存心想殺人，咱們這裏的人早已死傷殆盡了。不怕說句洩氣的話，連湯兄的獨門暗器也奈何不了他們，咱們還有甚麼能耐，截殺得了他們？與其白費氣力，倒不如快些跑回別莊中，與老大他們商量一下，如何對付他們吧！」

湯蔭望接口道：「丘二兄說得對，咱們快趕回去。」

丘老三自然無話可說，拐着脚站起來，丘老二一把挾住他的一條手臂，向外奔去。

湯蔭望邊往外奔，邊對那些黑衣漢子吩咐道：「好好看守着這裏，有甚麼事，立刻飛報！」

那些黑衣漢子應了一聲，三人已經奔出了門外，趕返別莊。

× × ×

「朋友，請教怎樣稱呼？」項北原朝那胡裝漢子抱拳一拱。

趙燕然亦忙抱拳朝那胡裝漢子道：「朋友救命之恩，俺記住了！」

這時候，他們三人坐在距鎮甸約十數里外一座樹林子中的空地上。

那胡裝漢子的漢語說得很「棒」，亦朝兩人抱拳道：「我叫胡爾圖！兩位怎樣稱呼？」

項北原、趙燕然分別報上姓名。

項、趙兩人一聽胡爾圖這個姓名。便知道他是胡人，這一帶由於毗隣蒙藏一帶。所以，經常有蒙藏等遊牧民族的人來往，而他們做的是經營貨物販運的商販。

他們將皮毛馬匹等販運到漢人地區販

賣，再將茶鹽衣物等販運回蒙藏一帶，獲利頗豐，但風險也大，經常會遭到流寇馬賊的刦掠，有時甚至連性命也不保。

項北原朝胡爾圖說道：「胡兄弟，你為何要帮咱們，你知道那間賭場是誰開的麼？」

胡爾圖悍笑一聲：「我胡爾圖才不怕他們，也知道那座賭坊是卓非凡開的，那個大奸大惡之人，表面上是大牧場主，暗地裏，幹的却是巧取豪奪，刼掠商旅的勾當，他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但在兩個月前，我販運一批鹽巴茶磚回金沙額圖爾的途中，被一批幪臉人截刦搶掠，同行五人中，被那批幪臉人殺了個清光，而我也身受重傷，昏死過去，他們却以為我已死了。得意忘形之下，不慎將他們的身份漏洩出來，正好那時候我正從昏迷中醒過來，聽到了那句話——跟着卓場主眞是不愁沒買賣可幹！我待他們呼嘯而去之後，才掙扎着逃回金沙額圖爾，那還是虧了我那匹坐騎通人性，在我重傷昏死墮馬時，飛一般跑了，沒有讓那些人將牠擄走，待到那些盜賊呼嘯遠遁後，牠却奔了回來，將我馱在馬背，才能撿回一命！」

重重地吐了口氣，胡爾圖咬着牙道：「我傷好之後，心有不甘，便趕來這裏，誓要找出那批刦掠殘殺了我的伙伴的盜賊。同時要揭破卓非凡的盜魁身份，可惜，我在這鎭上一連偵查了近十日，却無法找到他們的破綻和證據，我亦曾秘密潛在卓非凡的牧場附近，但却無法潛進牧場內，白費一番心血……你們在賭坊內與他們動手，起先，我還極力忍耐着，直到這位趙兄遇險，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了，我對自己說，既然查不到他們的罪證，奈何他們不得，何不趁這機會，出手殺他一個痛快！總算報了那一次被刦掠之仇！於是，我便不顧一切地出了手！」

項、趙兩人聽了胡爾圖這番述說，心中震驚不已，他們實在料不到，霸刀卓非凡表面上是一方大豪，暗地裏幹的却是强盜勾當，若不是胡爾圖說出來，他們還懵然不知。

「兩位似乎不是本地人，請問兩位是從那裏來的，來這裏幹麼？」胡爾圖率直地問。

「咱兩兄弟是從江南來的。」

趙燕然搶着說：「咱兄弟要到安達牧場，落地生根，養牧馬羊。」

胡爾圖睜着雙眼，望着兩人，詫道：「兩位不是說笑吧，安達牧場由於水源改道，經已變得水枯草萎，成了一片荒地，場主易安達與我曾有交易買賣，由於無法放牧牛馬，早已在年前忍痛離去，兩位却說要到那裏牧養牛馬，你們拿甚麼飼養馬牛啊？」

項北原却笑笑道：「胡兄弟，水源改道流向別處，咱們可以將它再改道流回原先的河道的，那不就土潤草長，可以放牧牛馬了麼？」

胡爾圖驚詫地說道：「水源改道，乃是上天的主意，又豈是人力所能換改的了的！」

「胡兄弟，告訴你一個秘密吧。」趙燕然急不及待地道：「水源改道，乃是人為的，不是上天的主意，所以，咱們可以將它改流回原先的河道！」

「誰有這樣的本領，可以令到水源改道？」胡爾圖吃驚地望着兩人。

「是天風牧場的卓場主！」項北原沉聲道。

「是他？」胡爾圖惑然望着項北原。「那對他有甚麼好處？」

「當然有了，否則，他怎會花費那樣多的人力，將水源改道！」項北原道。

「哦，我明白了！」胡爾圖忽然恍然叫道：「他是想將易場主逼走，以圖霸佔安達牧場！」

「正是這樣！」趙燕然憤然道：「易安達場主正是看破了卓非凡的陰謀，但又鬥不過他，只好忍痛離開，到江南找上咱兄弟……」

「易場主可是要兩位對付那卓非凡？」胡爾圖眼中發出光來。

「不錯！」項北原道：「易場主實在咽不下那口氣，所以他將牧場送給了咱兄弟！條件就是重振安達牧場，並對付卓非凡！」

「好啊！」胡爾圖脫口叫道：「兩位，我有一個請求，不知兩位允准否。」

項北原眼珠一轉，已猜到胡爾圖的請求是甚麼。「胡爾圖兄弟，你是否想要入伙？」

胡爾圖忙不迭點頭道：「正是，我也想對付卓非凡，咱們不正好是一路麼？」

一頓，又說道：「再說，你們初來乍到，不熟悉這一帶的情形，我對這帶却瞭如指掌，正好補你們之不足，多一個人，也多一份力，兩位不會拒絕吧？」

項北原伸手握住胡爾圖的手，熱情地說道：「胡兄弟，你肯加入。那眞是求之不得，不過，我要向你說清楚，咱們人單勢孤，卓非凡却手下高手衆多，對付他，那是兇險異常的，說不定會喪命！」

「項兄，我胡爾圖不是貪生怕死之徒，只要能夠對付到卓非凡，就算粉身碎骨，我也不怕！」

「好漢子。」趙燕然豪爽地跳起身來，伸手拍拍胡爾圖的肩頭。「俺生平最敬重的，就是你這種好漢子！」

「趙兄太看得起我胡爾圖了！」胡爾圖激動地道：「與你們相比，我胡爾圖算得了甚麼？」

「胡兄弟，切不可妄自菲薄！」項北原正色道。

趙燕然也道：「咱們都是人，怎會誰比不上誰的！」

胡爾圖吶吶地道：「但……咱們胡人在你們漢人的眼中……」

項北原誠摯地道：「胡兄弟，那只是一些自以為是的人的偏見，其實，胡人漢人都不一樣的麼，別管那些人的看法，咱們交咱們的！」

「說得好啊，北原。」趙燕然笑起來，「胡兄弟，你是咱們的兄弟了！」

胡爾圖感動得張開了雙臂，摟住了兩人。

好一會，趙燕然才省覺地忽然問：「北原，咱們現在怎辦？」

項北原怔了一下，隨即決斷地道：「咱們暫時留在這裏直到天黑。由我去天風別莊附近故意暴露形跡，將他們的人引開，你們趁着這機會，潛回客棧中，將馬匹及物品帶前來，就在這座村子內會合。好麼？」

趙燕然與胡爾圖點頭稱好。

「那咱們先歇一下吧！」項北原說着坐了下來。

趙燕然與胡爾圖跟着坐下來。三人倚在樹幹之上，閉目假寐。

這時候，經已是黃昏時分了。

天風牧場確是方圓百多里內，最大的一座牧場。

先別說那些牛羊了，單是馬匹，便不下千匹，附近十里之內，都可以聽到馬嘶聲，馬羣奔馳的時候，蹄聲更是有如行雷一般，連地皮也為之震動。

牧場就連在一條河的對岸，若要進入牧場，則必需要經過河上那道木橋，那條河就像一座屏障般，沿着廣寬無垠的草原，一直延伸下去，哺育了這一大片草原。

霸刀卓非凡的大宅院，就建在這一大片牧場之內，佔地十數畝，房舍不下百間，頗具氣勢。

一輛馬車在三騎人馬的帶領下，走過木橋，穿入正對木橋的高大門牌，馳入了天風牧場，直馳向約一箭遠的大莊宅！

車馬從大莊宅的側門直馳進去，在一個小院子中停下來，馬上的騎者翻身下馬，其中一個青衣漢子搶到馬車前，將車帘掀起。「華大夫，請下車！」

車廂內隨即傳出一聲輕咳，接鑽出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穿一件灰布長衫的老者來。

這位就是白馬鎭上最出名的大夫華子庚了。

一名年約三十六七，臉目精靈的漢子朝華子庚道：「華大夫，請跟我來。」

華子庚拱拱手說道：「有勞萬副總管了。」

原來這人就是天風牧場的副總管萬玉安。

能夠當上天風牧場的副總管，不用說，其人不會是個庸材！

萬玉安帶着華子庚轉轉折折地一直向莊宅的後面走去，終於在一座幽雅的小院子前停了下來，在那兩扇關起的小院門上，輕敲了幾下。

未幾，那兩扇院門便「呀」地一聲，自內打開來，現出一個年紀只有十三四歲的小丫環來，一眼見到萬玉安，忙施禮道：「副總管……」

「小蓮，妳快進去請七奶奶準備一下，場主特地在白馬鎭請來了這位華大夫，為七奶奶看病。」

那小丫環——小蓮脆應一聲。「副總管，請隨小婢到客廳上坐一下，待小婢去禀告七奶奶。」

說着，回身在內姍姍行去。

萬玉安朝華子庚說了一聲：「請。」當先向院內走去。

華子庚自然只好跟着走了。

來到一座雅緻的客廳上，小蓮請萬、華兩人坐下，這才向內走去。

未幾，一陣細碎的脚步聲由內傳來，接走出一個年華雙十的明麗少婦來，那種纖楚的弱姿，眞是敎人油然生出憐惜之心，就連華子庚這大年紀的人，也不禁為之雙眼一直。

可惜的是，這少婦的臉色蒼白了一點，那柳葉般的秀眉，緊皺着，令人看了不禁心痛。

「七奶奶。」萬玉安站起來，垂手朝那少婦叫了一聲。

不用說，這位七奶奶，就是卓非凡的第七位妻妾了。

這位七奶奶嬌弱地說道：「副總管，聽小蓮說，老爺請了一位大夫來……」她雖是向着萬玉安說話，目光却打量着華子庚。

萬玉安恭聲道：「七奶奶，這位就是老爺從白馬鎭請來的華大夫。」

華大夫忙站起來，朝七奶奶拱手道：「老朽見過七奶奶。」

少婦雙眉略舒。「華大夫，請坐。」

正說着，那小丫環小蓮手捧托盤，捧出兩杯香茗來，分別放在萬玉安華子庚的面前。「副總管，華大夫，請用茶。」

萬玉安却沒有喝茶。「七奶奶，玉安有事要辦，先行告退，待會華大夫替七奶奶你診治過後，玉安再來帶華大夫到客廳去。」

躬身朝七奶奶抱拳拱了一下，便自走了出去。

華大夫從萬玉安的語氣神態間，看出這位七奶奶是卓非凡的寵妾，那敢怠慢，若是得罪了她，萬一卓非凡怪罪下來，那他就別想再在白馬鎭呆下去了。

「七奶奶，請坐下來，好讓老朽為您診斷一下。」華子庚巴結地說。

七奶奶螓首微頷，在小丫環的攙扶下，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七奶奶，請將手腕伸出來，讓老朽為你切脈。」華子庚小心地說。

七奶奶無力地抬起手來，從衣袖中伸出那白如瑩玉的玉手來，放在那張雲石紫檀圓枱面上。

那位小丫環早已在枱面上放置了一個軟軟的錦墊。

華子庚伸出兩根瘦長的手指來，輕按在七奶奶的腕脈上，雙眼微微瞇了起來，專心全意地切起脈來。

× × ×

華大夫替七奶奶診斷過後，仔細地思量斟酌了一會，才開好藥方，卓非凡與萬玉安便走了進來。

卓非凡是剛趕回來，便一逕走來這裏，可見他對這位七奶奶的寵愛了。

七奶奶看到卓非凡入來，却沒有站起來，依然支頤而坐，倒是華子庚却慌忙站了起來，朝卓非凡躬身道：「卓場主。」

卓非凡只是微點了一下頭，便對七奶奶道：「秀清，今天覺得怎樣？」

七奶奶這才懶懶地道：「老爺，還不是與往日一樣，身子發軟，胸口很悶，懨懨欲睡。」

卓非凡這才轉對華子庚道：「華大夫，小妾患的是何種疾病？」

華子庚道：「卓場主，七奶奶由於氣虛血虧，再加上鬱悶於胸，得不到渲洩，故有這種現象，老朽已開了一張藥方，只要煎服三五劑，便有起色。」

「玉安，快着人拿這張藥方去抓藥！」卓非凡轉對身後的萬玉安吩咐。

萬玉安忙不迭應是，上前取過那張藥方，轉身快步走出去。

「卓場主，老朽……」

華子庚起身想告辭回鎮，但却給卓非凡阻止了。「華大夫，小妾的病，還要你時加診治，這樣吧，你就留下來，待小妾的病沒有什麼大碍，才回鎮吧，老夫着人替你準備一間客房。」

「這……」華子庚嘴巴噏動了一下，却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呆住了。

說實在的，他實在不想留在這個豺狼窩。

「就這樣吧，」卓非凡接轉對七奶奶道：「秀清，你累不累，要不要回房歇一下？」

七奶奶慵懶地道：「坐了這一會，妾身早已累得支持不住了，小蓮，你扶我回房。」

小蓮應了一聲，扶起七奶奶，向後面走去。

卓非凡直看到這位心愛的小妾轉入後面，才收回目光，轉對華子庚道：「華大夫，請跟老夫到外面。」

說着，移步往外走去。

華子庚急應一聲，跟在後面。

卓非凡却忽然停下步來。「華大夫，小妾大約要多少天才能有起色？」

華子庚冷不防卓非凡會停下脚步，差點收脚不住，撞在他的身上，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忙不迭回道：「卓場主，若是老朽診斷正確，七奶奶的病況應該在三日後，便會好轉，到時，待老朽再診斷一下，再開一張藥方，相信十天之後，便會痊癒。」

「好！」卓非凡那雙鷹眼中發出異光來，「華大夫，小妾若能病體痊癒，老夫重重賞賜！」

華子庚却一點也不高興，反而暗中打了個冷顫，口裏却不得不迭聲道：「多謝卓場主厚賞。」

卓非凡哈哈笑道：「華大夫，你知道麼？老夫與小妾成親三月，至今還未洞房，你說老夫急不急？」

華子庚「啊」了一聲，却不便接口說什麼。

卓非凡按捺不住地接說下去。「你試過看得到却吃不到的那種難受滋味麼？」他說話時的神情，有如一頭貓看到了一條魚時的貪饞神情。

華子庚吶吶着說不出話來。

他不是說不出，而是不知怎樣說才恰當。

「華大夫，希望你說的，不會讓老夫失望。」卓非凡深深地看了華子庚一眼，忽然轉身向外走去。

華子庚怔了一下，忙跟着走去。

× × ×

時候已經是二更將盡，三更快近，白馬鎮上却亂糟糟的，人喧狗吠，火光流閃，就像煮開了一鍋粥般，煞是熱鬧！

就在日間項北原三人在內歇足的林子左邊，一個小土崗上，項北原三人正翹首望着白馬鎮那邊，隱約可見火光點點，趙燕然高興得拍着大腿道：「北原，眞有你的，你怎樣將那些龜孫子弄得像盲頭烏蠅般，瞎找亂鑽的？哈，俺與胡兄弟根本就不用掩藏，大模斯樣的，就將馬匹物品全部帶了出來。」

項北原笑笑道：「很簡單，我在天風別莊的附近接連顯露了幾次形跡，令到他們草木皆兵，我乘機再點倒他們幾人，你想一下，他們還不如驚弓之鳥，一窩蜂地往別莊那邊擠去麼，我自然乘機溜之乎也，讓他們捕風捉影好了。」

說得趙燕然胡爾圖兩人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此地離白馬鎮不過十多里，咱們還是不要留在這裏，那些狗爪子發覺被胡弄，必然惱怒不已，派出人手四下追尋下來，咱們還是趁夜趕路的好。」

「唔，這個主意不錯，橫豎找不到可以歇宿地方，乘夜趕路也好，俺很想快些趕到那裏，看看是個什麼樣子的。」

「這一帶我路熟，由我來帶路吧。」胡爾圖說。

「那就最好不過了。」項北原高興地伸手拍拍胡爾圖的肩頭。

「那咱們入林將馬匹拉出來吧。」趙燕然說着已快步走下土崗，朝林子走去。

天色大亮的時候，他們已經馳出了五六十里路，在一處土丘下停了下來。

趙燕然不解地望着胡爾圖，說道：「胡兄弟，爲何要在這裏停下來，不往前走呢？」

胡爾圖忙解釋道：「前面約半里處，就是通向安達牧場的唯一通道，若是我猜得不錯，那些賊子必定會守在那條路上，阻截擊襲咱們，咱們若是這樣貿貿然走去，可能會吃虧。」

趙燕然拍拍腦袋道：「胡兄弟，幸虧你提醒，怎麼俺會想不到。」

項北原雙眉緊蹙在一起，憂慮地道：「若是只得咱們三人三騎，那還不大顧忌，但帶着兩匹馱滿了貨物的騾馬，那就難免顧此失彼了，而兩匹騾馬馱着的物品，却是不能掉失的，咱們可要憑着那些東西過活的啊！」

「項兄，就算只是咱們三人三騎，也未必安然闖得過那條峽道啊。」胡爾圖道。「那條峽道足有兩三里長，峽道雖闊，但兩邊的地勢頗爲險峻，只要在隨便那一處埋伏截擊咱們，那就很難通過了。」

「那咱們怎辦呢？」趙燕然焦急地嚷道。

「胡兄弟，眞的只有一條路通向牧場？」項北原希冀地望着胡爾圖。

胡爾圖搔搔後腦，神秘地道：「一般的人都以爲只有那條道通向安達牧場，但我却知道，另有一條秘道通向牧場的！」

「眞的！」趙燕然一把抓住胡爾圖的手，急切地道。

項北原沒有說什麼，却鬆了口氣。

「當然是眞的！」胡爾圖眨眨眼道：「這也是我在這裏停下來，與你們商量的原因。」

「那還不快走！」趙燕然催促道：「還站在這裏幹麼？」

「別急，說清楚了再走不遲。」胡爾圖認眞地說。

「胡兄弟，你有話就說吧。」項北原道。

「首先我要說清楚，那條秘道很險峻，一不小心，掉下那條大裂坑下，連屍骨也找不到。還有，我不敢担保那些狗賊不知道有那麼一條秘道，若他們在那裏埋伏截擊咱們，那就不堪設想了，但願他們不知道有那一條秘道。」

「胡兄弟，以你猜測，他們知道的機會大不大？」項北原凝重地道。

「這可很難說。」胡爾圖沉吟着道：「不過，他們不大可能知道那條秘道的，否則，也不叫秘道了，最少，我就沒有聽什麼人提起過那條秘道。」

一頓，接說道：「走那一條路，那就要兩位拿主意了，我不敢擅自決定。」

趙燕然搓着手，却沒有說什麼，雙眼盡望着項北原。

項北原蹙眉想了一會，忽然雙眉一剔，決斷地道：「既然只有兩條路可走，那就走那條秘道吧！正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那就走吧！」趙燕然一向皆很信服項北原的見解。「胡兄弟，請帶路。」

胡爾圖邊扳鞍上馬，邊道：「項兄說得對，禍福全憑運氣了。」

話未說完，他已勒轉馬頭，朝土丘的左邊馳去。

項、趙兩人忙躍上馬鞍，各自牽着一匹騾馬，催騎跟在後面。

× × ×

「這條秘道果然嶇崎險峻！」趙燕然牽着坐騎與那匹騾馬，轉首往來路望去，長長地透了口氣。「俺就算面對生死，也未像走這條秘道般，驚心動魄得出了一身冷汗！」

胡爾圖一屁股在路邊一塊石上坐下來，舉手抹去額上的汗水，喘口氣道：「我第一次走過這條秘道後，便在心裏暗道：『但願我這一生一世，不再走第二次。』現在我同樣要說：『但願我不會再走第三次！』」

一頓，抬眼望着趙燕然。「趙兄，你知道麼，走在那條秘道之上，仿如做了個可怕的噩夢般，連雙腿也軟了。」

趙燕然雙掌在衣衫上擦抹着，將掌心的汗水擦抹去，噓了口氣道：「算是走過了。」

走在最後的項北原也重重地透了口氣，說實在的，那條秘道雖然只有里許長，但却崎嶇難行，一邊是荊棘亂石，另一邊是一條深不見底的裂坑，那條秘道是一條只有二三尺寬的羊腸小道，佈滿了碎石，若是一不留神，滑跌倒下，那就可能會掉下那條裂坑中，連屍首也找不到，偶爾有兩塊碎石滾落裂坑，那種空空洞洞的碰撞聲，令人聽得心底發毛，那兩匹騾馬有幾次差點踏足不穩，滑瀉下深坑。幸得三人手急眼快，合力拉韁將馬匹扯住，但也驚出了一身冷汗來！

那確是一條令人驚心動魄，顫慄難忘的秘道。

「幸好那些狗爪子不知道那條秘道，沒有在秘道中設伏截擊，否則，不堪設想？」項北原慶幸地說。

接又問道：「胡兄弟，還有多遠才到牧場？」

胡爾圖長長地吸了口氣，站起來，翹首向遠處望去。接伸手指着前方道：「項兄趙兄，你們看到麼，那邊那座山峯像個筆架的山峯下面，就是安達牧場，距離這裏大約只十多里路。」

「那晌午之前，應該趕到去了。」項北原收回目光。

「差不多。」胡爾圖道。

「那咱們起程吧。」趙燕然心急地道：「俺恨不得一下子飛到去，好好地看一下，那裏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胡爾圖口齒噏動了一下，似乎想說什麼，但却沒有說出口來，跨上馬鞍，一抖韁繩，當先朝那個山峯馳去。

趙、項兩人急躍上馬，帶着那兩匹騾馬，急馳上去。

× × ×

藍天白雲之下，陽光閃耀，三人策騎馳騁在遼闊無垠的大地上，只覺心胸舒暢，神馳不已，趙燕然忍不住心中的激情，引吭長嘯。

激翔在天上的兩三隻蒼鷹，被那穿雲震野的嘯聲所驚，雙翅急震，衝霄而起。

項北原看着，那刹那，心底不期然引起一股展翅衝霄的凌雲壯志。

趙燕然經已忘情地放聲大笑起來。

如此壯麗的山河大地，怎不令人豪情激揚。

晌午時分，他們便已趕到安達牧場。

那是一片一直伸延到山脚下，闊寬足有十數里的草地，一條河床乾枯了的河道，就像一彎眉月般，切入了那片草原中，蜿蜒而去，河道的源頭那一邊，延伸至左邊數里外的一條河道中，映入三人眼簾中的，是一片草枯土裂的荒原。

三人在那座經已破敗的木牌樓前，勒馬跳下來，察看着牌樓內那座佔地約二三畝，建有十數間房舍的莊宅，以及那些斷裂傾倒的圍欄。

「想不到年餘沒有來此，竟變得這樣荒涼頹敗，想想以前那種牛馬成羣，草長羊肥的盛況，我眞不敢相信，這就是安達牧場！」胡爾圖頗有感觸地喟嘆着。

「俺也想不到，這裏竟是如此荒凉，怪不得易場主會放棄這片多年來開創出來的基業了，這裏果然是不可能再放牧牲口了！」趙燕然有點失望地嚷嚷着。

「還好那些房舍仍能住宿。」項北原却滿有興緻地左看看，右望望着，牽馬走入門樓內，朝那座莊舍走去。「燕然，咱們既已來到這裏，說什麼也不能因此而罷手，你難道想卓非凡竊笑着看咱們敗興而去，垂手佔奪這片牧場麼？」

趙燕然馬上壯志昂揚地道：「北原，說得好，就爲了卓非凡，俺也要在這裏捱下去，決不讓他如願以償！」

「好，咱們且先要頓下來，再慢慢着手整理一切，我要叫這裏再見牛馬成羣，草長羊肥！」項北原豪情地道。

「項兄，就憑你這句話，我胡爾圖窩在這裏了！」胡爾圖目中閃出亮光來。

× × ×

「華大夫，你果然妙手回春，你看還要多少天，老夫便能與小妾洞房？」卓非凡意興勃發地對華子庚說。

華子庚留在天風牧場內已有五天，半個時辰之前，他剛替卓非凡那位心愛的七奶奶把脈診斷，另開了一帖藥給七奶奶煎

服。

當時卓非凡也在旁看着，看到他心愛的第七位寵妾臉上有了血色，人也精神起來，不再整天蹙眉捧心的，自是滿心歡喜，也更加心癢難搔，因爲他確是還未在這位看了叫人心動的寵妾身上「開葷」。

華子庚忙回道：「卓場主，三五日之後，七奶奶便可以與你洞房了。」

「好啊！」卓非凡毫不掩飾地邪笑兩聲：「老夫等的就是那一天啊！」

華子庚那刹那有一種想叶的感覺。

說實在的，他在心裏替那位七奶奶可憐叫屈，那麼惹人憐愛的一位少女，竟然要遭受卓非凡的摧殘，天公實在無眼！

「華大夫，老夫一定會重重地酬謝你。」卓非凡狂恣地笑起來。

華子庚口裏忙道：「多謝莊主厚賞。」心中却替那位七奶奶難過。

忽然，副總管自外面匆匆走入來，附在卓非凡的耳邊低語了數句。

卓非凡的臉色刹那變得難看起來。「哼」了一聲，「虎」地站起來，往外急步走去。

萬玉安對華子庚道：「華大夫，場主有事要辦，不能相陪，請回客舍。」

華子庚識趣地道：「莊主既然有事，老朽這就回客房歇息。」

說完，起身朝客房走去。

萬玉安這才向書房那邊走去。

在書房之內，卓非凡生氣地掃視了丘老大與湯蔭望一眼，怒聲道：「飯桶，都是飯桶！讓姓項的那兩個傢伙搗了賭坊不說，居然還讓他們溜脫了，難道你們只會吃飯花銀子，不會殺人了麼！」

丘老大囁嚅着道：「場主，咱們差點便可以殺了姓趙的那個傢伙。但却被一個臭胡子橫挿一手，解救了那傢伙，姓項的一柄快劍連湯老哥也奈何不了他，咱們又如何阻截得住他們……」

「你們都是死人麼？」卓非凡刻毒地吼道：「當時阻截不住他們，不會分撥人手，四處堵截他們麼？却又叫人家半夜摸上門，鬧得滿天星斗的，讓他們連寄放在客棧的行李馬匹，也偷偷帶走了。至今連踪影也找不到他們，眞是混帳！」

丘老大這一次不敢再開口了，將頭低垂下來。

「場主，咱們的人手已把守住那條通向安達牧場的峽道，只要他們一走入去，便有死無生！」湯蔭望壯着胆，吶吶地說道。

「一直沒有發現他們的踪跡？」卓非凡的氣稍平了一些。「必須在他們未去到那片牧場時，殺了他們，老夫一定要得到那片牧場！」

「場主放心，那條峽道是通往安達牧場的唯一路徑，只要扼守住峽道，他們便插翅也飛不進去！」丘老大不甘被湯蔭望搶了鋒頭，急急插口說。

「記住，必須在他們到達牧場前，殺了他們！」卓非凡揮掌作了個殺的動作。「他們在老夫的賭場內搗亂，那就有藉口殺他們了。你們什麼也不用顧忌！」

「是！」丘老大湯蔭望齊聲應道。

「那你們馬上趕回去，若是人手不够，可再調派一些人去！」卓非凡嚴厲地瞪視着丘、湯兩人。

兩人不禁心頭打了個寒顫，慌不迭應道：「是，場主！」

接躬身道：「場主，屬下告退。」

卓非凡擺擺手道：「嗯，待你們將姓項的三人首級拿回來，老夫再與奬賞！」

「多謝場主。」丘、湯兩人抱拳一拱，退出書房。

卓非凡待丘老大兩人退出去，才緊捏着拳頭，猙獰地道：「老夫一定要將那塊肥肉吞下肚！」

× × ×

只用了三日時間，項北原三人便將那些斷折傾倒的圍欄重新釘修好，連那破敗的門樓，也修整得煥然一新，重新寫上四個大字——雄驥牧場。

而那座莊舍，他們也動手打掃乾淨，修整完好，將一應物品放置好，擺弄得似模似樣的。

「唉，要是有個女人就好了……」

趙燕然這句話還未說完，胡爾圖便揷口打趣地道：「趙兄，你是否覺得太寂寞了……」

趙燕然忙搖搖手道：「不不不！俺不是這個意思，俺是說，像煮飯洗衣什麼的，不是咱們幹的，若是有個女人帮忙一下，咱們就不用吃生米飯，弄到大花臉，也弄不出一頓像樣的飯菜來了！」

項北原笑道：「燕然，你不用叫苦，趕明日我給你討個渾家好麼？」

胡爾圖拍手叫道：「若是趙兄討媳婦，那可有熱鬧瞧了，只是，這裏荒原一片，到那裏去找媳婦兒？」

「別愁，咱們可以用土揑一個。」項北原說着巳忍不住哈哈笑起來。

趙燕然也忍不住笑起來。

胡爾圖却認眞地道：「趙兄，你若是眞的想討個媳婦兒，包在我的身上，咱胡族的女孩子個個都又美麗又能幹！」

趙燕然再也笑不下去了，紅着臉道：「胡兄，千萬別認眞，俺見不得女人，一見，俺便頭大如斗！」

這句話，說得項北原胡爾圖都失聲笑起來。

趙燕然却正正經經地道：「北原，別顧笑，河中若是沒有水，草長不出來，那咱們算是白忙了一場，待不下去的。」

胡爾圖臉上的笑意一下子收斂了。「項兄，趙兄說得對啊，沒有水，根本就不能養牲口！」

項北原也收起了笑容，正色道：「這個問題，我早在來到這裏的第一天，便想到了。」

掃了兩人一眼，續說下去。「這條河原本是有水的！」伸手指一下那條乾枯見底的河。「只不過因爲上流的水道改了，那咱們只要將水道改過來，這條河不就會像以前那樣，河水滔滔了麼！」

趙燕然兩人一聽，俱雀躍得跳了起來。「說得是啊，北原，咱們這就沿着河道找上去看看！」

趙燕然可是說走就走，朝那個拴馬匹的小馬欄走去。

「慢着！」項北原叫住趙燕然。「日頭巳太落山了，還是咱早去吧。」

趙燕然抬眼望一下那邊半隱在山峯後的落日，停下脚步，拍拍腦袋道：「俺怎麼想不到，這時候找到去上頭水源，天巳黑了，還能看到什麼！」

「趙兄，還是動手準備弄吃的吧。」胡爾圖笑望着趙燕然。

趙燕然馬上苦着臉道：「胡爾圖，還是你來弄吧，免得嚥不下肚。」

胡爾圖笑着向灶房走去。「好吧，我巳兩天吃不飽肚子了！」

項北原這時候正神往地凝望着那一片無垠的莽莽蒼原，感嘆地道：「燕然，你可有想到，有一日這裏河水滔滔，草長羊肥，牛馬成羣，咱們策騎馳騁，牧馬獵獐，何等歡暢寫意飛揚啊！」

趙燕然被項北原這番話說得意興遄飛起來。「那時候，俺要騎烈馬，挽硬弓，呼鷹嗾犬，射鵰逐狠！」

殘陽斜照之下，那枯黃的草原呈現出一片悅目的金黃。

× × ×

翌日一大早，項北原三人便策騎沿着河道，往上游馳去。

終於，他們馳到河道的交滙處。

那是在一處距山脚約半里左右的丘陵地帶，佈滿了巨大的亂石，河道就在亂石間穿過。

而流經安達牧場的那條河道，說起來，只是一條支流，水源的主道是蜿蜒着伸展到另一邊的，滔滔滾滾的河水清澈見底，流向遙遠的天際。

「北原，他奶奶的，這哪裏是水源改道，分明是有人將河岸邊的巨石，推下河叉口中，將水道截塞了，不讓河水流入這條河道中！」趙燕然霍地從馬背跳下來，氣憤地指着叉道口中堵塞着的巨石！

項北原與胡爾圖也不用趙燕然說，早巳看到了，胡爾圖嚷道：「這到底是什麼人幹的？故意堵塞了河道，不讓水流入這條河道中，用心可謂惡毒！」

項北原淡淡地道：「我不是說過了麼，易場主早巳知道是卓非凡幹的，也只有卓非凡，有這種能耐，有那樣多的人手，能夠移動那些巨石，將河道堵塞！」

「嘿，卓非凡的手段好絕啊，這些巨石就像小山一樣巨大，推下去也不容易，若要移回岸上，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幹得了的！」趙燕然忿忿地道：「咱們根本就沒有辦法移開那些巨石！」

胡爾圖聽趙燕然那樣說，不禁亦長長地嘆起氣來。

項北原却篤定地道：「北原，胡兄，別忘記，咱們帶來的那些火藥！」

「妙啊！」趙燕然猛地一拍腦袋，驚喜得差一點沒有跳起來，雙眼閃着興奮的亮光。「江南霹靂堂的火藥，威力巨大，別說是巨石，就算是一座山，也可以將之炸平，北原，原來你早就想到了這一點，所以，才繞道到霹靂堂向孟堂主討了那些火藥。哈哈，眞有你的！」

胡爾圖也歡喜得張開口直笑。「就算卓非凡再推多十塊八塊巨石下去，咱們也炸它一個天翻地覆！」

「北原，俺這就趕回去將火藥拿來！」趙燕然話聲未完，便巳飛身跳上馬背，勒轉馬頭，往來路奔去。

「就是改不了那急性子！」項北原搖搖頭，對胡爾圖道：「胡兄，請你跟燕然回去一趟吧。」

胡爾圖答應一聲，掉轉馬首，呼喝一聲，策騎急追下去。

項北原跳下馬，躍到河道口，察看那裏的形勢，揣摩着如何安放火藥才妥當。

× × ×

霹靂巨響聲中，地面也起了一陣顫動，那堵塞在河道口中的巨石，碎裂迸射，那情形就像天崩地裂般驚人。

霹靂聲一聲連着一聲，震得山搖地動，看得伏在二三十丈外一塊大石後的胡爾圖，咋舌不巳，抱頭掩耳，却睜着雙眼，看着那硝烟石塊飛揚激射的河道口，目中異光連閃！

「北原，霹靂堂的火藥，確是犀利，俺差點連心也被震得跳了出來！」

項北原却忽然狂喜地叫道：「燕然，胡兄，快瞧啊，咱們成功了，水流入河道了！」

趙燕然忍不住心中那般狂喜的激情，就像一個小孩子幹出了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般歡叫，揮舞着雙手，也顧不了仍然零星激射的破石所傷，從石後跳出來，奔向河口那邊！

胡爾圖也手舞足蹈地跟着奔出去，發出歡喜至極的歡叫聲。

項北原一面呼叫提醒兩人小心那些激射的碎石，一面他自己也奔了出去。

「瞧啊，咱們成功了，那奔騰的河水比奔馬還快啊！」趙燕然用手指着形勢如奔馬，滔滔翻滾的河水，像個小孩子般蹦跳不巳。

「項兄，只要到了春天，草便重新生長，那時候，咱們便可以養牧大羣的牛羊馬匹了，那時候啊，這裏可熱鬧囉，我要你們嚐一下烤羊肉的甘香，還有那馬奶茶！」胡爾圖興奮得張臂擁抱住項北原。

項北原不禁也張臂擁抱住胡爾圖。

趙燕然也張着雙臂撲過來，三個人擁在一起！

大展宏圖　救人惹禍

繁星滿天，閃閃爍爍的，蒼穹就像一張黑亮的天鵝絲絨，鑲滿了寶石般美麗。

河水在靜靜地流着，在夜色之下，閃泛起粼粼的水光。項北原三人圍坐在河邊的一堆篝火旁，眼中同樣閃射着亮光。

他們實在無法掩飾發自內心的欣喜之情。

望着那閃閃的河水，趙燕然像夢囈般說道：「春天來到的時候，青草茁長，藍天白雲之下，馬嘶羊叫，鷹飛犬逐，策騎烈馬，狩獵兎鹿，意氣風發，此生也就無憾了。」

「燕然，你還忘了說一樣最重要的事情啊，那事情若是辦不成，那才叫遺憾啊！」項北原笑得有點古怪地望着趙燕然。

趙燕然怔了一下，摸摸後腦勺，有點不解地道：「北原，是什麼事情啊？那麼要緊？」

項北原忍着笑，說道：「燕然，難道你不想能夠吃到不用熏得一頭是烟的美味飯菜，咱們創下的事業有人繼承麼？」

「當然想啊！」趙燕然仍然摸不着頭

腦地望着項北原。「那有什麼關係？」

「那可大了！」胡爾圖已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你只有討個媳婦兒，才能吃到美味的飯菜，後繼有人啊！」

「怎樣？」項北原臉上滿是笑意。「說得對不對？」

趙燕然這才恍然明白，項北原是繞圈子向他說笑，不由睜着眼大聲嚷嚷，道：「俺一見女人就頭痛，俺可不是討媳婦的材料，北原，胡兄，這種事，還是你們辦吧！」

項北原胡爾圖看到趙燕然那種「敬謝不敏」的樣子，俱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趙兄，你堂堂一貌，怎會不是討媳婦的材料，你不是……」胡爾圖故意不將最後那句話說完，裝出奇怪的樣子，瞧着趙燕然。

趙燕然這一次却猜到了胡爾圖最後那句話的意思，脹紅了臉道：「俺怎會是那種娘娘腔的廢人……」

項、胡兩人瞧着趙燕然那種認眞的樣子，不禁又笑起來。「燕然，既然那樣，你爲何說自己不是討媳婦的材料？」項北原故意問。

趙燕然擺手搖頭地道：「俺從來就不知怎樣才能討女孩子的歡心！」

「趙兄，你若遇上一個喜歡的女孩子，自然就懂得怎樣討她喜歡了。」胡爾圖帶笑說。

「俺才不相信……」

趙燕然一句話未說完，項北原已大笑着插口道：「燕然，你未試過，就說不相信，你何不試一下，那時你就不會那樣說了！」

胡爾圖也笑道：「是啊！趙兄，你一定要試一下啊！」

趙燕然却連聲嚷道：「俺不說了，還是改說別的吧！」

「說什麼？」胡爾圖問。用樹枝撥弄一下篝火，火焰閃跳着往上冒，發出「必剝」一聲。

趙燕然想了好一會，才道：「這時候離明春還有一段日子，咱們幹些什麼？這樣等着，俺不悶出病來才怪！」

胡爾圖馬上興緻勃勃地道：「你不用愁沒事情幹，咱們可以去打獵，遲些時河水結冰，咱們還可以鑿冰釣魚，那才有趣呢，怎會悶！」

「哈，原來有這多有趣的事情可幹，胡兄，咱們什麼時候去打獵？」趙燕然馬上眉飛色舞起來，看他那個樣子，恨不得立刻就去。

「燕然，你這是急什麼呀？咱們有的是時候啊，趁着這段日子空閑，咱們要準備好一切，好待明春草長時，放牧牛羊馬匹。」

趙燕然失笑道：「北原，咱們可是連一頭牲口也沒有啊！」

「這你不用愁，胡兄在昨日已對我說，牲口的事，就包在他的身上，過兩天，他會帶咱們到他族人放牧的地方，看一下那些牛羊馬匹，並預先買下一部分，待明春草長時，趕回這裏放牧。」

「好啊！」趙燕然歡叫起來。「你們怎不早對俺說？」

「趙兄，這時候告訴你也不遲啊。」

胡爾圖將幾根樹枝扔在篝火上，閃跳的火光映在他的臉上，忽明忽暗的，顯得有點怪異。

「燕然、胡兄，有一件事情，咱們不得不小心提防的！」項北原忽然沉沉地說道。

「什麼事？」趙燕然兩人俱怔愕地瞧着項北原。

「卓非凡若是知道咱們炸開了堵塞在河道口的巨石，讓河水重新流入河道，他一定不會罷休的！」項北原雙眼凝視着那閃跳的火光。「他必會想方設法，逼得咱們待不下去，甚至不惜殺了咱們！」

「他奶奶的，正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怕他怎的，在白馬鎭上，他們還不是奈何不了咱們麼！」趙燕然表現得一副夷然不懼的模樣，大聲嚷起來。「他們若是敢來找麻煩，俺不殺他個人仰馬翻才怪呢！」

「話可不是這樣說啊。」胡爾圖的雙眉緊蹙起來，說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啊！」

趙燕然却是不以爲然地說道：「那可好，橫豎咱們這些日子閑着無事可幹，那就想些法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啊！」

趙燕然這句衝口而出的話，提醒了項北原兩人。「對啊，咱們可以設些陷阱，提防他們的偷襲啊！」項北原的目光那刹那比閃跳的篝火還要亮。

「這些事情，由我來幹吧！」胡爾圖自告奮勇道：「咱們這些一生下來便在草原上討生活的人，自小便學懂了各種在草原生存的本領，其中的一樣，就是設置各種各樣的捕獸阱，捕捉野獸！」

「胡兄，那這一方面的事情，就交給你去做了。」項北原高興地道。

「包在我的身上！」胡爾圖爽快地道。「不過，卓非凡那狗賊若是偷偷派人將河口重新堵塞起來，那豈不是……」

「怕什麼！」趙燕然搶着說：「別忘了，霹靂堂送給咱們的火藥，還剩下不少呢！」

胡爾圖一笑道：「赫，我怎麼就忘記了。」

「但有一點咱們却幾乎忘了！」項北原忽然說。

「是什麼？」趙燕然兩人一齊將目光射在項北原的身上。

「咱們那一晚在白馬鎭偷偷去將馬匹行李帶出來的時候，不是發覺不知怎的，少了那一大包糧食麼？」項北原也望着兩人。

「是啊！」趙燕然馬上嚷道：「俺怎麼就忘記了。」

胡爾圖已明白項北原的話。「項兄，是否要買辦一些糧食，才能應付這一段日子？」

「嗯。」項北原道：「這時候才只不過深秋，到明春還有好一段日子，而咱們帶來的糧食，只夠吃十天左右，趁這段時間，咱們一定要購備一些，才能够渡過冬天。」

「嘿！那還不簡單。」趙燕然輕鬆地說道：「到什麼地方去購買一些，不就成了？」

胡爾圖却道：「這一帶，除了白馬鎭之外，沒法購買到糧食。」

「那……」趙燕然那雙濃眉皺了起來。「這可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啊！」

「那就只有冒險試一下了。」項北原的眉頭也蹙了起來。「咱們總不能餓着肚子啊，再說，也捱不了！」

「卓非凡那些狗爪子，不知還據守在那條峽道沒有。」趙燕然希冀地道：「但願他們沒有這個耐性，早已撤走了。」

「不管如何，都要走一趟白馬鎭。」項北原道：「沒有糧食，咱們根本不能夠在此待到明春！」

「項兄，準備幾時去？」胡爾圖問。

「這兩天吧，」項北原目光一閃，掃了趙燕然兩人一眼。「我想過了，去看牲口用不着三個人都去，胡兄，你與燕然去就成了，由我去白馬鎭買辦糧食！」

「北原，這怎麼成？」趙燕然着急地道：「還是由俺去吧！」

胡爾圖也搶着道：「項兄，咱們何不一齊去，也好有個照應？」

趙燕然立刻附和道：「這主意不錯，去看牲口的事，可以再遲些日子才去啊，又不是急着要買牲口。」

項北原却擺擺手道：「燕然，胡兄，你們的好意我明白，但你們要知道，卓非凡那些狗爪子必然仍在尋找咱們，咱們全去了，雖然有照應，但目標也大，很容易被他們發覺，我一個去雖然危險，但目標小，只要小心一點，相信不會有事的，所以，還是我一個人去比較好。」

「既然這樣，那就由俺吧，北原，你與胡兄去看牲口！」趙燕然嚷道。

「不，由我去！」項北原決斷地道：「你的性子火爆，很容易鬧出事來，就這樣決定吧。」

趙燕然張了張咀巴，終於還是沒有說出話來。

胡爾圖也沒有說什麼，因爲他知道，項北原決定的事，是很難改變的。雖然他認識了兩人還不到十天，但憑這幾天的接觸，他已看出，項北原不但身手極高，處事應變之冷靜，也是他與趙燕然所不及的，三個人之中，要數他最能幹了。

「夜已深，寒意也越濃，篝火也快熄了，咱們還是去睡吧！」項北原說着站起來，伸了個懶腰，長長地透出一口氣來。

× × ×

三日之後，趙燕然與胡爾圖趕去百里外的科爾沁牧場看牲口，項北原則一個人到白馬鎭買辦糧食。



項北原等三俠成功地炸開大石，讓水源引回原處。

臨行的時候，他揣上了三顆江南霹靂堂秘製的霹靂彈。

那是他爲了以防萬一，方便脫身時使用的。

「北原，若是太危險，那就不要硬闖啊。」趙燕然緊緊執住項北原的手。「咱們可以另外再想辦法，橫豎這幾天還有吃的。」

「燕然，放心去吧，一切我會小心的了。」項北原拍拍趙燕然的肩頭，輕鬆地笑着。

「項兄，咱們會盡快趕回來的！」胡爾圖已勒轉馬頭。「一切小心。」一抖韁繩，縱馬朝西北方馳去。

趙燕然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深深地看了項北原一眼，便呼喝一聲，雙腿一磕馬腹，那馬嘶鳴一聲，放開四蹄，飛一樣追向胡爾圖。

項北原勒馬站着，直到胡爾圖兩騎人馬馳出老遠，漸遠漸小，才催騎向白馬鎭馳去。

× × ×

「華大夫，你果然是這一帶數一數二，最有名氣的岐黃聖手，這裏是二百兩酬金，請你收下。」卓非凡今天顯得很開心，故此，他的出手了很闊，送了二百兩銀子給華子庚作診金。

他之所以這樣開心，乃是因爲他那位明麗動人的第七房寵妾，在華子庚這十天來的悉心診治之下，病體經已痊癒，換言之，他今晚就可以到七奶奶的房中睡了，想到終於可以摟着第七房小妾那令人心跳

的嬌軀同睡一床，他幾乎按捺不下自丹田升起來的那一團「火」！

倒是華子庚，總算可以喘一口氣，但他却不敢收取那樣多的酬金。因爲他很清楚卓非凡的爲人，那可眞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啊，他但求能夠平平安安地返回白馬鎭，酬金多少，他才不去計較。

「卓塲主，如此厚賞。老朽不敢收受！」華子庚吶吶着搖手道。

「那你是看不起老夫了？」卓非凡那一臉笑容刹那變了冷笑。「老夫既然賞給你，有什麼不敢收受的！」

華子庚被卓非凡那雙鷹眼中射出來的兩道冷銳目光，射得心頭打了個冷顫，他知道若是再加拒絕，那他很可能會回不了白馬鎭，所以，他忙連聲多謝道：「多謝卓塲主厚賞，老朽生受了。」

「嗯。這才夠意思！」卓非凡這才滿意地笑說道：「老夫說的話，從來不喜歡有人逆拗的。」

華子庚連連點着頭，却已出了一身冷汗。

「玉安，華大夫的馬車已備好了麼？」卓非凡可是從來沒有對人這樣客氣週到的。

「回塲主，早已備好了。」一旁的副總管萬玉安忙應道。

「替老夫送華大夫上車。」卓非凡說着。已移步往七小妾居住的那座小院子走去。

「是，塲主。」萬玉安恭應一聲，接朝華子庚道：「華大夫，請隨我來。」

華子庚忙朝卓非凡拱手一禮。「卓塲主。老朽告辭。」

卓非凡却已走入了後面，華子庚只好跟着萬玉安，向外走去。

隨着萬玉安走出莊宅的側門，華子庚一眼便看到，他那輛用來代步的馬車，正由一個漢子拉着馬轡，他連忙轉對萬玉安拱手道：「萬總管，有勞相送，老朽告辭了。」

這位萬副總管倒也客氣，抱拳還禮道：「華大夫，不送了，好走。」

華子庚拱拱手，走到那漢子身前，伸手接過韁繩。接登上車廂前面的位置，輕抖韁繩，那匹馬撒開四蹄，馬車便朝牧塲外面馳去。

萬玉安這才返身向內走去。

但他才走不了幾步，便聽到莊宅內傳來一片喧嘈聲，他心頭一緊，忙加快脚步，朝內走去。

喧嘈聲是從七奶奶的小院子傳出來的，他自然急步走向那邊，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才走到院門前，便聽到卓非凡的怒叫厲罵聲，萬玉安遲疑了一下，只好硬着頭皮走進去！

一名漢子滿臉驚慌地急奔出來。差點與他撞了個滿懷，幸好他眼快，脚下一旋，偏閃開去，順手一把執住了那人的手臂，急問一句：「發生了什麼事？」

那漢子名叫張得標，乃是卓非凡的貼身隨從，一眼看清楚抓住他的是萬玉安，這才吸口氣道：「萬副總管，不好了，七奶奶忽然不見了，塲主大發雷霆，要我傳命下去，就算將莊宅及牧塲的地皮翻轉，也要找到七奶奶！」

萬玉安一聽，不由倒抽了口冷氣，手一鬆，怔愕住了。

張得標却無暇再說什麼，拔脚急奔出去，傳令搜查。

萬玉安很快便回過神來，心頭忐忑，往內走去。

老遠，便看到卓非凡鐵青着一張臉，氣咻咻地一踢翻了那張雲石紫檀木圓枱，那個小丫環小蓮則白着張臉縮在一角。

萬玉安那刹那一雙手心不由滲出汗來，戰戰兢兢地走入廳內。垂手恭身，朝卓非凡小心地道：「塲主，……」

「玉安，這還成話麼？」卓非凡霍地怒視着萬玉安。語聲暴厲。「秀清不見了，居然會一個人也不知道？」

萬玉安忍不住打了個寒顫，他知道，這位主子是個心性兇暴難測的人，在這個時候，稍有差錯，那便是自取死道！所以，他小心翼翼地道：「塲主，七奶奶到底是怎樣不見了的？」

卓非凡兇厲地瞪視着那個縮成一團，渾身抖個不停的小丫環。「你問她吧！」

萬玉安忙朝小蓮道：「小蓮，快說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小蓮抖着聲道：「小婢也不大清楚，今早七奶奶吃完早餐對小婢說，她要將房內的東西收拾佈置一下，以便老爺今晚來睡，吩咐小婢不要入房打擾她，吃午飯的時候，才去叫她，剛才老爺前來，說要見七奶奶，小婢對老爺說，七奶奶在房內，老爺便逕自進去見七奶奶，那知……七奶奶却不在房內……小婢找遍了，也找不到七奶奶。」

萬玉安越聽，一顆心越往下沉，待小蓮說完，他已有點心驚胆跳地道：「塲主，您有沒有叫得標派人到所有的水井去搜尋？」

卓非凡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那刹那的臉色變得很難看，疾聲道：「玉安，你是說，秀清有可能投井？」那雙目光，兇厲得叫人胆顫！

萬玉安全身抖了一下，忙道：「塲主，七奶奶忽然不見了，屬下不得不作最壞的打算。」

卓非凡深吸一口氣，語聲稍緩，「玉安，無論如何。生要見人，死要見屍，一定要將秀清找到！」卓非凡邊說邊往外走。「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就算她飛上了天，老夫也要將她捉下來！」

萬玉安連聲應「是」。待卓非凡走出去後，他才對小蓮招招手道：「小蓮，不用怕，過來，我有話問你。」

小蓮可憐地走前去，抖着聲道：「萬總管，小婢……」

萬玉安溫聲道：「小蓮，妳若不想塲主責罰妳，妳便仔細地想一下。在未發現七奶奶不見了的這段時間內，院子裏可曾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事發生過？」

小蓮又慌又怯地搖搖頭。

「小蓮，妳再想一下。」萬玉安耐着性子問。

小蓮轉着眼珠想了一會，才遲疑着道：「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動靜發生過啊。只是……」

「只是什麼？」萬玉安再也忍耐不住

了，急聲問：「小蓮，快說！」

「七奶奶進房後約……一盞茶時分左右，小婢聽到七奶奶那頭心愛的大白貓咪嗚地叫了兩三聲，小婢也不以爲意。就是這些……」小蓮帶點疑惑地望着萬玉安。「萬總管，大白貓叫有什麼奇怪的？」

萬玉安心頭跳了一下。「那頭大白貓呢？」

小蓮搖搖頭道：「小婢沒有看到。」

「快去找一找！」萬玉安說着，快步走向七奶奶的房間。

結果，找遍了院子，也找不到那頭大白貓，而萬玉安在七奶奶的房中，也找不到什麼值得懷疑，可供追查的綫索，萬玉安只好走出小院子，吩咐那些護院及莊漢，四出找尋七奶奶的下落。

利那之間，整座牧塲就像一鍋煮開了的粥，忙亂起來。

× × ×

華子庚駕着那輛馬車，一口氣馳出五六里，才放緩了韁繩，長長地透出一口氣來。

能夠安然回到白馬鎭，他是求之不得，一直壓在心頭的那股莫明的恐惶感，這時才算消除了。

在天風牧塲內的那幾天，他可說度日如年，食不知味，只求快快醫好七奶奶的病。卓非凡放他回去，那便上上大吉了。至於診金不診金的，他可從來沒奢望過。

因爲他明白卓非凡是一個怎樣的人。

輕鬆地笑了一下，他又收緊了韁繩，催馬急馳。

忽然間，他感覺到車廂內似乎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

他這輛馬車之內，裝載了不少瓶瓶罐罐的，那都是裝草藥或是自製的藥丸的，車廂內也有被舖，那是他在出遠門診病時，若是一天趕不到求診者的家，便在馬車上歇宿的，因爲，經常有以放牧爲生的蒙藏人家，騎馬來找他到百十里外去診治病人的。

車廂內又響起一下像是翻倒東西的聲響。他不禁皺了一下眉頭，心裏想：莫不是那些瓶瓶罐罐，由於馬車馳得太快，顛簸之下，傾跌了不成？

但馬上便搖了搖頭，因爲他記得很清楚，那些瓶瓶罐罐不會傾跌的，他放置得很穩妥，從來也未試過傾跌，而今次又怎麼會呢！

車廂內又傳來一下滾動聲，這一次，他再也忍不住，將馬車放緩，擰轉身，掀開布帘子，探頭望入去。

這一看，令到他猛地勒停了車子，睜着一雙大眼，驚詫得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車廂內，正有一雙漆亮的眼睛在望着他。

「七奶奶，妳怎會在老朽的車內的？」華子庚吶吶着說出這句話來。

這就難怪華子庚這般震驚慌駭了。原來在天風牧塲內忽然間失了踪的七奶奶，竟然躲在他的車子內！

透過從掀起的車帘躲入車廂內的光綫，可以清楚地看到，七奶奶就躲在車廂靠裏的角落內，她的身上，還半掩着那張的被舖，而她的裝束衣着也改了，一身僕婦丫環裝束，用一塊的藍布包住了那一頭秀髮，臉上不知塗了一些什麼，灰灰黃黃的，幾乎瞧不出本來面目。不過，華子庚這些天來，天天替她看病，就算她怎樣改扮，也能夠從她那雙漆亮深邃的大眼認出她來。

七奶奶掀掉身上那張被子，爬前來，雙眼閃射出興奮但又帶着恐慌的眸光，嬌脆地道：「華大夫，我是乘人不覺，偷偷躲在你這輛馬車上的。」

華子庚驚慌地道：「妳爲何要這樣做呢？」

七奶奶眼中射出怒憤決絕的光芒。「我要逃出天風牧塲。逃出卓非凡的魔掌，我不想被他糟蹋！」

「但……你可知道，妳一定逃不過他的魔掌的。說不定，他已派出手下追上來。那樣……妳會……連老朽也……」華子庚說到這裏，才驚覺到，馬車被他勒停了，忙恐慌地吆喝一聲，抖動韁繩，催馬奔馳。

七奶奶咬着咀唇道：「華大夫，你是怕我連累了你，是麼？」

見華子庚吶吶着說不出話來，她眼中閃過一抹失望之色。「華大夫，那你將馬車停下來。我下車自己走好了！」

華子庚雖然害怕卓非凡，但他却不是一個見死不救的人，否則，他也不會行醫濟世救人了。他遲疑了一下，把心一橫，口氣也硬了起來。「七奶奶，老朽別的沒有，惻忍之心却是有的，老朽再不中用，焉能見死不救，是生是死，是福是禍，老朽也管不了，至多賠上這條老命便是，七奶奶，你坐穩了！」

說着，連忙抖動韁繩，催馬急馳，馬車飛馳着向前路馳去。

七奶奶感激地道：「華大夫，我不能連累你的……」

華子庚却道：「這時候，不要再說這些話了，但願能夠平安無事，他們不會想到，你會躲在老朽的馬車內，那便上上大吉了。」

七奶奶道：「華大夫，請你不要再叫我七奶奶，叫我的名字顧秀清吧。」

華子庚果然改了稱呼。「姑娘，請恕老朽冒昧動問，妳既然嫁給卓塲主做七……那妳爲何又冒死逃出來？」

顧秀清刹時臉露悲憤之色，恨聲道：「我根本就不想嫁給他，我可不是個貪圖富貴的賤女子，是他們殺了我一家大小十一口，將我家的財物刼掠一空，復見我生得美貌，將我强搶回牧塲，逼我嫁給那老賊作第七房小的！」

「啊，原來是這樣的！」華子庚同情地道：「姑娘如今孑然一身，想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親戚可以投靠的？」

顧秀清悲切地泣道：「我還有一個舅舅，住在青羊集，華大夫，不知距這裏有多遠？」

「大約七八十里路吧。」華子庚想了一下，才道：「姑娘準備投靠你舅舅？」

顧秀清低泣道：「除了舅舅，我已沒有別的親人。」

「嗯，那老夫送妳到青羊集吧。」華子庚慨然道：「姑娘身世凄凉，老朽拚了這條命，也要將妳送到妳舅舅那裏！」

顧秀清强抑悲泣，感激地道：「華大

夫，你眞好，小女子對您的大恩大德，沒齒不忘。」

「姑娘，咱們要在白馬鎭歇一下，到時，你躱在車廂之內，千萬不可露面，鎭上有不少卓塲主的人。」華子庚一邊催馬急馳，一邊扭頭往回望一下，看看後面有沒有人馬追上來，幸好後面點塵不揚，他才算稍爲放下心來。「要去靑羊集，必須經過白馬鎭。」

顧秀淸道：「華大夫，小女子全憑您老了。」

華子庚也沒有再說什麼，全神趕馬飛馳。

× × ×

「塲主，搜遍了牧塲內外的每一寸地方，都找不到七奶奶的踪影。」萬玉安硬着頭皮去見卓非凡。

卓非凡這時候却冷靜得大出萬玉安意料之外，不過一張臉却陰沉得異常難看。「那是說，她沒有投井了？」

萬玉安偷眼瞥一下卓非凡，心中反而更加不安起來。「回塲主，所有的水井皆搜尋過了，沒有。」

「哼！」卓非凡陰沉地哼了一聲，「那是說，她逃走了！」

萬玉安心頭顫動了一下，忙道：「塲主……」

「該死的賤人！」卓非凡從齒縫中道出這句話來。「她飛不上天，那就只有往外逃了！」

一頓，接狠厲地道：「哼嘿！若是敎她逃了，老夫這回可就栽到家，寢食難安了！」

萬玉安不敢接口說話。

「玉安，你一定要查過，在那賤人失踪這段時間內，有沒有什麼値得可疑的人離開過牧塲吧？」卓非凡那雙鷹眼射出冷酷的光芒，看得萬玉安打從心底裏生出一股寒意來。

「回塲主，沒有什麼可疑的人離開過牧塲。」萬玉安小心地道：「除了華大夫那輛馬車！」

一頓，接說道：「七奶奶不可能躱在華大夫那輛馬車內的。」

卓非凡冷厲的目光閃了一下，叱道：「玉安，看來你是越來越糊塗了，那賤人既飛不上天，也沒有投井，牧塲內又沒有什麼可疑的人離開，只有華大夫那一輛馬車離開牧塲，那你說，華老頭那輛馬車値不値得懷疑？」

萬玉安的反應好快，馬上裝出恍然的樣子道：「塲主英明．屬下確是越來越糊塗了，連這一點也想不到，屬下這就親自帶人追截華大夫那輛馬車，搜查淸楚。」

說着，他便急急轉身往外走。

「慢着！」卓非凡却喝住了他。

萬玉安連忙停下來。「塲主有什麼吩咐？」

卓非凡狠毒地笑了一下。「將老夫的坐騎準備好，老夫要親自去看一下！」

萬玉安迭聲道：「屬下這就去準備一下。」說完，急步走了出去。

× × ×

華大夫的馬車趕到白馬鎭時，那匹馬已口吐白沫，幾乎昏倒在地上。

華大夫只好將馬勒停在鎭口那家海記老酒舖的門口，準備到那邊馬市去買一匹馬，換過之後，才起程趕往靑羊集！

幸好這時候正是午後不久，鎭口上雖然人來人往的，却看不到一個卓非凡的手下，雖然那些狗爪子不可能知道他的馬車內躱着一位卓非凡的七小妾，但華子庚總是心虛，瞧不到那些狗爪子，心頭總是比較安定。

他在馬車馳入鎭口時，便已悄聲對車廂內的顧秀淸說，馬車已經馳入鎭上，囑她千萬不要露面。

酒舖的老板與他是老相識了，見他的馬車馳過，與他打了個招呼，他回應一聲，將馬車停在酒舖側面的空地上。

他將馬車拴好，項北原正從小酒舖中走出來。

項北原這時候的樣子完全變了，頭上戴着一頂馬連坡大草帽，身上穿一套有點破舊的布衣，那是他用一塊碎銀，向一個趕車的老鄉買回來的，臉上不知塗了些什麼，灰灰黑黑的，加上那頂大草帽直壓眉心，將大半邊臉遮掩住，確是很難有人認出他就是項北原。

就算秦嶺三熊與他相遇，也認不出他來。

他就是這樣，施施然地走入白馬鎭，在鎭上那邊大街上走着，購買糧食以及一些物品時，他確是遇上過幾個卓非凡的狗爪子，但是却沒有人向這個「鄉巴佬」看一眼。

他却暗自竊笑不已。

而這一次，他也很夠運，他在穿過那條峽道時，沒有遇上卓非凡的手下，否則，他也來不了白馬鎭。

那可能是卓非凡的手下在峽道內枯守了幾天，以爲項北原他們早已逃回江南，不敢再到安達牧塲，故此撤走了。

項北原在鎭口的馬市買了兩匹馬，那是用來馱糧食及物品的，這一次，他買了足夠渡過冬天的糧食與乾糧，就讓那匹馬馱着。

這一切辦好之後，已差不多是晌午了，他便在鎭口這家小酒館喝兩杯，順便塡飽肚子。

而他的坐騎與及馱着品物的兩匹馬，就拴在小酒舖後窗對着的一棵楡樹下面。

他就在後窗下的那張桌子坐下來，大半個背脊對着門口，自然也將草帽除下來，就算由門口走入來的人，也不可能看到他的面目，他却可以不時偏一下頭，閃眼瞥一下門口進來的人客。

萬一情形不對時，他可以從後窗跳出去，躍上馬背，一溜烟飛馳出鎭外。

總之，他將一切皆算好了，才安心地坐下來，喝酒吃東西的。

這間小酒舖的酒不錯，又香又醇，一壺酒喝完之後，他居然忍不住又要多了一壺，這一頓酒飯，足足吃了他差不多半個時辰，否則，他早已經走了，不會那樣巧，遇上了令他眉頭皺的事情。

而天下間的事情就是這樣巧，他最不願遇上的事情，偏就在他走出酒舖的刹那，遇上了。

他一腳還未踏出酒舖門外，鎭口那條黃土路上，塵土飛揚，蹄聲如雷，七八騎人馬有如奔雷掣電般，飛馳而來，瞬眼間

，便已經來到鎭口，當先一騎烏騅馬上的騎者，赫然正是霸刀卓非凡，天風牧塲的塲主！

緊跟在他後面的，是副總管萬玉安。

項北原心中暗叫一聲：「苦也！」雖然不怕對方認出，但他却不想冒這個險，故此，他馬上裝出忘記了什麼的，一個轉身，走向櫃枱那邊，對那個老掌櫃道：「掌櫃的，忘了買兩瓶酒回去喝，叫小二哥拿兩罎酒來。」邊說，邊掏出銀子，邊閃眼向門外瞥去。

就這刹那之間，卓非凡與他的手下，已馳入了鎭口，就在酒舖前面那塊空地上，停了下來。

奔馬驟停之下，踢揚起一陣塵烟，也響起了一陣馬嘶聲。

勒着馬韁的卓非凡目光四下一掃，偏首對萬玉安道：「玉安，你帶四個人到華老頭的家中，看他趕回來了沒有，若已回家，給老夫裏外搜個遍！」

萬玉安答應一聲，一擺手，當先催騎向鎭內馳去，後面有四騎縱出來，緊跟着他。

這時，鎭口上來往的人及附近的店舖，看到卓非凡氣勢兇兇地率着手下而來，都猜到可能發生了什麼事，對於這一位一方之霸，他們自然心懷恐懼，故此，那些行人紛紛走避入那些店舖內，或是轉入橫巷中，以免招致無妄之災。

「得標，你到別莊，傳老夫之命，着丘氏兄弟他們，立刻派出人手，火速到附近所有的通路，截查七奶奶的下落！」卓非凡雖然氣怒攻心，但仍不失方寸，這就顯出了他的梟雄本色！

項北原見卓非凡停在鎭口，沒直馳向天風別莊，而且接連發出命令，他雖然聽不到，但察其勢色，也猜到必是有所爲而來的，他馬上便想到，會不會是自己的行藏敗露了，對方這一次是衝着自己來的？不管是不是，還是速離這是非之地爲妙。

這時，小二已將兩罎酒拿來，他亦已付了銀子，他提起那兩罎酒，笑對老掌櫃道：「掌櫃的，這兩罎酒好重，你這裏有沒有後門的？我的馬就拴在屋後那棵老楡樹下，省得從前面出去，繞了一個大圈子啊。」

他邊說，邊向後窗那邊呶呶嘴，示意老掌櫃，他的馬匹就在後窗外面的大楡樹下。

那掌櫃老眼不花，一眼便望到了，加上項北原不但在他這裏吃喝了一頓，還買了兩大罎酒，對於像他這間小酒舖來說，項北原可說是大主顧，對大主顧，那自然是什麼也可以將就的，於是，他亦笑着道：「客官，小店當然有後門了，你可以從後面左手側門口走入灶房，再從灶房的邊門走出去，那確是省捷一些。」

微頓，又熱心地道：「客官，要不要老漢叫伙計帮你拿出去？」

項北原道：「掌櫃的，不用了。」說着，提着那兩罎酒，向店堂後面左手邊的那道側門走入去。

就在他走入灶房的時候，外面，卓非凡的一名手下忽然伸手指着馬市那邊，叫道：「塲主，那不是華大夫麼？」

卓非凡順着那名漢子的手指處望過去，果然看到華子庚就在馬市之內，亢自帶着一匹馬走出來。

「嘿，這老小子原來在這裏，却不回家，不用說，定有古怪！」卓非凡那雙鷹眼中那刹那閃射出冷厲的煞光來，一擺馬首，輕踢一脚，胯下的坐騎便潑刺刺地朝馬市那邊奔去！

那三名手下忙亦催馬跟着奔過去！

可憐華子庚還不知道大禍將臨，拉着那匹才買來的馬匹，急急向鎭口這邊走過來。

但他馬上便被那急驟奔來的蹄聲驚動了，抬眼一瞧，那刹那，他驚駭得猛吸了口氣，慌恐得僵住了。

「華大夫，你走得好快啊！」卓非凡猛地一勒馬韁，在華子庚的身前停下來，上身微俯着，陰惻惻地，似笑非笑盯着華子庚。

他的三名手下就這刹那間，已左右兜截住華子庚的所有退路，將他圈在中間。

華子庚那張臉變得比紙還白，不敢看卓非凡一眼，吶吶着道：「卓……塲主，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啊？可是發生了什麼事？」

「嘿嘿！」卓非凡那兩道冷銳的目光在華子庚的臉上「刮」來「刮」去，陰冷地道：「華大夫，什麼事趕得這樣急？連馬也跑壞了，家也不回，便急着換馬！」

華子庚心頭抖索了一下，强自鎭定地道：「卓塲主，老朽只是心急想趕回家，那知那匹衰馬却氣衰力歇，居然捱受不住，趕到鎭口時，已口吐白沫，老朽無奈之下，只好在馬市買了這匹馬，將那匹老馬換下來，再趕車回家。」

「眞的只是這樣？」卓非凡陰狠地盯着華子庚。「你的馬車似乎不是只載着你一個人囉！」

華子庚那刹那的臉色大變，幾乎沒有昏死過去，一顆心「怦怦」直跳，張着口竟然說不出話來！

「哼，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誘拐老夫的小妾，你大概是活膩了！」卓非凡瞧到華子庚那慌駭驚怕的樣子，便看出自己所料不差，那時他的神態也變得兇狠異常，急怒地喝道：「華老頭，老夫要搜一下你那輛馬車。」

華子庚知道這一次無論如何也躱不脫，有死無生了，反而豁了出去，胆氣一壯，馬上鎭定下來。「卓塲主，這是從何說起？老朽那輛馬車，可是你手下的人替老朽備妥之後，才交回給老朽的啊……」

「華老頭，快說，你那輛馬車停在那裏？」卓非凡暴怒地喝問。

那三名手下經已跳下馬來，兇神惡煞地推扯着華子庚，呼喝着要他說出馬車的所在。

華子庚却大聲嚷嚷着不肯走。「喂！卓塲主，你可不能對老朽這樣强橫無理的啊……」

卓非凡正想怒喝出聲，驀地，一陣馬蹄聲傳來，他忙扭頭望過去，只見萬玉安與一名靑衣漢子邊向這邊馳來，邊伸手指着小酒舖那邊叫道：「塲主，華老頭的馬車，就在小酒舖那邊的側面停着！」

卓非凡獰喝一聲：「將他帶過去！」一撥馬頭，朝萬玉安奔去。

華子庚一聽，腦袋「轟」地響了一下，雙眼發黑，差一點沒有昏倒在地，被那三名漢子拉扯推架着，直往小酒舖那邊走去。

× × ×

卓非凡與萬玉安，還有五名青衣漢子，團團將那輛停在小酒舖旁邊的馬車圍起來。

卓非凡煞氣滿臉地打量着馬車，咬牙切齒地對被推在車轅邊的華子庚道：「華老頭，你向上天祈禱吧，但願不要叫老夫在車廂內找到那賤人，否則，老夫會將你五馬分屍！」

說完，他便伸手將垂掛着的車帘子撥起來，探頭往車廂查看。

華子庚也緊張得睜大雙眼，張着口，往車廂內張望。

在他以為，顧秀清再也無所遁形，將會重新落入卓非凡的魔掌中，受他的摧殘凌侮。

而那刹那間，他想到的只是那可憐的弱女子，對於自己將會遭受到慘酷的懲罰，他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在卓非凡挑起車帘子的霎那，在塲之人，包括卓非凡在內，皆緊張得屏住了呼吸！

車帘子挑開，華子庚人老眼不花，一眼便看到，車廂內只有那些瓶瓶罐罐，還有那張舊被舖，却就是沒有了顧秀清的踪影！

這實在太出他意料之外了，他怔愕了一下，那顆跳到嗓子眼的心，「骨」地又跳落回心窩內，一陣歡慰也襲上了他的心頭，他不由長長地透了口氣。

他不是為自己慶幸，而是為顧秀清的溜脫而慶幸。

萬玉安見卓非凡撥開車帘子，却怔愕住了，一聲不出，不知道車廂內發生了什麼，忙問道：「塲主，七奶奶她在車廂內麼？」

卓非凡忽然一手摔下那塊車帘子，嘶吼道：「怎會的？那賤人不在馬車內！玉安，給老夫搜，毀了這輛馬車，也要將那賤人搜出來！」

萬玉安聽了卓非凡的話，也怔了一下，七奶奶不在馬車內，就連他，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他一怔便立即回過神來，朝那五名青衣漢子喝道：「聽到塲主的吩咐麼？還不動手搜！」

他自己則一縱身，跳上車上，撥開車帘子，鑽入車廂內，搜查起來！

華子庚這時又關心他放在車廂內的瓶瓶罐罐了，着急地叫道：「萬總管，小心老朽的藥瓶藥罐啊！」

猛可裏，却見鐵青着一張臉、神志獰厲的卓非凡劈胸揪住他的衣服，喝道：「哼！華老頭，快說，你將那賤人藏在什麼地方？」

華子庚吃驚之下，却了無所懼，顧秀清既然不在車廂內，卓非凡就咬他不入，所以華子庚此時心頭十分鎮定，大聲呼冤道：「卓塲主，老朽天胆也不敢將七奶奶偷偷帶出來，老朽還想多活幾年，治病救人的啊，老朽將馬車停下後，便一逕去馬市那邊買馬了，不信，你可以問一下酒舖掌櫃的老吳。」

小酒舖內的人見狀，早已嚇得馬上上舖關門，一個個縮在店內，誰也不敢走出來。

就這一會之間，萬玉安與那五名漢子，已將那輛馬車搜了這個遍，並將之翻轉過來，只聽「乒乒乓乓」之聲響起，萬玉安與那五名漢子，果然依照卓非凡的吩咐，將馬車折毀砸破，那些藥瓶藥罐自然亦全部砸爛了。

華子庚看了，心痛得抖着鬍子，搥胸嚷道：「天啊，你們為何砸破老朽那些藥瓶啊，那是老朽花了不少心血，才研製出來的啊！」

卓非凡「哼」了一聲，悻悻然地把華子庚推得跌在地上，朝一名漢子道：「快去向酒舖掌櫃查問一下，這老小子是否將馬車停下，便去馬市買馬！」

那漢子應了一聲，急步走向那間小酒舖。

很快，他便從小酒舖內走出來，朝卓非凡垂手道：「回塲主，那掌櫃說，他是看着華大夫的馬車馳入鎮口的，還與他打了個招呼，馬車一停，華大夫水也沒有喝一口，便向馬市走去。」

卓非凡聽完那名漢子的回報，那張臉登時陰沉下來，目光閃爍着。忽然對萬玉安道：「玉安，別莊內的人手經分派趕往各處通路截查了麼？」

萬玉安這時已停了手，忙答道：「回塲主，丘氏昆仲與湯蔭望經巳率領人手，趕往各處通路了！」

「嗯！」卓非凡沉吟一下，揮手道：「玉安，你帶領人手，給老夫搜遍鎮上每戶人家，每寸土地，老夫非要將那賤人找到，難消這口氣！」

萬玉安應聲不迭，忙着去召集留在別莊內的人手，以及賭塲內的人手，在鎮上來一次徹底搜查！

狠厲地瞪了正自從地上掙扎着爬起來的華子庚一眼，卓非凡咬着牙道：「華老頭，但願你眞的沒有將那賤人偷帶出來，放她跑了，要是讓老夫查出來，哼！老夫教你知道厲害！」

說完，飛身躍上馬背，往別莊急馳去了。

華子庚沒有理會卓非凡那番狠話，心痛地望着那一地破爛的藥瓶藥罐，同時也暗自奇怪，顧秀清逃到了哪裏，又怎會先一步從馬車內溜了的。

× × ×

項北原早在卓非凡「抓」住華子庚時，他已從小酒舖的後面，偷偷地繞路溜出了鎮外，催馬急奔而去。

一直走出了十多里路，他才透過一口氣來，依舊催馬奔行。

他是防卓非凡的手下，追上來時，瞧出他的破綻，那就麻煩了。

幸好，一路上，皆沒有發現後面有人追上來，越走越近峽道，緊張的心情越放鬆了。

終於來到了峽道口。

來路既然沒有卓非凡的人追上來，而他自安達牧塲走來，穿過這條峽道時，也沒有發覺峽道內有卓非凡的手下設伏扼守，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走進去了。

由於他帶着兩匹馱滿了物品糧食的馬

匹，所以，跑得不太快，進入峽道後，他自然將速度放慢。

這條峽道雖然頗闊，但却崎嶇不平，那自然更是不快了，而他也要留意一下峽道內的情形。

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才走入峽口不遠，他便警覺到後面有動靜，心頭暗跳了一下，忙扭頭往後望過去。

後面即時響起一聲急促的呼叫聲：「哎，前面那位大哥，請等一等嘛！」

叫聲入耳，項北原的眉頭便皺了起來，他不用看，聽也聽出，那發出叫聲的人，是個女子。

一個年紀很輕的女子！

因為那呼叫聲雖然急促，却是異常嬌脆。

馬上，他便看到，一騎人馬從峽口外疾馳進來，馬上的人，正是一個女子，但看樣子却不年輕了，這不由令到他迷惑起來。

但當那女子人馬馳近前來時，他又恍然了。

因為那女子雖然用布塊包頭，穿的又是一套僕婦丫環穿的布衣，臉上也塗得灰黑一片的，但從那雙執着韁繩的雪白柔滑的手腕，以及那雙漆亮深邃的大眼看來，他一眼就看出，馬上的女子是改扮成那樣的，實則，她的年紀很輕。

項北原不由詫異起來，雙眼盯着那女子。

那女子一直來到他的身邊，才將馬勒停，怯怯地瞟了他一眼，慌急地道：「這位大哥，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啊？」

項北原上下打量着那女子，雖然心中訝然，但仍據實答道：「這條路是通向安達牧塲的，我自然是去那裏了。」

「這位大哥，我也要到那裏去。」那女子急不迭說道：「你……你可以帶我去麼？」

項北原不由奇怪起來。「妳也要到那裏去？妳到那裏幹麼？」

那女子道：「找人啊！」

「找誰？」項北原更奇了，因為安達牧塲只有他們三人，而眼前的少女，他根本就不認識，她却說去找人，那不是奇哉怪也？」

「我……我也不知……找誰。」那女子突然悲切地用手掩臉抽泣起來。

這麼一來，項北原更是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了，既說是來找人，又說不知找的是誰，那眞是莫明其妙了，而他又最怕看到女子哭的，一時間，令到他不知如何是好。

「……」他張口却不知怎樣稱呼這女子好，只好「喂」道：「妳怎麼了？你既說去那裏找人，又說不知找誰，眞把我弄糊塗了。」

那女子越哭越悲切，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項北原手忙脚亂地道：「喂，妳說話啊，什麼事這樣傷心？」

那女子這才抹着眼淚，抽泣着道：「我根本就不是去安達牧塲找人，根本就不認識那裏的人，剛才那些話，我只是亂說的，我孤身一個弱女子，在無路可走之下，怎不悲傷哭泣。」

項北原這才恍然明白，這女子只是在無路可走之下，見路便走，就像一個遇溺的人一樣，找到什麼東西，便死抓不放。

同情之心，不由油然而生。「……妳本來想到什麼地方去的？」項北原本想稱呼那女子姑娘的，但又怕稱呼錯了，只好直呼「妳」了。

那女子悲聲道：「我本要去青羊集的，但卓非凡的手下，却堵截了通往青羊集的路口……」

項北原聽得心頭激動了一下，馬上想起了卓非凡氣勢汹汹地趕到白馬鎮時的情形，由是聯想到，這女子明明年紀很輕，為何改扮掩藏自己的本來面目，莫非……

想到這裏，他不由脫口問道：「妳到底是什麼人？是否逃避卓非凡的追捕？」

那女子臉色驟變，渾身抖顫了一下，睜着一雙驚恐詫異的大眼，望着項北原，慌惶地道：「你……你怎知道卓老賊要捉我回去的？」

項北原看到那女子的神情語氣，便知道自己所料不差，忙道：「我也只是想當然耳，卓非凡率人飛騎馳入鎮口時，我剛好在小酒舖內，看到了，我却不知是怎麼回事，急急走了。」

那女子雙眼眨了一下，忽然驚喜地道：「我想起來了，安達牧塲……而你又是不想與卓老賊遇上的，你們一定是在賭坊內出事，不肯放棄到安達牧塲安家立業，卓老賊恨不得殺了你們的那三個人！」

項北原驚詫地望着那女子，問道：「妳到底是什麼人，怎會知道的？」

「我就是卓老賊想抓回去的那位逃妾！」原來這個女子就是卓非凡的第七房姬妾，冒死躲在華子庚的馬車內，而在白馬鎮口，又離奇地自馬車內失了踪影的顧秀清！

「逃妾？」項北原有點不明所以地望着顧秀清。

那是因為他沒有看到卓非凡將華子庚抓住，懷疑顧秀清藏在馬車內，將馬車搜得翻轉了那幕活劇，否則，他就明白了。

顧秀清羞憤地道：「我本來是卓老賊强納的第七房小妾，卓老賊殺我全家，刼掠財物，復將我搶回去，垂涎我的美色，强迫我做他的侍妾，我心不甘情不願，被他糟蹋，乘機逃了出來！」

「哦，原來是這樣的。」項北原同情地道：「想不到卓非凡幹出這種無耻卑鄙的行徑，眞是令人髮指！」

「這位大哥，我已無路可走，我可否跟你到安達牧塲躲一躲？」顧秀清冀求地望着項北原。

項北原一口就答應他。「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此乃我輩份所應為之事，妳不用怕，就到安達牧塲躲一下吧。」

顧秀清驚喜得熱淚盈眶。「這位大哥，小女子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你的大恩大德。」

項北原不好意思地道：「姑娘，你千萬不要這樣說，我當受不起。」

微頓，望一眼峽口那邊，說道：「咱們還是快些走吧，免得卓非凡的手下追來，那就很難脫身了！」

「這位大哥請先行，小女子自會跟着

走。」顧秀清將坐騎讓開一些，以便項北原的馬匹通過。

項北原沒有再說什麼，一抖韁繩，催騎往前奔去。

顧秀清讓項北原與馬匹走過，便跟在後面，催馬跟着奔跑。

× × ×

項北原一馬當先，份外小心起來。

那是因為他知道，卓非凡飛騎趕到白馬鎮，原來是為了追截回跟在他後面的女子——他的逃妾，他便想到，卓非凡親自出動，而且勞師動衆，那必然是必欲追截回這女子才甘心，那麼，說不定他已遣派了不少人手，扼守在各處通路堵截，而這條峽道內，他亦已派了人手扼守了。

而唯一希望的就是，卓非凡派出的人手，還未先他一步，趕到這裏，埋伏扼守在峽道內，那就阿彌陀佛了，否則，一個弄不好，可能脫不了身。

想着，他不由伸手摸了摸收藏在身上的三顆霹靂彈！

一個人行運的時候，固然萬事皆通，稱心如意，但若是背運時，那却是最不想遇上什麼，偏偏就叫你遇上了。

項北原最怕發生的事情，偏就讓他遇上了。

就在他奔出半里不到，來到一處峽道兩邊遍佈亂石的斜坡下時，坡上兩旁的亂石後，陡地冒出一條人影來，仰天打了個哈哈：「姓項的，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你，哈哈，湯某人莫非走運了，得來全不費工夫！哈哈，這可是大功一件啊！」

項北原的目光銳利異常，就在坡上石後那條人影冒起來的刹那，他已一勒馬韁，將坐騎勒停，並已一眼便認出，那人正是吃過他的苦頭的喪門客湯蔭望！

他禁不住倒抽了口涼氣，同時，他心中念轉，已拿定了主意——先下手為强，否則，若是讓對方先發制人，那便無機會走脫的了。

他暗中伸手摸了一下身上藏着的霹靂彈。

「湯蔭望，就憑你也截住我麼？」項北原這樣說，是想激怒湯蔭望，好讓他在氣怒之下，抖出底來。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湯蔭望果然被他激怒了，又或者他是太高興得意了，認為項北原就算脅生雙翅，也飛不了，只見他又打了個哈哈，不怒反笑道：「姓項的，你身手雖然高明，但這一次你若不束手受縛，那便只有死！」

說着，他揮了一下手。

刹那之間，從坡上兩旁的亂石後，閃冒出十多條灰衣漢子來，每一個的手上，皆張弓搭箭，對準了項北原的身子，每一支的箭頭上，皆縛着一根只有尾指粗細，閃泛出磷光來的物事。

項北原一眼瞥見，不禁臉色也變了一下。

他雖然看不出那縛在箭頭上的事物是什麼東西，但却猜到，那必是歹毒的物事，否則，湯蔭望也不會這樣大言不慚，沾沾自喜了。

「這位大哥，小女子連累了你。」顧秀清忽然催騎上前，不安地對項北原說。

項北原正想說什麼，坡上的湯蔭望一眼瞥到顧秀清，樂得仰天大笑起來。「天何厚顧於我，我不是花了眼，認錯人吧？這不是七奶奶麼？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怎麼七奶奶也教我遇上了？一個人走運的時候，眞是推也推不掉，而且是天從人願的！」

項北原聽得一怔，偏首朝顧秀清一瞧，恍然明白為何湯蔭望一眼便認出她來，而他也瞧得呆了一下。

原來，顧秀清在這段路上，已經將包着那秀髮的舊布巾扯下來，抹去臉上塗着的黃泥灰，露出她那張清麗動人的嬌靨來，項北原目睹之下，也不禁被她那楚楚動人的明艷驚呆了。

顧秀清望着坡上得意忘形的湯蔭望，忿然道：「你聽着，我寧願死，也不再回去做卓老賊的玩物！」

「那可由不得妳！」湯蔭望大笑。「是生是死，塲主自有定奪！」

顧秀清忿忿地道：「我要死便死，可由不得他！」

「嘿嘿，妳想死，沒有那樣容易！」湯蔭望一指那些漢子手上的弓箭，得意地道：「姓項的，你大概聽過九幽迷魂磷火引這種幽冥門秘製的暗器吧？」

項北原一聽，心神猛震，連眼色也變了一下，九幽迷魂磷火引，他可說久聞「大名」了，這種幽冥門秘製的迷神暗器（它是可以當作暗器發出，不用附在箭上發出的），顧名思義，是不用火引點燃，只要射出或是擲出，便會自動燃燒，發出白茫茫的烟霧，只要吸入一點，便會即時神智昏迷，動彈不得，非要兩個時辰，不會醒過來，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一等一的好漢，毀在這種九幽迷魂火引之下，幸好，項北原自出道以來，從來沒有與幽冥門的弟子打過交道，所以，一直以來，只是聽其名，而沒有見過這種「聞名」已久的暗器，這一次在這種地方見到了，怎不叫他心驚。

因為在這條崎嶇的峽道內，進與退皆不像在通衢大道上自如，根本就不可能往左右兩邊衝掠，加上那些灰衣大漢不是用手發出暗器，而是用强弓射出，可以遠達數十丈之外，試想一下，數十丈的峽道之內，皆瀰漫籠罩了這種令人一嗅便昏倒的毒霧，就算輕功再高明，胯下坐騎馳得更快，也不可能一下子便衝出去，何況，那些利箭還可以傷人的啊，烟霧迷漫中，那可是不易躲閃！

「千萬不能讓他們先射出那些箭矢！」項北原暗自說了一句，口裏却說道：「湯蔭望，別嚇唬人，幽冥門的九幽迷魂磷火引，向不輕與外人，我不會相信那是九幽迷魂磷火引！」

他在說話時，已暗暗伸手摸向藏在身上的霹靂彈。

「那你就——」

湯蔭望下面那半截話還未說出口，項北原經已猛地揚臂向坡上擲出兩顆黑黝黝，有如湯丸般大小的彈丸，同時間，他已朝顧秀清疾喝一聲：「快下馬，拉緊韁繩，並捂住雙耳！」

喝聲中，他已經跳下馬來，却緊拉着韁繩，撲在地上，並且用雙臂緊緊抱着腦袋。

顧秀清雖然不明白項北原叫她這樣做，是什麼意思，但她知道必有原因的，所以，忙亦從馬背上翻下地，用雙手捂住耳朵！

湯蔭望驟然瞥到項北原陡然擲來兩顆黑黝黝的彈丸，他雖然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畢竟在江湖上打滾了那麼多年，立刻知道不妙，臉色驟變之下，剛想下令放箭，那知道「轟隆轟隆」，兩聲地動山搖的霹靂巨響聲接連響起，硝烟飛揚，震得湯蔭望與那些灰衣漢子神昏魄奪，一個個跌倒在地上！

項北原顧秀清兩人雖然已緊捂着雙耳，但仍然被那兩聲恍似地裂天崩的巨大聲響，震得雙耳嗡鳴，心神震動，那幾匹馬更是驚嘶不已，蹦跳狂掙，顧秀清如何扯得住那匹馬，手上一鬆，韁繩被那匹馬掙脫，嘶鳴着撒開四蹄，狂奔起來。

項北原若不是運勁力扯住韁繩，也讓那三匹受了嚇驚的馬匹，掙脫驚跑了。

巨響聲餘音未歇，他已從地上一躍跳起，疾聲對顧秀清喝道：「姑娘，快上馬往前衝！」

及至一眼看到顧秀清的坐騎已驚跑了，忙道：「快過來——」下面的話他也來不及說下去了，伸手一把扯起顧秀清，將她「扔」上馬背，緊接着他也跳了上去，兩人共乘一騎，雙腿一踢馬腹，那匹馬驚痛之下，撒開四蹄，往坡上狂奔上去！

那兩匹馱着東西的馬匹被帶得亦驚嘶着往上奔。

只不過眨眼之間，便已衝上坡上，硝烟飛揚中，匆匆瞥到，湯蔭望與那些灰衣漢子一個個倒在地上，狀似痴呆，不言不動的，對於催馬馳過的顧秀清及三匹奔馬，居然毫無所覺。

項北原却知道，湯蔭望與那些灰衣大漢，只是被那兩聲巨大的暴响聲震得耳聾神迷，神智迷惘，並不是昏過去，不出一刻時，便會「醒」過來，所以，若不趕緊衝過去，並向前飛奔至他們無法追上，箭矢也無法射至的距離之外，仍然可能會走不脫的。

所以他「走」得如此疾急，連顧秀清那匹驚走了的坐騎，也顧不了抓回來。

一直奔出峽道的那一頭，他才放下心來，長長地透了口氣！

但他仍然沒有停下來，繼續催馬急馳，也顧不了顛簸之下，會將後面兩匹馬上馱着的物品顛跌落地，那兩罎酒也會被摔破。

而他的手中，也抓住最後那顆霹靂子，只要後面稍有動靜，他便將之向後擲去，阻止從神昏志惘中醒過來的湯蔭望與那些灰衣漢子的追截！

也不知是湯蔭望與那些灰衣大漢由於震撼過度，神智還未清醒，還是懼怕項北原的霹靂彈，或是清醒過來後，知道追不上，總之，項北原兩人馳出峽口那頭二十多里外，後面仍然沒有動靜，不見有人追上來。

以他們如今的速度，就算再跑出十里外，湯蔭望與他的手下仍然可以飛騎追上他們，這也是項北原急急奔馳的原因。

因為那種霹靂彈只有震撼力，沒有殺傷力的，而且不會太久，便會從那震撼中恢復過來，雖然還有點耳聾眼眩，但却一點損傷也沒有，完全清醒過來後，便照樣可以飛騎追截他們，何況還有那種嗅吸一下，便昏迷的九幽魂磷火引，他若不抓緊時機，奔馳出峽道，那仍是未脫險境的。

一口氣馳出三十多里後，仍然發覺不到後面有人追上來，項北原總算鬆了一口氣，將速度放緩下來，讓胯下的座騎，喘口氣。

也直到這時，他才發覺到，自己與顧秀清是如此接近，可說是將她摟在懷中，鼻端嗅到一陣隱約的幽香，令到他心劇跳了一下，臉上也一陣發熱，連忙將身體移開一些。

在他來說，這是從未有過的經歷——與一個女子共乘一騎，那刹那，他的心頭也泛起一種從未體驗過的異樣感覺。

他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氣。

而坐在前面的顧秀清却恍似睡着了一般，一點動靜也沒有，這可令到他詫訝起來，忙急聲說道：「姑娘，妳沒有什麼事吧？」

顧秀清這才「嗯」了一聲，稍微偏過頭來，細聲細氣地道：「這……項……大哥，我……沒有什麼，只是被顛得有點暑眩。」

項北原一眼看到她那半邊臉紅彤彤的，就像天邊的紅霞一般，嬌艷極了，心頭不禁一蕩，但他馬上便警覺過來，忙吸口氣，安慰她道：「姑娘，妳一定是很少騎馬了，不要緊的，過一會，便沒事了。」

其實，顧秀清不是因為坐騎奔跑時，顛得太厲害而暈眩的，那是因為她一直被項北原如此緊貼地摟在懷中（說起來，項北原也不是故意的，兩人共乘一騎，他在後，在急切之下，他又要控韁催策，上身自然稍為前傾，雙臂前伸，那就變成「摟」住顧秀清了），那可是從未經歷過的感覺，背後與項北原的前胸因顛簸的關係，挨擦着，頸側被項北原呼出來的氣息噴得癢癢的，令到她全身發熱起來，一顆心也「砰砰」直跳，臉上有如火熱一樣，紅彤彤的。

她輕「嗯」了一聲，吸口氣，壓抑住「砰砰」亂跳心的頭，輕聲細氣地道：「項……大哥，剛才那情形眞嚇人，我差一點沒有震昏過去。」

「如今沒有事了。」項北原長長地舒出一口氣來。「妳瞧，前面那處有屋子的地方，就是安達牧塲了。」

顧秀清聞言不由精神一振，忙抬眼往前望去，果然看到前面的遠處，隱隱有屋舍出現，她高興得綻開了笑容。「項大哥，那就是牧塲。太好了！」

項北原也笑了起來。「現在還不太好，待明春草長後，那些牛羊馬匹成羣結伴地放牧在這片草原上，那才熱鬧呢！」

「項大哥，我有一個請求。」顧秀清忽然垂下頭來，怯怯地說。

項北原一眼看到她那披垂下的秀髮間，露出一截柔細潤白的頸脖來，不禁為之「砰」然心動，沒來由地生出一種欲親吻一下的衝動來，他忙甩甩腦袋，才將那種念頭甩掉，吸口氣，定下神來，隨口問道：「姑娘，妳有甚麼話，只管說。」

顧秀清遲疑了一下，才艱澀地道：「

項大哥，我想請求你們，讓我留下來。」

項北原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妳願意留下來，咱們怎會拒絕呢？咱們歡迎之至啊。」

這句話說出口，他才驚覺到，自己怎會一口就答應讓她留下來的，根本連想也沒有想一下。

同時，他馬上就想到，若是讓她留在牧塲，那麼，卓非凡就有藉口率衆來找他的麻煩，甚至殺了他們！

但話已出口，他總不能反悔的，何況，一個弱女子，叫她走到那裏去呢？他實在不忍心！

顧秀清聽說答應讓她留下來，高興得流出淚來。「項大哥，多謝你，多謝你讓我留下！我可以帮你們洗衣煮飯，打掃地方，還可以帮你們擠羊奶！」

項北原見她說得那樣高興，不禁也拋開了心中的憂慮，展顏道：「咱們正爲洗衣煮飯的事情頭痛，咱們三個大男人，從來未幹過那些事情，有妳帮忙，那就好了，咱們不必爲吃飯而弄得一頭烟了。」

兩人說着話，經已奔馳到牧塲前，項北原連忙加了小心，以免誤踏落胡爾圖設下的陷阱中。

艱苦抗爭　雲開見月

天風別莊中，霸刀卓非凡的臉色很難看，所以，誰也不敢亂說話。

所有派出去各條路口截查搜尋顧秀清踪跡的人手，除了湯蔭望那一路外，餘皆返回了別莊內。

這個時候，已是黃昏時分。

而自黃昏開始，北風很勁，吹在人的身上，令人感覺到濃濃的寒意。

「老夫不相信，那賤人飛得上天去！」卓非凡一拳擂在桌面上，幾乎將那張紫檀木八仙桌砸碎。「就算那賤人遁入地底，老夫也要將她挖出來。」

秦嶺三熊與萬玉安四人連大氣也不敢喘一下，手心捏汗，垂手站着。

「你們都回來了，爲何湯蔭望那一撥人還未回來？」卓非凡冷厲地掃了各人一眼。「玉安，可有派人去看一下？」

萬玉安不得不開聲了。硬着頭皮道：「塲主，屬下正想派人去查看一下。」

「放屁！」卓非凡暴怒地喝道：「老夫……」

下面的話，他忽然打住了，因爲他驟眼看到，灰頭土臉的喪門客湯蔭望，正急步奔進來。

萬玉安與丘氏昆仲也看到了，暗中鬆了口氣。

喪門客湯蔭望一步跨進內廳，不等卓非凡開口，便已急巴巴地道：「塲主，屬下發現了他們的踪跡。」

卓非凡等五人一聽，俱目光一亮，卓非凡急聲問道：「蔭望，你發現了誰的踪跡？快說清楚！」

五個人的目光，都落在喪門客那張黑一塊白一塊的臉上，誰也沒有想起問他爲何弄得這樣狼狽，一心只想聽他說，發現了誰的踪跡！

「塲主，屬下發現了姓項那傢伙的踪跡！」湯蔭望邀功地說。

卓非凡目光閃了一下，不耐煩地道：「就只發現了那傢伙的踪跡？」

湯蔭望這時候已喘過氣來，賣弄地掃了丘氏昆仲及萬玉安一眼，巴結地道：「不，不！還有七奶奶！」

卓非凡猛地一睜眼，鷹眼中閃出陰煞的厲光來，急聲道：「在甚麼地方？你讓她溜了？」

湯蔭望利那苦着臉道：「塲主，確是讓她跑了……」

「你是吃素的麼？」卓非凡吼道：「竟然連那賤人也捉不住！」

湯蔭望慌忙接口道：「塲主，七奶奶不是一個人的……」

「不是一個人？」卓非凡怔愕了一下，疑訝地道：「甚麼人與她在一起？」

他本來想說「那賤人難道有姘夫」，發覺有損自己的面子，忙收了口。

萬玉安經已想到了。接口道：「湯兄，七奶奶是否與姓項的傢伙在一起？」

「萬兄說對了，七奶奶正是與那姓項的傢伙，走在一起！」湯蔭望急不迭點頭。「屬下就是在通往安達牧塲的唯一通道——那峽道內截住他們的！」

卓非凡那利那的臉色變得陰沉難看極了，那擱在桌面上的右手，緊緊地拳握起來，眼角肌肉抽搐着，目中煞光充盈，咬着牙低吼道：「妳這賤人！居然與姓項的走在一起，氣煞老夫也！」

咬得牙齒「格格」有聲，可想而知，他心中是如何羞怒惱恨！

萬玉安等人看到他那樣子，一個個噤若寒蟬，不敢看一眼卓非凡。

卓非凡忽然一拳擊在桌面上，「砰」然震响聲中，那座堅硬的一張紫檀木桌，竟然被他一拳擊碎。「蔭望，你不是泥塑的吧？何況還有老夫用重金向幽冥門買來的九幽迷魂磷火引，又是在那條崎嶇難逃的峽道內，你居然截不住他們，你如何向老夫解說？」

湯蔭望連忙分辯道：「塲主，當時屬下也滿以爲就算那傢伙有通天遁地之能，也逃不脫的了，那知道那傢伙竟然懷有江南霹靂堂的火藥暗器——聲勢强大的霹靂彈，屬下懵然之下，被他搶先擲出霹靂彈。屬下等俱被那震天動地的巨爆聲震得耳聾心悸，神智昏惘，因此，被他們乘機走脫了……」

喪門客猶有餘悸地將當時的情形，向卓非凡說了一遍。

卓非凡聽完之後，臉色才沒有那樣難看。「老夫也久聞江南霹靂堂的霹靂彈聲勢威猛難擋，足以將人的耳鼓震聾！你們竟然倖免於難，總算夠運。」

湯蔭望鬆了口氣，忙道：「多謝塲主不怪罪屬下之恩。」

「老夫不是不明事理之人。」卓非凡不愧是一方之霸，威怒之下，又能假以顏色。「相信就是老夫在塲，在霹靂彈的威猛聲勢之下，也截不住那傢伙。蔭望，你雖然不能將那賤人擒捉回來，但發現了他們的踪跡，亦算有功！」

湯蔭望喜得連忙抱拳道：「謝塲主恩德！」

秦嶺三熊却有點不舒服了。

卓非凡目光銳利，焉有看不出的道理

，忙對秦嶺三熊道：「天山，你們也有苦勞，老夫不會厚此薄彼的。」

丘氏昆仲這才釋然，忙亦抱拳道：「塲主，這是屬下所應做的。」

「好了，如今知道那賤人的下落，那就好辦了。」卓非凡擺手示意五人都坐下來。

萬玉安機靈地道：「塲主，咱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

「妙！妙！眞是天助老夫也！」卓非凡放聲大笑起來。「玉安，你說得對！咱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向姓項的傢伙問罪，殺了他們，那麼，咱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接收安達牧塲！」

說着，他忍不住心頭的高興，又大笑起來。

萬玉安五人自然陪着他笑。

「塲主，這眞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丘天山附和着說。

湯蔭望也道：「拐帶別人的妻妾，那可是罪大惡極，死罪一條，姓項的與他的同伙，可謂自取死道，這件事傳到江湖上，不論黑白兩道，也會不齒其所爲啊。塲主洪福齊天，多年的心願，終於可以實現了！」

「慢着。」卓非凡突然蹙着眉頭道：「照蔭望那樣說，姓項的與他的同伙，經已潛入了安達牧塲。天山，你們不是一連數天，皆據守着峽口的麼？」他見丘天山肯定地點點頭，才疑惑地道：「那麼，他們是怎樣潛入去的？」

「塲主所疑甚有道理，」萬玉安道：「只有那條峽道是通向安達牧塲的唯一通路，而咱們的人手又一直守着峽口這邊，他們根本就無可能通過的啊？」

「莫非還有別的通路？」湯蔭望懷疑地道。

「不可能的！」丘老二斷然道：「若是有，咱們不可能不知道！」

「是啊！」卓非凡沉吟着道：「老夫幾十年來，還未聽聞過有別的通路！」

「塲主，目前最緊要的是，如何殲殺姓項的傢伙與他的同伙，這個問題，還是留待以後再慢慢說吧。」萬玉安提醒卓非凡。

卓非凡「嗯」了一聲，點頭讚道：「玉安，你說得對。」

一頓，目光掃視了五人一下，說道：「這一次，咱們師出有名，正好除去那心腹大患，完成老夫的心願。咳！這一次無論如何，不能夠讓他們走脫，咱們橫豎有的是人手，務必要佈置妥當，才向他們下手！」

湯蔭望討好地道：「塲主，在未採取行動之前，一定要派人守着峽口，以免他們乘隙溜了。」

「說得對！」卓非凡道：「蔭望，那就由你帶人把守峽口吧，記着，帶上九幽迷魂磷火引，不論是什麼人，只要出現在峽道內，馬上格殺！」

湯蔭望恭應一聲，朝卓非凡一抱拳，轉身走了出去。

丘老大剛想開口，卓非凡已開口說道：「咱們還要派人回牧塲，調集一些人手來此。」說着望了丘氏昆仲一眼，「天磐，就由你跑一趟吧！」

丘天磐恭應一聲，亦轉身欲往外走。

卓非凡却擺手道：「天磐，天已黑了，也不爭在這一夜，明早才上路吧。」

丘老二感恩地躬身道：「是，屬下明天一大早，便動身！」

「嗯，你們都辛苦了一天，也該喝兩杯了。」卓非凡笑望四人一眼，接扭頭朝外面叫道：「吩咐灶房準備一桌酒菜送上來！」

外面有人應了一聲，接着是一陣漸去漸遠的脚步聲。

× × ×

寒冷的夜風吹得篝火「忽忽」竄跳閃晃不已，項北原就與顧秀清對坐在篝火旁，熊熊的火光，映照得兩人的臉上紅彤彤的，一點也不覺得秋夜的寒凉，反而有一種燠熱的感覺。

那是因爲兩人的心中，都有一把「火」的緣故。

那是由兩人那不經意的目光相觸所引發的。

兩人同時感到一陣尷尬，各自垂下目光，不知說什麼話好。

終於，還是項北原想到了說話。「姑娘，妳弄的飯菜眞香，這些天來，我還是第一次吃到這樣可口美味的飯菜，妳知道麼？我吃得肚子漲鼓鼓的挺了出來！」

說着，他還用手摸了一下肚子。

顧秀清被他的說話及動作逗得忍不住「噗哧」一聲，笑出聲來，飛快地瞟了他一眼，有點赧然地道：「項大哥，是眞的麼？你沒有騙我？」

項北原正經八百地道：「當然是眞的，待燕然他們回來，嚐過妳弄的飯菜，包管他們也讚不絕口！」

顧秀清掩不住心中的喜悅，大胆地望了項北原一眼，「項大哥，趙大哥他們不會反對我留下來吧？」

說時，一臉殷切地望着項北原。

項北原目光一抬，與她那雙深邃漂亮的目光相接，不由目光一直，心弦震盪了一下，再也不能將目光移開。

他有點痴了。

顧秀清那利那心頭也蕩漾了一下，那張本已被烟火映紅了的嬌靨，更加紅得比火焰還紅，忙羞赧地垂下目光，忸怩地道：「項大哥，你怎麼不說話啊？」

項北原這才霍然回過神來，也才警覺到自己剛才的失態，臉上利那火燒般灼熱起來，直恨不得地上有個洞，好鑽下去，吶吶着道：「姑娘，燕然他們歡喜還來不及啊，怎會不讓妳留下來呢，妳不用担心這個問題。」

顧秀清有點自卑地道：「項大哥，他們不會卑視我是卓老賊的小妾麼？」

項北原聽了她這句話，沒來由地一陣心痛。「怎會呢，他們不會像世俗之人那般見識的，再說，妳又不是自甘作賤，自願嫁給他的！」

顧秀清聽了項北原這番話，感激得眼中淚光盈盈，說道：「項大哥，好多謝你那樣說。」

「姑娘，妳一個弱女子，胆敢從卓非凡的樊籠中逃出來，單是那份胆氣，就令人佩服！」項北原由衷地說。

「項大哥，我之所以忍辱偷生，是想

有朝一日，能夠替死去的父母家人報仇！」顧秀清切齒悲聲道：「那老賊殺我全家，我恨不得啖其肉，寢其皮！他雖然强逼我作他第七房的小妾，但他卻沒有機會碰一下我的身體，我一直詐病，不能與他同房！」

「啊——」項北原在聽到顧秀清說出，她還是清白之軀，沒有被卓非凡沾辱過，不知怎的，心中生出一種欣喜的解脫之感覺，不自禁輕「啊」出聲。

但馬上，他便又發覺自己失態了，忙掩飾道：「姑娘忍辱負重，心比天日，實乃令人感佩！」

顧秀清卻忽然道：「項大哥，卓老賊知道我在這裏，必然會找到來的，那豈不是連累了你們？」

說時，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項北原忙道：「不用怕，你就算不來這裏，卓非凡爲了達到佔奪這裏的野心，他也會想辦法對付咱們，妳留在這裏，只不過給了他一個明目張胆對付咱們的藉口，這樣也好，遲早也要與他解決的了，正好趁這個機會，與他來個徹底的了解！」

顧秀清幽幽地道：「可恨我是個弱質女子，帮不了你們的忙……」

項北原吁口氣，說道：「姑娘，有咱們在，決不會讓妳受到傷害的；夜深露寒，回去睡吧。」

顧秀清抬眼瞟了項北原一眼，含情地道：「項大哥，你也睡吧。」

項北原心頭一熱，胆氣陡壯，大胆地直視着顧秀清：「姑娘，妳先睡吧，我還要到處看一下。」

顧秀清居然也不躲避地直視着項北原：「項大哥，那你穿多一件衣服，免得着了涼。」

項北原忽然間將目光收回，點點頭道：「姑娘，多謝關心，妳去睡吧。」

顧秀清幽幽地看了項北原一眼，這才向房舍那邊走去。

項北原沒有動，望着那閃跳的篝火，眼前出現的，卻是顧秀清那張紅艷艷、動人心坎的臉龐。

甩甩腦袋，仰天長吁了一口氣，他才能夠集中思想，忖思着那個令他憂慮的問題。

——到底卓非凡會在什麼時候，採取行動對付他們。

「只不過燕然他們，幾時才能趕回來？」項北原自語出聲。「但願他們明天能夠趕回來。」

不知不覺間，他的目光望向西北方那邊。

呆望了一會，他將篝火弄熄，在附近走了一遍，查看一下，胡爾圖佈下的陷阱，是否露出了破綻來。

查看過那些陷阱完好之後，他才走回居住的那間屋子，將用剩的火藥取出來，動手弄製起來。

× × ×

一夜平安無事。

一切皆顯得與平日沒有兩樣，蕭索的秋風一個勁地吹着，天清氣爽，日頭斜掛在天上，洒下金亮的陽光來，給人一種明媚的感覺。

自起床後，項北原便一直時不時向西北方眺望一會，並囑咐顧秀清，不要胡亂走出牧場外，以免誤踏佈置在牧場四周的陷阱。

而昨天晚上，他也酓夜裝置埋下了不少火藥，以防卓非凡率衆忽然來犯。

在目前只得他一個人可以動手的情形下，便只有借助那些陷阱來阻擋卓非凡的進犯了。

如今，他只盼望趙燕然兩人快些趕回來，最好能夠在卓非凡來犯前，趕回來，否則，只怕仍然應付不了。

打從早上起，他便隱隱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正是這種說不出來的不安，令到他意料到，今天極可能會有事發生，雖然這只是一種奇妙的感覺，但卻很靈驗的。

因爲他以前也有這種感覺，而且果然有事發生，那就不由他不信了。

但在整個上午，卻一點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趙燕然兩人也未見回來。

項北原那種不安的感覺，卻越來越强烈，終於，他再也忍不住了，吩咐顧秀清騎馬到西北方半里外的那個小土崗下待着，不論發生了什麼事，也不要露臉，更不要跑出來，若是他有什麼凶險，則偷偷向西方飛馳，找尋趙燕然兩人。

顧秀清起初不願意離開，但看到項北原那種凝重的臉色，再聽項北原說：「妳若是留下來，我便要分心照顧妳，令到我不能全力應付他們。」她想想也是道理，便只好勉强離開了牧場，朝西北方馳去，在那個小土崗下，躲藏起來。

項北原在顧秀清離開時，記起了一件事，忙囑咐她，若是看到趙燕然兩人返來，千萬要告訴兩人，牧場的四周埋設了不少火藥，要他們小心，不要亂闖。

看着顧秀清離開後，他長長地吐了口氣，心中少了一重顧慮，心情輕鬆了不少，乾脆搬了張椅子，坐在重新釘好的牌樓下面！

日影一分一寸地西移着，趙燕然兩人仍未趕回來，朝着峽道那邊的無際荒原上，也沒有塵灰揚起，項北原瞇着雙眼，眨也不眨地凝視着遠方。

日頭終於斜掛在兩邊天際的山頭上，夕陽下，荒原上，泛起一片金晃晃的亮光來。

天上，幾頭蒼鷹悠遊地翱翔着，一切皆顯得那樣寧靜。

驀地，四下裏塵頭驟起，藍天下翱翔的老鷹猛地雙翅一振，驚飛而起，直衝雲天！

「要來的，終於來了！」項北原目中精光暴射，依然沒有站起來。

那一次塵頭就像飈風疾捲般，只不過眨眼之間，便已經狂捲過來，數十騎人馬恍似從空氣中幻現出來般，成扇面形朝着牧場奔雷逐電般，飛馳而來！

項北原深深吸了口氣，這才從椅子上站起來，伸手搭在腰間的長劍上，有如一尊石像般兀立着。

蹄聲如雷，數十騎來勢洶洶，聲勢確是駭人！

項北原卻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定定地凝視着那些飛馳而來的人馬。

× × ×

成扇面形奔馳而來的數十騎中，一馬當先，縱騎飛馳而來的騎者，正是霸刀卓非凡！

左右兩邊的，是葛玉安。丘氏昆仲，湯蔭望等人。

項北原一眼就看清楚了，臉上仍然神色不動。

當先飛馳的卓非凡亦一眼便看到挺立在門樓下的項北原，那刹那鷹眼中煞光暴射！

奔至距牧場約十丈左右時，他猛地一勒韁繩，同時朝後揮了一下手。

「唏聿聿」一聲長嘶，坐騎被他勒得前蹄賁揚，打了個轉，前蹄一落，穩穩地停下來！

就連項北原也不得不讚一聲，卓非凡的騎術精湛。

隨在後面的數十騎，也即時將坐騎勒停，一時間，馬嘶聲不絕，塵烟飛揚，煞是熱鬧！

項北原這時也發出了一聲冷笑，定定地凝視着馬上的卓非凡。

卓非凡也定定地注視着他，目光冷厲森寒。

「卓塲主，你終於來了！」項北原冷喝一聲。「項某已恭候多時。」

卓非凡目光迅快地掃視一下項北原身後那座一點動靜也沒有的牧場，心中疑念陡生，「嘿嘿」一笑道：「姓項的，老夫知道你不是一個笨人！」

語聲微頓又道：「怎麼，你那兩位同伴呢？」

項北原莫測高深地笑笑道：「不勞操心，要他們現身的時候，自會露面！」

項北原這一說，卓非凡更大起疑心，猜不透項北原他們搞的是什麼鬼，自然不敢冒失行事。

那裏知道，項北原唱的只是空城計。

這一點，卻被心思機靈的葛玉安看出來了，催騎上前，對卓非凡道：「塲主，依屬下之見，姓項的似乎效蜀漢時那位諸葛孔明，擺空城計！」

卓非凡一聽，再看看項北原那篤定的樣子，牧場內那座莊屋，一點動靜也沒有，深覺葛玉安說得有理，但仍然遲疑着，沒有說什麼。

「塲主，就算他擺的不是空城計，姓項的連那個番子，也不過只得三人，他們又能要出什麼花樣來！」丘老大大聲嚷着道。

卓非凡一想，深以爲然，當下釋然而笑，在馬上戟指項北原，陰惻惻地道：「姓項的，不管你有什麼把戲，老夫也睜眼瞧着！」

接又厲聲道：「你雖然炸開了堵塞着上游河口的巨石，將水重新引進來，但你白費了一番工夫，正好替老夫省了一番手脚。這一點，老夫倒要是多謝你的！」

項北原卻沒有說話，只是冷然注視着卓非凡。

實則，他心頭暗懍，被葛玉安瞧出了他擺的只是空城計，那便只有凭仗自己，與及那些設置的陷阱，來抵擋對方的攻擊了。

他雖然不懼，但卻有自知之明，對方是有三四十人，就凭自己，與及那些陷阱，是絕對阻止不了對方的攻擊的，最多只能夠殺傷他們一部份人，若是趙燕然兩人在那時候恰好趕回來，乘機殺他一個措手不及，那就或可以抗衡下去，否則，他肯定脫不了身。

對於自己的生死，他倒不放在心上，連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怎會在這個時候，想起顧秀清來的。

他幾次想將目光移向西北方那座小土崗上，但他卻强忍住了。

× × ×

「姓項的，你眞是吃了豹胆熊心，居然敢拐走老夫的小妾，嘿嘿！這可是你自取死道，也遂了老夫多年心願！」卓非凡咬着牙，那兇暴的神態，似乎想將項北原一口吞下肚子，才氣消心甘。

項北原卻反唇相稽道：「卓非凡，你這樣說，豈不是說你已老邁無能，連一個弱女子也管不住，眞是笑掉人的大牙！」

冷嘲地一笑，接說道：「再說，那位姑娘根本就不是自願嫁給你的，你殺她全家，將財物刼掠一空，復强擄回牧場，迫她嫁你，你可知道，這件事若是傳出去，不論官府或是武林道，也容不得你！」

卓非凡被項北原說得臉上變顏變色的，那雙鷹眼像要噴出火來，暴怒地厲吼道：「姓項的，你胡說八道！你誘拐老夫的小妾，那是鐵一般的事實，也是死罪一條，老夫今日不將你這兩個奸夫淫婦手刃，老夫白活了這幾十年！」

說着，再也忍耐不住，暴吼道：「殺，給老夫見人就殺，踏平這裏！」

他雖然吼喝如雷，却沒有動，勒馬站着，看着他的手下縱騎狂衝過去！

刹那之間，只聽殺聲震野，蹄聲如雷，丘氏兄弟及湯蔭望等三四十騎，勢如雷奔電閃般，排山倒海衝向牧場。

項北原卻在那刹那猛地扔出一顆黑黝黝的彈丸。

那顆彈丸飛擲在五丈外的地上，「轟隆」巨响聲中，硝烟飛揚，天地也彷彿顫動了一下！

項北原在擲出彈丸的刹那，已雙手捂耳，伏了下來。

霎時間，那排山倒海般衝過來的馬匹在那聲震天動地的巨响中，亂了套，馬驚嘶鳴，東竄西奔，馬上的人皆震得神昏魂飛，不少人坐不住，從馬鞍上栽跌下去，就連卓非凡，也被震得耳鳴心悸，一陣昏惘，胯下坐騎驚跳嘶鳴不已，幾乎將他掀下馬來！

狂奔亂竄的驚馬，還是有幾匹直衝入牧場內。

但就在這刹那間，火星疾閃，緊接便响起「轟轟轟」的爆响。

霎時間，土飛塵漫烟騰，這一次的聲勢雖然沒有第一次那樣驚人，但卻炸得那些人馬，人仰馬翻，一時之間，慘叫聲、驚嘶聲，响成一片，魄動心驚。

原來，這一次的爆炸，仍是項北原在第一次巨响聲未歇的刹那，瞬即將兩顆自製的火藥彈燃點了，朝左右兩邊擲了出去，火藥彈落地炸開，觸發了那些預先埋在地上的火藥，引起了連串的爆炸。

而這第二次的連串爆炸，不像第一次擲出的霹靂彈那樣，只會將人震得耳聾神

昏，而是具有殺傷力的，所以，這一次的連串爆炸，令到那三四十騎人馬，傷亡了幾乎一半。

「退！」卓非凡驚魂稍定，疾喝聲中，當先掉轉馬首，向後馳了出去。

可憐那三四十騎人馬，那裏聽得到卓非凡那一聲呼喝（那些人沒有被震破耳鼓，已是萬幸，耳中仍是嗡鳴一片，神態也還未從昏惘中醒轉過來），兀自胡衝亂奔，狼狽萬分。

說起來，要不是卓非凡功力深厚，就算離得稍遠，也會被那一聲巨爆聲震撼得魂飛魄散，心神昏惘的，這時候他馳出二三十丈外，回馬一看，根本就沒有人聽他的喝令，氣怒得他瞪眼咬牙，恨不得生啖項北原！

終於，有幾騎向他那邊馳來了。

當先的一騎，是萬玉安，接着是湯蔭望，丘氏昆仲中的老大與老二、老三卻不見了。

這幾人，都是見機得快，加上功力相當，眼明手快，一見項北原擲出霹靂彈，便猛然勒停坐騎，再被湯蔭望火燒眉毛的一聲鬼叫提醒了，雖然是在爆響後才將耳朵掩上，畢竟受到的震撼沒有那樣厲害，但他們却再也控不住受了驚的馬匹，加上又被其餘的馬匹一衝，便自隨着狂衝亂竄起來，好不容易，才將坐騎控制下來，瞥到卓非凡已退出數十丈外，各自控馬向主子馳去。

× × ×

日頭這時已幾乎完全沉沒在兩邊天際那一列起伏連綿的山峯之下，夕陽餘暉有如血般抹在西邊天際！

經過一番擾攘，卓非凡終於將手下召集在一起，却只剩下二十多騎，其餘的，都死傷在那一連串的爆炸之下。

待那些手下驚魂稍定之後，他咬着牙，重新部署過，誓要將項北原碎屍萬段，踏平安達牧場。

他將剩下的人手分成三撥，湯蔭望那一撥繞到牧場左邊，丘老大那一撥攻右邊，他則居中指揮，萬玉安跟隨他，丘老二則負責正面的攻擊！

三面夾擊之下，他不信項北原還能夠應付抵擋得了。

前車可鑑，他決定在進攻之前，先發射火箭，將項北原困在火海中，將他迷昏（火箭上有一部份是縛上九幽迷魂磷火引的），那時候，就不費吹灰之力了。

而他也後悔先前太失策，急怒之下，忘了先用火攻，那就不會折損了十數名手下了。

佈署好後，他一馬當先，又向前進逼過來。

仍然在十丈外停下來，目光一掃之下，他却怔住了，項北原已不在門樓之下，不見了影踪。

「玉安，那傢伙不知又要什麼花樣了？」他皺着眉，疑惑地對身旁的萬玉安說道。

萬玉安掃視一下牧場內那些房舍，剔眉道：「場主，不管他還有什麼花樣，咱們先來個火攻，集中射向那片房舍，咱們先觀望一番，那就不怕他還能玩出什麼花樣來了。」

卓非凡頷首道：「對！老夫看他還能躲得了！」

接揮手暴喝一聲：「放箭，集中射向房舍！」

喝聲未落，那三撥人手，已紛紛向牧場內放箭，弓弦聲中，只見一道道綠光，激射向牧場內，大部份是集中在房舍那邊的。

卓非凡在馬上看着，不禁露出一股陰狠的笑容來。

卓非凡恨聲道：「姓項的，老夫看你還能蹩得住否！」

秋高氣爽，草枯物燥，最易着火，只只不過眨眼間，牧場內不少地方已起了火，最厲害的是那片房舍，先還只是星星之火，繼之則火舌閃噬，烟火騰騰了。

而那些射入牧場內的火箭，有不少其上附有九幽迷魂磷火引的，射出即燃，發散出一股股烟氣來，混和着烟火，揚漫在空中，任是任何人，只要吸上一些，也即昏迷倒地，卓非凡這一着，確是歹毒。

若是項北原匿在房舍內，那他就算不昏倒，也蹩不住，衝出來的。

卓非凡看着牧場內到處火光閃閃，不禁冷酷陰笑起來。

奇怪的是，火勢雖然不算大，項北原却沒有現身，莫非他寧死在火中，也不出來，又或是，他根本就不是匿藏在那片房舍內。

但除了那片房舍外，牧場內一覽無遺，別無遮掩，根本就無可藏匿，這却將卓非凡弄得迷糊了，不禁疑惑地道：「玉安，那傢伙攪什麼把戲，這時候，仍不見他現身！」

萬玉安也想不透，一邊拿眼搜視着，一邊遲疑着道：「場主，這是不可能的，莫非他已被九幽迷魂磷火引的毒烟迷倒了不成？」

「但願你猜料得不錯！」卓非凡道：「但怎麼也不見他那兩個同伴現身？」

（他不知道，趙燕然胡爾圖不在牧場內，去了科爾沁旗看牲口去了。）

被卓非凡這一問，萬玉安也迷糊了，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只是轉着眼珠子在想着。

卓非凡却已忍耐不住了，眼見火勢越來越猛烈，幾乎已吞噬了那些房舍，着火的枯草地上，也蔓延成一片火海，猛一咬牙，他沉聲道：「玉安，不管如何，老夫下令他們衝進去！」

萬玉安一驚，急忙說道：「場主，等那些烟被風吹散才衝進去，那些烟有毒的啊！」

卓非凡這才省覺，哼了一聲，閉上咀巴。看看那越燒越烈的火勢，眼中兇光閃閃。

這時候，日頭已沉落在西邊的山峯後，殘霞也像閃亮的烈火般，漸漸消退，大地籠上了些微的蒼茫，風也陡然急勁了起來。

風助火勢之下，似有燎原之勢，那些烟氣也隨風吹散了很多，繼續飛揚的硝烟，應該沒有毒的了。

相信在這情形之下，就算是躲在地下的田鼠也藏不住，要鑽出來，何況是人？

卓非凡雖然心中還有所疑，但已沒有那麼好的耐性了，終於揮手猛唱：「衝入去——殺！」

三撥人馬呼應一聲，聲動四野，縱騎疾衝入牧場！

卓非凡與萬玉安仍不免有點緊張地觀望着三路人馬衝入牧場的情形。

先前那一次的挫敗，實在太驚心動魄了，如今猶有驚悸。

而湯蔭望老大等三人也不是笨人，有了上一次的遭遇教訓，他們學精了，不再一馬當先衝過去，而是押後，就算有什麼事情發生，也不會首當其衝，來不及應變的。

他們馬上就慶幸，自己做對了。

當先疾衝過去的人馬，才衝到木柵前，便已人仰馬翻，或是馬失前蹄，或是衝跌向地，馬上的漢子，如何坐得住，都被掀翻跌落地上，一時間，驚呼慘叫馬嘶聲響成一片。

丘老大等人乍睹之下，急急勒停着坐騎。

卓非凡眼看又上了當，折損了不少人馬，暴怒得一踢馬腹，便欲不顧一切，衝上前去！

却給萬玉安一手扯住了馬韁，勸阻道：「場主，千萬不要衝動，免得又中了他們的計。」

卓非凡被萬玉安說得霍然一驚，咬牙切齒地將馬勒停，兇厲地低吼道：「姓項的，老夫若不將你們挫骨揚灰，難消老夫胸中這口怒氣！」

萬玉安却忽然一指道：「場主，原來他們在圍柵外預佈了許多索帶陷阱，他們應該技窮的了，瞧，丘老大他們已經衝了進去！」

卓非凡目光循着望過去，果然看到丘老大與丘老二兩路人馬，經已衝進了牧場內，四下衝突，搜索起來。

再望向湯蔭望那一路，亦已衝了進去，只是，三路人馬合共起來，又折損了一半，只剩下十數騎！

鷹眼中兇光暴射，卓非凡沉聲道：「玉安，咱們也進去看看，生要見人死要見屍，老夫要親手將姓項的傢伙與那賤人，碎屍萬段！」一抖韁繩，縱馬向前衝去。

萬玉安忙縱騎跟上，提醒一句：「場主小心！」

卓非凡人馬已奔至門樓之下。

一條人影，也就在那霎間，從門樓頂上，飛射下來，劍光有如虹飛電掣，閃射向卓非凡的頭胸要害！

卓非凡驚覺的時候，那道劍光已閃射至他身前不到三尺遠，驚駭得他魄散魂飛，因爲那剎那他根本不可能封擋，連閃避也幾乎來不及了。

倒是跟在後面的萬玉安比他發覺得早，疾喝一聲：「場主快避！」

卓非凡果然身手不凡，反應也不慢，就在萬玉安疾喝出聲的霎那，他的上身陡然向後一仰，斜斜地倒於在左邊的馬鞍後面！

「颯」一下疾響，他只覺胸上臉上疾風掠過，裂膚生痛，驚出一身冷汗來，一聲慘厲的號叫，也就在那剎那響起！

這一瞬間，他的坐騎已衝過了門樓。

而他也聽出，那一聲慘厲的號叫，是跟在他後面的萬玉安發出的。

原來，萬玉安呼叫卓非凡閃躲，他自己却閃躲不了，他原是跟着卓非凡後面的，卓非凡一閃，那飛射向卓非凡的人劍便從其身上射過，變成射向他。「奪」地一聲，飛刺入他的左脅內，透背而出——從鞍上翻跌落馬下！

而那條人影亦在劍刺入萬玉安胸內的剎那，身形凌空一翻，順勢拔劍，飄落在地上。

那人赫然正是項北原！

原來他就躲在門樓之上！

而他的咀巴鼻子上，已捂着一條濕布巾。

那是防止吸入九幽迷魂磷火引的毒烟的。

那是他早就預防卓非凡會使用九幽迷魂磷火引，預先將一條布巾浸濕，帶在身上，乘卓非凡那些手下東奔西竄，心神昏惘，亂作一團時，騰身掠上了門樓頂上，匿伏下來，一見他們發射火箭，便將濕布巾捂在口鼻上，那便不會中毒了。

說起來，也是他夠運，吹的是西南風，而門樓是向着南的，那些烟火便根本吹不到門樓這邊，而卓非凡他們，發夢也料不到他就匿伏在眼前的門樓上，只顧向那些房舍放箭，若是也向門樓放一兩箭，着火燒起來，他便匿伏不住了，露出形跡來，那就不堪設想了！

× × ×

卓非凡才衝過門樓，便已一拗腰，挺坐回馬鞍上，一扯韁繩，硬生生將坐騎勒得前蹄賁起，打了個轉，朝着來路！

他自然也一眼便看到恰好疾轉過身來的項北原！

兩下裏打個照面，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卓非凡紅了眼，嘶吼一聲，整個人從馬上飛了起來，有如老鷹攫雞般，撲擊向項北原！

項北原發出一聲厲嘯，身形一縱，追撲上去，長劍展佈出千百點星光來！

兩條人影瞬即在空中交接，爆出了一些叮叮噹噹的激響聲，接着人影各自翻掠出去，落在地上。

項北原落地後，疾退出一步，才穩住身形，胸側與左膊上，有兩道血痕。

卓非凡的身上也有兩道血口子，落地後只是晃了一下，便站住了。明顯的，他在剛才那空中搏擊中，佔了些微上風！

而他的手上，赫然握着一柄三尺長的薄刃刀，刀身寒芒閃泛，柄鑲明珠，一看便知道是柄好刀！

那柄刀雖非神兵，却也是一柄罕見的好刀，鋒利異常，敗在他這柄刀下的高手，不知凡幾，而他刀出必飲血，招式兇猛霸道，故此才有霸刀之稱！

× × ×

卓非凡那隻鷹眼兇猛地獰視着項北原，一字字道：「姓項的，老夫要將你千刀萬剮，挫骨揚灰！」

項北原長長地吸了口氣，夷然道：「卓非凡，項某至今還不是好好的麼？你說什麼狠話，也嚇不到項某的！」

驀地，項北原身形疾閃偏旋開去，長劍反手斜刺而出。「噗」地一響，刺入一名偷偷自側後猝襲而至的漢子的腰腹上，

那漢子一刀斬空，張口發出一聲慘叫，登時了賬！

而卓非凡就在那剎那，疾步撲向項北原！

同一時間，接連有四五條人影閃撲過去！

項北原却早已算準，卓非凡在他身形一動的剎那，覷隙攻撲過來，是以他早已暗中有了準備。

就在刀光劍影向他們閃襲而至的剎那，他的身形猛地衝拔起來，恰好避過了卓非凡與他幾名手下的撲擊圈子！

紛紛撲掠至的不是什麼人，正是丘老大丘老二，與湯蔭望三人，還有兩名灰衣漢子。

其餘的幾個灰衣漢子，亦已先後撲掠過來。

丘天山丘天磐心痛老三丘天海喪生在項北原的炸藥之下，對項北原恨之入骨，兩人一招擊空的剎那，暴喝一聲：「哪裏走，還我三弟的命來！」雙雙騰掠而起，兩道刀光飛捲向項北原的下半身！

項北原那剎那却像腳底長了眼般，驀地雙腿拳縮，身形翻開的剎那，長劍向下疾削，洒出兩點寒星來！

丘老大兄弟刀斬空，已知不妙，身形急墜，驀覺肩頭一痛，血光飛濺，痛得大叫一聲，墜跌落地。

原來，兩個人的肩頭各中了項北原一劍！

項北原出劍之快，確是快捷無倫！

卓非凡却覷準了項北原縮腳翻滾開去的剎那，人刀有如激矢穿空般，挾着一股銳嘯，斜飛激射向項北原！

而湯蔭望亦已暗中扣了一把喪門釘！

項北原身形凌空翻開去，驟眼瞥到卓非凡人刀激射過來，心頭大震，連眼色也變了，因為他人在空中，身形變換挪移不易，而卓非凡人刀激射之勢，疾如駭電乍閃，根本令他無從閃避，唯有硬碰一途。

但他人在空中，無處着力，硬拚之下，肯定吃虧！

這些話說來不少，實際上，那只是極之短暫的一霎間，兩人便已在空中迎撞上了！

只聽一下金鐵大鳴，火星四濺，卓非凡悶哼了一聲，氣得身形一窒，便直墜下來。

而項北原却一連翻滾了五六轉，才翻跌落三丈過外的地上，掙扎了一下，才能夠站起來！

卓非凡墜落地上，只是退了兩步，便已住身穩形！

這一次，又是項北原吃了虧，還幸他在刀劍相擊的剎那，經已借那反震之力，翻滾出去，卸去一部份震力，否則，只怕他連站也站不起來！

湯蔭望與丘氏兄弟在項北原翻跌落地時，便已閃撲上去，乘項北原還未喘過氣來，便撈一個便宜！

而湯蔭望更是陰險，衣袖一抖，扣在手中的喪門釘，便向項北原暴射出！

豈料，就在這剎那，蹄聲如雷迅响，三騎人馬如飛馳來，當先兩騎，正是趙燕然與胡爾圖！

湯蔭望被那如雷的蹄聲震得怔愕了一下，打出的喪門釘因此也窒了一下才暴射而出。

丘氏兄弟却毫不理會，一心只想乘這機會殺了項北原，衝撲之勢不停！

本來，要不是湯蔭望怔愕之下，手勢窒了一窒，才發出喪門釘，項北原在內腑被震傷，體內血氣翻湧，才勉强掙扎站起的剎那，是無法閃避，也來不及閃避的，那湯蔭望那一窒，却給了他死裏逃生的機會，他才站起的身形，猝然有如被一刀斬倒的稻草人般，倒栽回地上！

而且奮力翻滾出去！

那眞是生死一髮的事情，十數點閃着藍芒的喪門釘，以間髮之險，從他的身上閃射過！

而丘氏兄弟的雙刀，也僅以毫厘之差，貼着他翻滾的身側，斬劈在地上！

那眞是驚險之至！

但卓非凡又把握這個機會，陰毒地閃撲向項北原！

而湯蔭望與丘氏兄弟，亦已返身撲擊過去。

看來，他們是非要置項北原於死地，而後甘心！

項北原可謂危矣！

接連幾聲慘呼痛叫响起，一道鞭影有如靈蛇疾舞般，飛捲向丘老二的下盤。

同時間，一聲虎吼暴起，一條人影橫裏飛撞向丘老大的身上，一道驚虹也似的閃光，從那人影的手中射出，激射回陽蔭望！

長鞭飛捲老二下盤的是胡爾圖，三稜刺脫手射向湯蔭望，飛身撞向丘老二的是趙燕然！

那七八名在他倆飛騎狂奔而至，左右撲上去欲截擊兩人的灰衣漢子，不是被胡爾圖的長鞭擊倒捲飛，便是被趙燕然的三稜刺搠倒刺翻，有一個更被奔馬撞翻，如何阻截得住兩人！

兩人眼見項北原遇險，經已急紅了眼，已不顧生死，誓要撲救項北原脫險，這種不顧一切的氣勢，又豈是那些灰衣漢子可以阻截得了的！

只聽「叭噠」，「呀——」，「呃——」驟响，丘老二一個避閃不及，被胡爾圖的馬鞭捲飛二丈之外，重重地摔在地上，七葷八素的，一時間起不了身。

湯陰望最慘，雖然驚覺銳光飛射過來，正想閃避，已來不及，「奪」地一聲，三稜刺從他的脅側射入，背側穿透出來，那股銳勁將他撞跌在地上，恰好將他釘在地上！

丘老大反應最快，猛旋身，一刀便砍向趙燕然的身上，但他的刀還未砍落，趙燕然已一頭撞在他左胸上，將他撞至胸骨折陷，雙眼發黑，身形打着旋跌開去，砍下的一刀的力道驟失，只是在趙燕然的背上，割出一道血口來！

這一下驟變，只是發生在一霎間的事情！

卓非凡恰好就在那剎那一刀劈斬向項北原的身上！

這一刀雖是一刀，但其中却會有三個變化，經已將項北原的身形封死了，項北原若接不下他那一刀，便會被他一刀劈為兩截！

項北原在避無可避之下，只好奮起餘力，橫劍一擧，封架卓非凡那一刀！

卓非凡雖然在一刀劈斬下時，由於丘老大三人受創之下發出慘叫聲，難免心神受擾，心頭震動了一下，那一刀之威猛，自不免為之減弱不少，但勢道仍然嚇人，令人莫可擋禦！

眞不愧霸刀之稱！

鏗的一聲震响，火星激濺，項北原雖然擋住卓非凡那一劍，却被震得「哇」地一聲，張口噴出一口血箭來！

更糟的是，他那柄長劍也被震斷了，卓非凡那一刀餘勢未盡，斬落他的身上！

這一刀雖然勁道很弱，但刀鋒銳利，若是斬在項北原的身上，雖然不至於將他斬為兩截，也會將他重創的！

而項北原根本已無力閃避，也來不及了！

驀地，呼地一下疾响，一道鞭影已快得不可思議之勢，一下子飛捲住卓非凡執刀的右手臂，硬生生將之扯揚起來！

但項北原的腰腹上，仍然亦「斬」出一道深約兩分的血口來！

而一瞬間將卓非凡的右手臂扯揚起來的那根鞭子的主人，自然是胡爾圖了！

趙燕然吼叫着，就像瘋了般，一下子衝到項北原的身前，一把抄扶起項北原，嘶叫道：「北原，北原！你怎麼了？」

另一條婀娜的身形也嬌呼着撲過來，忘情地一把摟住項北原，慌惶心痛地叫道：「項大奇，你沒有什麼事吧？」眼中已滴下淚來！

項北原慘叫一聲，低弱地道：「燕然，我還死不了，你嚷什麼？」目光接落在顧秀清的臉上，心頭一熱，不能自已地伸手執住她的一隻手。

就在這時，胡爾圖發出一聲大叫，趙燕然聞聲大吃一驚，急抬眼望去，只見胡爾圖飛摔出兩丈過外，扎手扎腳地跌在地上，掙扎着却起不了身！

他是挨了卓非凡兜胸一掌，被擊飛出去的。

卓非凡一掌擊飛胡爾圖，轉眼看到顧秀清摟扶住項北原，不禁氣怒羞惱得氣炸了肺，眼中噴火，形貌兇猛得有如惡狼兇豹，喉中胡胡作响，胸膛起伏，臉上肌肉抽搐不已，雙手執刀，斜擧而起，一步步逼過去，狺狺吼道：「好一雙奸夫淫婦，老夫不將你們劈了，碎屍萬段，怎忍得下這口烏氣！」

項北原深吸一口氣，掙扎開趙燕然與顧秀清的扶持，搶上兩步，却幾乎站不穩，幸得趙燕然一步搶上去扶住他，才沒有跌倒。

「卓非凡，你想殺咱們，還沒有那樣容易！」項北原强自挺起胸來，喘着氣，語聲嘶啞地說。

顧秀清也衝上去，不顧一切地尖叫道：「卓老賊，你這個奸惡之人，殺我父母全家，將我家財物掠了一空，復將我强搶回莊，逼我作妾，我不甘受辱，逃了出來，你居然血口噴人，誣諂我與項大哥是奸夫淫婦，你簡直不是人！老賊，我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我就算死，也要先啖你肉！」

說着，發狂般衝上前去。

却被項北原伸手一把將他扯住了。——姑娘，別亂來，妳這是只去送死，正好還了他的心願！」

顧秀清這才冷靜下來，但仍仇恨地盯視着卓非凡，了無所懼！

這時候，大地一片蒼茫，暮色已悄然降臨大地，秋風一陣緊過一陣，火，仍然在燃燒着，而且順着風勢蔓延開去，那一片房舍，却已經燒得塌了下來，火勢反而沒有先前那樣猛烈，反而漸漸熄滅，只是餘燼未熄。

而卓非凡的手下，還剩下三個沒有倒下，但却不敢再衝上去動手，只是遠遠地站着，看形勢如何，才決定動手，還是溜走。

剛才一連串怵目驚心的驚險情狀，已令到他們胆寒心顫了！

卓非凡臉上的表情變化多端，腳步不停，一步步逼上去，目中殺機暴湧，獰聲道：「賤人，老夫不錯殺你全家，掠你財物，逼你為妾，那又如何？哈哈，老夫一刀一個，活劈了你們，那就只有天知地知老夫知，老夫照樣是天風牧場之主，一方之霸！」

到他的話說完，他已逼到項北原前五尺，只要一刀斬下，便可以將項北原斃於刀下！

項北原手上只有一柄斷劍，而且內傷不輕，根本就沒有可能接得下卓非凡一刀，但他仍然夷然不懼，目中神光暴現，目中注視着卓非凡，一副凜然之態。

「卓非凡，項某不會束手就死的！」項北原一挺胸，手中斷劍一揚，擺出一個架式。

卓非凡瞳孔暴縮，煞光閃射，猛地强吸一口氣，一刀斜斬向項北原！這一刀，他運聚了全身功力，其勢道之猛，石破天驚，刀才動，刀炁已凜然暴湧而出！

項北原也猛吸了口氣，一推，掙開了趙燕然顧秀清的扶持，踏出了一步。

「殺——！」卓非凡炸雷般暴吼一聲，長刀已斬劈過去！

項北原也鼓起餘勁，啞喝一聲，斷劍一擺，疾迎上去。

驀地，左右兩條人影飛閃而上，趙燕然已搶先橫身擋在項北原的身前，舌綻春雷吼喝一聲：「老子與你拚了！」躬腰低頭，疾撞向卓非凡的身上！

「老夫先活劈了你！」卓非凡厲喝一聲，雙臂一沉，劈斬而下！

「燕然——！」項北原心胆俱裂，但却無能解救得了趙燕然刀斬之厄！

剛從地上掙扎着站起來的胡爾圖，驟眼乍見之下，也駭叫出聲：「趙兄——！」身形往前亡命地搶掠過去，但却重重地摔仆在地上。

猝然間，呼地一聲，一道掌影有如天外飛來，驚虹乍閃般，神奇地一下子套在卓非凡的身上，恰好也將他執刀的手臂套住，一收一扯，卓非凡猝不及防之下，手臂肘被套索勒着，斬不下去，身形也被扯得向後仰跌下去！

這一霎那的驚險情狀，實非筆墨所能描述得出的，總之，項北原顧秀清兩人在那剎那，一顆心彷似停止了跳動，有一種「死」了的感覺！（以下轉入第58頁）

神馬鐵華陀

兩期完武俠

故事／鐵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說什麼衝冠一怒爲紅顏，却帶來生靈塗炭，兵荒馬亂，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周民漢奉了李定國將軍的命，設法求見鄭成功，約期水陸並進，更派了他的帳下健將黑白雙義協助自己東闖西撞，在貴州的野苗山中遇到苗女雙燕，不知是撞了什麼邪，也不知中了苗家什麼魔法，竟然對苗女付出了感情，以爲雙燕代自己引開殺手，豈料自己三人中了苗女的鎖骨散，誘至越城嶺才發覺苗女將自己三人交給她的情郎——小閻王沙雲驥，又中了他的白骨腐心掌，幸遇東南七省大俠神馬鐵華陀和苗家少婦相救，周民漢才倖免一死……

惡有惡報　善有善報

周民漢自己根本是遍體鱗傷，自己莫明其妙的求死，自己實是該死……他走，他算是擺脫了他們——他就這樣的來到了灌陽的行台老店中，他等死，他希望有人生祭——他，做夢想不到，他引來了唐天卿，那個別有心事到苗疆的神行大俠。

唐天卿精擅歧黃，更善料理各種武林掌傷，他之將焦璜之引走，就是爲了醫治周民漢的腐心掌，不過，他早就說過，他不會，也不能療治周之心病。

周民漢那會不求報仇？尤其是雙義之死，可以說是爲他所害死的。沙氏父子，腐心掌，金蛛蠱……當唐天卿在焦璜之全力護法下，唐天卿憑五禽玄勁，將周之腐心掌毒逼了出來——順便，在其熊經帶脈的手法下，令周之水擊所傷的陰雷潛身，順便帶了出來。

本來，周民漢的心悶、煩燥、陣痛、陰咳、算是不必用酒，也已無事——唉，可以說；周之所以狂飲，他是逼不得已，不這樣，他是連一時半刻也難渡過，唐天卿是笑了，焦璜也不由得翹起手指，大俠即是大俠，而華陀就是華陀。本來，眼看祇有一條死路的周民漢，他，可以平安無恙了——他笑了——可惜，笑得太早了。

唐天卿突然看了看周民漢的面色，再分按了周之雙手脈穴……他不禁皺起了眉頭。「那會這樣？那會這樣？」

「什麼事啊，老唐——」

「你看，他面色——依稀是爲蠱毒所纏……」

周民漢已明白了，雙燕的出手，看來是一抖手，其實，她是比任何江湖能手更可怕，他說出了詳情，唐天卿主張找仲雙燕。

不想；反而是打草驚了蛇，吃了出手太快的虧。總以爲他們在害個才出世的嬰孩，太混蛋！唐天卿出手了；七禽神掌是上古神訣，每一式看來是笨拙古怪，其實，每一招，每一式，全是令人咋舌的連環神招。尤其是掌風所罩，方圓百丈之內，無人無物，可以遁形。

唐天卿今天可算是一心兩用，先抉之事；救人，第二件事才是擊人。而且，他又打了個如意算盤，捉活的，不錯，唐天卿是江湖上極難出現的人才，他可想不到龍家苗的滑溜，當你一股掌風，來復交加，逼使雙燕之姊龍玉燕與四個丫頭不得不放手時，玉燕早已一抖手；揚起一面大網，阻住了唐老的追擊。可憐的是那個該倒霉的丫頭，她那裏能擋得住唐老雷霆之一擊？

唉，這又是唐老的失着，他以爲丫頭是個江湖能手，手上又抱住了那個嬰孩！這一震，可憐的丫頭祇會說：「好身手——不是我……」那一番糊塗話了。

唐天卿抱住了小嬰兒，哈，這小傢伙還在笑，笑得像朶花！唐老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英雄人物，從來，也可說幾時他見過個嬰兒對他笑？笑得如此天眞，如此純潔。唐老可更恨那些個意圖謀害小兒的人了。不想回頭一看，人已不見一個，遠處却傳來了車馬的奔馳聲。

他想問那個發了昏的丫頭，可惜她已神智不清了，當然，也說不出個子午卯酉來。找孩子的娘，如果，萬一孩子是中了蠱，對，還有個對手可以問話，唐天卿希望能找到了雙燕，唉，當他看見了龍大嫂時，突然，他希望一網成擒！別以爲算得好好的，其實，有不少事，不，天下事是決不能算得太盡。還有，一心決不可能二用、三用，他算得太好，結果，他祇有一個手忙脚亂，而自恨無用了。

不過，他總算又有一個發現，那就是這個看不出的少婦，原來，她也是用蠱的門中人。那麼，周民漢的性命可以保得一

大半，說實在；他並不欣賞周民漢的爲人，如果不是張同敞這二首絕命詩，他眞能抖手一走。不錯，他唸詩時的感情是眞的，可是，打他的，令他挨打的是；女人。還有，是個漂亮的女人。唉……男子，所謂血氣方剛，戒之在色。至其老也，戒之在得。而他們——到底有幾個男人能避得開——

唯眞英雄，大豪傑！不錯，也唯有這種人，他們才能避過，跳越這一關。

唐天卿是去伐竹，馱竹，好在，他有匹稀世的好馬，所以，他要周民漢出去——他以爲反正有焦璜在塲，即使有江湖能手的來到，憑老焦的大十字手，還不能抗拒一陣？所以，他走了，至於四個殺手的出現，唐老是根本不知，而這四個殺手，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周民漢是見過一面，他並不在乎。非但不怕，反而引起他的仇恨之念。雙義之死，于、應雙俠聲嘶力竭的吼叫，依稀又在他耳邊响着。對，該代他倆報仇——他是身形一動，有所行動時，那個少婦已氣急敗壞的，拖住了他：「恩公：本來，我，或者不該拖你，呃，與你有什親近之擧，你們漢人——不過，我不得不如此，你，不能打架，連動怒發火也不能——」

「啊……」四人中的一個尖頭猴腦的傢伙，驚叫了一聲，你這一叫，好，周民漢不是個呆漢。說實話，如果，他眞是個沒用之人，李定國，這個心思愼密的統帥，他會派他出來？並且，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聯絡文件，他會是個反應遲鈍之輩？你一叫，周民漢立即知道了自己決不能出手，更不可運氣使勁，蠱毒！他立即想到了這兩個字。眼前，他又看到那張嬌憨的笑臉，那柔聲曼唱……周民漢立覺得天旋地轉……不對，他已經開始了更苦痛的煎熬……

「殺了那個婆娘——」四人中的一人在叫——並且，身法極快的，向那少婦撲到。如今，焦璜已看出了四週的情形，再說，他在廣西，根本已開始對苗族的人，風俗，有了不少認識。不過，他祇會不去招惹他們，決不會想去認清他們。至於下蠱落毒，他是相信的，也是有所認識的，而今，他更相信的是；周民漢決不能出手。而那個少婦，更不可失了手。所以，你們來，他是更快，焦老叔是多年沒出手，嘿嘿，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是又狠又辣的殺着。

那個自以爲聰明伶俐的傢伙，更可惡的是；他一聲喊叫中，人才動，而抖手一把惡毒，而又爲數極多的碧螢毒沙，兜頭兜腦的，向少婦打去——

碧螢毒沙是邊疆的奇門暗器。似沙非沙，似顆非顆，可是，每一顆，每一粒的沙，逢熱即化，而且，極快的深沁入內，極快的由內而潛入經筋，還有，更可惡的是；這種惡毒的暗器，根本就無解藥之可言。

四個傢伙，或者是惡貫滿盈，也可能是一直用這種奇毒暗器，殺害了不少人，而今，他們必需由自己來嘗嘗自己所種的苦果。

四人根本沒想到，這暗器會打回轉頭，而且，來多少，就還你多少，焦璜的大

十字手，看看是一橫一豎，其實；這一橫，這一豎中，是一個大十字形，而這個十字形中，有個大而圓通的法輪轉。

四個慘叫中，法輪轉的無形勁炁，已將這傢伙的碧螢毒沙轉了過去，四人是不防有此一着，所以，他們個個的中了自己的毒器。

焦叔是在看；他根本看不起那些下三濫的江湖胚子。至於何謂下三濫，那麼，那些投入公門，那些爲虎作倀，那些爲清廷王朝賣命的，他一律名之爲下三濫。其實，那四個何嘗是什麼沒來歷的江湖人物，如果不是雙義的死拚，那周民漠是早已死了……

奇怪的是；那位龍氏大嫂，當她一發覺四人中了自己暗器摔倒在地時，她又開始担了心！「不好了，老大爺，他們的暗器，附了咱們苗疆的毒……是一種不輕易外傳的毒，而且，極難解救的……唉，眞不明白，爲什麼人，殺來殺去還不舒服。非得要人死得慘……死得乾瞪眼……」

「那麼，你能不能救？」是唐天卿的詢問。他的馬上，堆滿了碧沉沉的翠竹，還有，最令人注目的是，他手彎中，抱了個在微笑的嬰孩。

「還我，還我！」少婦一見了小孩，她宛如發了瘋般的撲上來，因爲，她看見了自己的孩子……

「你放心，我不還你，我救他來幹什麼？」

「呃……你……救了我孩子……」

「可是，大嫂，你不能太高興，因爲，我是從那些狠丫頭的手中救出，我不知道孩子有沒有給人做了手腳！」

「什麼叫做了手腳？」

「唉！我眞怕她們下了毒！」

「啊—大爺！放心，就算是孩子讓她們下了九首神王蠱，祗要孩子一口氣存，心頭不冷，都可以救回來……大爺。」她跪下了。她是十分誠敬的吻了唐天卿的鞋！唐天卿不禁心中一凜，知道這一定是苗人的一種禮節。但是，他不能不明不白的受人大禮，這就是唐老的精明處，他也跪下，雙手鄭重的，將孩子交給了少婦，這可剛剛好，你算是讓少婦抬頭時，見到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在笑，少婦是哭了，當她抱住孩子時，誰也該看得出，她是驚喜交集：「是個好兆頭、孩子能長命百歲，他和大爺您笑，大爺！您，看在孩子苦命……讓他叫您一聲爺爺吧！眞，孩子的爺爺如果沒死……他該有您這樣大……」

唐天卿是個豪爽的漢子，並且，他早已看出這個少婦心善……還有，奇怪，雖說與這孩子，祗有短短的一會兒，他也記得孩子祗是對他笑，或者，眞有緣吧！因此，他笑了，也挺鄭重的，由身邊掏出一枚古錢來，這是一枚六角形的金錢，正面刻有十二生肖圖形，反面是幾個蝌蚪字！可惜，博學如天卿，他老人家也不識。今天，他算是給個誼孫子的一個見面錢……

「我認啦！老爺爺總該給些見面錢，好好拿去，幾時有閑，幾時用條綫，掛在他頸項間！孩子大了，問起這個，你也可說我的來歷……」

少婦一見那面金錢，她突的睜大了眼，她抖抖索索，她拿住了，她看了又看，說：「爺爺，您那來的？」

唐天卿是個十分仔細的人，他看出有事。自己是殺了個惡道，才搜到了這枚古錢。啊，還有一張極奇怪的布，布上織着蛇一樣的圖案！這件事，啊，對了，就在半年前，自己剛由天門出發……

他照實說了，他明白苗人心實。可少婦是十分恭敬的面向東，拜了又拜，嗯，拜了八拜，這時候，她可讓個孩子仰面躺在草地上。然後，她面紅了！好像有件十分難以開口的事……

「媳婦兒，你可別不好意思，你想問我那幅布！可能是你門中重要之物，對不起！」

少婦點了頭，天卿笑了，非但如此，連在道士袋中搜出的三柄奇形怪狀的小刀，也交給了少婦！少婦對唐老看了又看，她這才說：「你，一些也不知道這是苗聖神門的重物？你不知道憑此三法物，可以由此直抵滇境……凡屬拜神養蠱的，視之爲聖神？」

此時唐老笑了，笑得更高興的：「那敢情更好啊，孩子，讓法物有了個識貨的主——」

少婦突的五體投地，拜伏在唐老爺，口中念念有詞，好，可將他們全弄糊塗了。攪甚麼鬼的？半晌，半晌，她起身了，愼而重之的，將三樣東西收好。她笑，看了老人笑，看了孩子更是笑，笑得比花更美！「爺爺，他們可眞可憐啊，是不是？」這個是不，就是個是否的話意。唐老是不懂了，那些江湖畜牲，又有什麼可憐的？但是，少婦是個好心人！唉，心慈人可容易讓人害啊！

少婦走近了四個人。而四個人個個面色慘白，現在，他們祗有抖戰的份：「不可害人啊……別以爲沒有天，沒有神，有的啊……唉……也是你們命不該絕，中的毒是金槍籐，而她用的是綠竹蠱，我可以祛了你們的毒，然後……唉！命，還是得靠自己救啊……」邊說她已取出四粒綠黝黝的東西來。正是從盤氏門中搜捉出的蠱毒。

四人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金槍籐毒煉化的碧螢沙，人家能一看即知。於此，不得不相信了她的話！每人服下了那粒綠色東西後，那個幪面人已喝了聲：「滾，如果再讓我見到了你們，老夫不將爾等個個扭斷了頸項，不姓焦！」聲音如打雷般，將四個傢伙，嚇得屁滾尿流的走了。

少婦是一手按住了孩子：「別怕，別怕，孩子，爺爺在教訓惡人……」

然後，他們在少婦的安排下，燒化了那個丫頭。而且憑唐老的掌力逼使下，陷入了預先挖好的大坑。天，已開始亮了。她叫他們三人不必走，就在附近的林子中，她找了個地方，開始代周民漠拔除雙燕代他種的蠱。可惜，周民漠面紅了，漢人到底是漢人，何況：面對個少婦去盡衣褲？不像話，即使心中無他，壞可壞在焦、唐兩人必需一個看管嬰孩，一個得四處巡視，以防萬一有人壞法。少婦本身也得除衫除褲的，他怕了。

他與唐、焦兩老幾乎吵起來了……

「孩子！相信了吧……」

「爹，你在那？你……呢，阿文哥呢……」當少婦說到阿文哥時，她的眼淚已如斷綫的珍珠般，落了下來。

遠處，影綽綽的站立着三個人……漸行漸近，是一對老年夫婦，一個虎頭虎腦的漢子——少婦一見，不顧一切，那個走啊，就像是一隻跳躍在花間蝴蝶兒。漢子見了少婦，他也祗是流淚的，分明是一對夫妻……

「我代孩子認了個爺爺—」然後是她的咕咕呱呱的語聲，有很多，令焦大叔久處本地的人，也聽不出個所以然來。但是，他們可明白，少婦找到了家人。

那個老太太走到了唐天卿前，一言不發，突的口一張，一股黃霧，向唐老頭面噴來。即使唐老是個久經大敵之人，他也防不到有此一着，說得好地地，看他們一家團聚！那會一見面來了如此的暗算，爲什麼是暗算？不是暗算，那會如此腥臭……唐天卿想不到苗、杜之人，居心如此之不測。想出手，咦，眼前祇見自己的誼孫子向他笑，而他自己是一個頭暈，昏倒在地。

他醒來時，天色已轉午後，死不了就好，就可報仇。試一運勁，週身也沒什麼不舒服。不，這事，有些兒奇怪，什麼奇怪法，他說不上來。心上總是覺得有些兒奇怪。他坐起來了，而鼻端聞得酒香！嗯，從來沒聞見過的酒香，有着種甜、膩、清、香之味！他一個打挺，人，已坐了起來。嗯，有人給了他一個葫蘆！

「老爺子，飲酒！」

唉—又是那個少婦。還抱了個孩子，攪什麼來的？想發火，人家請喝酒，他說不出句話來，嘔，有個人拜伏在地—誰？

「是我夫郎！情哥！也該是你的孩子！」

喔，那個虎頭虎腦，忠誠樸實的臉，可不敢看自己的，又叩頭了，唐老一生縱橫江湖，幾時碰上過這樣的尷尬的場面。他眞想打了出去。可是，那個小孩，又在笑。眞不明白，這小傢伙那來這麼多的好笑……

「孩子，向乾爺爺說：說奶奶是爲了乾爺爺好，她噴了她一生的功力，對啦，這一口黃霧，是奶奶的報恩……」

唐天卿有些明白啦！苗人心直，又怕這，又怕那，恐怕自己不領情，所以，來個不讓你思索—噴了這一口，現在，可以相信，這一口可眞能是什麼好東西……

他走出來了，那是個浮穴，所以，看得出時光，之所以要自己睡在那個浮穴中，爲了的是那一口七聖玄黃。

「咱們本該全家完，唉，有天，有聖靈，老大哥，當時，我祇求這孩子走，可，又想起了她，該生孩子了。萬一！什麼說呢！金花是個好孩子，她，從不殺人，祇是救人。她老是說，爲了孩子，爲了個孩子，她是睜開眼就笑。眞，見人就救—老大哥，眞，我們一家能不死，是我媳婦的功行。

「當我看見了孩子，他笑，我直想哭。他，我的小孫孫他那知，我們是九死一生，我們幾乎見不到他的小嫩臉，親不到他！」說着說着，那個老人又哭了。不過，他的兒子是在笑，看得出，他們夫妻倆是挺親熱的！

可是，唐天卿看到那個本來十分慓悍的老太婆，她僵臥在地，看見了自己，露出歉意的笑。她，那會這樣的，她！受了什麼傷？其實，她是什麼事也沒有，祇是噴了自己本身積聚的丹黃而已。她得修養，她得再培煉眞元，該多少日子，答曰：「起碼一年！」那她又爲什麼的！唐天卿弄不明白了。其實，老太乃是苗疆三母之一的紅葉聖母，當她與老伴，天魔山樵龍鴉兒成親，生了個孩子龍家娃後，就一步退一步的，由苗山到了越城嶺隱居。

他們明知自己是難與中原武林人士比較，如果用自己的神蠱七煞，當然可以害人，可是媳婦金花娃總是問，害人，爲什麼？老夫婦想想，倒也是眞的，害人，可有什麼好處？從金花懷孕開始，他們隨緣救人，決不害人。

誰知道，這又不對了，本來他們是避人，漸漸的，他們必需躲人了。自己本門中的人來找他們！因爲，他們發現，爲他們七聖門所下的蠱，竟然有人漏網，幾方面一找，找到了紅葉聖母的門上。你說害人爲什麼，而他們——紅葉的師弟，自稱爲蠱祖師的野駒子說；你們爲什麼不以血食奉神蠱祖師！

然後是逼他們交出了搜神訣！最後，他們聯合了金蛛銀蠶門的仲玉燕、雙燕姊妹！本來，他們可以大功告成，就因爲雙燕姊妹必須追殺周民漠，憑仗四個丫頭，野駒子的門徒，圍攻紅葉聖母。現在，老人們是相信了害人不是好事，救人果然有了報應。在幾乎家破人亡之時，忠良之後的瞿南休，和幾個心腹，爲了謝龍老的解蠱之德，來到了越城嶺。他們代龍家擋了擋！也是眞巧，山洪暴發，好，將他們一家沖散。連野駒祖師的手下，也有幾個爲山洪吞沒。龍氏一門則仗瞿家的心腹，將他們救出了厄圍。可惜，少了一個要緊人，他們的媳婦，身懷有孕的媳婦。

瞿南休必需去匯合李定國，他們走了，代他們留下了銀子，而龍老不是孑然一身，尙幸七聖門中的秘籍不失外，其他全都沒了！有了些銀子，他們才能行路，他們才能找人。龍老明白啊，雙燕姊妹不會放過自己，但是，媳婦非找不可！就這樣躲躲藏藏的，找到了媳婦，更看見了孫子。苗人的感激是眞感激，金花說出自己的事，是周民漠，焦璜，不，唐天卿的恩德最多時，紅葉聖母是送了她一身功力所萃的七聖玄黃。從此後，唐天卿可以說是萬邪不侵，百毒無傷。但是，金花喜歡逾分，忘了將金錢，聖圖，靈刀之事講出來。

紅葉聖母是氣力不繼，其實，老伴龍鴉兒也不見得太好，早說過唐天卿是個十分仔細的人，他在未昏暈過去之時，他見過老龍的啊，即使有風塵色，決不會有焦黃色。他是有名的鐵華陀！所以一伸手，就搭住了老龍的寸關尺脈。老龍可一凜道：「大哥啊，這個不行的啊！」不是老龍不相信唐天卿，事實上，他是知道，他們的醫道，不會輸給中原道，可是，老龍忘了，中原還有一套震爍中外的五禽戲在。

突然，老龍人如觸電！老實說：比你更困難十百倍的內傷，氣血不和，在唐天卿的五禽眞訣的導引下，也能立可打通人體的三百六十五穴！其實，人之吃力、疲

勞，或者是外感入侵，內感合應，令穴道被阻，氣血不暢，全是這個結果啊！更嚴重的內傷，是受傷部位的穴道被窒，氣血不通，甚至血反筋斷，這才成爲制命重傷。如果，能打通穴位經筋，引致血有旺穴，血不外反，筋運順暢，重傷立可變成皮肉之傷而不會要了你的命！

中國醫學原理在一個和：在一個通！脈和氣通，百病無踪。如此而已！現在，老龍分明是出了大力，看一看安然打呼的周民漠，唐天卿那會不明其理，好，既然你爲了救我同伴，我能不救你？五禽神訣中的巨大陽和之力，源源不絕的，催入老龍體內，不多幾刻，老龍立即一聲長嘯：

「好功夫，好功夫！」

「嚇了孫孫啦！」是紅葉聖母的埋怨聲！不過，她，一手也已爲唐天卿握住，紅葉一笑，她是比丈夫更懂得中原武林的運功煉氣之理，她安臥從容的，由唐老代她打通奇經八脈。

天，已漸漸的黑下來了。紅葉聖母突的張開了眼睛，她苦笑了笑道：「我們，已被困絕地了。」

什麼？被困絕地？什麼話！

紅葉聖母也坐了起來，分明她的氣息已勻。而且，看來對於本門中的一切，她依然可以發號施令。不過，她說的被困絕地！在場人不少啊，尤其是唐、焦兩老，可以說是目前江湖上，一流一等的人才。他們非但武功出衆，而且智計過人，有他倆在，週圍百丈，那怕一張枯藥墮地，也難走得過他倆的耳音。怎麼此地，變了絕地？

「這是我臥地，佔了便宜。還有，這些毒物，如果不是有着吞噬蛇虫的天性，那麼，我也聽不出來。他們已驅使金蛛銀蠶，封住了四週。我們，唉，誰不小心，誰就會讓金蛛、銀蠶所吐的綫纏住，如果，一被纏住，我們就得死，而且還死得極慘。」

「對啊，到底是老妖母識貨！」是個女聲，說得又陰又冷。但是，周民漠是聽得出，雙燕，他突的跳起身來：「雙燕，你，要的是我！」

「我要你，你也不怕死，我要你封信，那封李定國給朱成功，即鄭成功；鄭成功之被稱爲國姓爺，因爲，他受唐王之封，賜姓爲朱，的信。」

「我願意給你，你放了他們。」

「也不忙，哈，又有誰走得出我的金蛛銀蠶網了？」

周民漠是兩眼火紅，恨不得抓個人來咬了吃！

「難道連樹上也走不過去！」焦璜是不信邪的啊！

「樹上有銀蠶，地下有金蛛！」紅葉聖母在廢然的說話。

「這些絲有多大厲害？」唐天卿在問着。

「我是此門中人，我也不敢担保不被沾上，更不敢說沾上後又會如何？總之，這是天地間毒物之王！」

「找不出，看不見！」

「當然無法見啊，除了，」紅葉聖母還沒說下去，旁邊有人接了下去：「苗山大聖的萬蠱錢，百涎神圖……」接口人是金花！紅葉是點了點頭，苦笑了。

遠處却傳來了怒吼聲：「小妖婦，你，這是什麼意思？」

「先去試試，讓他們看出，哈哈哈，沙郎，出手——」

「且慢，我們曾在蠱神前罰過毒誓的啊！」

「我們已死了一個，你們也死了三個，應過誓了啊，這一次，你們又忘了要我們再盟誓呀！對不對？哈哈？」

「你們，你們，不，啊！」最後一個啊字，聽得出，有人被擲近了些，然後，是人步的跳躍聲，分明，他是邊跳邊慘叫，不對，他倒下了！而且，他爲什麼不能起身！看，他是在拍打，拚命的拍打，咦，一個翻身！又一個翻身：「師姊，走……我——錯了，但，我，滾一條路，滾……」一話未說完，一縷青光，此人祇顧要滾條路出來，而且，神智昏亂中，根本想不到還有人暗算。一柄形狀奇特的銅叉，將個可憐人生生的釘死了。

「是陰魂叉！」周民漠的說話！可是，借着殘星之光可以看出了，屍身上已滿佈着形狀古怪的小蜘蛛。而這些蜘蛛看來小，但是，却是咬噬厲害，風中依稀傳來了驟雨打芭蕉的聲音，從而可以聽出了，這種兇物之可怖。

「你們看見了沒有，他就是你們的榜樣！不過，紅葉聖母，咱們來個小交易如何？」

聽見交易，紅葉聖母面色一整！她希望無論如何，也得救那些漢人出困境。她低聲說出了她的心意，唐天卿却微微一笑道：「決不能如爾之意。」

「紅葉聖母，你出來，即使你爲毒絲所纏，我有解藥，我可以放你一人，我對我大神盟誓，我不害你，你可也不能害我，另外，交出搜神訣……」

又是這個，哼哼，即使你交出了搜神訣，她可以不殺你，但是，你能担保沙氏父子不殺你？唐天卿幾乎與紅葉吵了架。不想金花在笑，抱了孩子在笑。她是低聲說着：「是乾爺爺的東西，所以得謝謝乾爺爺，奶奶，別氣啊，哈，害人不是好事，可救人眞是有福了。」

「你說什麼？」

「奶奶，你看，是乾爺爺給孫子的見面錢。」

「啊，」紅葉聖母好像咽了氣般，實在，唐天卿無意中殺了個道士所得到的東西，在他看來，莫明其妙，他那想得到，這是苗疆中的威震各峒的法物？

好，你看，這六角形的金錢投出，初初，你不會看到什麼，可是，不多久，不對了，這些東西莫明其妙的向金錢走來。走着，走着，不知是什麼攪的，一隻又一隻的翻了個身，肚皮朝了天，奇景頓現，一條又一條，一股又一股的金色光影，往那些蜘蛛後竅投去。

還有奇事，一點點銀星，自天而降，好了，銀蠶吐絲，金蛛吸絲，你叫我噬，不，銀蠶祇是繞住了蜘蛛走。吐絲，分明牠們想用絲纏死蜘蛛。而蜘蛛是拚命吸絲，如果後竅能吸住，是金蛛佔了勝着，否則，金蛛可讓蠶絲困了個實。另有一種奇處，蜘蛛任何部位爲蠶絲所着，立即如中

了毒般，僵臥不動，由蠶絲一股又一股，一道又一道困死了。

而今造成了個如此局面，不是銀蠶困金蛛，就是金蛛噬銀蠶，說到了底，自相殘殺之局已成。

「萬蠱錢，萬蠱錢，」有人在叫。

「乾爺爺，你們可不能打頭陣，你們祇能跟了我們，還有媳婦，那百涎圖在最後時候捉那個隻金蛛銀蠶。」

「媳婦還有乾靈刀！」

「啊……好，你們可再也走不了啦，乾爺爺，我老婆子給你叩頭了，你。」

「我祇能傍住乖孫孫了？」

「對，防他們來個暗中搶！」

「哈哈，好，嗨，孫子，笑一個！」

唐老也不知從那來的興趣，當個孫子是隻猴子，可就是怪，這個小傢伙，一見了那個乾爺爺，他就會笑！笑得唐天卿也傻了眼。嗨，有緣的就是有緣。

出去了，龍門三個，焦璜，還有那個周民漠。對，他是被安排在最後，可是，他能嗎？他恨不能殺了沙氏父子。不，他最恨的是仲雙燕！這個害人精。他是一看到紅葉聖母已與雙燕姊妹對話了，他那百殘手出招了。本來，他有些昏頭昏腦，本來，他是心灰意懶，本來，他祇求一死……可是，現在，他不會如此了，他得代雙義報仇，並且，他更想到了民族大義。因此，他這大殘手，本來是十分霸道，兇狠的手法，現在，他是拚上了命，所以，越加的看來威風凜凜。不過，骨子裏是更兇更殘了。

沙曠那想得到，佈置週密，又見過金蛛銀蠶的兇殘陰毒，總以爲，必可大功告成。那想到局面會一變如斯。不過，他之不走，是別有用心。他是想取得仲氏雙燕的養蠱煉毒之譜本法訣。所以，看來像掠陣，其實，他父子倆一心看住仲氏雙燕。希望一有隙縫，立即出手，搶了就走。那料到周民漠宛如兇神惡煞般的撲到。沙曠的陰魂叉嗆嗆之聲中，隨隨便便的還了一招。老賊！你是死星照了命了。現在，你就算全神貫注，尙且難保脫梢，高手對招，豈容你如此隨便馬虎。

周民漠是全神貫注的啊！陰魂叉到，他是「嘿」的一聲，大殘手中的絕招，七殘八傷神招抖出。祇見他人隨身迫，而左掌已封死了沙曠的陰魂叉，右掌就此在一進一順之間，人已進了門。沙曠發覺不對，人已與周兩面相對。老賊是臨危不亂，好，左手腐骨掌抖出！呃，不對，那會寸關尺脈劇痛？待到發現，自己的腐心掌根本是在半路爲周民漠的八傷掌擊中。一聲慘哼中，周民漠是得理不讓人，你這裏的腐心掌被擊中流，而左掌本來封住的是陰魂叉，現在也不再客氣，一滑一迸，左掌平推，大殘勁已由蘊而吐，老賊的胸口也中一掌，人被擊退了十幾步！

哪，九九歸原，老賊他是吃了漫不經意的虧。當然，他是輕視周民漠，以爲一個病小子，其實是隻惡老虎，再加心分兩用，他希望尋隙篡奪雙燕姊妹的門中秘訣，好，就此讓周民漠出手中的，一擊成功。實在，高手對招，除非是各有戒心，互有怯心，那麼，你來我往的，打了難解難分。其實，到了這個地步，要麼是招招式式驚天動地，要麼，和小人打胡架，相差無幾了。

沙曠爲周民漠兩招中的，左手已斷，胸口發惡，想走了，可惜，已遲了。

首先，他看到了自己的寶貝兒子，美神童，小閻王沙雲驥不知什麼一來坐在地上，乾嗥着死！死，讓我快些死！爲什麼？原來，沙雲驥與老子是一個想法，他也希望雙燕姊妹死，或傷，然後，憑仗自己的功夫，將她們救出！當然，落在自己手中，不能有她們的好日子過，他是會逼出來他需要的一切。到了事成之後，哈哈，也就是她倆畢命之期。他是打了個如意算盤，可惜他忘了，這個江湖並不是由你沙氏父子倆說了就算！何況，目前是危機四伏，走得快，尙且不一定全身得脫，那可心懷叵測，別有打算？你不走，殺人兇星已來了。

焦璜是個心有創痛的人，尤其是當他兄弟焦璉死後，他更爲心灰意懶，現在，依稀所有感覺，兄弟是對的，他對不起兄弟。兄弟死得苦，並且，中的毒與苗疆有些關連。而周民漠的出現，沙氏父子的爲其中之首，他恍然了，並不是長槍大戟中，不會有江湖人出現，他們可以出手，而且，他們出手更不容易爲人發現。他是老眼不花啊，沙雲驥的陰險計劃，他更是一目了然。不能啊，如果如此狠毒的人，再爲其有如斯陰毒的蠱毒爲輔，豈不是如虎添翼？此人非死不可，因此，他是盯住了此君，沙雲驥一心作惡，連個老父在危急之中，置之不理，豈料自己遭報更快。當其耳聞一聲巨吼時，不對了，面前已有一股極狠極厲的旋轉力壓到——沙雲驥可以說是做夢也沒想到過，天下竟然有如此勁厲的旋轉力，他算是醒了，他想脫身了，自以爲陰風轉，鬼影翻是至柔至輕的閃避身法，任何門派的出手，決無法能扣得他，甚至於沾得上他。其實；大謬不然，大十字經中的法輪轉，剛剛是他的尅星。別說是你有形有質，就算是無形無質，那怕稍有形跡之可尋，你就無法出脫得這個金剛法門中的法輪轉。

沙雲驥起初是自恃，一見不妙，立即胆怯，那可是犯了武家最大的缺跌！武家之對手首訣是；戒驕戒躁，不驕是可以覓人之短，而盡量發揮自己本身之長。不燥，是能冷靜的處於逆境。現在，沙雲驥是又驕又燥，再加上對手又是個佛門高手，苦了！沙雲驥手忙脚亂，面色蒼黃之際，補了他一掌孔雀翎，沙雲驥祇覺得胸口一痛，眞氣一洩，也不知什麼攪的，剛在雙燕的絲竹蠱爲紅葉聖母逼散之時，好，他就湊了個現成。這個現成湊不得啊！你這裏眞氣散，現成湊，絲竹蠱比平常人更貼身的沾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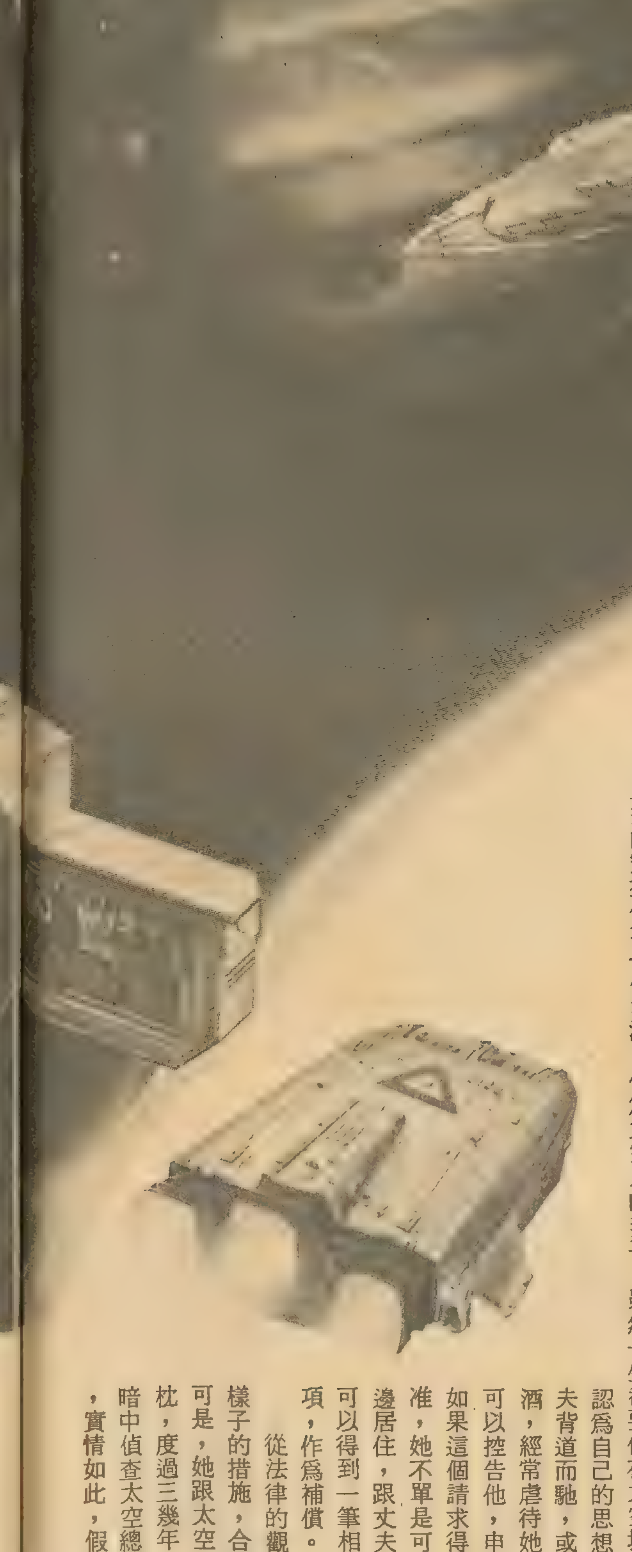
痛啊……痲啊！有說不出的難過。逼得沙雲驥說出了心中話。他以爲是雙燕姊妹看出自己的壞心腸，所以來對付他。所以，一洩無遺的，說出了心中懺悔話。唉，你不說還好，一說，可令雙燕姊妹是心神慘變。本來，她倆還是不服，還希望自己的金蛛、銀蠶的本命神蠱可以反尅紅葉、龍老。現在，發覺自己的情郎，原來是個悖義無情的小人……（以下轉入57頁）

美蘇太空爭霸戰／勞力士．文

圖爲最新的太空堡壘，威力無窮，科學家發明了浮水鐵，才有機會建造它，可惜它剛剛建造成功，還沒有升空就在大峽谷爆炸，太空工程師和技工全部喪生！



太空堡壘



李路博士苦心研究，發明了浮水鐵，建造太空堡壘，料不到它被神秘客潛入爆炸，威力無窮的太空堡壘，還沒有升空就在大峽谷爆炸，死了二百多名太空技工，太空三雄死剩一個，挾了太空英雌亡命天涯，李路博士慘死，誰是潛伏太空城的特務殺手呢？那是一個謎！

蘇聯特務潛入太空城

美國德薩斯州是全國最大的一個州，「太空城」就在該州之內，侯士頓城郊區，自成一格，並非發射火箭或者越洲飛彈在那個地方展開一連串的活動，只是其中有幾種太空飛行物體在該處發射而已。不過，訓練太空人却一定在該處指定的營地，此外，在太空城裏面還有十幾個宿舍指定是太空人住宿的，包括他本人或者他的家人在內。

太空人是經過極嚴格挑選出來的，接受訓練之前以及接受訓練之後，都有人監視，他的家人想暫時離開太空城到別個地方去逛逛，也要向當局申請，隨時有特務份子跟踪，作爲太空人的妻子，必須宣誓一生住在太空城，她的兒女長成之後，需要擇偶，也要在太空城裏面的青年男女當中挑選，盡量防範所有太空人發生「外向」的心理，有意或無意的洩漏秘密。

上述的安排仍有一個漏洞，作爲太空人的妻子，雖然一生都要住在太空城，假如她認爲自己的思想行爲跟丈夫背道而馳，或者丈夫酗酒，經常虐待她，她仍然可以控告他，申請離婚，如果這個請求得到法庭批准，她不單是可以搬到外邊居住，跟丈夫分手，還可以得到一筆相當大的欵項，作爲補償。

從法律的觀點說，這樣子的措施，合情合理，可是，她跟太空人同衾共枕，度過三幾年，可能她暗中偵查太空總署的秘密，實情如此，假如跟美國發展太空的計劃有一部份洩秘，多半是那些離了婚的太空人妻子所幹，說不定她們當中有些女人根本上就是蘇聯派遣的特務。

美國保密局長「胡奇」，在一個冬夜，單獨駕車到太空總署求見太空總署的署長「夏樂」，兩人在機密室坐下喝酒密談，胡奇說道：「據我們所知，法律上好像有些漏洞，引致太空人的妻子借着離婚爲名，把太空計劃外洩，爲甚麼你們不修改法律，逼使所有太空人的伴侶一生不准分手呢？」

太空總署的署長夏樂說：「這個問題，我們也曾很小心的考慮過，終於沒法實現，一來美國是民主國家，一切自由，不能夠阻止一對失歡的伴侶離婚，此外，還要顧慮這一點，如果硬性規定一對伴侶不准離婚，同床異夢，壓力太大，他倆當中有一個人沒法支持，就會發生兇案，弄到全國知情，反而不美，因此之故，我們至今仍然允許一對太空人夫婦離婚，只是盡量減少每一個太空人的活動，使

他們對太空計劃懂得不多，就算洩秘，對整個太空計劃的影响不大。」

保密局長胡奇說：「這樣安排，也是一個辦法，不過，最成問題的還是我們保密局受到牽累，因為太空城的人走出走進，需要我們秘密跟踪，現時我們已經出動了五千多人負責監視太空人本身以及他的妻子兒女，人手仍然不夠，如果太空人的數量增加，開枝散葉，到時我們恐怕要出動萬人過外。」

太空總署的署長夏樂眉心一皺，說：「你是否有甚麼具體的計劃想改善現有的監視制度呢？」

「我並非這樣想，只是盼望太空總署本身另行組織一個類似保密局的機構，自行監視和保護太空城裏面的人。也許你們已經考慮過，希望你把這個計劃放入發展太空的計劃之內。」

「好的，我可以很認眞的考慮它，多謝你提醒我。」太空總署的署長夏樂說。

雖然這一次晤叙只是隨意交談，已經透露出太空人的生活方式太過枯燥，情緒極不穩定，隨時有兇案發生。

果然不出所料，這一次晤叙之後只是三天，就有一宗意外事件發生，有一架穿梭機還沒有起飛就爆炸，另外一枚太空火箭在升空之前展開最後一次檢查，找到它局部零件鬆動，如果它依照原定的時候發射，勢必在空中爆炸，不消說，倘有這種意外事件發生，機艙裏面的人的人，一定死個清光。

由於保密局長駕臨，講過一些話，認為太空人的愛與恨加上了恩恩怨怨，都有可能造成爆炸的導火綫，引致機毀人亡，故此總署的署長認為這一連串不幸事件會得發生，並非偶然，立刻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

有關方面的人，已經到齊，署長夏樂說：「最近太空總署出現一些離奇古怪的意外傷亡事件，顯示太空城裏面有些不穩份子潛伏，怎樣防範它繼續發生呢？頗成問題，首先我想報告這一點，現時在太空城裏面，沒有直接隸屬於太空總署的特務，如果對圈內任何一個職工或者太空人發生懷疑，有勞保密局派人到這裏調查，我認為這樣做是不合實際的，因為保密局裏面的核心份子未必熟悉太空裏面各種科技，他們認為不重要的機件，偏偏在那種地方出錯，另一方面，所有太空人都是我們認眞小心挑選出來的，包括他的家庭背景以及政治思想在內，認為一切符合理想，先行三個月的訓練，認為他的體能超卓，可以勝任太空組織的活動，才讓他走進來，照我看，很少有機會出錯，假如保密局派人進入太空城，暗中監視每一個太空人的活動，所派出的人當中，有蘇聯的潛伏份子在內，那就糟了，因此我覺得我們應該在三千個正在接受嚴格訓練的太空人當中，找尋最有份量的三幾個人，作為自己的特務，換言之，他們本身仍然是太空人，不過担任另外一份工作，等於一個人的身上有雙重身份，這種建議，你們是否同意呢？」

座上客大部份同意，只有一個人舉手，他站起來說：「署長，並非我不同意你所講的方法，嚴密監視自己人，不過，我仍有些不解，從太空城裏面找尋三幾個特殊人物加以嚴格訓練，將他們變成特務，這種特務跟保密局所派出來的特務有甚麼分別呢？」

「有分別的，如果一個人被保密局看上，把他訓練到變成特務，首先注意到他的搏鬥力、忍耐力以及機警的程度，不必理會到他的思想，因為特務多數是殺手，他只是奉命追殺一個人，思想是否純正呢，還屬次要，最重要的還是他本人是否戰鬥力特別强。有些特務是兩面人，保密局明知他有一雙脚踏在蘇聯那邊，也肯用他出擊，原因是世界上有些國家同時是美國以及蘇聯的敵人，派他出擊，有些意想不到之妙，上述的話是指保密局特務而言的，至於太空城的特務，不一定需要搏鬥，最重要的是他或她思想純正，同時對太空有深長的認識。」

發問的人不再開口了，跟着他們討論另外一些問題，這一場會議結束之後，太空署長立刻進行挑選「核心特務」，請求保密局長派出最親信而又最有本領的人到太空城秘密訓練他們，務求在半年之內完成訓練工作。

那些人有男有女，百份之百思想純正，品質優良。

他們接受怎樣子的特務訓練呢？無人知曉，只就除了主持這一項計劃的太空總署長夏樂。

半年之後，忽然發生一宗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們出動。負責協助研究太空秘密武器的化學組組長，叫做「李路博士」，深夜謁見太空總署署長，報告一項機密消息，說：「我們現時已經發明了浮水鐵，它的堅硬程度跟沉重的鋼鐵一般無異，至於它的重量，却非常之輕，表面伸張力特別强，如果你把它弄成鋼筆似的一個垂直體，它仍然沉入水中，反之，它盡量擴張。變成一塊薄板似的東西，它就浮在水面，我認為它是製造太空堡壘的原料，不妨跟國防部的主管商量。」

太空總署的署長說：「如果眞的有這種物質發明出來，那是很有用的，三年之前，日本的科學家盧騰已經發明了浮水鐵，後來，證實它不能夠升空，只好作罷，原因是那種浮水鐵不能夠忍受高熱，把它製造成飛行物體，穿過地球的大氣層，它就會燃燒。李路博士，你發明的浮水鐵能否闖過這一關呢？」

「它當然可以闖過這一關，如果它不能夠抵受高熱，只是一堆爛鐵而已，有甚麼用？我們早就想製造太空堡壘，既然找到製造它的原料，就能利用它打擊蘇聯，越快越妙！」

「好的，我立刻進行這一項計劃，在指定的地方製造太空堡壘，現時我想知道的只是一點，假如我們依照原定計劃去製造一座太空堡壘，它有力量衝出地球的大氣層，在太空逗留一段頗長的時期，能否再入地球，在地球的上空發揮作用呢？」

「照我所知，它不單是在衝上太空，回到地球作戰，還可以再度飛上太空出擊，又再回到地球來，最重要的是這個原則，它不能夠飛上空中或者飛上太空之後，降落地面，然後升空，其原因只是動力不夠。」

「照這樣看，它第一次升空必然是需要很大的動力了，是嗎？」

「是的，它需要的動力超過射月火箭五倍。」

「我明白了，多謝你傾全力合作，看來就快進行這個計劃，希望你保密。」

「我早已想到這一點，故此我沒有向任何人宣佈，跟我一起研究的科學家，也不知情。」

「李路博士，你如此沉着應付各種環境，眞是難得！即使我沒有說出來，恐怕你已經知道，太空城裏面已經有了奸細，故此一切必須盡力保密。」

談話結束了，李路博士隨即告辭。

李路博士險些被綁架

現時美國以及蘇聯分別發展各式各樣的秘密武器，特別重要的是那些能够升上太空的飛行物體，原因是它可以在太空把爆炸物用一種不會燃燒的圓筒包裹，它向地面發射，能夠令到地球上面任何一處爆炸，地球上面發射的武器不能夠擊中它或者擊中太空飛行物體，佔盡上風，必要時那種能够爆炸的圓筒還可以裝上了核彈頭，威力更大，眞的可以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把一個巨大的國家摧毀。

既然美國或蘇聯的科學家都有這種認識，萬一雙方都有威力很强的太空戰機出現，到時就需要一座太空堡壘，在這種環境進攻，美國太空總署獲得李路博士的報告之後，趕快跟國防部商量，決定製造一座太空堡壘，製造的地點當然是高度保密，不過，李路博士仍然留在原來的「太空秘密武器試驗場」之內。

太空總署的署長夏樂，由他主持的太空特務訓練營，一共只有十六個人，男的有十四個，女的只有兩個。

為了掩人耳目，那一個太空特務訓練營並非設在德薩斯州任何一個大城，只是設在山深林密的「華爾獵場」之內，那個地方稱做「華爾」，被當局准許持有准許證入內行獵的地方，儘管如此，它仍要建築在地面之下。

除非親臨其地，沒有人相信在地面之下有一所如此巨型的營地，所有活動俱是在地面之下，入口只是一個枯井。

已經訓練了半年之久了，署長夏樂進入枯井的訓練營，召見少校「莫沙」，問問他的成績怎樣。

「莫沙」說：「一切上了軌道，那些人盡力學習一切，包括在無重狀態當中打鬥，及其他操作，你可以走到第七號倉，隔開了透明的網質玻璃看看它。」

署長夏樂欣然點頭。

稍停，兩人已經站在玻璃的前面，隔開幾呎，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倉內各人的活動情形。

更加巧妙的安排就是這一點，署長夏樂以及少校莫沙可以很清楚的欣賞各人活動的姿態，而這些人是沒法看見他們二人的。

站着觀看的時候，署長說：「人的資質各有差別，你認為十六人當中，誰的成績卓絕呢？」

少校莫沙想了想，說：「最有份量的一個女人是嘉娜，她被調派到訓練營之前，是一個有準備的女太空人，雖然她不是正選，却是後補，臨時可以補上。這裏只有兩個女人受訓，另外一個叫做巴麗，差得甚遠，如果沒有甚麼特殊的差遣，署長要考慮嘉娜。」

「男的呢？我想要三個男人。」

「說也湊巧，你剛才看見的三個人，正在練習無重狀態之下搏鬥，他們當中有一個黑人，我認為這三個人是巴辣、蘇克以及多魯多，這是黑人的名字。」

「好，請你特別注意這幾個人的動態，最近幾天，我會調派他們出外工作。」

分手之前，署長夏樂很冷靜的說。

雖然李路博士並非担任直接出擊的工作，因為他發明了「浮水鐵」，同時得到當局的允許，盡快製造「太空堡壘」，任由國防部以及太空總署怎樣保密，消息仍然外洩，他可能發生危險，可惜他並無自知之明，仍是在夜間走到秘密武器試驗場」附近名城「聖地牙哥」的夜總會逛逛，有一晚，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他離開夜總會的時候，有一名美女追上來，抓了他一把，說：「先生，希望你保護我，把我當做情人，免得我被警探捉去坐牢。」

他逼不得已的讓她把臂同行。

照情形看，她分明是出賣肉體謀生的那種女人，可以稱是「流鶯」，一來她的臉型體態實在迷人，二來她在那倉促時間，沒法考慮。稍為怠慢，她已經纏住他，再又加上了男人應有的義俠心腸，他不自覺的把她留在身邊。

他這樣做其實不是做錯，料不到整個局勢由別人安排下來，轉瞬間，有兩個男人追上來，抓住了她，好像向她發問：「她是你的甚麼人？」

李路博士硬着頭皮說：「她是我的情侶，跟你無關。」

此人哈哈大笑，說道：「她是你的情侶，你不妨問問她，叫她講出我是她的甚麼人！」

李路博士愕然。

那個迷人的少婦怯怯的說：「先生，眞是對不起，他是我的丈夫！」

看來他已經被那些人纏住了，李路博士十分後悔，低聲說：「眞是對不起，原來這只是一場誤會，我願意向你們道歉，而且很樂意的送給你們二百元買酒喝，放過了我好不好？」

他以為對方只是小流氓，串同一個婦女敲竹槓，本身大概有案底，鬧翻了也是吃虧的，見錢開眼，必要時多付三幾百元，未嘗不可，這樣想太過樂觀了，對方不單是不肯收他的錢，怒火更盛，說：「你承認勾引我的太太了嗎？太過豈有此理，非打不可了！」

只是說了一兩句，他就揮拳頭相向，一出手就向對方的額角連打幾拳。

李路博士顯然每天都做健身操，體魄相當壯健，可是，健身操並非拳擊，再又因為他已經四十八歲，上了年紀，怎能鬥得過黑帮的毆打呢？他毫無招架之力，很快就倒下來。

跟發拳的人同行的另一個人，看見他暈倒，向同伴打個眼色，立刻把他扶起來，好像兩個人合力扶起一個喝醉的朋友，

跟他們串同佈局愚弄李路博士的美女，只是看見李路博士暈倒，突然奔到停車場，駕駛汽車，如飛的疾駛過來，打開車門，讓她的同伴合力把暈倒的人放進後廂，盡快的開駛。

他們的計劃雖然是企圖把李路博士擄走，却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李路博士還沒有被他們抬入汽車的後廂，突然有三個人走近，其中一個人拔出手槍來，向他們威脅，喝令：「舉手！」跟着另外兩個人發拳，閃電般把他們打到倒地打滾，最後，威脅那個美女把汽車駛入警署，然後表明身份，三個人都是「太空總署特務」，警官也屈居下風。

李路博士被人救醒，發覺他置身在警署之內，原來他是被「太空三雄」救出來的，感謝不已。

太空三雄就是那晚「莫沙少校」推薦給太空總署署長夏樂的三個人，他們躲在暗處保護李路博士，果然立功，除了救出李路博士之外，還把威脅李路博士的三個人，兩男一女，押返太空城，交給太空總署的署長發落。

出乎意外，三個歹徒當中，只有女的活着，兩個男人，還沒有抵達太空城，中途死去，臉色變藍，「太空三雄」逼不得巳，只好單是押運女的前往太空城，兩個屍體暫時送到德薩斯州的殮房放置。

太空人奧德殺人兼自殺

太空總署的署長「夏樂」親自盤問那個好像流鶯似的女子，她彷彿驚弓之鳥，有些發抖，說：「先生，我不是他們的人，只是他們僱用我的，如果我是他們的人，一定陪伴他們自殺。」

夏樂展開快速而又廣泛的調查之後，證實她說的話屬實，不再釘着她查問了。儘管如此，仍是有利的，最低限度證實蘇聯確實派出特務到德薩斯州，把美國太空城作爲假想敵，展開各種活動。

因爲「李路博士」發明了建造太空堡壘的原料，能夠製造「浮水鐵」，他本人經過一次危險的襲擊，隨時會發生第二次遇險事件，太空總署的署長夏樂秘密召見他，說：「你的安全巳經受到嚴重的威脅，我想把你搬到建造太空堡壘的地方居住，希望你暫時停止一切活動，留在那個地方，直到太空堡壘完全建造出來，你可否合作呢？」

其實它是一項命令，所謂合作，只是說得比較冠冕，對方當然是一口答應的，聽了立刻點頭。

署長夏樂說：「那一晚暗中保護你的三個人，就在我的身邊，我想介紹他們給你認識，現時你不必從大門走出來，最好由他們三個人伴送你從太空總署秘密出口離開，踏上直升機，飛往機場，由軍機轉送，盡量保密，你的家人仍然留在秘密武器試驗場的官舍居住。」

說完，他就吩咐太空三雄護送李路博士離開。

從這一次「李路博士」險被綁架事件開始，太空三雄受到署長夏樂的賞識，陸續有許多重要案件由他們負責，全力合作，粉碎太空城的邪惡陰謀。

太空三雄當中，最有型有欵的一個，就是巴辣，他的臉貌很像是電影明星，在學校讀書時期，是足球健將，穿上了華服，看來就像是翩翩濁世佳公子，蘇克是他的同學，兩人都是攻讀太空數理系的傑出人物，文武雙全，至於多魯多，是苦學的自修生，因爲他的成績好，身材結實，戰鬥力特別强，然後有資格投入太空城，雖然他是黑人，行爲端正，絕不使用暴力，他們都是被署長精心挑選出來的，想不到他們學習保密局的特務手法，只是幾個月，就有卓越的成就。

李路博士的事件結束之後，李路博士暗中吩咐他在太空城裏面秘密偵查男男女女，阻止各種破壞的工作。很鄭重的說：「人總歸是人，雖然吸烟喝酒以及使用各種痲醉自己的飲品，或者藥物，對身心極端不利，不應該沾染它，特別是太空人，更加不宜沾染，可是，感受壓力太過沉重的人，可能忘記了它的毒害，不斷的抽烟喝酒，玩女人，到了某一個階段，他就有了可能喪失做太空人的資格，假如他們劣跡沒有被人發現，當局還派他駕駛任何一種升上太空的飛行物體，那是很危險的，旬日之前，在一架穿梭機裏面有一個太空人突然發狂，向同伴襲擊，先行把那個人活活的扼殺，然後向另外一個同伴出擊，幸而被襲擊的人聽到尖銳的叫聲，有所警告，他及時避開對方的偷襲，互相糾纏，抓住一個巨型的士巴拿作爲武器，把那個兇手殺掉，三個太空人死剩一個，他雖然可以駕駛穿梭機穿過大氣層在指定的地點降落，穿梭機沒有破壞，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這一類意外傷亡事件雖然可以在萬戶人家發生，却不容易在太空艙發生，看來這一宗命案一定有些內幕，現時我把它牽涉到的人物逐個指點出來，希望你們三人傾全力合作，把眞相查探出來，我心中有一個不安之感，就是突然發現太空人奧德，殺了一個同伴，正想繼續行兇，太空艙之內的一切器材，完全沒有破壞，由此推測得到他未必發狂，只是假扮做狂人，

圖爲太空三雄在候士頓城郊外地下集中訓練情形，他們奉命出動，屢建奇功，向魔王挑戰，只有一個人智勇雙全，死裏逃生。

眞正的目的就是企圖刦奪穿梭機，讓它從太空進入地球之內，在莫斯科的機場降落，換言之，他是一個刦機者，跟地球上面騎刦民航的槍手相同，只是在太空出擊而巳，不過，死者巳經變成了骨灰，再也沒法查探他眞正的目的了，爲了預防同類的慘劇發生，故此我派你們負責追查，這件事情的眞相，碰上了潛伏的奸細，格殺勿論。」

說完，他把這一宗兇案牽涉到的幾個人的資料，交到太空三雄的手上。

一週之後，有回音了，三個太空人分別查探案中牽涉到的三個人，分別獲得一些有份量的綫索，呈報署長夏樂，各有各的收獲。

負責調查該案的唯一生還者「葛洛克」的一個人，就是白人蘇克，他調查對方的資料厚達六十頁，最重要的一份資料就是關於當時他被太空人奧德襲擊的情形。

葛洛克說：「這一幕驚心動魄的慘劇，我一生忘不了，當時我跟地球上面的聯絡站用太空無綫電話交談，只是談了幾句，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首先，我聽到一種近似絕望的呻吟聲，跟着聽到地球上面聯絡站有人大聲叫喚，叫我注意奧德，他企圖把太空艙裏面所有人殺死，他巳經走到我的背後，趕快抵抗他。

「對我來說，凡是從『候士頓太空中心聯絡站』提供的說話，就是命令，我趕快轉身，及時看見他瞪眉突眼的向我撲攻，如果沒有地面聯絡站提示，我被他偷襲成功，那就完了，儘管如此，我仍是很危險的，因爲他巳經發狂，狂人的氣力特別大，我無法抵抗。

「如果這一種偷襲行爲發生在地球上面任何一處，並非發生在太空艙，我早巳死在他的十隻鐵指之下，由於太空艙裏面沒有地心吸力，任何一種舉動都慢過在地球上面同樣的活動，他想偷襲我，看來仍是慢吞吞的，故此我有機會死裏逃生。」

說到了這裏，葛洛克稍爲停頓，一雙眼露出了恐怖的形象，可能他是回憶當時的情形，故此有這種表現，蘇克聽得入了神，插嘴說：「照理一個人發了狂，氣力很大，何況奧德當時殺了一個同伴之後，向你襲擊，當然他的氣力更大了，想不到你有本領制服他，看來你的武功一定是很有份量的了？」

葛洛克苦笑道：「我的武功非常差，實在是無法抵抗他的，相當奇怪，我被他攔腰箍住險些箍到氣絕之際，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也許他恢復常態就不會向我進攻，鼓足勇氣大聲叫喚他的名字，他聽了，整個人呆了一呆，我趕快纏住他，在太空艙的空中飄浮，直到我們十分接近一條鋼柱爲止，然後使勁把他的頭部撞向鋼柱之上，結果我撞暈了他，因此死裏逃生，實在是非常僥倖。」

「聽說太空人奧德終於死在太空艙裏，是否你殺了他呢？」

「不，他的神志逐漸復元，然後罷手，我能夠再活下去，當然不會殺他了；此外，還有另外一種情況足以反映出我不會殺他的，太空艙的另外一個太空人馬奇諾巳經死在他的手上，假如我殺了奧德，僅有我一個人活着回到地球來，我豈不是最受嫌疑的人嗎？憑着這種常識去判斷，你就不會懷疑我殺他了，儘管如此，我仍是很受嫌疑的，因爲他的神志略爲清醒之後，發覺同伴喪生，知道他是兇手，突然畏罪自殺！」

「他眞的是畏罪自殺嗎？他是否拔槍打死自己呢？」

「不，所有太空人的身上都是沒有佩槍的，他只是把一雙手緊握自己的頸子，便即握到氣絕。」

蘇克聽到這裏，衝口而出的說：「太過出奇了，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一個人能夠自己握死自己的！」

「實情確是如此，普通人當然沒有這種力量，因爲他扼到快要氣絕之際，巳經沒有力量繼續握殺自己，不過，奧德的情況則是如此，我無話可說，只能對你說知，他確確實實用一雙手扼殺自己，彷彿中了邪！」

蘇克說：「雖然我沒有一次實地升空，我也是太空人，接受過在無重狀態當中的各種運動，我認爲沒有一個人能夠在無重狀態當中扼殺自己，因此之故，我也懷疑他中了邪！」

「你也懷疑他中邪嗎？」

「是的，我不單是有這種推想，還有事實證明他中邪，我沒有拜訪你作出深入的調查之前，巳經到聯絡站搜集關於這一宗兇案的資料，找到一種證據，證實他中邪，原因是他沒有把太空人跟地面聯絡站交談的座位交給你之前，曾經跟聯絡站講過幾句，跟他交談的人，正是他的太太蘇菲亞，她在那一次交談當中說了許多句十分熱情的話，最後的一句是：『再會，我們在地獄見面，金利巴！』我作出深入調查，才知道金利巴是南美洲巴西人崇拜的魔神，照你形容，奧德本人或者奧德太太蘇菲亞都是魔教的一份子，換句話說，他的太太代替魔教的教主下命令，叫他行兇，因爲金利巴這個魔神在巴西人的心目中正是殺戮之神！」

葛洛克聽了，大感詫異，不過一會，他的神色就恢復正常狀態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感謝上帝，原來我是因此避免行兇嫌疑的！」

蘇克趁住他高興，說：「葛洛克，相信你也希望早日破案的，關於奧德太太是否加入魔教這種秘密，另外有人負責偵查，我除了向你調查之外，還負責向死者馬

奇諾最為接近的人調查，如果他有家屬，戀人，或者比較親密的女友，希望你提示幾句。」

葛洛克想了想，說：「有一種秘密我不想向任何人吐露，你是調查員，我不能不說，希望你緊守秘密，照我所知，死者馬奇諾沒有任何一個家屬，他是個孤兒，未婚，一向獨居，當然是沒有家屬了，不過，相當湊巧，他最心愛的女人，却是蘇菲亞！」

「蘇菲亞不是奧德太太嗎？既然有這種內幕，他不一定是發了狂然後扼殺馬奇諾，可能因為他發覺枕邊的女人跟別人偷情，打完最後一個電話，百感交集便向馬奇諾行兇！」

「這個很難說，男女之間恩恩怨怨，永遠都是纏夾不清，我只能夠把我所知道的奉告，蘇克先生，你還想知道一些甚麼呢？」

「不錯，我還想知道一種秘密，你說蘇菲亞是馬奇諾的心上人，你可知道，他們二人究竟是她婚前熱戀的？抑或婚後熱戀？」

「在婚前熱戀。」

「為甚麼她捨棄馬奇諾愛上了奧德呢？是否奧德比較英俊？比較富有？抑或奧德多才多藝？」

「你說得對，許多方面看，奧德確是超勝過馬奇諾的！」

「哦！我明白了，多謝你的指點，再會！」

最後，說了這一句之後，蘇克便而告辭。

太空三雄的調查報告

這是蘇克寫給署長夏樂的一份「太空艙兇案調查報告書」，另外一份報告書是「巴辣」寫的，他所寫的幾十頁紙當中，最重要的是下面所寫的一頁。

「我多次向蘇菲亞調查關於她丈夫的死因，她總是說得模糊，好像竭力推卸責任，此外，她的表情太過深刻，談了幾句，她就哭起來，似乎是過度傷心，悲痛欲絕，不過，我的感覺並非如此，我認為她裝模作樣，無非竭力掩飾眞相，希望調查員因為她哭泣不再問她，我既有所疑，更加不肯放過她了，除了一向她直接查問之外，還向隣居調查，照她的左隣右里那些太太的觀感，差不多一致的認為她跟丈夫奧德有些磨擦，爭吵多次，似乎有些桃色糾紛，後來，有一個少婦還說她曾經伴着丈夫去看一個心理醫生，那個醫生對她說知，認為她的丈夫在心理上有迷幻的傾向，有時他會無緣無故的想起自殺，如果這個意念發生轉變，他可能殺人，那個心理醫生叫做告羅士，勸她設法找尋心理上的慰藉，最好兩夫婦一齊做些安撫心靈的活動，暗示她應該到侯士頓城外的新宗教中心找尋金博士商量，她曾經去過那個地方，聽說她還引導丈夫奧德到那邊去。

「我把這些綫索用錄音帶收錄，帶在身上，再去找她，當面啓播，她無法否認，我逼她帶去訪問心理醫生以及金博士，那個心理醫生告羅士還有點樣子，至於金博士，邪氣逼人，他多方面的推卸責任，我到有關方面調查他的身份，只是知道他沒有在侯士頓城郊區的新宗教中心宣傳他的教義之前，他在巴西居留很久，擅長催眠術，同時懂得巴西魔教的法術，他可能養活一批殺手，暗中幹販毒的勾當，因為警方沒有證據，不便抓他盤問。

「只是打聽到這些綫索，我仍是不能決定金河這個人是否殺害太空人馬奇諾的幕後人，後來，我跟蘇克秘密暗叙，交換我們各有各探聽得來的情報，我獲得奧德太太蘇菲亞最後一次在地面聯絡站用無綫電話跟丈夫交談所講的話，除了再見這一句還涉及南美洲魔神金利巴，認為此事必有另一種秘密，涉及金博士，我不能做臥底的工作了，改派黑人多魯多負責，他佯作太太自殺影响到情緒極端惡劣的一個男子，前往心理醫生告羅士那邊求診，接受醫生的勸告加入新宗教，他有機會置身於金博士的新宗教門下，盡量製造機會，查探博士的劣跡，但他操之過急，隻身踏入金博士的寢室，發現一處秘窟，大着胆子走進去，碰上了幾個兇惡的人，把他打個半死，剝光了衣裳，拋棄在荒山，希望飛禽走獸把他吃掉，幸而我們帶了警犬到處巡邏，發覺了他，他仍未氣絕，趕快把他用汽車送到醫院急救，他才僥倖生還。」

跟着還有一卷錄音帶，那是「巴辣」在醫院頭等房內叫他講述被人圍毆的情形，那些談話等於「多魯多」的書面報告。

黑人多魯多對錄音機說：「我的語聲證明我是多魯多本人，以下的說話就是我的報告，根據我的調查，金博士並非一個滿充了幻想的人，他的舉止必然有些特殊任務，借了新宗教核心作為掩飾，我奉命做臥底工作，雖然他肯收容我做教徒，還讓我有兩次機會參加夜間的大會，聽他宣傳南美洲魔教的道理，我沒法找到他為非作惡的證據，心裏暗想，時間拖長了，兩個太空人先後喪生，就會寃沉海底，決心找機會潛入他的寢室搜索，因此跌進了他預先佈置下來的陷阱。

「他的寢室雖然關上了房門，用百合匙可以弄開，這是他預先知道的，只要有人把百合匙放入匙洞，房門打開，便即觸動紅外綫的警鐘，誘惑潛入寢室的人，自投羅網，我對他估計得太過輕，因此上當，進入寢室搜索之際，手指無意中按動了機關，大床自動移開，下邊露出了一個穴道，我由石梯走下去，握着手槍，料不到我只是走到地下的大堂，石梯自動縮到上邊去，跟着我發覺有一股巨大的吸力，把手槍吸去，還有一個漁網落在我的身上，十多隻手向我毆打，還有人飛脚踢過來，我被漁網罩住，沒法動彈，終於昏迷不醒，他們誤會，以為我已給被打死，最低限度也是垂危的了，索性把我的衣裳剝個清光，免得我的衣裳有特殊的設備跟外人通話，或者秘密通知任何人，到來援救，立心極為險惡，我僥倖獲救，純然是警犬嗅到我的氣體以及我的同伴努力相助，我認為金博士一定是秘密殺害奧德的兇手，他到底施展甚麼本領能逼奧德在太空艙之內放人又再自殺呢？為甚麼他要這樣做呢？非我所知，不想胡亂的加以猜測，希望署長派人作另外一次臥底，秘密調查，如是可能，派出女性的太空特務比較好些，因

為新教最喜歡美女加入。

就是如此，太空署署長起用迷人的特務小姐「嘉娜」，叫她出動之前，先行跟太空三雄見面，獲悉全部資料，進行任何一種活動之前，仍要跟他們三個人保持密切的聯絡，原因是她隻身入虎穴，隨時發生不測之憂。

魔教總管在火窟失踪

嘉娜展開工作之後第一週，作出以下的報告。

「我看過太空三雄的書面報告以及聽過錄音報告之後，有了初步的輪廓，我認為新教的總管金河這個人，雖然表面上和靄可親，是個很有學識的博士，其實他的腦袋充滿了邪惡觀念，殺人不見血，雖然我還沒有搜索得到他犯罪的鐵證，仍然意味到他使用遙遠控制的催眠術，驅使太空人奧德在太空艙之內行兇，馬奇諾已遭毒手，倘不是葛洛克特別機警，在搏鬥當中頻頻叫喚他的名字，使他呆了一呆，乘機反攻獲勝，他殺了葛洛克，就可以控制那一架穿梭機，回到地球之後，並非在美國甘乃迪角機場降落而是飛到莫斯科機場降落，到時他就是身不由己的劫機者，如果這一項計劃成功，對美國有很大打擊，後來他發覺此事已經失敗，依照事前決定的方式處理，用自己的一雙手扼殺自己，只有被催眠的人，然後有這種暴力。

「另一方面，蘇菲亞可能有了孕，姦夫是金博士，我甚至感覺到她多次參加新教的拜月儀式當中必有一兩次被金博士迷姦，我已經查過太空人奧德在醫院接受全身檢查的記錄，知道他的生理上有一種缺憾，每次排出的精子數量不足，無法令到太太受孕，因此之故，他一旦發覺她有孕即時聯想到她有情郎，抓住她查問，引起很兇的吵架，左隣右里的人都聽到吵架聲以及怒擲器物之聲，至於引導他突然下毒手，在穿梭機的太空艙行兇，乃係他最後一次跟太太通話時，接受了預期的暗示影响使然，大概她說金利巴這句話，提及魔神，喚起他的記憶，使他失去了自主力，立刻行兇。以上全是我初步的推測，是否如此，仍要作更為深入的調查，為了作出最有份量的調查，我必須化名做一個被棄的少女，誘惑這個魔頭，乘機套取他內心的秘密，只要我有機會跟他同在一起進食，有一杯飲品，我在那杯飲品投下一粒招供丸，有問必答，錄取他的口供，他就難逃法網，同時使太空人之死的眞相大白，招供丸以及錄音機都藏在我的手袋裏，他不易發覺，即使他找到了它，他也不會對我發生懷疑的，因為現時有許多婦女把細小的錄音機收藏在手袋之內，招供丸只是白色的細小藥丸，而且印上了維他命丸的牌子，他找到了它，未必知道它是甚麼東西，總而言之，這兩三天之內我就要幹臥底的工作，並且依照蘇菲亞走過的一條路去投入「新宗教中心」找他。

嘉娜作出這一項報告之後，忽然失去聯絡，準確的說法，應該說她失踪，太空三雄十分焦躁，決心找她。

那時黑人「多魯多」的傷勢痊癒了七八成，能夠走動，索性由他帶路，晚晚走到魔教集體拜月的荒山窺伺，利用遙遠錄音加上了擴聲器收聽那個魔頭說些甚麼。

他們三個人都有犀利的武器及强光電筒，身邊還有嗅覺特別敏銳的警犬「神龍」相隨，對方完全沒有覺察得到有人窺探秘密，當然是疏於防範了，從錄音機收聽到的秘密當中，涉及祭品，又從望遠鏡看到一個裸女，躺在用樹枝架成的一個六呎高的木架上面，木架之下，堆滿了禾桿草，這種局勢反映出即將發生活人死於火光之下，作為獻身魔神的祭品，那個活人極有可能是失踪了幾天的「嘉娜」，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們必須採取行動，索性俯伏在地，好像蛇行似的向那一堆魔教信徒爬過去。

火光還沒有燃燒，山上有許多草，本來可以掩護他們，可惜金博士詭計多端，利用幾隻受過訓練的大狼狗作為「哨兵」，牠感覺有人爬近，吠個不停，引起金博士的注意，立刻派出殺手，向狗吠之處圍攻。

太空三雄身邊也有一隻大狗，叫做「神龍」，對方的狗剛剛狂吠，牠就出擊，以寡敵衆，屈居下風，多魯多最喜歡牠，逼於發槍射擊，巴辣以及蘇克加入戰團，對方的殺手還沒有走到他們的身邊，幾隻大狼狗已經死在槍下，可憐得很，「神龍」這一隻警犬也同歸於盡。

戰事只是一個開端，山邊的荒地上面已經有火光出現，殺手跟太空三雄駁火，阻止他們進入魔教大會的會場，他們躲在岩石背後，不斷的用望遠鏡眺望，發覺木架之上的裸女果然是嘉娜，怒火攻心，不再計較本身的安危了，怒吼一聲，三雄立刻散開，分開三路出擊，衝向魔教召開大會的草坪。

打得最兇的一個人就是多魯多了，他緊握手提機槍掃射，巴辣收回手槍，改用手榴彈出擊，威力比手提機槍更大，魔教的殺手紛紛潰退。

蘇克在兩個同伴掩護之下，採取中央突破的戰術，拚命飛奔，一口氣奔向草坪，人未奔到，已經拋擲手榴彈，炸開一條路，疾走到木架旁邊。

火光十分旺盛，就快燒到木架了，她仍是很安詳的躺着，沒有絲毫動彈，一眼看去，死活不分，蘇克不理會她是活人抑或是艷屍了，直衝過去，抓着金博士，逼他下令各人盡快用水淋熄那些燃燒的禾桿草，另外一些人，拆開木架，嘉娜因此獲救。

巴辣以及多魯多殺退對方的殺手之後，走到木架之前，蘇克雖然奪回木架上面的裸女，沒法救醒她，十分焦躁。

他向魔教的總管金河連聲怒斥，叫金河施術使她覺醒，金河說：「即使你們把我活活的燒死，我也不肯救醒她。」

太空三雄勃然大怒，叫他站在木架之上，下邊堆滿了禾桿草，逼他解救嘉娜，金河哈哈大笑，說道：「你們有胆放火燒我嗎？」

太空三雄下令縱火！

已經拆了一半的木架，重新搭起來，下邊多加禾桿草，一經燃燒，火光熊熊，相當奇怪，金河絕不驚慌，仍是那麼倔强，說：「你們斗胆縱火燒人，我要召警把

你們拘捕！」

看來他是不肯屈服的了！蘇克對巴辣說：「我們是否眞的把他活活燒死呢？」

「是的，你們退開，由我一個人來縱火！」

他傲然說。

所有人退下，包括好像變成木美人的嘉娜。

沒有人干涉他們，死剩的殺手也沒有走過去阻止他們縱火，那些魔徒伏地膜拜，有些人大聲說：「快些合唱，祝賀總管升天！」

幾百人齊聲歌唱，好像對總管的生死漠不關心。

火光逐漸旺盛，金河在火中哈哈大笑，一直都沒有停止，直到火燒禾桿草發出的畢畢啪啪之聲蓋過了笑聲爲止。

蘇克心上一沉，說：「大哥，我們沒有這種權力燒死一個人的，要不要向上峯報告？」

巴辣還沒有回答，旁邊有一個虔誠的魔敎之徒，走前兩步，說：「我聽到你們的談話了，也許你們有些誤會，其實今晚總管決定升天的，升天之後三天，也就復活，在這個地方出現，你們在是協助他升天而巳，根本上你們沒有燒死他！」

太空三雄聽了，認爲他胡說八道，把他斥退，用水淋熄那堆火，撥開禾桿草看看，大驚失色，在殘餘的火窟之內，空無所有，自稱是魔敎總管的金博士，竟然去得無影無踪。

在螢光幕顯示的美女嘉娜，是個太空英雌，多次遇險，逢凶化吉，終於獲得有心人保護她，雙雙逃出鬼門關。

太空部署捲入漩渦

太空三雄沒有燒死人，只是殺了幾名殺手，他們相信走開之後，魔敎中人必然會走過來打掃地方，收殮屍體，不必理會它，自管自的走開，百忙中，他們還替她穿上了一件衣裳。

當晚他們就把她送到醫院施救，打電話向署長報告這件事，署長夏樂的語聲有些焦躁，問：「醫生怎樣說呢？嘉娜是否進入危險時期呢？」

巴辣以大哥的身份回答：「署長放心，醫生認爲她只是被人注射過安眠藥針，並非受到邪術的控制，她睡夠了，自然覺醒，不必担心！」

聽了這些話，署長夏樂鬆了一口氣，說：「電話不便交談，橫豎妖道巳經借火遁去，難以追查他的下落，守候幾天再行定奪，仍未爲遲，你們三個人輪流看守她，直到她覺醒爲止，只要她能夠開口，立刻打電話向我報告。」

巴辣說：「我們一定依照你們吩咐去做，請你放心！」

一宿無話，翌日下午二時，嘉娜覺醒，失聲喊了一句：「這是甚麼地方？」

看護小姐聽到聲響走進來，說：「小姐，你覺醒了，再好也沒有！這個地方是醫院，昨晚深夜，有三個男人把你送進來的，你忘記了嗎？」

「我的記性很差，眞的忘記了！現時他們還在醫院之內嗎？」

「他們仍然留在醫院的客房，我立刻把他們找來。」

看護小姐果然在二十分鐘之內把太空三雄找到，他們一起走進頭等病房，發覺她巳覺醒了，跟常人無異，喜出望外。

談到她被人注射痳醉針藥的情形，嘉娜說：「我把金博士那一帮人的實力估計得太低了，我只是走進去跟他們交談，突然覺得身上一震，失去了知覺，大概他們使用一種含有痳醉藥的子彈，向我射擊，中槍之後，我沒有受傷，但卻失去了活動的能力，如果不是你們冒險相救，我被金博士的爪牙活活燒死，仍不知情。」

「爲甚麼你剛剛走進新宗敎中心，找金博士就給他們用痳醉性的子彈射擊呢，你試想一想，是否你沒有動身之前巳經洩漏你的身份呢？」巴辣向她查問。

嘉娜想了想，說：「很難說，可能奧德太太蘇菲亞跟金博士有特別關係，我調查過她，假如她向他告密，他就有可能在我進門之前巳經對他不懷好意。」

「對了！準是如此，我們立刻拘捕她吧。」

巴辣只是說了這一句，立刻打電話到太空城的警探，先行扣留她，殊不料這個電話遲了一步，她在一個鐘頭前失了踪。

局勢豁然開朗，分明是她串同了金博士，運用催眠術，企圖刼機，這個行動失敗，她的丈夫立刻自殺，由此可以反映出金博士依然是莫斯科的爪牙。

明白了其中奧妙，警方下令通緝金博士以及蘇菲亞，徒勞無功。

事後太空署長夏樂知會侯士頓城的郊區警署，派人同到金博士失踪的地點，展開深入的調查，警方的一個專門破獲暗格專家巴圖美，指出這一點，金博士並非懂得妖術，在火光熊熊的地方失踪，大概是那個地方的地面裝置了機關，可以整個人突然墜落，進入地洞躲起來。

爲了證實他的見解，他用脚踐踏那個地點比較可疑的幾處，發覺有一個地方是略爲帶着一些浮泥的，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俯頭下來，伸手撥了幾撥，驟然聽到錚錚之聲，地面往左邊裂開，露出一個相當大的洞穴。

他轉身向署長望了一眼，說：「署長，你看見的，這個暗格就是金博士藏身之處，我用繩子吊下去，很快就可以發覺洞內有些甚麼。」

說完，他把繩子在一條橫木上而打了一個結，再把橫木放在洞穴兩邊，叫人分別抓住它，認爲安全，然後雙手握着繩子垂下來。

他往下邊滑落了幾步，突然慘呼一聲，站在地面的人趕快把他拉上來，定眼看看，他巳經氣絕，腸破血流，顯然在洞內被一柄尖刀攔腰割了一下，換言之，洞內裝置了殺人的風車刀。

署長夏樂勃然大怒，說道：「金河這個人眞是詭計多端，心狠手辣，他不單是躲在洞穴之內，趁機逃走，還在洞內裝置了殺人的利器。蓄意傷人，非找他算賬不可！」

說完，他吩咐別人把「巴圖美」厚葬，便即回到太空城，至於太空三雄以及太空英雌嘉娜，跟隨在他的背後。

回到太空城，署長夏樂餘怒未息，眞想立刻派人追殺金河，後來，轉念一想，有別的事情比較追殺他更加重要，逼於按下了怒火，先去處理一宗緊急的任務。

這宗任務跟太空堡壘有關，他接獲了美國總統府的密令，形勢危急，除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必須盡快建造太空堡壘，叫他派人到極端秘密的地下城督工。

既然他十分信任太空三雄，索性就派這三個人出動，太空英雌嘉娜，暫時留下來。

巴辣等三個太空特務，負責走到美國大峽谷當中最險要的地下城，進行督工，對他們來說，這個任務根本上沒有甚麼困難，輕而易舉的完成了任務秘密通知署長夏樂，希望夏樂親自走到地下城看看。

夏樂欣然啓程，帶了一個精於烹飪的廚師，另外有大批肉類和酒，打算把它慰勞技工以及負責建造飛行堡壘的科學家，他下令賞賜酒肉之前，還叫李路博士帶他看看巳經完成了最後建造工程的一座太空堡壘，一切滿意，就讓他們酩酊同歡。

那晚沒有進餐之前，署長夏樂在機密室內單獨召見太空三雄，一邊喝酒一邊傾談，那些酒是最香醇的一種名釀，他們從來沒有喝過那麼高級的醇酒，署長頻頻舉杯，不自覺的多喝了一點，末了，署長夏樂說：「不知道爲甚麼，我有些不祥之兆，覺得今晚可能發生甚麼重大的變化，似乎大禍臨頭，希望你們在機密室外邊守衛，切勿喝酒太多，隨時準備作戰。」

署長一向充滿了自信心，不會如此畏縮，可見局勢有些變化，太空三雄忠心耿耿，當然是傾全力去保護他，不敢再喝酒了，至於李路博士，混和在建造飛行堡壘那些人當中，他也是頗有節制的，雖然吃得多，酒卻喝得少。

署長吩咐他們不要洩漏他的憂慮，再又因爲他們跟李路博士的交情不厚，故此太空三雄沒有把署長的憂慮說出來，李路茫無所知。

在大堂喝酒的時候，二百多人俱是有說有笑，彷彿生龍活虎，可是，吃吃喝喝，逐漸有些變化，開始看見三幾個人倒下來，跟着有更多的人倒下，最後倒下來的一個人，就是李路博士。

這種情況是很罕見的，太空三雄當中最夠資格講話的人就是巴辣，他叫另外兩個朋友留在大堂，看守各人的動靜，單獨走向機密室求見。

門開了，署長夏樂迎入，他看見夏樂的神色不差，稍爲放心，先行問他是否健康方面有問題，然後報告大堂發生的奇怪遭遇，加上了他的判斷，說：「所有人只是昏昏欲睡的倒下來，臉孔沒有變色，不像是中毒，署長，你所憂慮的事情巳經發生了，我們應該怎樣應付呢？」

「不必理會它，我們走吧，既然那些人只是喝了神秘的藥酒，發生痳痹之感，過了一個時期，自然覺醒，用不着我們担心。這是我的命令，我們一起離開這個地方！」

「是的，我們一定遵守命令，不過，地下城裏面只有那些迷迷惘惘的人留下來，如果沒有人照料，他們隨時發生不測之憂，還是留下一些人照料他們好些。」巴辣有些不服氣，衝口而出的說。

署長夏樂聽了，心上一沉，稍停，冷然說：「你們只是依照我的吩咐去做好了，不過，你們關心同僚的安危，有些懷疑，向我詢問，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不會怪責你們，既然你們提出問題，我願意回答，現時正式答覆你們好了，坦白點說，是我在酒內投下藥物的，你們三個人跟我一起喝的酒，含有解藥，故此你們沒有發生變化，至於我設法令到所有人迷迷惘惘，因爲我接獲最高級長官的指示，認爲太空城派出二百多人到秘密地點製造太空堡壘這件事，巳經洩漏，蘇聯的太空武器專家也懂得清清楚楚，故此決定暫時禁止地下城所有人的活動，包括李路博士在內。」

太空三雄聽了，恍然大悟，巴辣忽又開口：「署長，儘管他們當中有些人值得懷疑，你沒有查清楚之前，暫時把他們的活動阻壓，整天迷迷惘惘，他們是人，仍

是要按時進食的，如果我們走開，他們缺少了食物，或者地下城有食物而他們不會吃，怎樣辦呢？你不担心他們活活的餓死嗎？」

「不，我絕對不担心他們餓死，他們不久就會覺醒過來，喜歡吃甚麼就吃甚麼，决不會忘記進食，事實上他們只是迷迷惘惘而巳，不必担心。」

「我明白了，署長，你必然是使用海地這個國家所產的迷藥。」

「你眞是聰明，巴辣，你沒有辜負我提拔你！既然你知道這種秘密，不要向我問長問短了，回到加州聖地牙哥的迎賓館歇息吧。」最後，署長夏樂很冷靜的說。

事情發展到這裏，巴辣不好意思纏住他再問下去，只好默然走開。

離開了地下城的時候，只有署長和太空三雄。

被軟禁在地下城的職工和厨子，共有二百七十多人！

機械人突然停止活動

署長夏樂對太空三雄確是特別優厚的，讓他們在聖地牙哥的迎賓館居住，一切費用全是太空總署支付，每人另給五萬美元獎金，讓他們玩得更加開心。

人類的心理反應，往往如此，巴辣三個人的心理亦無例外，署長越是優待他們，他們越加不安於心，始終認爲署長有些陰謀，甚至懷疑署長吩咐他們留在迎賓館，隨時聽候差遣，另有作用，希望他們跟外界隔絕，更加想他們沒有機會跟太空特務訓練營的主任莫沙接觸。

巴辣沉悶到極點，湊巧有一天太空英雌嘉娜打了一個電話給他，他靈機一觸，約她單獨在外邊見面，把他們在地下城發生的遭遇和盤托出來，還懇求她秘密對莫沙主任說知，請莫主任定奪。

嘉娜傾聽一會，明白他的意思，說：

「不錯，我只是偶然走出來活動活動，晚上仍要回到太空特務訓練營的，我一定有機會跟莫主任傾訴心聲，可是，你叫我轉達的一番話，很難令人入信，坦白點說，如果我沒有親眼看見，我也不信二百多人變成了行屍。」

「你的意思是否說你要親眼看見然後相信，如果你半信半疑，你就不肯替我轉達呢？」巴辣單刀直入的說。

「是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應該隱瞞，不錯的，我確有此想。」她很率直的說。

「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帶你進入地下城看看。此外，我們三個人，爲了李路博士以及其他的技工，如此過活，着實担心，就算不是帶你入內看看，我們也想去看看。」

「好的，事不宜遲，今晚就啓程好不好？」

「好，我們身邊有足夠的錢買機票，今晚同到地下城看看。」

巴辣很有決斷，即說即做，果然當晚四個人一起乘搭民航機到「大峽谷」，依照上次去過的途徑走到指定地點，撥動機關，從地面降落三十呎深的地下城。百忙中，他們還向警備總部借一輛吉普車。相當奇怪，被困在地下城的人，仍是迷迷惘惘，失去正常的反應，不過，他們仍是活的，等於一個「行屍」。

巴辣對她說：「嘉娜，你現時看見那些人了，你不會疑心我說謊了吧？」

「我不再疑心你的說謊了，既然我巳經到了地下城。聽說那一座可以飛行的太空堡壘，巳經全部完成，你可否帶我去看看它呢？」

「可以！」巴辣稍爲遲疑，終於答應她。

四個人先行走到比較大堂更低之處，果然看見有三座龐然大物，巴辣亮了燈，有一百二十枝巨型光管一齊吐亮，霞光萬道，非常壯觀。

她讚美了一聲，說：「我們可以走近一點看看它嗎？它美麗極了，我眞想摸摸它！」

「它不會咬你的，你眞的可以去摸摸它！」

巴辣帶她走向停放太空堡壘的一處。只有一座，屹立在眼前，任何人看見它都覺得相形見拙，以爲自己太過渺小。

她眞的伸手摸摸它的外殼。

其實她只是伸手摸摸而巳，沒有別的用心，料不到那座飛行堡壘被活人的手指接觸，立刻有四個機械人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分別向他們襲擊。

巴辣大吃一驚，閃身走向她那邊，拉她的手，退後幾步，希望從那一扇打開了一半的門走出去，怎料門口巳經被一個機械人擋住去路。

他明知機械人沒法被子彈打傷，生死關頭，也要試一試，拔出佩槍，向它連轟三槍。

機械人絲毫不受影响，把一雙手伸開，好像捉迷藏似的向他們步步進攻。

嘉娜嚇呆了半截，沒法走動。

巴辣爲了保護她，擋住機械人，它的一雙手合攏，立刻抓住他。

另一方面，黑人多魯多以及白人蘇克也被機械人抓住。

看來他們三個人難逃一死了，料不到眼前的燈光熄滅，機械人缺少電力供應，沒法動彈，太空三雄死裏逃生。

誰救了他們？

太空三雄莫名其妙。

黑暗中有人開口，大聲說：「我是李路博士，機械人巳經停止活動了，你們必須趕快逃走！我也逃走！」

他們四個人循着語聲發出的方向走過去，跟李路滙合在一起，走到出口的前面，李路然後扳動電力供應的總掣，飛奔到他們身邊，機械人想追上來也辦不到，他們盡快逃生。

走出了地穴外邊，找着太空三雄乘坐的吉普車，向原路駛回去。

嘉娜跟李路博士以及多魯多三個人坐在後廂，巴辣駕駛吉普車，蘇克坐在他的身邊。

吉普車開動，有如一陣風，機械人即使能夠走出洞穴也沒法追上他們了，四個人樂得哈哈大笑。

他們似乎脫險了，可是，那個地方距離大峽谷的警備總部仍是相當遙遠的，起碼要行駛三個鐘頭之久，巴辣集中精神

辨認道路，蘇克緩緩的閉上眼睛休息，後廂三個人也沒有交談，行駛了兩小時之後，巴辣停車休息，喊了一聲：「嘉娜，你覺得怎樣？」

「我閉上了眼睛睡了一會，現時我的精神好得多了。」她緩緩的說。

「李路博士怎樣？」

「他沒做聲，看來他好像睡熟了！」

說到這裏，她伸手摸摸身邊的人，突然她失聲驚呼，顫聲說：「似乎他的心臟停頓了，死得那麼快，眞是可怖！」

黑人多魯多也覺醒了，幾個人合力相助，盡可能的救他，仍是白費氣力，李路博士始終沒法覺醒。

他究竟是怎樣死的？沒人能夠回答！

巴辣絕處逢生

既然李路博士喪生，他們把屍體留下來，徒然引起別人的猜疑，四個人商量一遍，終於由巴辣作主，找個山洞把屍體放在那裏，外邊用樹葉遮蔽，盡快乘搭民航機離開大峽谷，她單獨回到太空特務訓練中心，太空三雄，留在聖地牙哥迎賓館。

他們都意識到這件事情不會那麼簡單，必然是越來越加複雜，沒有人斗胆把這種意外事件向署長夏樂報告。

又是一天，有一個電話打進迎賓館，找太空人巴辣，巴辣一聽就知道打電話的人是誰，說：「原來是你，嘉娜，你是否到了聖地牙哥呢？」

「是的，我在棕櫚大餐廳，一個人吃餐，有些要緊的話想對你說知，你可否單獨走來見我？」

「當然可以！」

很快兩人就在餐廳密談，她冷靜的說：「我現時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殺死李路博士的兇手，必然是黑人多魯多！」

「你有證據嗎？」

「巴辣，你試想一想，當時你們二人坐在前廂，汽車的後廂只有三個人就坐，我絕對沒法把一個男人活活的扼死，多魯多却辦得到，因他坐在李路博士身邊。」

「爲甚麼他要這樣做呢？」

「我怎會知道？你可以問問他！」嘉娜簡直是逼他追究此事了。

巴辣沉住氣說：「世事很難說，假如他是特務，奉命行事，甚麼事情都可以幹得出來。好的，你跟着我走，我們一起回到迎賓館找他！」

嘉娜給他帶着走回迎賓館，打開了房門，及時看見多魯多俯下半邊身，又再站起來，眼中露出恐怖的神態，看見他倆走進來，顫聲說：「眞的可怕，他死了！」

躺在樓板上面的人正是太空人蘇克！

巴辣拔槍指嚇他，說：「多魯多，蘇克是怎樣死的？」

「我也不知道！他剛剛走進來，向我打個招呼，似乎想開口對我說些甚麼，剛剛舉手，一言不發，便即喪命！」

「胡說，他沒有心臟病，怎會如此？嘉娜，你走過去摸摸蘇克有沒有脈搏，如果沒有脈搏，我就把多魯多看做兇手！」

她走過去摸了摸，說：「蘇克死定了，他似乎被人扼殺！」

「哼！」巴辣目露兇光。突然電話聲嗚嗚的响，他不一定想殺多魯多，可是對方趁着他分心，撲過來想搶槍，巴辣逼於發射，一槍就把這傢伙打死了，登時呆若木鷄。

她接聽電話，自作主張，說：「好的，署長，你快些到來，我留在迎賓太空三雄的房間裏。」她掛斷了電話，向巴辣望了一眼，說：「眞是湊巧，署長剛剛到聖地牙哥，順道看看你們，他來得正好，三個太空人死剩你一個，你必須把一切事實對他說知，我做你的證人！」

事情發展到這裏，巴辣沒法可想，只好留在房間裏。

署長夏樂帶了兩名保鏢走進來，看見三個太空人死剩一個，大吃一驚，立刻叫保鏢動手，把他繳械，然後帶回太空城。

巴辣只是囚禁在太空城的土牢，還沒有受審，突然在大峽谷發生爆炸，二百多個太空技工以及別的人全部炸死，半個山谷倒坍，剛剛完成的太空堡壘，爆炸之後，還掩蓋在岩石之下。

太空堡壘毀了，設計建造它的李路博士，早巳死亡，浮水鐵如何提煉出來，也是失傳了，對太空總署來說那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即使署長把這個責任推在巴辣一個人身上，也是枉然，他看來十分沮喪。

有一晚，他叫嘉娜走進太空城的土牢，把太空人巴辣帶出來，在健身院見面。

那個健身院也是附屬於太空城的，嘉娜把他帶入，隨即關上了門。

健身院裏面只有他們三個人，嘉娜一聲不响站在一旁，任由署長跟巴辣交談。

署長夏樂，說：「巴辣，委屈你了，我本來不想拘捕你的，無奈局面太過凌亂，對我極爲不利，我不能不拘捕你！」

「多謝署長開恩！」

「看來這種處境不單是對我不利，對你也是很不利的，你懂得嗎？」

「我一切都懂！」

「你似乎還懂得很多秘密，不妨說出來。」

「署長，你眞的叫我把所知的秘密和盤托出嗎？」

「是的，只有我才可以幫助你死裏逃生，如果你眞正明白我的立場，而且明白我的好意，你就會說個詳細。」

「好，我開始說了，鼓勵建造太空堡壘的人是你，毀滅它的人也是你！」

「你說我毀滅它？」

「是的，你十分貪心，利用太空堡壘向蘇聯講價，如果莫斯科當局肯出價買它，你可能派人騎刧它，飛往莫斯科，可惜對方出價太少，不想買它，只是想毀了它，於是你就佈局把太空堡壘以及整個地下城炸毀，李路博士似乎吃了解藥，或者那晚他根本沒有喝進毒酒，故此活下來，如果沒有他制服機械人，太空三雄早巳死了，後來，他以爲遇救，仍是不免一死！」

「誰殺了他？」

「殺他的人就是你的情婦嘉娜！」

「胡說！」

「絕對不是胡說，李路博士窒息身亡，確是被人扼殺，他就是死在毒針之下，除了嘉娜，沒有人能夠下毒手！除非她是你的情婦，絕對不會幹這樣危險的任務！她把我叫到一間餐廳交談之際，談過於多

魯多，那一段時間你單獨與蘇克見面，暗中用毒針刺他，故此蘇克剛剛走進房間沒法開口，便即倒斃，後來他想殺我，我逼於殺他，這一場也是你編排出來的，嘉娜確是一名優秀的演員。」

「你的觀察力十分敏銳，佩服之至！照你看，爲甚麼我不殺你？」

「很簡單，你必須找一個人担承各種過失，還說這個人是蘇聯的特務！你想我扮演這個角色，當然不會殺我！不過，我如果出庭受審，可能對你極端不利，故此你想我越獄逃走，你未必想我越獄逃走之後立刻槍殺，這樣做等於殺人滅口，太過幼稚了，可能被人識破，終於你想我帮忙你一次，你不殺我，反而把嘉娜贈給我，另外贈給我倆一百萬美元，交換的條件就是我倆走到最遙遠的地方隱姓埋名，共渡餘生，你知道我愛她，如果她同意，我一定同意！」

「你眞是絕頂聰明，我還沒有開口，你巳經想得十分週到，太過令我驚奇了，你以爲她會同意跟你出走嗎？」

「她懂得你的秘密太多，留在你的身邊，太過危險，如果她稍爲有些頭腦，大概會投進我的懷抱！」

「好，就這樣辦！嘉娜，你跟隨他走好了，我有一袋寶石和鑽石贈給你，不止值一百萬！我用歷代祖宗的名譽發誓，永不加害你們！如果你們不信任我，不妨離開太空城之後，多方面的轉變旅程，直到我無法追踪爲止！」

嘉娜不知道怎樣才好，呆呆的站着，彷彿變成一座石像。

巴辣說：「從這一秒鐘開始，她是我的人了，你贈給她的財物，暫時由我保管好不好？」

「好！」

「署長，你十分爽快，我由衷的感謝你，李路博士的屍體放在山洞之內，總是不妙的，希望你派人毀滅他，還有一點，我担心死在你的手中，無人報仇，把你的一切秘密寫在一捲紙上面，那捲紙放在李路博士身上，萬一我慘死，將來有人找到那個屍體，自然有人替我報仇的，洞口只用很少樹葉遮蔽，野風很大，相信半個月之後，風掃落葉，屍體就會得被獵人發覺，現時肯定它沒有被人發現，這是我回敬給你的一份禮物，希望你不要說我太過毒辣！」

「我怎會怪你？一切巳成過去，你們二人，好好的過活，不必把前事擺在心上！巴辣，你仍可以用你的簽名把你們太空三雄存放在聖地牙哥迎賓館的鈔票取出應用，起碼有十萬美元，夠你們環遊世界渡蜜月了，再會！」一切談妥，他打開鐵門，讓巴辣把她帶走。

剛剛離開太空城，巴辣就對她說：「只要我們在迎賓館再度露面，就會死在他的爪牙手下，別貪那些錢，有寶石在手，即使沒有錢，我們仍然可以遠走高飛！」

她的眉心一皺，說：「巴辣，你以爲那個魔頭說過的話靠得住嗎？」

「不，他所說的話未必靠得住，不過，他就快死了，只要他喪命，沒有人追究我們！」

「他好好的活着，怎會死去？」

「你不懂得我的詭計了，我巳經用磷粉混和在墨水之內，寫了十頁紙，把它捲好，放在李路博士衣袋之內，照我想，夏樂的爲人十分多疑，他決不會假手於人，親自走到我指定的山洞之內搜索，找到李路屍體，當然發覺那一捲紙，他決不會讓別人碰它，自行閱讀，還沒有看完十頁紙，他巳經中毒，磷粉所含的毒質往上升，先行爆眼，跟住爆胸，他非死不可！」

「巴辣，你眞有辦法！」她由衷的稱讚他。結果怎樣呢？太空總署的署長夏樂，果然死在山洞之內，身邊還有李路博士的屍體。

報紙上面以很大的篇幅報導這一宗悲劇，認爲他跟李路博士二人因爲太空堡壘炸毀，自知失責，必然受刑，畏罪自殺！

實情怎樣？只有兩個人知情，他倆就是永遠失踪的太空人巴辣以及太空英雌嘉娜！

（全文完）

神馬鐵華陀

（本文承自44頁）

在苗區，最恨眞正的情郎無情，她倆是呆住了。不，或者可以說；她倆是死了心。

一刀，二刀，三刀……她倆的手脚極快，一瞬時，她們巳在頭、身、手……釘了七刀。

分明，她們想用本命神蠱來與對手拚命了。其實，她們的心神巳分，也可說心神之力不夠，她們祇是拚命，她們也不打算有命存在。

「唉，」紅葉聖母一聲長嘆，手中突然多了三柄金光閃閃，形式奇特的小刀來。而仲氏雙姝突然的大叫起來。

因爲，這正是木門中最可怕的法物，乾靈刀。即使她倆是全心全力的對付對手，可也不能不爲此刀所尅。這三柄金刀是苗疆開山祖師的神刀。本門養蠱的人，誰也有個獨特的秘穴，秘穴——等於中原人物練功之功穴。任何五金之物，你能殺對手，可決不能尅制垂死者的木命神蠱亂出飛散害人。

乾靈刀能以純陽之火燒毀對手，令對手再無能力散蠱。還有，乾靈刀對付本門人，如應斯响，百發百中。雙燕姊妹不得不慘叫，金刀喂蠱法巳展開，她倆連個回頭機會也沒有了啊……

三道苗刀形金光巳出，嗆啷啷的削鐵聲音中，雙燕姊妹巳中刀，翻身在地，兩手中，奇怪的是，一人抓一樣東西，金蛛，銀蠶……

「金花你說得對！害人有什麼好！」

周民漠看到了雙燕的慘容，也聽到了她的慘嗥，他不禁沉聲道：「爲了什麼？爲了什麼？」

「爲了情郎……」是的，雙燕是爲了情郎，可惜，沙雲驥並不是她的眞正情郎，她倆，死得寃……

「你，何嘗不是這樣！」唐天卿在笑，可是，周民漠看出來，他的笑比哭更難看。祇有孩子的笑，是眞的，眞的——

（全文完）

邊塞風雲

（本文承自第38頁）

撲跌在地上的胡爾圖，也閉上雙眼，不忍卒睹！

趙燕然却可以說再世爲人，從鬼門關前，打轉回來。

因爲若不是那天外飛來的套索在那生死一髮間套勒住卓非凡的雙臂並將他扯得向後跌，那一刀斬劈，肯定將趙燕然斬劈成兩片！

好一個卓非凡，身形被扯得仰跌下去的刹那，臉下藉勢一蹬向後順勢倒翻出去，手腕一沉刀鋒向內貼着腕側割切落去！

只要繩索一斷，那便困不住他，項北原他們仍將死在他的刀下！

「刷」一下輕响，套勒在他身上的套索，便被他一刀割切斷！

「奪」地一下急响，一道駭電般的閃光，也在那刹那激射入他的背心上！直沒至柄，從前胸透突出來！

「呀——！」卓非凡張口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厲吼聲，身軀猛地抽搐了一下，重重地摔墜落地上，手脚抽搐了一下，便寂然不動！

一頭撞空的趙燕然，剛好收勢不住，衝撲在卓非凡的屍身前的地上，一下子傻了眼，握拳欲擊的手，凝住在空中！

因爲他巳看出，卓非凡巳氣絕身亡！

胡爾圖張眼看到，忍不住發出一聲歡呼。

項北原長透一口氣，虛脫地一下跌坐在地上，手上那柄斷劍不見了。

因爲卓非凡的背上，插着的，正是他那柄斷劍。

不用說，是他在卓非凡以刀割斷套勒在身上套索的霎那，脫手飛擲出手上的斷劍，將卓非凡擊殺！

那一擲，巳將他全身的力氣耗盡。

顧秀清先是張口發出一聲壓抑着的驚叫，繼之滿臉焦急地搶到項北原的身邊，蹲下來，扶住他，惶急地道：「項大哥，你怎麼哪？」接扭頭呼叫：「趙大哥，快來啊！」

趙燕然霍然翻身跳起，急奔過去。

胡爾圖也掙着站起來，踉蹌着奔了過來。

項北原不等趙燕然開口，巳長吸了口氣，掙扎着道：「燕然，扶我起來，我沒有什麼事。」

說着，側首朝顧秀清展顏一笑，却乍見顧秀清憂急得淚水滿眼的，心頭一熱，忍不住伸手執住了她的手。

趙燕然一眼看到，急忙將目光偏開，裝作沒有看到，帮着將項北原扶起來。

這時候，胡爾圖也奔了過來，自然也看到項、顧兩人雙手相執，噙着笑，朝趙燕然眨了一下眼。

趙燕然忙用手肘碰了他一下。

那三名漢子，却悄沒聲地偷溜了。

× × ×

暮色四合中，一條身形在三丈外的地上慢慢地站起身來，手上拿着一根斷了一截的套馬索，定定地望着項北原他們。

暮色蒼黯中，項北原還是一眼就認出那人，脫口一聲：「魯朋友，是你！」

趙燕然也驚喜地叫道：「魯朋友，你怎會在這裏？」

這句話出口，他便恍然明白自己那句話問得好傻，拍一下腦袋，抱拳道：「魯朋友，承蒙你及時出手解救了咱們之厄，趙某感激……」

那人果然是十數日前，被趙燕然兩人救了的偷馬賊魯寧，他不等趙燕然說下去，便擺手笑道：「趙兄，你太客氣了，趙兄還記得我與兩位告別時，對兩位說過的那句話麼？」

「『必有以報』！」項北原衝口而出道。

「項兄，趙兄，本來我想留下來帮忙你們清理一下這裏的，但我必需要先那三個溜脫的傢伙一步趕回去告知我的伙伴們，到卓老賊的牧場，取回我們被佔奪的牲口財物，再將那賊窩剷平，請恕我就此別過。」

說完，不等項北原他們說話，撮唇打了個「唿哨」，馬蹄聲响，一匹馬自遠處奔來，在魯寧的身前停下來。

魯寧飛身上馬，朝項北原他們揮了一下手，便撥轉馬頭，飛馳而去，迅即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項北原四人久久地望着魯寧人馬消失的遠方，誰也沒有出聲。

他們都知道，這一次若沒有魯寧的出手解救，他們這時候經巳死在卓非凡的刀下。

「一切都終於解決了！」項北原長長地吁了口氣，雙眼仍然望着夜色迷茫的遠方。

他的手，也仍執着顧秀清的手。

「北原，明春天暖草長的時候，咱們就可以放牧大羣大羣的羊牛馬匹了。」趙燕然也長舒口氣，神往地說：「這塊地方，從今後定會繁榮昌盛！」

「妙啊，我盼了半輩子，終於盼到了自己的牧場！」胡爾圖臉上綻出歡笑，擧袖拭去嘴角的血漬。「我發誓世世代代，都不離開這塊草原！」

「項大哥，我永遠也不離開你……們。」顧秀清含情脈脈地望着項北原。

項北原目光與她的目光一觸，禁不住心弦震動了一下，也才發覺到，自己仍然執着她的手，臉上不禁熱了起來，吶吶着正想說什麼，趙燕然巳暴笑起來，拍掌道：「妙啊，俺第一個答應！」

微頓，朝項北原眨了一下眼。「今後咱們不但有人煮飯洗衣，不用再吃焦糊飯，弄得一頭是烟，還有了一個好嫂子！」

胡爾圖也高興地笑道：「項兄，我在此先恭喜你找到了一位好嫂子！」

說着，與趙燕然歡快地大笑起來。

顧秀清羞得垂下頭不敢瞧趙燕然他們一眼，臉上却綻開了幸福甜蜜的笑意，心中甜甜的。

項北原臉上發燒，但却緊緊地執着顧秀清的手，忍不住內心的喜悅，也笑了起來。

夜空中，急風將他們歡快的笑聲，傳送開去……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一

妲己（四）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故事以商周年代作背景，描述仁君周武王與替天行道的姜子牙反抗無道昏君紂王的殘害忠良行為……"妲己"原本是個良臣之後賢淑之女，後周紂王侮辱了女神，指示狐精附體於妲己之身惑亂君心，敗其朝政，以報被辱之恨……



91 羣臣正在勸諫紂王，午門官啟奏道：「終南山有一煉氣士雲中子求見！」紂王心想：此時只有召見雲中子，才能躲進羣臣議論，於是立即傳旨：「請！」



92 雲中子手執拂塵，寬袍大袖，飄飄然走上殿來。



93 道人行禮，紂王問他從何處來，道人答：「從雲水而至。」紂王問何謂雲水，道人答：「心似白雲常自在，意如流水任東西。」紂王一聽不是凡人，命左右：「賜坐！」



94 道人也不謙讓，坐在了旁側。紂王問他為何事而來，道人說：「貧道閑居無事，採藥於高峯，忽見妖氣貫於朝歌，特來此除妖。」紂王認為宮廷戒備森嚴，不可能有妖，道人笑着說：「陛下若知有妖，妖就不敢來了。」



95 道人從懷中取出一把木劍，請紂王掛在分宮樓，說：「三日內必有應驗。」

96 獻過劍，道人打了一躬，出大殿揚長而去。



97 紂王和道人談話多時，情思厭倦，令百官暫退，起駕回宮。百官無可奈何，只得退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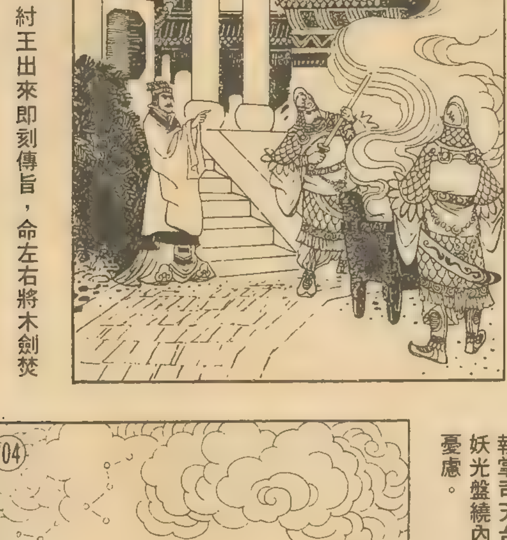
98 紂王回到壽仙宮，不見妲己接駕，便問宮人：「蘇美人為何不來？」宮人奏道：「蘇娘娘突然患了暴病，人事昏沉，臥床不起。」

99 紂王大吃一驚，急進寢宮，掀起幔帳，見妲己唇如白紙，氣息微弱，昏昏慘慘。紂王叫道：「美人，為何一時有病，便這等沉重，叫朕如何是好！」

100 妲己微微睜眼，喘吁吁言道：「午時妾遠迎陛下回宮，過分宮樓時，猛抬頭見一寶劍高掛，不覺驚出一身冷汗，得此重病。想妾命薄，不能久留人世，望陛下保重。」說罷，淚流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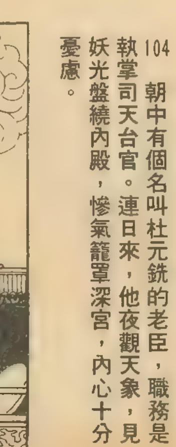
101 紂王驚得半晌無言，含淚對妲己說：「朕一時不明，幾乎被妖道所誤，險些加害美人。」



102 紂王出來即刻傳旨，命左右將木劍焚毀。



103 妲己見燒了寶劍，頓時恢復精神，美貌如初。紂王終日荒淫，不理朝政。



104 朝中有個名叫杜元銑的老臣，職務是執掌司天台官。連日來，他夜觀天象，見妖光盤繞內殿，慘氣籠罩深宮，內心十分憂慮。

105 他想，前日道人獻劍，說妖氣貫於深宮，看來定有不祥之事。眼下天子迷戀酒色，朝政紊亂，百官失望，國家日益衰敗，不如上一本勸諫天子，以盡臣子責任。於是，他當夜寫成一本諫章。



106 次日，杜元銑將奏本送到文書房，見首相商容值班，心中大喜，便托老丞相代爲轉達。老丞相滿口答應，說：「天子連日不登殿，難於面奏，老夫給你送進內宮吧。」



107 此時，紂王正在深宮尋歡，奉御官進來啟奏：「首相商容候旨。」紂王說：「商容雖是外官，但他是三世老臣，可以進見。」原來這宮闈禁地，羣臣是不得入內的。





108 商容進宮後，紂王問他有何緊急事，商容奏道：「司天台首官杜元銑夜觀天象見妖氣籠罩宮廷，災難將臨。元銑不忍坐視，有奏本獻上。」



109 紂王看過奏本，回頭問妲己：「杜元銑上書，又提妖魅侵入，這是何故？」妲己上前跪下奏道：「前日雲中子妖言亂國，今杜元銑復借題生事，皆無稽之談。凡妖言惑衆者，殺無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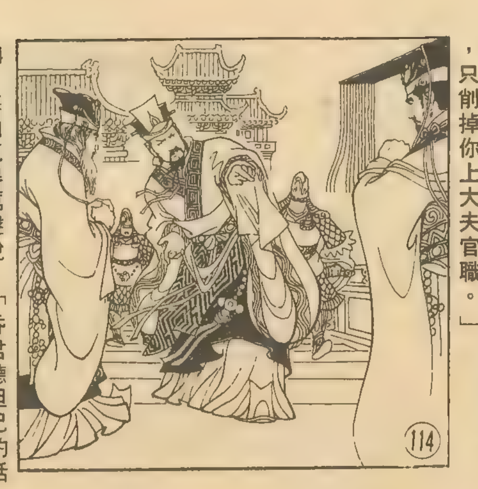
110 紂王道：「美人之言極是，傳朕旨意，把杜元銑梟首示衆，以戒妖言。」商容忙跪下勸阻，怎奈紂王不從。

111 聖旨一下，已將杜元銑摘去衣帽，綑綁出午門。這時，上大夫梅伯恰好經過，高喊刀下留人。他明情由後，對監斬官說：「且住手，待我找丞相見君後再說。」



112 梅伯急忙進午門，半路遇見了商容。他質問商容：「天子無故殺大臣，丞相爲何不出來說話？」商容說：「老夫苦諫，天子不聽。」梅伯一聽火冒三丈，拉起商容就往宮裏走。

113 奉御官傳達後，紂王再次准許外臣進宮。梅伯奏請紂王赦免杜元銑死罪，紂王頓時沉下了臉。他指着梅伯說：「你和元銑是同黨，本應一同問斬，念你過去有功，只削掉你上大夫官職。」



114 梅伯氣得厲聲說：「昏君聽妲己的話，失掉君臣大義，今斬元銑，不只是斬一人，而是斬千千萬萬人。罷梅伯的官是小事，我只是不忍看成湯數百年江山毀於昏君之手！」紂王大怒，傳旨把梅伯用金瓜擊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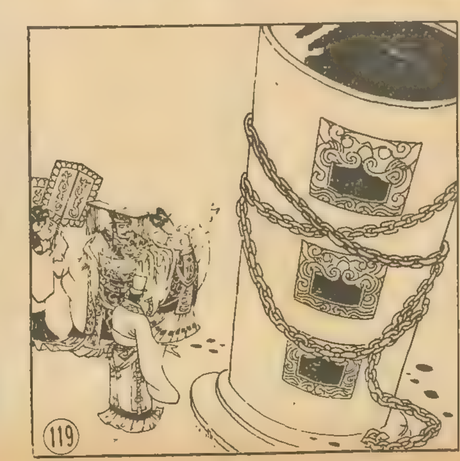
115 兩邊剛要動手拿梅伯，妲己奏道：「人臣立殿，辱罵君主，大逆不道，非一死可以抵罪。先將梅伯囚禁，妾治一刑，可以杜絕妖言惑衆，利口辱君。」於是紂王傳旨，將杜元銑問斬，將梅伯下獄。



116 左右將梅伯拖走後，紂王妲己要造什麼刑具，妲己說：「此刑叫炮烙，能將妖言惑衆的人，辱罵君主的人，燒成灰燼。」紂王立即傳旨造炮烙。

117 商容聽到炮烙之刑，頓時寒心了。他向紂王呈請辭職說：「臣已老朽，不堪重任，恐失於顛倒，得罪陛下。」紂王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並不強留。

118 商容回鄉那天，文武百官在十里長亭相送。商容下馬說：「如今，天子拒諫殺忠，商容力諫不聽。老夫不能挽回聖意，只好讓位給賢能之人。」說罷，與衆人洒淚而別。



119 不一日，炮烙造好，妲己命取來過目。紂王一看，是根銅柱，長二丈，圓八尺，中空，有三層火門，可在其中燒火。紂王笑道：「美人秘授奇法，眞治世之寶！」



120 次日，紂王臨朝，文武百官朝駕畢，紂王命在殿東立起炮烙。羣臣面面相看，不知此物有何用。

四大名捕故事

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內奸作亂　奸相招降

在這世上，只怕沒有人比他着更急的了。

連他自己，也從來不曾這樣子急過。

胯下的坐騎，已經是第四匹了，一路來，他已騎斃了三匹馬，每趕百五十里路，疲馬折蹄，蹶倒道旁，可是，他仍是沒有停下來，歇一口氣。

只是，現在，虎尾溪已經近了。

他的馬箭也似的掠過一口道旁的水井，奔去尋丈遠，才驟然停住，一陣獵獵的衣袂風聲，他已掠至水井旁，打一桶水，自他的濯濯光頭淋下去，然後搯了一瓢子水，咕嚕咕嚕的伸脖子猛灌下去。他一直不明白寨上的人爲甚麼要在這裏掘一口井，現在，他才明白一口井水對趕路人有多大的用處！

在井水旁樹蔭下的人們都呆住了，他們住在虎尾一帶，不可能沒有見過輕功，但肯定從來沒有見過趕路趕得那麼急的和尚！

他才灌完了一瓢水，木瓢子往桶裏一拋，「噗」地一聲人已倒掠上來，馬長嘶一聲，正要絕塵而去，忽有一人疾問：「是不是管大師？」

那「和尚」目光在樹蔭下一掃，直似厲電一般，自襟中掏出一口木魚，「咯咯咯咯」敲了五下。

一名漢子自人羣裏掠出來，抱拳半跪行禮道：「屬下『鐵組』馮亂虎，拜見五當家。」

那「和尚」見同是「連雲寨」的人，便疾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馮亂虎惶恐地說道：「我不知道，只是……」

和尚怒叱：「只是甚麼，別吞吞吐吐，快說！」太陽照在他光頭上，原先淋濕的部位全蒸發着騰騰熱氣。

馮亂虎鬢邊也在淌着汗：「我只聽說，大當家和大寨主發生了事情，急着要您回去。」

和尚再不打話，叱喝一聲，策馬飛奔，那馮亂虎也掠上一匹馬，待要追時，和尚的馬已經只剩下前面的一個黑點。

和尚一路策馬狂馳，不久到達一座規模極大、氣象恢宏的山寨前，寨上有人喝道：「來者何人？報上名來！」

和尚一手執轡，一手拿木魚敲響了五響，寨上的人聽到，道，「哦，原來是五寨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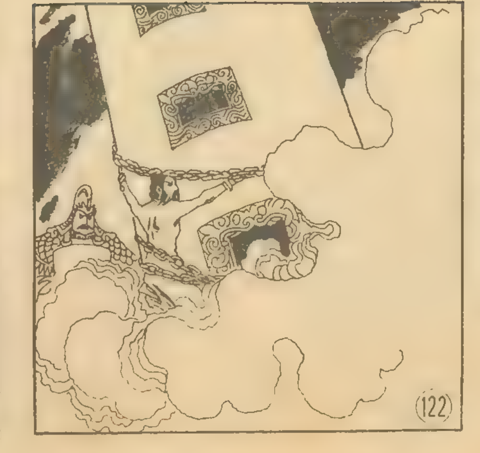
和尚沒好氣的叱道：「怎麼一路上沒幾個守衛，不怕官兵摸上來麼？」

守寨的人只敢應：「是，是。」着人拉開寨門，和尚着馬奔入，裏面都佈有好幾處木閣，好幾面帳蓬，一人正從一張大帳篷裏疾奔出來，向着他呼喚，道：「師父！」

和尚認得那是平日大寨主、大當家及一衆兄弟商議大計的「生殺大營」，昔日截擊鐵手等人追捕「絕滅王」楚相玉，也是在這裏定議的，便問：「大寨主在裏面

121 安好炮烙，紂王傳旨帶梅伯。梅伯蓬頭垢面，跪在殿下。紂王道：「匹夫，今天炮烙你，叫你筋骨成灰！使誹謗君王之臣，以你爲例。」梅伯一聽大罵：「無道昏君，我有何罪遭此酷刑！」





122 紂王大怒，叫左右剝去梅伯衣服，赤身抱住銅柱，用鐵鏈綁住手部，然後從火門燒火。可憐梅伯大叫一聲，氣絕身亡。

123 梅伯不一時化爲灰燼。羣臣不無恐懼，人人有退縮之心，不願爲官之意。

124 梅伯慘死，羣臣唯唯喏喏，再不敢講話了。紂王看到這種局面，十分高興，回宮設宴給妲己慶功。在鼓樂聲中，紂王贊嘆道：「美人的炮烙，眞是治國的奇寶！」（本段完）

麼？」

奔出來接迎的青年俊秀漢子道：「大寨主不在，大當家在。」

和尚聽得心中一沉：敢情是大寨王出事了！自己欠下大寨主和大當家的恩情，無論發生了甚麼事，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原來這和尚便是「四大名捕」故事之五，「鐵手」裏「連雲寨」中的五寨主「千狠魔僧」管仲一。「連雲寨」自從上次在虎尾攔截鐵手及伍剛中等人追捕「絕滅王」不逮，便圖自強革新，吸收了一名武功絕頂、智藝雙絕的高人顧惜朝，原本大寨主戚少商氣度極大，胸襟極寬，他重用顧惜朝，把「連雲寨」的基業，採取兩馬並轡的制法，同治共理，「連雲寨」本在戚少商手下已經兵強馬壯，人多浩蕩，加上顧惜朝盡展才華，「連雲寨」之聲威實力，更是扶搖直上。

「千狠魔僧」管仲一率領一支人馬原駐守邊陲，這日忽接到發自「連雲寨」總舵飛鴿傳書，得悉總舵領導層有人出事，要管仲一「單騎回援」，管仲一素來服膺戚少商與顧惜朝，而且曾身受嚴重內傷，為戚少商悉心以內力治癒，且全家亦為戚少商所庇護；顧惜朝也曾在一場官兵圍剿的戰役裏發兵救過他，他對兩人都欠下活命之恩，而今驚聞有人出事，他全不計生死，晝夜兼程趕返，只想盡一己之能，粉身以報！

要知道江湖中的好漢，最怕便是欠下別人恩義難償，武林中復仇固然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報恩更是重大至要，欠下人情而恩將仇報的，都是令武林中人唾棄、蔑視的劣行！

「千狠魔僧」管仲一雖然是盜匪，但盜亦有道，尤重恩義，當下一跺脚，那俊秀漢子說道：「師父，您先見了大當家再說。」

管仲一躬身進了皮革大篷，背後的帳篷給他掀得「霍」地一响，管仲一只覺眼前一黯，許是剛才陽光太過猛烈，進得帳篷來，只覺很是陰凉，可能因趕路太劇之故，竟略為有些暈眩，幾要用手扶帳篷內的那根大柱子才穩得住步伐。

管仲一強自寧定心神，只見一個文士打扮的人，坐在面南紫檀巨桌之後，在細心的雕着個圖章。

管仲一的驀然闖進，他的眉尖只略剔了那麼一剔，但始終不曾抬頭，這帳內的氣氛，文士的精神，似全都集中在他右手上的雕刀，和左手拎着的印章似的。

管仲一抱拳，澀聲喊道：「顧大當家的。」

那文士揚了揚手，藍袍襯着白邊，袖裏的手更是白。管仲一即止住了聲，心裏却有千百句話要問。

那文士又雕刻了半晌，文靜得就像他身上穿的熨平無褶的藍袍一般。

管仲一的汗又一粒粒、一顆顆地冒了上來，遍佈他的頭頂髮根、下頷鬍髭上。

藍衣人揚了揚眉，左手輕輕地把印章放置擅木桌上，只見他的臉色在黝黯的光綫裏塗了一層白粉似的，道：「你來了？」聲音虛弱低沉，似斷若續。

管仲一道：「顧大當家，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藍衣人當然就是顧惜朝。他垂眸沉而低速的道：「管大師，你眞難得，我們的還恩令一下，你是第一個到。」

管仲一道：「應該的，我欠下顧大當家的恩情，刀山火海，都要趕來……不知戚大寨主他——」

顧惜朝嘆了一口氣，把右手小雕刀徐徐貼近鼻前，凝神細看，一面說：「你也欠下戚寨主的恩義？」

管仲一顫聲道：「戚大寨主他，他——出事了？」

顧惜朝嘆息，搖頭，在看着自己的刻刀，就像一不小心就會把這珍貴的小刀弄折似的。

管仲一踏前兩步，已到了顧惜朝桌前，雙手緊抓桌沿，才控制得住心頭的激動：「他出了甚麼事？快說！」

顧惜朝喃喃地道：「看來，在你心目中，他比我更重要了？」

管仲一一呆，沒聽清楚：「甚麼？」

倏地，雙指一彈，顧惜朝手中的刀急電也似的飛射而出！

管仲一只覺心口一痲，背後一痛。

「奪」地一聲，刀釘入背後隔七尺遠的柱子之中。

刀柄兀自顫晃。

刀不沾血。

管仲一低頭才驀地發現，自己的心口穿了一個洞，正在汩汩流血。

他才醒悟那一刀，是自他體內穿過去的。

他念及此，雙手用力抓住桌沿，以致那麼堅固的上好檀木桌子，也發出裂裂之聲，而桌上的文房四寶，也在抖動中互相碰擊着，他抖哆着的聲言，也在嘶响着：「你……為什麼……」

顧惜朝充滿惋惜的看着他。遺憾的道：「我也沒有法子。」

管仲一聲聲道：「我是……我是為報恩而回來的！你却——」語音驟然而止，咯咯兩聲，檀木給他抓裂兩塊，捏在手裏，緊緊不放，人也「噗」地滑下，終於仆倒斃命。

顧惜朝猶自喃喃：「誰叫你的恩人不只一個呢？」他搖搖頭又道：「我不殺你，又如何殺他？殺了他，豈不是要防着你報仇？我要他死，要他孤立無援，就必需要先殺你，再殺他。」

這時，那俊秀的漢子閃了進來，垂手而立。

顧惜朝目光也不抬，只淡淡地道：「你師父死了。」

那俊秀的漢子說道：「他不是我的師父。」

顧惜朝道：「哦？」

俊秀的漢子道：「我是奉大當家之命拜他為師，學全了他的絕技之後，好為大當家効命的。」他冷峻地回答道：「我跟着他，只是一個任務要完成，全無師徒之情。」

顧惜朝道：「這樣最好，」微笑拍拍俊秀漢子的肩膀，道：「他驅飛禽走獸的絕活，你可學會了？」

俊秀的漢子恭聲道：「幸不辱命。」

顧惜朝微笑道：「青出於藍？」

俊秀的漢子目光閃動，道：「他會的，我全會；我會的，他不會。」

顧惜朝笑道：「好個霍亂步，不枉我栽培你的一番心血。」

俊秀漢子霍亂步道：「馮亂虎、張亂法、宋亂水、霍亂步身受大當家深恩，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顧惜朝聽了也沒甚麼表情，只道：「他日的富貴榮華，當與你們共享，不過，」他頓了一頓，眼中放出異采：「當前之急，便是先殺戚少商。」

霍亂步道：「大當家放心，都準備好了。」

顧惜朝剔一剔眉然後說道：「我的安排……」

霍亂步答：「一切都無誤。」

這時，帳篷之外忽傳來响亮的語音：「屬下『銅組』張亂法，有事稟報。」

顧惜朝揚聲道：「進來。」

一名虎虎生風、凜然有威的漢子跨步走了進來，稟道：「戚少商，勞穴光、阮明正、勾青峯已到山下了，正上山來。」

顧惜朝緩步過去，手徐按在木柱上的小刀，沉思一下，忽說道：「收拾掉管仲一屍首，記住，要一根頭髮都不留下，」說到這裏，嗖地拔出小刀，刀滑入袖，瞬間不見，他斬釘截鐵地道：「計劃照樣進行！」

他的計劃有個非常簡單的名字，就叫做：

「殺無赦！」

× × ×

戚少商、勞穴光、阮明正、勾青峯他們進入帳篷的時候，帳篷內早已找不到一滴血。

帳篷內擺下了五張檀木大椅，顧惜朝起身，向四人揖道：「大家辛苦了。」又道：「大哥請上座。」

戚少商道：「還拘這俗禮幹什麼？二哥受傷了，要趕快救治才是。」

只見勞穴光一身是血，身上至少有七八處傷痕，最輕的一處，是右臂至右脇，有一道深約四分、皮肉向兩邊翻起、可見模糊筋血的傷口，看來是給人用槍戟之類的長重兵器捌傷的。其餘額髮盡被火灼傷，傷得甚重。

顧惜朝驚道：「二寨主受傷了？」

勞穴光臉目森冷，却毫不動容地道：「皮外外傷，不碍事的。只是那些狗强盜，一次比一次來得兇猛，藉圍剿我們連雲寨之名，把這方圓數百里的七處村鎮狂搜暴掠，打家刦舍、奸淫殺戮，無惡不作，事後統統賴在我們連雲寨的帳上，眞是豬狗不如。」說着甚是悻然。

阮明正要勞穴光坐下，替他敷搽傷口，並用小刀把霉肉爛處，挑剜出來，勞穴光冷哼道：「要不是我戚大哥喝止，我一定衝下去跟他們斯拚箇够！」

戚少商道：「勞二哥，您別動氣，那干人是奸相傅宗書派來的，其中領頭的兩個將軍，一個叫『神鴉將軍』冷呼兒，一個叫『駱駝老爺』鮮于仇，這兩人，不比上幾次派來的庸官懦將，只要稍施法度就可以殺他個落花流水。」

阮明正道：「他們是常山『九幽神君』的三徒及四徒，被傅宗書收攬過去，這次他們調兵遣將，倒是來勢洶洶的……」

勞穴光冷哼道：「怎麼，來勢兇咱就怕了麼：」阮明正為他刮傷療毒，他哼都不哼一聲。

勾青峯身上也掛了彩，頭上也有傷，不過傷得不似勞穴光，他外號人稱「紅袍綠髮」，而今頭髮倒是一斑紅、一斑綠的，血塊子凝結下來，他亦不以為意，笑道：「二寨主平日打雷都不開口，今日話倒是挺多的，這不是轉死性是什麼？」說罷自己哈哈大笑起來。

「連雲寨」的弟兄自己開玩笑慣了，勾青峯雖是六寨主，說話不知檢點，但大伙兒也不見怪。原來「連雲寨」八位寨主：即是「虎嘯鷹飛靈蛇劍」勞穴光，「賽諸葛」阮明正、「陣前風」穆鳩平、「千狠魔僧」管仲一、「紅袍綠髮」勾青峯、「金蛇槍」孟有威，「雙刃搜魂」馬掌櫃、「霸王棍」游天龍，聲勢已然不小，規模直追「武林四大世家」之「南寨」青天寨。

後來「九現神龍」戚少商獨闖連雲寨，以單手擊敗八大寨主，且連換八種完全不同的武功，令八名寨主為之折服，更佩服他的才智識見，擁他為大寨主，八大寨主才因而每人依次序降了一級，因此連雲寨的聲勢更為浩蕩，早已超出南寨。

惟在「鐵手」一役中，「連雲寨」衆因保楚相玉，而與鐵手、青天寨及滄州時震東的部屬起衝突，八寨主「雙刃搜魂」馬掌櫃因而喪生，「連雲寨」寨主又回復到八人主政的局面。直至近年，戚少商效法自己加入連雲寨之先例，唯才是用，拉攏了顧惜朝及其四名部下，同主連雲寨，於是連雲寨聲威之壯，一時無兩，各方英雄好漢，紛紛投靠，同時也引起官府的注意，數度圍剿，都損兵折將，傷亡慘重，這一來，連朝廷也為之側目，加派軍隊，暗遣高手，以平匪亂。

這些日子來連番征戰，勞穴光等人身心皆疲，不過這一衆兄弟說笑慣了，自恃連雲寨心齊力壯，固若金湯，也不當是一回事。

勾青峯這樣說着時，阮明正便笑啐道：「狗嘴長不出象牙！」

顧惜朝笑着接道：「勞二哥眞了不起，人說華陀替關雲長刮骨療毒，然查史實醫者決非華陀，而今阮三哥替勞二哥刮骨療傷，二哥臉不改容，三哥神醫妙手，倒是眞箇讓我們親眼目覩，心折不已。」「連雲寨」原就是勞穴光和阮明正一武一文所創立的，不管戚少商還是顧惜朝，言語間對他倆仍是十分尊重。

勞穴光冷冷地道：「什麼臉不改容！你看，大汗疊小汗的，臉都黑一塊、白一塊呢！」勞穴光這樣一說，大家才發現他眞的淌着冷汗，黝黑的臉膛也微微發白，不禁都笑了起來。

阮明正忍笑說：「快好了，你且再忍一忍罷。」

× × ×

這時，馮亂虎走進帳篷裏來，手中捧着一個大盤子，盤子上，有一壺酒，五個酒杯。

顧惜朝徐徐起立道：「四位兄弟，這

趟辛苦了，我來敬四位一盃。」

戚少商道：「近來官兵攻勢怪異，忽緊忽鬆，還是商量大計要緊；我們是下山決戰，顧兄在此運籌帷幄，同樣是在做事。這酒，慢喝不妨。」

顧惜朝長嘆道：「各位跟我義結爲盟，情同手足，你們每次下山殺敵，軍情緊急，兄弟我都心焦如焚，坐立不安，心想如果萬一各位出事，我該當拚命赴死，也在所不惜，又恐遲片刻，營救無及，眞如同水淹火烈，情急難奈……」他目中露出深厚的感情。「每次見各位多能平安回來，兄弟的一顆心，才又轉活過來了，魂魄也回來了，但總覺自己是坐壁上觀，深覺慚愧。」

戚少商緊握着顧惜朝的手，道：「顧兄何出此言！您鎭守山寨，身繫一衆弟兄家室安危，遣兵調將，更是身負重任，況且，前些時候，顧兄也屢領軍殺敵，還喬裝打扮，混入王城，潛殺奸相，只惜功敗垂成，但顧兄英雄肝胆，俠義千秋；兄弟我甚是佩服！您對我們情深義重，我們衆家兄弟何嘗不是懸念於您之安危，難以終寢！顧兄，咱們生死同心，您再說，就見外了。」

顧惜朝緩緩倒了幾杯酒，道：「無論如何，這次見各位兄弟回來，心裏總是高興，我來敬諸位一杯再說。」

勞穴光嘀咕道：「剛說不見外，又來見外了，這敬酒嘛，算什麼！要嘛，咱們一起對飲便是！」

阮明正道：「二哥，您傷勢重，不宜沾酒。」

勞穴光道：「我一生大大小小的傷一、兩百次，也沒死得了，刀砍我都不怕，還怕酒不成！」

勾青峯道：「顧當家的這杯酒，我們倒是該喝的，就別分誰敬誰了。」說着雙手取了兩杯酒，一遞給戚少商，一遞給勞穴光，隨後自己拿了一杯。

顧惜朝自己擎了一杯酒，又把另一杯遞給阮明正，阮明正笑道：「管五弟回來了罷？怎不請他出來一起喝一杯？」

這輕描淡寫的一句話，顧惜朝却如着雷擊的心房一震，口裏却道：「要是管五弟回來就好了，大伙兒可以趁此聚一聚，唉，他獨個兒跟『雷軍』大員鎭守南塘，日以繼夜，可把這精壯的一條漢子苦瘦了。」一面打量阮明正的神色。

阮明正的神色自若，淡淡地說道：「哦？」

顧惜朝擧酒道：「我敬諸位。」

勞穴光擧杯就喝，冷哼道：「太客氣就是廢話！」

阮明正仍是阻攔道：「二哥，你有傷在身，不宜多喝。」

勞穴光不聽猶可，一聽就仰頸子把酒喝完，道：「有什麼宜不宜的！只一杯，又不多喝！」

戚少商見勞穴光動了拗執脾性，微微一笑，跟勾青峯正在喝酒，阮明正忽道：「喝不得！」

顧惜朝心道要糟，阮明正外號「賽諸葛」，心細如髮，詭計多端，不知怎麼的教他給瞧破了，但又自度毫無疏漏，心裏在七上八下時，臉上可淡定如斯，只見阮明正向他笑道：「大當家的，我想，那莽撞魯直的五弟正是來了，這樣跟我們藏着玩，不如叫他出來一起飲一杯吧。這兩個月來苦守南塘，我倒要看看他瘦了幾兩幾斤！」

顧惜朝細瞧阮明正的神色擧止，似並未發覺陰謀，只是斷定管仲一已回寨內，他百思不得其解何以讓阮明正瞧破，但外表不動聲色，笑道：「你們都知道，五寨主的脾性，他說要躲一躲，給你們個驚喜，我且由他，却不知三寨主是如何看出來的？」

阮明正笑道：「大當家的紫檀木桌，是上好的登城木，用刀砍也未必見功……」他沒有往下說，人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大桌前兩處被抓裂的痕跡。

戚少商笑道：「管五弟的『廢神爪』功力又精進了。」

顧惜朝陪笑道：「是，是，我都說瞞不過你們的了，五弟偏要捉狹人。」

阮明正笑道：「五弟素來心急，倒少來這一套，一定有什麼喜訊，心情好，才會逗着咱們鬧。」

勾青峯瞪着眼睛問：「五哥呢？」

顧惜朝道：「三哥猜得對，他倒是立了大功回來了。」

阮明正道：「什麼大功？」

顧惜朝用手一比道：「他殺了個惡名昭彰的狗官！」

阮明正喜道：「難道是黃金鱗？」

顧惜朝道：「三哥料事如神！」

阮明正不覺有些陶然；戚少商道：「黃金鱗這惡賊把三縣十六鎭的人全迫得造反，連團練也給他逼得倒戈相向，而且是奸相傅宗書的跟前紅人，專打小報告，誣陷毒害，無所不爲，他陞官後，同僚清正之士，不是慘死，就變成了禍害，都是此人一手造成的；人稱爲民當官者『父母官』，百姓就給他取了個外號叫『無父母官』，其爲人亦可想而知。」

他頓了頓又道：「不過平日這黃金鱗爲人奸似鬼，今番居然給五弟逮着，也眞是報應！」

顧惜朝道：「何止逮着，頭也砍下來了。」

勾青峯拍手笑道：「好五哥！」

阮明正道：「却不知五弟有沒有向他審清楚，朝廷軍情如何？」

顧惜朝道：「我叫他自己來跟你說罷。」隨而向戚少商等道：「三位請坐。」

勞穴光本來就坐下來了，只是阮明正、勾青峯和戚少商還站着。

勾青峯道：「坐有什麼好？我站着！待會兒管老五來，我還要跟他較量較量，就不信他武功進步到這個地步！」他在「連雲寨」排行老六，跟管仲一剛好差一級，一直都不甚服氣。

顧惜朝只笑道：「你老是坐不住，也就罷了，但大哥三哥得要坐。」

戚少商道：「好端端的坐來作甚？我又不累。」

顧惜朝道：「五弟要把狗官首級，獻給諸位哥哥。」

阮明正笑道：「人頭？我可沒興趣，大哥坐吧，我還要陪在這裏看顧二哥。」

戚少商依言坐下。

霍亂步捧着一個大盤子，盤子上有隻大鍋罩着，走了進來。

勾青峯咋舌道：「老五眞的把狗官的人頭烹來吃？我可沒胃口！」

戚少商奇道：「五弟呢？」

顧惜朝走近兩步，道：「他來了。」

戚少商道：「在那裏？」

霍亂步突然掀開了鍋蓋。

裏面的人頭，赫然便是管仲一！

戚少商大吃一驚，倏地，椅上撲彈出幾根鋼片，緊緊箍住了他的身子，另外椅靠裏突出四柄銳刃，直彈刺戚少商背心！

戚少商大喝一聲，內力運至背部，四柄刺中他背脊的利刃，一齊「崩崩崩崩」折斷！

只是在這刹那間，顧惜朝已經出手！

他出手如風，身法如電！

他一掌擊在戚少商胸膛上！

戚少商把內力全都集中在背後，震斷利刃，胸前硬受顧惜朝一掌，一下子，五臟六腑似全都離了位，血氣翻湧，自他眼、耳、口、鼻一齊濺湧而出！

戚少商眦眶欲裂，叫了一聲：「你——」血便自喉頭激噴而出。

顧惜朝冷笑，正要劈第二掌，驀覺手上一陣刺痛，連忙跳開，才發覺右腕已被對方內力反挫而脫臼。

他左手一搭右手關節處，「喀」的一聲，手腕已被他接駁上來。

就在顧惜朝全力暗算戚少商的瞬息間，場中已發生了許多劇變！

就在戚少商被眼前景象震住之際，勞穴光、阮明正、勾青峯也同時怔住——不僅是因爲震驚，同時也委實太過心痛和憤怒！

但在同一刹間，勞穴光的身子，也被椅上的機關扣住，椅背上四柄刀也疾刺而出！

不過阮明正却在勞穴光身旁！

他武功雖不高，才智却是高絕，反應更是一流。

他一掌劈在椅背上。

可惜他武功不好，這一掌未能將上好的紫檀木椅完全震碎，只震塌了一部份。

這時勾青峯的鐵枷也已到了，轟的一聲，把檀椅擊裂。

勞穴光一躍而起，背上亮晃晃的插着兩把利刃——阮明正那一掌只震毀了其中兩刃的機關，另外兩刃還是刺入勞穴光背裏。

勞穴光大吼一聲，但在同一瞬間，霍亂步手持的鍋裏，蓬地洒噴出一蓬細如牛毛，藍汪汪的細針，激射向衆人。

阮明正掩護在勞穴光身前，一面扯他身邊，一面用羽扇急撥，撥落細針，但手臂、腿上，已着了幾枚，勾青峯狂吼一聲，揮枷而上，攔在兩人身前，他的鐵枷大而沉厚，正好可以掩護。

他顧着掩護勞穴光與阮明正，沒防着馮亂虎躡步而入，一劍斬了進來。

阮明正大喝：「小心！」

勾青峯待要跳開，已着了一劍。

他們幾人乍逢偷襲急變，驚怒交加，但一時尚未意會過來是自己兄弟出賣，且要加害，所以處處失着，他們平日坦蕩心懷，視作手足，從沒想到有一日會倒戈相向，兄弟鬩牆，就連有「賽諸葛」之稱的阮明正，也一樣失算！

這時，霍亂步已抽出金鞭，馮亂虎也挺着鐵劍，躍到顧惜朝左右。

阮明正只覺傷口發痲，怒叱道：「你們——」

顧惜朝冷笑道：「你們完了。」

阮明正怒叱：「爲什麼？」

顧惜朝回答更直接，道：「朝廷招安，我們不能因爲你們的私念，阻碍了大好前程！」

勞穴光氣得血氣上冲，大吼一聲：「叛徒！」這一聲，宛若焦雷，他外號「虎嘯鷹飛靈蛇劍」，曾跟南寨「青天寨」老寨主「三絕一聲雷」伍剛中，先後比過內力、劍法、輕功，內功之高，遠在勾青峯等人之上，他這運氣一吼，連顧惜朝也楞了楞，像上天打了個霹靂，地上的人都有迅雷不及掩耳之震動。

勞穴光喝了一聲，驀地，自己抓緊了喉嚨。

接着，他五官都溢出血來。

黑血。

他喝下去的酒毒，已然發作。

勞穴光嘶聲慘嚎，像一盤火，正在他體內燃燒着，他傾盡鮮血，也無法將之熄滅。

顧惜朝笑了。

阮明正急扶住勞穴光。

勾青峯掄枷衝向顧惜朝。

顧惜朝冷眼盯着他，只說了一聲：「開！」突地，帳篷下，勞、阮、勾三人所立足之處，裂開丈寬的一個大洞，裏面黑漆一片，腥風撲鼻！

阮明正脚下驟然一空，不及應變，一齊往下落去，勾青峯正發力想衝過陷阱，顧惜朝淡定的遙發一掌，把勾青峯迫住，這一逼，使得勾青峯也往下墜去！

就在這時，那猶在椅上的戚少商突然一揚袖，袖子像一匹白絹似的舒捲了出去，長及丈外，同時捲住勞穴光，阮明正和勾青峯，用力一扯，扯了回來！

只是勞穴光已經中毒，正在扭動掙扎着，「啪啪」一陣連響，竟扯裂了衣袖，往下掉去。

衣袖一裂，勞穴光又是最靠內的一人，登時使阮明正、勾青峯頓失所依，往下落去！

勾青峯狂喊一聲：「二哥！」

忽「蓬」地一聲，戚少商的椅子，被震得四分五裂，戚少商哇地又吐出一口血，長空掠起，一手抓住阮明正，一手揪住勾青峯衣領，險險落在陷阱邊緣。

只是顧惜朝也無聲無息地掠起，手裏多了一柄五彩璀燦的一斧，一斧就砍中戚少商！

戚少商身受重傷，提着兩人，又不能放，人才落地，只是一閃，銀斧掠頰而過，砍在戚少商的左肩上！

顧惜朝的五色小斧，專破一切內家罡氣，外家功力，這一斧，把戚少商的一隻左手，剁了下來！

血光暴現，同時間，戚少商一脚踢中顧惜朝右眼蓋骨，顧惜朝吃痛跳開，忽叫道：「伏下！」

人隨聲倒，馮亂虎，霍亂步一齊扒下

，帳篷大開，張亂法大喝一聲：「射！」亂箭似雨，強弩震空，向戚少商、阮明正、勾青峯三人射到！

戚少商、阮明正、勾青峯三人既不能身退：退後是陷阱，前面是伏兵，根本無處可躲！

勾青峯怒吼一聲，反衝上前去，揮舞鐵枷，邊嘶喊道：「老三，你快護大哥，走！」喊到「走」字，已着了七、八箭，但也擋得箭斷矢折，殺出一條血路，直衝至帳篷之外！

帳篷外，埋伏好的殺手，早已一湧而上，勾青峯越戰越勇，抖擻神威，打翻了七、八人，身上又添了五、六道血泉，尤自大喊道：「快去找七弟九弟，替二哥報仇！」

× × ×

他口中所謂「七弟」，即是「金蛇槍」孟有威，「九弟」則是「霸王棍」游天龍，這兩人同屬「連雲寨」的老兄弟，勾青峯雖然身負重傷，但仍念念不忘這兩位兄弟。

阮明正正帶着戚少商搶了出來，後面追着的是顧惜朝、馮亂虎和霍亂步。

戚少商神色慘白，已在半暈迷狀態，每跑數步，大概因爲震動的關係，嘴裏，鼻裏的血，就不住的淌下來，阮明正每衝出七八尺，就投過去關照的一眼，每看戚少商多一次，眼中的憤淚和怒火，就熾盛了一分。

他手裏的飛刀不住飛出，顧惜朝空手接住，但馮亂虎和霍亂步各自伏避，與阮明正及戚少商的距離倒拉遠了。

忽聽一聲怒吼，原來勾青峯見一包事物自寨柵上飛壓而至，他連忙揮鐵枷一格，啪的一响，粉末飛揚，原來都是石頭，勾青峯鐵枷寬厚，擋住大部份，但依然大半身子都被撥成灰白一片，部份石灰仍飄入眼裏。

勾青峯以衣袖揩眼，腰下已被人一槍捌中。

勾青峯怒吼，一枷擊斷長槍，枷沿一撞把那人下頷撞碎，但是背後却又吃了一鐗。

持鐗的人慘呼倒下，背後中了阮明正的一記飛刀。

阮明正衝過去，扶住勾青峯。

顧惜朝等廿餘人急劇掩來。

顯然的，這二十來人中大部份都是顧惜朝引入寨裏的，顧惜朝發動這場叛變，並非全寨跟他參與，反對的人想必不是分別被殺，調到別處或就是被蒙在鼓裏全不知情。

阮明正看清楚了這點，但他左手扶着戚少商，右手挽着勾青峯，已無法抵禦那排山倒海勢同瘋虎的攻勢。

勾青峯却勉力說了一句，「老……七的帳篷……」

阮明正猛然省起，原來已近七寨主孟有威的「軍機營」，當下飛退如矢！倒退入帳篷，一面嘶聲喊：「老七！」

却見帳篷裏兩個人一起掩近，阮明正喜道：「老九也在，姓顧的——」話未說完，孟有威已一槍刺在勾青峯咽喉上，勾青峯却未防備，登時慘死。

說時遲，那時快，九寨主游天龍也一棍當頭擊下，阮明正也來不及閃躲，然而游天龍棍頭一歪，只用棍梢掃及阮明正肩膊一下，一面疾聲道：「快逃。」

阮明正吃了這一下，也痛入心脾，但再也顧不及那麼多，突然之間，直闖進去，自背面裂帳而出。

這時追兵四起，吶喊狂追，阮明正單人匹馬，加上身受重傷的戚少商，斷無生理，但他拖着戚少商一邊往勞穴光帳營跑去。

馮亂虎奇道：「他去那兒幹甚麼，二寨主勞穴光已死，而他帳營所處又是絕地，阮明正難道迫瘋了，往死路跑。」

顧惜朝喝道：「包圍他，殺無赦，人不必靠得太近！」游天龍依言減緩了速度，孟有威却一力窮追。

游天龍一把拉住他，問道：「你那麼拚命作什麼？他們已窮途末路，逃不了的啦！」

孟有威氣咻咻的說道：「你懂個屁！戚老大的武功蓋世，阮老三的機智無雙，萬一讓他們給逃出生天，你我只怕沒個死處！」

游天龍臉色倏變，道：「你沒聽見顧大當家說麼，窮寇莫追，阮老三的飛刀，你不是沒見識過的！」

孟有威聞言猶豫了一下，阮明正已跟戚少商衝入帳篷內。

阮明正一衝進去，反手射出三柄飛刀，把跟着衝進來的三人射倒在地，外面傳來顧惜朝的喝叱之聲，在喧嘩混亂中清晰可聞。

很快的，敵人已把這帳篷包圍得鐵桶般嚴密。

阮明正急促地喘了一口氣，伸手疾封了戚少商傷口旁入處穴道，替他敷上金創藥止血，戚少商臉色透白，只喃喃地道：「不要管我，你，快走……」

阮明正慘笑道：「我走有什麼用？大哥，你走才是，走得了，他日，才能爲衆兄弟報仇！」說着邊脫下戚少商外袍，穿在身上。

可惜戚少商神志已模糊，因爲失血過多！神情十分迷茫，阮明正忽然掀開了當中那面大桌遮地的錦絹，把戚少商推了進去。

戚少商迷糊中喃喃地道：「我不去，我要殺……」

阮明正仍是把他推進去，然後撕下一角衣袂，醮血疾寫了九個字，遞給戚少商，戚少商在桌底下，只覺得袖子裏面被塞入了幾件東西！恍惚中只說道：「這是什麼……」

阮明正反手又射出兩柄飛刀，一人才閃了進來，便應聲而倒，另一飛刀射空，人已閃了出去。

阮明正只覺全身已漸發麻，所中毒針的毒力已然發作，一咬牙，用力一踏椅脚，」又把桌子由左至右的擰了三匝，只聽一陣機關軋軋聲响，這時又有兩人閃了進來，阮明正一刀射倒了一個，另一人是同伴亦倒下，心驚胆戰，阮明正正要掏刀，但鏢囊已無刀。

阮明正心念電轉，佯作拔刀，那人早已嚇個屁滾尿流，也不知有無暗器，連滾帶爬的跳了出去。

忽聽一聲悶哼，這人又回到了帳篷中，而且還是倒退回帳篷的，然後緩緩的仰天而倒，天靈蓋上已印了一道斧痕。

只聽帳篷外傳來顧惜朝冷定的聲音：「誰退誰死，誰殺了裏面的人，寨裏當家有的是空缺！」

阮明正暗嘆一口氣，目光四處遊逡了一下，帳篷裏，勾起了許多當時兄弟們在勞穴光二寨主之處樂融融的情景。

阮明正想着念着，眼眶有點濕潤起來，忽覺外面喧囂聲止，一個很有感情的語音道：「戚兄，阮弟，躲在裏面，也不是辦法，出來吧！」

阮明正苦笑一下，顧惜朝等了一會，不聞回音，便道：「你們不出來，我們可要進來了。」

阮明正深吸了一口氣，道：「顧大當家。」

顧惜朝「啊」了一聲道：「阮老三，你向來是聰明人，你現在棄暗投明，回頭是岸，還來得及。」

阮明正道：「你——」他沉吟了一下，道：「你說的話可當眞？」

顧惜朝心裏冷笑，聰明人果然都怕死！口裏道：「當然是眞。」

阮明正道：「我已制住大寨主的穴道了。」

顧惜朝笑道：「那太好了，把他交出來吧。」

帳裏靜了一會兒。

顧惜朝心裏暗罵，你出來不出來，都難逃一死，還遲疑有什麼用？嘴裏却道：「阮三哥還不放心小弟，是不是？」

帳裏傳來阮明正的聲音，「我要是貿然出來，很容易給你們亂箭射死的，不如，你先進來，陪我一齊出去。」

阮明正說了這句話，人已退到一個花盆旁，把泥都挖了出來，那花盆的底子有一條橫桿，阮明正咬着唇，五指緊緊扣住橫桿，好半晌才傳來顧惜朝的語音道：「好吧，不過，我走進來，你可要交出戚兄，也不要用飛刀射我，如何？」

阮明正冷笑一聲道：「大當家，憑你的蓋世武功，還怕我這小小的幾柄飛刀不成？」

只聽帳外的顧惜朝哈哈一笑，步履聲往帳篷直踏而來。

阮正明傾耳聽着步履聲，臉色青白。

「霍」地一聲，帳篷掀開，一人踏步進來，驟然迫近阮明正。

阮明正悲憤地道：「死吧！」用力一拔橫槓，「轟」地一聲，偌大的一座帳篷，驀地炸成千百碎片，連在帳篷外靠得較近些的人，也被波及，或倒或仆，片體鱗傷。

大帳篷裏面的人，自然是無有倖免，炸得血肉模糊。

阮明正是本着一死之心，與顧惜朝來個玉石俱焚的。

可惜顧惜朝並沒有死。

他派了張亂法進去。

跟阮明正一齊炸死的是張亂法。

這連顧惜朝自己也捏了一把汗。

連他也沒有料到阮明正竟一早便在勞穴光帳營裏預伏下炸藥。

× × ×

顧惜朝站在一大堆碎物之前，搖首嘆息道：「阮老三眞是個人才。」

當徒衆找到現場的骨骸已血肉模糊不堪辨認之際，顧惜朝臉色凝重，下令搜尋衣服及兵器碎片。

勞穴光的營帳內有很多衣物，還有幾個闖入帳營叛徒的屍體，這一炸，也炸得破碎飛揚，馮亂虎及霍亂步好不容易才清理出一個頭緒來。

「至少有五具以上的死屍，」霍亂步這樣地向顧惜朝報告。

「五具以上。」

「可認得出是誰？」

「支離破碎，殘缺不全，已無法辨認了。」

顧惜朝的臉色開始沉下，道：「衣服呢？」

「戚少商，阮明正，張亂法身上穿的，都在。」

「兵器呢？」

「有飛刀、銀槍、大環刀、狼牙棒等兵刃。」

「有沒有『青龍劍』？」戚少商素來慣用一把淡青色的長劍，這柄劍是上古精英、名師殉身所鑄，非同等閒，這炸藥再强，也未必能對之有所損毀。

「這……」

「再找！」顧惜朝斷然發出這樣一聲號令。

只是他們「再找」的結果仍是：「沒有」。

顧惜朝臉色鐵青，喃喃地道：「只怕戚少商仍然未死。」

馮亂虎說道：「不會罷，這樣强的炸藥，鐵鑄的東西也震得骨肉肢離，怎能不死？」

霍亂步道：「我們重重包圍，戚少商也決無可能逃離現場。」

顧惜朝冷哼道：「我一日未見戚少商的屍首，一日不能安心，你們去把所有的碎屍拚合起來！」

顧惜朝這一個命令，使得在場的四十八名「連雲寨」的叛徒，一直忙到了次日早上。

● ●

他們把一切碎肉，散骨收拾重新拼湊，結果令顧惜朝更爲震怒。

沒有任何一塊肉骨證明跟戚少商有關的。

顧惜朝狠狠地一脚，把其中一具辛苦拼湊起來的屍首踢得散飛，怒道：「天涯海角，也要把戚少商的狗命追回來。」

游天龍期期艾艾地道：「顧大哥，戚少商縱然不死，也捱了你的『玉碎掌』，不可能再動武了！加上他一臂已斷——」

馮亂虎接道：「看來，這頭老虎又老又病，沒牙沒爪的，已不足爲患了。」

顧惜朝搖頭：「要是別人，不足爲患，但他是戚少商。」

他又長嘆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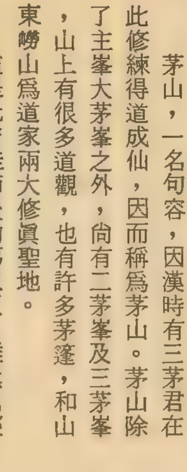
霍亂步道：「就算給他逃得出山寨，宋二師弟也守在山下要道，戚少商是逃不了的！」

這時顧惜朝才有了一點笑容，道：「就算宋亂水逮他不着，有息大娘在的一天，他就算插翅難飛！」（未完·一）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大義滅拜弟　復仇殺鏢頭



茅山，一名句容，因漢時有三茅君在此修練得道成仙，因而稱爲茅山。茅山除了主峯大茅峯之外，尚有二茅峯及三茅峯，山上有很多道觀，也有許多茅蓬，和山東嶗山爲道家兩大修眞聖地。

這是元宵佳節後的第二天，雖然已經是春天了，但今年春天來的比往年較遲，山林間朔風依然在怒號，岩山上積雪未溶，一片天寒地凍的景象，樹之巔、水之涯，還是嗅不到一點春天的氣息，山徑上，也看不到遊人、香客的足跡。

但這時，却有一位身穿藍袍的老人冒着風雨，踏着泥濘的山路，從南峯一路行來。

這位老人紫臉長髯，身材高大，看去少說也已有六十開外了，但行走之時，腰幹還挺得筆直，走了半天山路，連氣也不喘一口。

現在，他已經走到南峯與中峯之間，眼看古柏蒼森，白雲觀的山門已經在望，不覺仰首向天，輕輕吁了口氣，說道：「總算到了！」

登上石級，越過石砌的一片平台，這位藍袍老人拍拍身上雨水，舉手朝大門上輕輕叩了三下，就靜立等候。

過不了一回，兩扇大門左首的一道邊門開處，走出一個頭椎道髻的灰衣道人，朝藍袍老者稽首一禮，含笑道：「老施主怎麼今天就來進香了，敝觀要明天才開山門，老施主還是請明天再來吧！」（茅山道觀向例都是正月十八開啓山門，接納香客，到三月十八日關閉山門，不在期內進香，照例是不接納香客的，今天還只是正月十七日。）

藍袍老者微微一笑道：「老朽不是進香來的。」

灰衣道人奇異的看了他一眼，但因藍袍老者氣宇不凡，不敢怠慢，依然躬着身道：「老施主那是……」

藍袍老者沒待他說完，含笑道：「老朽冒雨登山，是專程拜訪老觀主來的，有勞道兄，請代爲進去稟報一聲。」

灰衣道人爲難的道：「老觀主已有多年不問塵事，不見外客了，老施主……」

藍袍老者點點頭道：「這個老朽知道，老朽遠來，老觀主也許會破例延見。」

灰衣道人略爲遲疑，才道：「這樣吧，老施主請進，小道這就去稟報值年師伯，老施主和值年師伯說吧！」

一面把藍袍老者引到右首廂房待茶，匆匆退去。

一回工夫，那灰衣道人帶領着一個身穿青袍、留着一把黑鬚的中年道人走了進來。

那青袍道人朝藍袍老者打了個稽首道：「老施主請了，貧道啓元，忝爲敝觀值年，老施主遠來，失迎得很。」

藍袍老者拱拱手道：「原來是值年道兄，老朽幸會。」

青袍道人道：「貧道聽說老施主是看

家師來的，貧道冒昧，還未請教施主尊姓大號，如何稱呼？」

藍袍老者微微一笑道：「老朽姓凌，昔年和老觀主曾有數面之緣，因有急事，求見老觀主，請道兄向令師稟報一聲。」

青袍道人面有難色，說道：「老施主原諒，家師年事已高，十年前就不問塵事，謝絕見客，獨居一室，終日習靜參修，老施主縱是家師故人，只怕也要有方雅意了。」

藍袍老者微微一笑，伸手從懷中取出一支八寸來長的木劍，雙手遞了過去，含笑道：「有勞道兄，把此劍面呈尊師，就說丹陽凌千里求見。」

青袍道人一見藍袍老者取出木劍來，立即神色恭敬，垂下手去，應了聲「是」，才雙手接過，仔細看了一眼，依然恭敬的遞還，躬着身道：「老施主請稍待，貧道這就進去稟報家師。」

說完，匆匆返身走出。

原來凌千里（藍袍老者）人稱金翅鵬，早在三十年前，就已名動大江南北，是南七省大大有名的長江鏢局總鏢頭。十年前，他收歇了鏢局，歸隱丹陽，平日樂善好施，在他歸隱之初，適值淮水氾濫爲災，白雲老觀主爲了賑濟兩淮災民，親自登門，凌千里一口應允捐出二萬兩銀子，足見他和老觀主確是故人。

他取出的那把桃木劍，正是白雲老觀主木道長的信物，木道長的道號叫木吾，因爲當年曾以一支木劍誅殺雪山三怪，被譽爲武林三大奇劍之一，大家就叫他木劍道長，後來乾脆就叫木道長了。

却說那青袍道人去了不久，就匆匆回來，朝凌千里躬躬身道：「老施主，家師有請。」

凌千里連連稱謝，由青袍道人帶路，來至後進雲房。青袍道人在門口住足，躬着身道：「啓稟師尊，凌老施主來了。」

只聽裏面傳來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有請。」

青袍道人躬身應是，退下一步，抬手道：「老施主請。」

凌千里舉步走入，只見一張木榻上盤膝坐着一個鬚眉全白，臉若槁木的老道人，正是已有十年不見的木道長，連忙抱拳道：「老道長久違了。」

木道長單掌打了個稽首，含笑說道：「老施主遠來，恕貧道未曾遠迎，快快請坐。」

凌千里在木榻左首一張椅子落坐，一名小道童送上香茗。

凌千里道：「老朽來得冒昧，打擾老道長清修，實感不安。」

「老施主好說。」

木道長看了凌千里一眼，緩緩說道：「老施主元宵才過，就趕上茅山，而且還帶來了貧道昔年相贈的木劍，足見必有急事，老施主就請直說好了。」

凌千里道：「老朽有一位義弟，叫做管崇墀，十年前和老朽同時退出江湖，隱居南陵……」

木道長頷首笑道：「老施主說的是雲中鶴管大俠？」

「正是。」凌千里道：「管賢弟十年前和老朽同時退出江湖，是因爲……」

木道長一擺手道：「此事昔年貧道曾聽老施主說過。」

凌千里道：「老朽元宵那天，得到的消息，據說管賢弟有一個極厲害的仇家，上門尋仇，聲言一家鷄犬不留，如今危在旦夕？所以只好冒昧上山，務懇老道長慈悲，賜予援手。」

「善哉！善哉！」

木道長爲難的道：「貧道一向不問江湖是非，這不是要貧道爲難麼？」

凌千里道：「老朽知道這是不情之請，但管賢弟和老朽情同手足，如是普通仇家，老朽斷不敢來向道長求助。」

木道長道：「貧道八十歲那年，曾在祖師前面許下宏願，不再過問塵事，如今已有十年了，老施主要貧道破例之事，貧道實在礙難遵命。」

凌千里聽他已經一口回絕，急得直是搓手，這一急，不覺抬目道：「老道長要再不過問塵事，那該是塵緣已了，但老朽覺得道長尚有一件事未曾全了的？」

木道長含笑道：「老施主說說看。」

凌千里道：「老朽記得昔年道長以木劍相贈之時，曾說過老朽以此木劍爲憑，可求道長一件事，不知道長是否記得？」

木道長莞爾一笑，道：「貧道確曾說過。」

凌千里又從懷中取出木劍說道：「那麼這支木劍如今尚在老朽手中，老朽就以此劍相求，道長總可答應了吧！」

木道長目中神光一動，輕輕歎息一聲道：「老施主可知當年貧道以此劍相贈，是爲了什麼嗎？」

凌千里心中暗暗道：「當年你爲兩淮災民請命，我捐了兩萬兩銀子，你才以這把木劍相贈。」但這話可不好意思說出口來，只得說道：「這個老朽倒不知道，還請道長指點。」

「唉！」木道長浩然一歎，說道：「昔年貧道聽老施主說起收歇鏢局之事，是爲了老施主和管施主在大洪山大義滅親，聯手誅殺潘河東，潘河東的妻子立誓要爲她丈夫報仇，此女師門，大有來歷，貧道當時不好明言，故以木劍相贈，只要老施主好好保存木劍，闔府就可平安無事，老施主現在明白了麼？這支木劍，依貧道相勸，老施主還是帶回去吧！」

凌千里聽得不由一呆，暗道：「這倒是自己從未想到之事！」

一面拱拱手道：「多蒙道長垂愛，老朽衷心感激不盡，但管賢弟目前仇家上門，危在旦夕，老朽和他情同手足，豈能棄之不顧？」

木道長說道：「貧道昔年答應過老施主，憑此木劍，可以答應老施主一件事，老施主既然持劍而來，貧道自然義不容辭，但貧道答應了老施主，就得收回木劍，事關老施主闔府平安，還望老施主三思才好。」

凌千里等他說完，毫不考慮的雙手把木劍朝木道長面前遞了過去，含笑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老朽當年和管賢弟義結金蘭，誓同生死，如今管賢弟有難，老朽如果但知保妻兒，不顧兄弟的生死，當年又何用結義？老朽一生自問仰無愧於天，俯無愧於地，妻財子祿，生死有

命，老朽從不放在心上，老道長雖然能憑此劍俯允所請，就請收回此劍，以解我管賢弟之危，老朽一樣感激不盡了。」

「好！」木道長點頭，伸手取過木劍，說道：「老施主既然作此決定，貧道自當遵命。」

一面抬頭叫道：「松風。」

小道童垂手道：「師祖有何吩咐？」

木道長道：「去請你大師伯來。」

小道童應了聲「是」，退出雲房，一回工夫，只見從雲房外走進一個身穿青袍的中年道人，朝木道長行禮道：「弟子丹元，叩見師尊。」

木道長吩咐道：「爲師有一件事，要你去辦。」

他忽然咀皮微動，說了一陣。

丹元子躬身道：「弟子遵命。」返身退出。

木道長呵呵笑道：「老施主，貧道已命小徒立即啓程，趕赴南陵，暗中保護老老施主一家，老施主可以放心了。」

凌千里站起身，拱手道：「多謝道長，老朽那就告辭了。」

木道長含笑道：「老施主難得上茅山來，請在敝觀用過素齋再走不遲。」

凌千里道：「老朽此來，已經有擾清修，道長不用客氣，老朽告辭了。」

木道長稽首，說道：「貧道那就不送了。」

× × ×

凌千里出了白雲觀，天色已經放晴，他因兩日來憂心忡忡，才趕上茅山來的，如今心事已了，心頭也輕鬆得多了，一路下山，並無多大耽擱，剛經過天王寺，快到南峯山麓。

只聽身後響起一個婦人嬌脆的聲音，叫道：「前面可是凌老爺子，請你慢點走咯！」

凌千里聽得一怔，暗道：「茅山自己並無熟人，這人如何認得自己的。」

心中一想，不覺脚下一停，回頭看，只見山徑上正有一個一身墨綠衣裙，臉上蒙着一層綠紗的婦人，俏生生地朝自己走來。

凌千里並不認識她，這就拱拱手道：「這位大嫂，可是叫老朽麼？」

綠衣婦人「唷」了一聲，嬌聲道：「別說這茅山了，就是大江南北，也只有你老這麼一位大名鼎鼎的凌老爺呀，奴家不跟你老爺子打招呼，又跟誰打招呼呢？」

凌千里暗暗攢了一下眉，心中暗自道：「這綠衣婦人說話輕佻，不知是什麼路數？」

一面依然拱拱手道：「大嫂何人，恕老朽眼生。」

綠衣婦人格的一聲輕笑道：「這是凌老爺子貴人多忘事，你老從前見過奴家，可不止一次，大概你老忘了。」

凌千里歉然道：「對不起！老朽眞是想不起來了，大嫂……」

「這大嫂二字，奴家可當不起。」綠衣婦人在蒙面紗中，眼波輕動，盈盈一笑道：「其實說起來，我們也不算是外人，就算多年不見，但大伯把弟媳婦叫作了大嫂，給人家聽到了，不笑掉大門牙才怪哩！」

凌千里聽到這裏，心頭驀然一震，目光直注，說道：「妳……」

綠衣婦人舉起纖纖玉手，緩緩摘下蒙面綠紗，嫣然一笑道：「奴家是凌老爺子的弟媳婦總不是冒充的吧？」

她這一摘下面紗，竟然桃花如臉，秋水如波，柳眉鳳目，眉眼盈盈，好一副妖冶模樣！

她正是自己結義金蘭二弟潘河東的妻子柳鳳嬌！

凌千里攢攢眉道：「妳是跟蹤老朽來的了？」

柳鳳嬌依然笑盈盈的道：「其實你這趟茅山之行，還是奴家促成的，凌老爺子大概還不知道吧？」

凌千里問道：「此話怎說？」

柳鳳嬌笑容忽歛，臉上變得有些凄厲，冷冷的道：「先夫被你們兩個義結金蘭的好哥哥親手殺了，我這未亡人如果不爲夫報仇，他豈不寃沉海底了。」

「住口！」凌千里面容一正，肅然道：「我凌千里算是瞎了眼睛，和他義結金蘭，我沒有他這樣的義弟。」

柳鳳嬌冷笑道：「但你們和先夫是結拜弟兄，天下盡人皆知，想賴也賴不掉的，你們兩個結義哥哥聯手殺死義弟，也是鐵的事實，莫想抵賴。」

凌千里怒聲道：「凌某並不抵賴，那是因爲他爲了覬覦一個告老京官的一顆夜明珠，竟然一夜之間，殺死事主全家一十七口，連三歲孩子都不肯放過，可說喪盡天良，天人共怒，我和管二弟要他投官自首，他不但不聽勸告，還使用歹毒暗器，企圖殺害我和管二弟滅口……」

「本來嘛，拳頭打出外，手臂彎進裏，自家兄弟，總該帮助自己人，你們兩個臂膀却是往外彎。」柳鳳嬌冷厲的道：「如今這些話說了也是多餘，我丈夫被人殺了，替夫報仇，這總應該的吧？」

她沒待凌千里開口，接着道：「我苦練十年，下山之日，才知道白雲觀的老道，狗咬耗子，竟然送了你一把木劍，家師再三叮囑，要我莫去招惹那老雜毛，所以我只好派人送個信給你，說是關外的紫衣煞神要向管老二尋仇，一家鷄犬不留，這一來你準會把木劍送還老雜毛，求他伸手救你二弟一家，總算我沒料錯，現在你木劍不在身邊了吧？」

凌千里聽說紫衣煞神向管二弟尋仇之事，原來竟是她捏造的，心頭不禁大怒，沉聲哼道：「木劍不在老夫身上，你待怎的？」

柳鳳嬌面露殺機，一雙鳳目更是兇光大熾，冷聲道：「血債血還，今天你先還老本，至於利息嘛，我會向你家裏人去算的，你不是還有一個兒子麼？」

凌千里氣得雙目圓睜，怒喝一聲：「妖婦，妳果然心如蛇蠍！」

柳鳳嬌尖笑說道：「你知道得已經遲了！」

這一瞬間，她面色變得異常猙獰，說聲甫出，纖掌陡地揚起，朝凌千里當胸拍來。

這一掌不但來勢快疾無比，而且也十分柔軟，五根塗了腥紅指甲的纖細玉指，在一擊之中，還在輕柔的擺動，姿勢美妙

已極！

凌千里外號金翅鵬，以指爪功夫見長，但一見對方出手，不帶絲毫風聲，顯然使的是旁門陰柔功夫了，急忙右掌豎立，朝前推了出去。

雙方勢道都異常快速，眼見雙掌即將交擊，陡然間，柳鳳嬌拍出的那一掌，已經改變了勢子，一下子從凌千里掌下穿入，「拍」的一聲，擊在他肋上「促命穴」上。

凌千里只覺她掌勢如棉，並未用力，但一股陰寒之氣，驟然侵入體內，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噤！

柳鳳嬌一掌擊中，口中發出冷冷尖笑，厲聲道：「凌千里，你認命吧！」

這話聲如厲鬼索命，令人聽了毛髮直豎。

凌千里雖覺她這一掌有些不對，但仗着數十年修爲功力，暗中運氣封穴道，凜然喝道：「只怕未必。」

柳鳳嬌冷哂道：「你不信就試試，我這第二掌就可撈回老本了。」

突然身形一晃，已經欺到凌千里面前，纖掌抬處，五指擺動向前，又朝着當胸插來。

凌千里冷哼一聲，右手朝外格出，左手一掌，迎面劈去。她這一出手，頓時感覺不對，前後不過兩句話的工夫，那侵入體內的陰寒之氣，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已經滲透全身，雙手臂膀竟然僵硬得不聽使喚，因此右手自然沒有格成，左手一掌也沒有來得及劈出。柳鳳嬌塗着腥紅指甲的尖尖五指，已經「噗」的一聲，插入他的胸口。

凌千里口中發出一聲悶哼，柳鳳嬌早就一記「裙裏腿」，把凌千里踢開，尖笑聲中，綠影冉冉遠去！

就在此時，一道人影，自天而降，落到凌千里身邊，這人正是白雲觀的木道長，他目光如電，注視着凌千里胸口五個手指汩汩流出來的黑血，不覺長嘆一聲，打着稽首道：「善哉善哉，貧道已命二弟子啓元趕去凌家莊暗中保護，沒想到這妖女，竟敢在茅山行兇，老施主放心去吧，貧道遲來一步，欠下你這筆人情，自會補償你的。」

說完，抱起凌千里的屍體，疾步騰身而去。

× × ×

丹陽十里牌凌家莊，是老鏢頭金翅鵬凌千里的故居。

自從十年前凌老鏢頭收歇鏢局歸隱故里，老屋修葺一新，偌大一片房舍，住的人可不多。

老鏢頭老伴早已過世，膝下只有一子，取名千青，今年剛十八歲。

老鏢頭退隱故里，就很少過問家務，平日除了督促兒子練武，家中大小事情，全被追隨他二十多年的大弟子徐兆文掌管，家裏幾名壯丁，也是當年鏢局中相隨多年的趟子手。

老鏢頭在元宵那天聽到消息，說是關外紫衣煞神要向管二弟尋仇，這檔子事，老鏢頭最是清楚不過。

那是十五年前，義弟雲中鶴管崇墀，護鏢出關，歸途投宿逆旅，遇上一個彪悍兇徒強姦單身女客，那女客帶了一個三歲女孩，嚇得大哭起來，被那兇漢一把抓住，奮力擲出窗外，幸虧管崇墀雙手接住，才保住了小命，當時管崇墀激於義憤，以一記「劈卦掌」把對方擊傷，那人自稱係紫衣煞神門下，聲言必報此仇。

那紫衣煞神乃是關外一霸，據說武功傳自異人，在關外號稱第一高手，管崇墀回到關內，曾把此事告訴義兄金翅鵬。

如今，十五年後，紫衣煞神既然要找義弟報仇，而且又聲言把管家殺絕鷄犬不留，老鏢頭自思自己和管崇墀均不是紫衣煞神的對手，自想只好親上茅山，去求木劍道長了。

這是老鏢頭金翅鵬親自趕去茅山的第四天，旁晚時分，凌家莊大門前，來了一個花白頭髮，身穿青竹布衣裙的老婆婆，左手挽着一隻竹籃，舉手輕輕叩了兩下門環。

兩扇大門呀然開啓，走出一個四十出頭的莊丁，朝青衣老嫗打量了一眼，問道：「老婆婆，妳找誰？」

凌家莊的莊丁，都是昔年跟隨老鏢頭多年的趟子手，眼皮子寬，一眼就覺得這位青衣老嫗年事已高，但站在門口，毫無龍鍾老態，心中便自有些犯疑。

青衣老嫗朝他笑了笑道：「管家，老婆子是給凌少爺送信來的。」

那莊丁問道：「老婆婆是給誰送信來的？」

青衣老嫗眼中露出詭笑，說道：「老婆子只有一個人，自然是給我自己送信來的了。」

莊丁看她神色詭異，問道：「那麼老婆婆的信呢？」

青衣老嫗忽然伸出一隻又白又嫩的纖纖玉手，笑道：「信在這裏。」

手掌迅快的按上了莊丁胸口，人也跟着湊上一步，低聲道：「今晚二更，鷄犬不留，就是這句話。」

那莊丁出身趟子手，自然也是會家，一看對方伸手按來，立即迅快的後退了一步，口中大喝一聲：「妳……」

青衣老嫗早已收回手去，笑道：「好啦，老婆子信已送到，我可要走啦！」

那莊丁突然張咀噴出一口鮮血，自知傷得不輕，慌忙一手按着胸口，轉身往裏急奔進去。

剛奔進帳房門口，就見徐兆文舉步走出，口中只叫了聲：「徐大爺……」就噴出了一口鮮血，人已砰然倒了下去。

徐兆文吃了一驚，喝道：「周武，你怎麼了？」

他是金翅鵬凌老鏢頭的大弟子，追隨師父走南闖北三十多年，自然見多識廣，一見周武左手按胸，急奔進來，此時噴出一口鮮血，就昏死過去，臉如金紙，氣息微弱，分明傷勢極重，急忙俯下身去，出手連點了他兩處穴道。

周武悠然醒轉，目光遲鈍，喘息着道：「大……爺……她說……」

他只說了四個字，又突然昏厥。

徐兆文聽出似乎另有內情，再看周武神色不對，心頭更急，一手迅即按住他後心「靈台穴」上，運起內功，催動眞氣，

度入他體內。

這在現在來說，好比給他打了一支强心針，周武昏厥過去的人，果然又悠然清醒過來。

徐兆文低聲問道：「周武，快說，是什麼人打了你一掌，他說什麼？」

周武喘了兩口大氣，斷續的道：「是……一個……老婆……她說……今……晚二……更……鷄犬……不留……呃……」

那青衣老嫗這一掌，早就預算好的，讓他說出這兩句話來，話聲甫落，這聲「呃」，已經是最後的聲音了。

徐兆文看他已經不中用了，徐徐放開按在他背後的右手，口中低低的道：「老婆婆，今晚二更，鷄犬不留……這會是什麼人呢？」

「大師兄。」

青影一閃，走進來的是凌千青，他望着周武的屍體，驚愕的問道：「周武他怎麼了？」

徐兆文心情感到十分沉重，聽周武的口氣，用重手法擊傷他的是一個老婆婆，她大概以周武作爲榜樣，向凌家莊示威，說的就是「今晚二更，鷄犬不留」這兩句話了。師父不在，凌家莊由他負責，他怎好把對頭說的這兩句話，告訴小師弟呢？

因此只是攢攢眉說道：「他是被重手法擊傷，傷重致死，此人既敢到凌家莊尋釁，自然不是尋常之輩，咱們也不能等閒視之。」

凌千青道：「大師兄知道周武是死在什麼人手下的麼？」

徐兆文道：「不知道，聽他口氣，好像是一個老婆婆。」

「唔！」他口氣一頓，接着道：「現在時間已經不早，小師弟，你隨我來。」

凌千青平日對這位大師兄甚是尊敬，答應一聲，跟着他走到前院。

徐兆文眼看天色逐漸昏黑，心頭的負荷，也越來越沉重，對方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師父不在，今晚這副重担，能不能挑得起來？就全看自己的了！

他在階石上站停，大聲叫道：「張老三。」

張老三趕忙應了聲「在」，急步趨了上來。

敢情方才周武中了青衣老嫗一掌，自知傷勢沉重，就一腳往大廳東首的帳房裏跑（莊丁休息的地方，是在二門外的前院），因此張老三還不知周武出了事。

徐兆文道：「周武被人用內家重手法擊傷致死，你還不知道吧？」

張老三吃驚的道：「周武他已經死了，不知是什麼人把他殺害的？」

徐兆文道：「那是剛才的事，殺死他的是一個老婆婆，目前他屍體就在帳房門口……」

「啊！」張老三和周武差不多有二十年以上的交情，目中不禁隱含淚水，口中「啊」了一聲，忍不住正待往裏奔去。

「張老三，別忙。」徐兆文徐徐的說道：「目前最重要的事並不是去看周武遺體。」

張老三聽得又是一楞，他當過了十多年趟子手的領班，自然聽得出徐兆文的話中意思，立即垂手道：「不知徐大爺還有什麼吩咐？」

徐兆文道：「你要大家立即去吃晚餐，飯後每人携帶兵刄，匣弩，把人手集中到大廳上來。」

張老三聽出徐大爺的口氣，似乎情況十分嚴重，口中答應了一聲，立即轉身走出。

徐兆文轉身朝凌千青說道：「賢弟，今晚可能有强敵上門，此人武功極高，來意未明，從現在起，你要和愚兄在一起，沒有愚兄的示意，你千萬不可出手，知道嗎？」

凌千青道：「大師兄，咱們……」

徐兆文面情凝重，說道：「師父他老人家不在莊上，你應該知道愚兄這份担子，何等沉重，你要體會愚兄的苦心，一切都要聽愚兄安排，不可輕舉妄動。」

凌千青從沒見過大師兄神情有今晚這般凝重，心中雖覺大師兄太過謹愼，但口中却不敢作聲，只是唯唯應是。

徐兆文朝他微微一笑道：「好了，咱們回屋裏去吧。」

晚餐之後，徐兆文掛上鏢囊，佩上雁翎刀，凌千青也早已取出他練了十年的梅花刀，師兄弟二人來至大廳。

徐兆文指揮六名莊丁，三人一組，分伏在大廳左右，自己和師弟凌千青，張老三留在廳上。

整座凌家莊院，早已熄去燈火，黑夜之中，更是一片黝黑。

這是以逸待勞，以暗對明。

凌家莊的六名莊丁，都是昔年鏢局的趟子手，大風大浪經得多了，每個人都知道如何應變，都能夠單獨作戰。

尤其今晚大家因周武之死，使每個人心頭有了同仇敵愾的心情，只要發現敵人蹤影，都想替死去的弟兄報仇，足可以以一抵十。因此七名莊丁（連同張老三），比起人家七十名，也絕不會遜色。

時間漸漸接近二更，凌家莊前面一片廣場上，忽然出現了一個苗條的人影。

這人影來得無聲無息，她突然在莊前現身，就如鬼魅一般，你根本不知道她是從何處來，又將往何處去？

只要看苗條人影的身裁，就可以知道她一定是個女子，而且還是一個年紀極輕的少婦！

只可惜星月朦朧，看不清她的模樣！不，她臉上似乎蒙着一層輕紗，和星月一樣朦朧！

她只是在廣場上徘徊着，不知是在等人？還是在等時間？

現在，已經是二更天了，從遠處傳來的更鑼，正好「噹」「噹」兩響！

「是時候了！」

她低低的發出一聲冷酷而充滿殺氣的尖笑，魅影似的身子，開始緩緩朝凌家莊大門行去。

她已經把口信捎到莊上，「今晚二更，鷄犬不留」。她自然要等二更才進入凌家莊去。

她既已下定決心，要毁去凌家莊，自然要堂堂正正的從凌家莊大門進去。

就在苗條人影快走近凌家大門，相距還有丈許光景，從凌家莊巍峨的門樓上，「嘶」的一聲，飄落一條人影，落到了苗條人影之前！

門樓足有三丈來高，只要看他飛身落地的姿勢，輕如飄絮，點塵不揚，悄無半點聲息，這份輕功，可說已經到了爐火純青之境！

苗條人影一怔，從蒙面輕紗中透射出兩道比冷電還冷，比霜刃還利的目光，凝注着從門樓上飄飛下來的那個人影！

星月雖然朦朧，但她已看清楚站在面前，擋住去路的，竟是一個頭挽道髻、身穿青布道袍的中年道人！

這青袍道人神情嚴肅，黑鬚飄胸，雙目神光烱烱逼人！

兩人甫一對面，青袍道人立即打了個稽首，朗聲道：「女施主請留步。」

苗條人影眼波一轉，格的輕笑出聲，問道：「道長是什麼人呢？」

青袍道人微一欠身，說道：「貧道啓元。」

啓元子，正是茅山白雲觀木道長門下二弟子。

苗條人影又道：「奴家問你那一個道觀出來的？」

啓元子道：「茅山白雲觀。」

苗條人影發出一副冶蕩的格格嬌笑，說道：「奴家聽說茅山道士善於降妖捉鬼，你躲在門樓上，是降妖來的？還是捉鬼來的？降妖，奴家可不是什麼精怪，捉鬼，奴家也不是孤魂野鬼，道長幹麼阻擋奴家的去路。」

啓元子道：「貧道奉家師之命，保護凌家莊而來，女施主還是請回吧！」

「你要奴家回去？」苗條人影吃吃笑道：「道長說得倒是稀鬆？你要奴家回娘家去呢？還是回夫家去？娘家，奴家早就沒有娘家了，夫家，奴家丈夫已經死了十年，也沒有家可以回去了。」

啓元子道：「女施主那裏來，就回那裏去。」

苗條人影輕哼一聲道：「道長口氣不小，只不知令師是誰？」

啓元子欠身道：「家師道號，上木下吾。」

「木吾？那就是木劍道人了？」苗條人影輕輕點着螓首，說道：「木劍道人名頭果然不小！」

她說到這裏，忽然冷冷的哼了一聲，不屑的說道：「凌千里十年前化了二萬兩銀子，買了木劍道人一把木劍，保障了凌家莊十年安全，如今又派他二弟子來充當凌家莊的護院，奴家眞想不到在武林中久享盛名的木劍道人，居然也可以用白花花的銀子買得到的，當眞是有錢好使鬼推磨了。」

啓元子神色微變，凜然道：「女施主怎好如此說話？」

「咦！」苗條人影美目流盼，格的笑道：「奴家那裏說得不對了？難道木劍道人不是看在銀子份上，才派道長來作護院的？」

她忽然走上一步，口氣一軟，用央告的聲音說道：「這樣好不？木劍道人既然愛錢，這事情就好辦，奴家送他四萬兩銀子，總夠了吧，凌家莊的事，令師徒就不用再插手了。」

啓元子勃然變色道：「女施主這是什麼話？」

「這是最好聽的了！」苗條人影格的笑道：「木劍道人難道不愛銀子？那麼爲什麼收了凌千里二萬兩銀子，就昧着良心，不問是非，不辨曲直，一味袒護凌千里呢？」

啓元子沉哼一聲道：「女施主說得太過份了，妳把家師看成了何等樣人？」

「好，令師是明辨是非，伸張正義的人，好嘛？」

苗條人影忽然緩緩伸出一隻白淨如玉的纖纖柔荑，從她臉上輕輕撩起蒙面輕紗，嬌柔的說道：「道長怎不問問奴家是誰呢？」

她手勢柔美，尤其那纖秀細長的玉指，翹起來像蘭花初放，朦朧星月，似乎霎時間明亮了許多！

她那張宜嗔宜喜的臉上，新月般蛾眉，秋水般星目，配着嬌紅欲滴，似笑似嗔匏犀微露櫻唇，像夢囈般低低說着：「奴家姓柳，小名鳳嬌……」

不但美，而且蕩，簡直使人看得聽得一顆心直蕩！

啓元子不覺別過頭去，冷然道：「貧道……」

「格！」地嬌笑入耳，柳鳳嬌一個人已經像魅影般悄無聲息的欺到啓元子身邊，一隻纖纖柔荑，快似閃電，一下捫到了啓元子的心口！

妳快人家也不慢。

啓元子大喝一聲：「妖婦敢爾！」猛一吸胸，左手已經劃了個圈，向左格出。

柳鳳嬌一隻左手竟似柔若無骨，輕輕一縮，便自避開了啓元子一格之勢，又朝他當胸襲去。

她這一縮又發，快速已極，看去就像啓元子沒有把她格開一般，如今一隻粉嫩的纖掌，快要觸到啓元子胸前衣衫了。

啓元子哼了一聲，身子不避不讓，左手五指如鉤，朝柳鳳嬌脈門抓去。

柳鳳嬌似是故意賣了個破綻，同樣不避不讓，手腕一抬，任由啓元子扣住她的手腕。

啓元子五指一落，正好扣個正着，但覺手指握住的手腕細膩柔潤，骨肉均勻，既不使勁，且毫不掙扎，任由自己握着！

「嗯！」

柳鳳嬌被他握住了手腕，口中輕嗯一聲，粉臉上似有不勝幽怨，一雙水汪汪的俏眼更是含情脈脈，似羞還笑的望着啓元子，又嬌又輕的道：「半夜三更，孤男寡女，道長這樣拉着奴家的手，到底想做什麼呢？」

啓元子只因對方手爪逼近胸口，躲閃不及，才使出擒拿手法，把她手腕抓住。

他自幼出家，如今四十出頭，從未接觸過女子肌膚，一把握住她柔若無骨的手腕，就感到心頭有些異樣，如今再經她這麼一說，不覺臉上一紅，正待放手！

「格！」柳鳳嬌嬌笑一聲，一個嬌軀趁勢倐地朝前送了上去，一下居然投懷送抱，朝啓元子懷中偎去，右手兩根纖指比閃電還快，戳到他肋下「促命穴」。

啓元子左手甩起，右手直豎迅快朝前

推出。

柳鳳嬌看他果然放開了自己手腕，她本是偎來的人，啟元子右掌推出，她也並不避讓，只是身子輕輕向右移動。

這一來，啟元子筆直推出的手掌，正好變成了祿山之爪，一下按上了她右首顫巍巍高聳的酥胸之上。

啟元子一驚，急忙後退一步，收回手去。

柳鳳嬌可絲毫沒動，口中「唷」了一聲，吃吃輕笑道：「原來道長也不老實，一回拉奴家的手，一回又……」

她笑得好不挑逗？但話聲還沒說完，趁啟元子驚退之際，身如魅影般跟着欺進，雙手更快，出手如風，朝啟元子急襲過去。

啟元子又驚又怒，大喝一聲：「妖女胆敢如此戲弄貧道？」

雙掌跟着揮出。

「唷！」

柳鳳嬌出手辛辣，在這瞬息之間，已經忽指忽掌，一口氣搶攻了七八招之多，口中依然嬌聲說道：「方才明明是道長欺負了奴家，奴家也是良家婦女，你……你……要不，奴家可以跟你上白雲觀找木道長評理去，他門下道士，這般毛手毛脚的調戲奴家，還……不夠麼？」

她越說越不像話，且雙手攻勢却越凌厲。

「無恥妖婦，還不住口？」

啟元子一身武功，當然不會輸給柳鳳嬌；但柳鳳嬌這些又妖又嬌的話聲，可是直蕩人心！

要知啟元子從小修道，幾曾和這樣的女子動過手，自然被逼落了下風，雙掌接替，脚下却連連後退不迭！

柳鳳嬌當然也清楚的很，啟元子的武功，比她高出甚多，此刻他被逼得連番後退，乃是被自己擾亂了心神所致，這時若不能把他制住，等他反擊，就來不及了。

因此她出手越打越快，纖指如雲，玉指如雨，儘管朝啟元子全身要害大穴上下手！

啟元子連退七八步，才算穩住，口中大喝一聲，雙掌開闔，呼呼兩掌，直劈過去，才算把柳鳳嬌的攻勢阻遏下來。

兩人在凌家大門前叱喝動手，自然很快就驚動了莊上的人！

大門開處，張老三一手提着鋼刀，舉步走出，大聲喝道：「二位是什麼人？」

柳鳳嬌格的一聲嬌笑道：「是要命來的。」

她和啟元子正在動手，但話聲甫出，右手五指舒展，連轉了幾轉，幻起了一片指影，朝啟元子身前七處穴道襲到，騰出左手却向張老三揮去。

但聽張老三一聲慘號，一枚穿心釘，已經透胸而入，仰面倒去。

啟元子見她出手傷人，不由得勃然大怒，斷喝一聲道：「妖婦，你敢出手傷人麼？」

呼呼兩掌急劈過去。

這兩掌在盛怒中劈出，掌風如濤湧捲而出！

柳鳳嬌不敢硬接，扭動腰肢，輕輕一閃，就避讓開去，口中格格笑道：「方才那該死的人，不是你要奴家殺的嗎？」

啟元子大喝一聲，右手抬處，嗆然龍吟，已從肩頭抽出一支木柄長劍，劍光森寒，一指柳鳳嬌，怒聲道：「妖婦，貧道奉家師之命而來，你如知難而退，就不傷妳性命，如今妳竟敢當着貧道殺人，貧道也顧不得了。」

就在啟元子拔出長劍之時，徐兆文、凌千青和六名莊丁，也一齊走了出來，其中兩名莊丁，各自挑一盞風燈，分左右一站，燈光把大門前數丈之內，照得十分明亮。

本來，徐兆文的佈置，是在大廳，六名莊丁分伏暗陬，自己和凌千青、張老三守在廳上，這是準備敵人偷襲凌家莊的佈置。

但如今敵人已在大門前現身，他待敵深入的佈置，自然不適用了，故而率衆同凌千青和六名莊丁，趕了出來。

徐兆文俯下身去，檢看張老三的傷勢，只見胸口一個小孔，（穿心釘已沒入胸口）黑血從創口中汩汩流出，顯然這支暗器還淬過劇毒，張老三早已沒有救了！

「好歹毒的暗器！」

徐兆文雙目幾乎要射出火來，厲聲喝道：「你們那一個下的毒手？」

柳鳳嬌看啟元子掣出劍來，「鏘」的一聲，從身邊抽出一支細長長劍，目光像秋波般一轉，望了徐兆文等六人一眼，格格的笑道：「道長，你說說看，先要奴家殺那一個呢？」

「妖婦看劍！」

啟元子怒極，喝聲中，長劍一振，在兩盞風燈光照耀之中，劃出一道奇亮的劍光，宛如匹練經空，朝柳鳳嬌劈了過去。

他果然不愧是木劍道人門下二弟子，這出手一劍，氣勢壯闊，就不同凡響。

柳鳳嬌「唷」了一聲，說道：「我們講好了，只是做做戲的，既已把凌家莊的人引出來了，你幹麼這一劍這麼認眞？」

她這話竟把啟元子說成了她的同黨！

說話聲中，纖細的柳腰欵欵擺動，就從啟元子劍光下旋了出來，左手抬處，又是一支穿心釘在她輕旋中打了出去，口中嬌笑道：「道長，你說這個對嗎？」

大門左首一個挑着風燈的莊丁，又是一聲慘號，倒地死去。

啟元子雙目幾乎冒出火來，口中連聲大喝，一柄長劍，揮起一道又一道的精虹，幾乎把一丈方圓，全部圈入在劍光之中。

但柳鳳嬌身如輕絮，只見她柳腰束一擺，身一扭，手中長劍，只是護着她欵擺輕扭的嬌軀，不肯和他劍光接觸，你劍光劃到東，她就閃到西，口中還嬌聲嬌氣的笑說着：「道長這幾聲大吼，也是咱們約好的暗號了，你是要我打右邊這個提燈的了！」

左手一揚，又是一支穿心釘應手射出了。

徐兆文聽她口氣，好像那道人是她同黨，但看那道人出手的劍勢，却又不像！

此時聽柳鳳嬌說出要打右首提燈的，而且話聲方出，果見一枚穿心釘已經電射而至，心頭大怒，右手揚處，雁翎刀已然斜劈而出，但聽「噹」的一聲，把柳鳳嬌一枚穿心釘劈落。

但就在他右手雁翎刀劈出之際，突覺胸口一麻，似有三支細針無聲無息的刺入了肌肉，口中大叫一聲，金刀落地，一個人往後倒去。

原來柳鳳嬌口中說要打右首提燈的莊丁，打出一枚毒釘，只是有意引開徐兆文的視綫，她掌心早已暗藏了三支淬毒飛針，暗中出手，朝徐兆文激射過去。

這種淬毒飛針，細如牛毛，即使在大白天也不易發現，何況在燈光昏暗的夜晚，自然更防不勝防了。

凌千青眼看大師兄突然無故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心頭猛吃一驚，急忙俯下身去，叫道：「大師兄，你傷在那裏？」

柳鳳嬌發出銀鈴般嬌笑道：「我早就捎信給你們了，凌家莊，今晚鷄犬不留，他是你大師兄自然要先走一步才對！」

徐兆文被毒針打中，那還說得出話來，只是張了張口，四肢一陣抽搐，便已毒發身死！

「大師兄！」

凌千青抱着大師兄身子，大叫一聲，忍不住淚下如雨！

啟元子眼看柳鳳嬌在自己劍下！還連番傷人，更是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聲，道：「妖婦，貧道今晚說不得只好開殺戒了。」

「是啊！」

柳鳳嬌輕笑道：「今晚咱們就殺他個片甲不留。」

凌千青眼看大師兄慘遭毒手；心頭悲憤已極，雙目通紅，大喝一聲：「好個妖婦，我和妳拚了！」

手中梅花刀一緊，縱身朝柳鳳嬌撲來，身形甫落，右手揮處，一道刀光已然橫劈而出！

柳鳳嬌格格的笑道：「你是金翅鵬的兒子？嗯，翅膀還沒長好就口出大言了！」

身形一個輕旋有如吹過一陣香風，人已輕巧的旋到了凌千青左首，左手一隻雪白素手，輕輕轉動，朝凌千青當胸送來。

凌千青眼前一花，連人影都沒看清，對方手掌已經到了胸前！

啟元子看得大急，口中大喝一聲：「小施主速退。」

左手大袖揮起，發出一團勁風，把凌千青一個人平推出去一丈來遠，右手長劍連展，把木劍門精妙招數，源源出手！

柳鳳嬌只覺周圍劍風颯颯，青光繚繞，轉眼工夫，已經失去了啟元子的人影，一時不禁倒吸一口涼氣，心知啟元子動了眞怒，決心要把自己毀在此地。

「哼，我柳鳳嬌縱然不是你對手，但你也未必能傷得了我！」

柳鳳嬌心念一轉，身形一伏再起，這一伏一起的時間，手中細長長劍猛然一抖，已經接連刺出了十幾劍之多，劍勢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但不論妳長劍如何鋒利，出手如何迅疾，柳鳳嬌但覺自己四週劍光，就像佈成了一圈鐵壁銅牆，把她團團圍住，竟然攻不出去，刺出的長劍，都被一股極大潛力擋了回來！

這下眞把柳鳳嬌嚇出一身冷汗，記得師父在自己下山時說過，如非萬不得已，千萬不可招惹木劍門，方才自己還以爲這臭道士也不過如此，如今看來，木劍門的人，自己當眞招惹不起了！

一念及此，她頓時想到三十六著，走爲上着，口中隨着發出一陣銀鈴的笑聲，說道：「臭道士，看來你眞跟奴家使了狠勁，好，奴家也說不得只好和你拚了！」

口中說「拚」，手中果然隨着一緊，一支長劍舞起一片青光，緊護身軀，突然雙足一點，劍勢倏合，化作一道夭嬌劍光，騰空飛起！

但聽一陣「錚」「錚」「錚」急驟如雨金鐵交擊，柳鳳嬌連劍帶人衝出啟元子佈成的劍網，跌跌撞撞飛射出數丈之外。

衝是衝出去了，但她青絲披散，身上也被啟元子劍鋒劃破了幾處，但她在衝出劍網之際，依然不忘傷人，左手撒出了一蓬毒針，朝啟元子當頭射落！

啟元子大喝一聲，長劍朝上一圈，把她撒來的一蓬毒針悉數吸在劍尖之上！

這一躭擱，柳鳳嬌一條人影，已如輕烟般飛逝，老遠傳來她尖厲的聲音：「啟元子，你這臭道士，給老娘記住了，今晚這筆帳，老娘總有一日會跟你連本帶利算回來的……」

聲音漸漸遠去，人影早就消失在黑夜之中。啟元子收起長劍，朝凌千青走了過去，稽首道：「少施主沒事吧？貧道慚愧，奉家師之命趕來，保護不週，反教妖婦連傷數人，貧道眞是罪過。」凌千青一手按刀，睜着雙目，問道：「道長是何人，這妖女又是什麼人？」

啟元子道：「貧道啟元子，家師茅山白雲觀主。」凌千青聽說他是茅山白雲觀來的，不覺心頭一喜，忙道：「家父就是上白雲觀見老道長的。」

啟元子只「嗯」了聲，點頭道：「凌老施主就在敝觀盤桓，家師因妖女立志尋仇，而且武功極高，才命貧道兼程趕來，要少施主立即隨貧道前去茅山。」

凌千青拱拱手道：「道長請到裏面奉茶。」

他把啟元子讓入大廳落坐。

這時莊丁們也把徐兆文和張老三的屍體抬進了大天井。

凌千青眼看大師兄死在妖婦毒針之下，目含淚光，問道：「道長可知這妖女是誰呢？」

啟元子道：「貧道只知她叫柳鳳嬌，至於如何和貴莊結的仇，貧道也不得而知，只是今晚她雖已敗退，但貧道也只是險勝，此女詭計多端，復仇心切，說不一定去而復返，令師兄人死不能復生，自以及早入土爲安，少施主不宜多留，明日一早，就隨貧道上山，至於府上一干莊丁等人，少施主走後，妖女說不定會遷怒到他們頭上，因此貧道認爲在老施主和少施主沒有回來之前，也不宜留在此地，不如厚予資遣的好。」

凌千青道：「他們都是追隨家父多年的人，只怕不肯離去，家父和在下要在茅山住很久嗎？」啟元子不好說出凌千里已經遇害，只得點點頭道：「老施主已和家師談妥，要在少施主在家師門下學藝，因此老施主也要暫時住在敝觀，在少施主學藝未成之前只怕也不會回到這裏來了。」

（未完・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豹娘子將小惡女的身世說出來之後，便想回去桃源金殿，中途又遇到「江東五傑」，以常掛珠爲首，現在只有四傑，一見豹娘子倒頭便拜，一別十年，他們倒是糊塗得很，連大恩人的尊容也不認得，因爲豹娘子自己把雙目都弄瞎，更難以辨認，相談之下，知道豹娘子要回家，想先到小刀山莊找鍾南超一同去桃源金殿，常掛珠來時已經過小刀山莊，發現鍾南超全莊的人都沒有，爲了找出原因，再去時只見到沈必理帶着開封分舵的人來保護岳小玉，還有鬼斧大師計神工，豹娘子說出主人被內奸串通流星派遇害，要求計神工同往桃源金殿……

新春大吉利　有朋遠方來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豹娘子的身子立刻在發抖。

「不要再說！不要再說下去！」

小惡女却睜圓了眼：「爲甚麼不讓計老前輩繼續說下去？」

豹娘子嘶聲地叫了起來，道：「不必要的廢話，爲甚麼還要繼續說？」

計神工皺了皺眉，道：「我說的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又怎能算是廢話？」

岳小玉咳嗽一聲，道：「既然豹姨不喜歡聽，計前輩可否不說？」

計神工沉吟半晌，才道：「不說就不說。」

岳小玉道：「我們甚麼時候出發前往桃源金殿？」

計神工道：「現在就去。」

岳小玉笑了笑，道：「如此最好，免得夜長夢多！」

鮑正行也道：「甚麼桃源金殿，俺早就想見識見識！」

沈必理却道：「就只怕此行不會一帆風順！」

鮑正行哂然一笑，說道：「管他順不順利，咱們殺將出去，一直殺入金殿去便是。」

岳小玉望着沈必理，道：「咱們人數衆多，似乎有點不方便。」

沈必理道：「岳宮主所言甚是，況且桃源金殿本乃清靜樂土，人多前往，只怕會把地方弄得俗亂不堪。」

岳小玉點頭道：「沈總調度言之成理，咱們就減省一點人手好了。」

沈必理答了一聲：「遵命。」接着便挑選了血花宮中十二位高手，隨行前往桃源金殿。

但岳小玉心裏，却仍然記掛着公孫我劍和諸葛酒尊。

桃源金殿在甚麼地方？

豹娘子當然知道，但她雙目失明，再也無法找到進入桃源金殿的途徑。

幸而還有「鬼斧大師」計神工！

計神工在江湖上輩份極高，武功也極高。

岳小玉能夠遇上這位武林大宗師，可說是一種福氣。

但小惡女的心情却是異常地複雜。

她曾經害過一場大病，以致失却從前一切記憶。

但現在，她已經明白到自己的眞正身份。

她叫慕容蝶蝶，是金殿桃源和桃源金殿主人慕容無極的女兒！

慕容無極，也就是一般人所知的慕容老人。

他給詹木葉出賣了，也死了。

沒有人知道詹木葉在甚麼地方，只知道他出賣了他的師兄慕容無極。

這段血海深仇，豹娘子永遠記住，小惡女也是一樣。

×　×　×

計神工帶着羣衆走了。

沈必理不喜歡跟任何人嚕嚕嗦嗦，但鮑正行却老是纏着他問這個問那個，好像這個沈總調度欠了他幾千兩銀子沒有還似的。

結果沈必理點了他的啞穴，然後警告他：「不得繼續放屁！」鮑正行這才無法不住嘴。

已是大年初一了。

雖然風還是很冷，但晨早的陽光却很燦爛，它使人們的心和暖起來。

計神工帶着衆人來到一座堡壘附近，才停止了脚步，說：「你們先在這裏等一等。」

「等甚麼？」常掛珠問。

計神工笑了笑，道：「且待我解決了內急之事，然後再說！」

舒一照呵呵一笑，道：「原來計前輩尿急——」說話未完，常掛珠已一手拍在他的嘴上，喝道：「有女人在此，說話斯文一點！」

計神工早已一陣風般向後溜走了。

岳小玉却問沈必理，道：「總調度，計老前輩有甚麼事？」

沈必理微微一笑：「他的說話，你沒聽見嗎？」

岳小玉道：「聽是聽見了，但却好像不怎麼老實。」

沈必理悠然道：「他這些話是用來騙人的，當然不會老老實實。」

岳小玉道：「他在騙誰？」

沈必理道：「當然不會是騙我們，而是騙騙那些一直跟着我們來到這裏的狗崽子！」

常掛珠聽到這裏，方始恍然大悟，不由喝道：「他奶奶的，原來如此，俺立刻就助拳去也！」

語聲甫落，不遠處已傳來了幾下慘呼之聲。

常掛珠正要趕去，計神工已飄然回來，他輕輕拍了拍手，笑道：「他們有五個人，最難對付的是『幽州三殭屍』言氏兄弟，另外兩個好辦一點，却不知道這兩個妖物是何方神聖。」

豹娘子悚然的道：「言氏兄弟練的是『地獄煉魂掌』，更擅用『鬼汁三絕殺』的暗器功夫，這三個鬼怪爲甚麼要跟着咱們？」

計神工道：「我已問過了。」

豹娘子道：「他們怎麼說？」

計神工道：「死也不肯說。」

常掛珠冷哼一下，道：「用刑逼供，怎輪得到他們肯不肯說？」

計神工嘆了口氣，道：「這五個妖物都已自盡，死也不肯說。」

常掛珠道：「如何自盡法？」

計神工奇道：「初時，我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們怎麼會忽然齊齊氣絕畢命的。」

豹娘子吸一口氣，道：「計前輩用那種手法對付這五人？」

計神工道：「大力折腰手！」

「大力折腰手？」岳小玉道：「是不是一使出這種絕招，敵人就得腰骨折斷而死？」

計神工道：「我若用上七成以上力道，那五個妖物自然禁受不住非死不可了，但我只想把他們的腰骨折斷，可沒有想將五人齊齊置諸死命。」

岳小玉道：「但他們最後還是活不下去。」

常掛珠凝視着計神工：「這五個妖物到底是如何自盡的？」

計神工嘆了口氣，忽然反手一揚，道：「你們瞧！」

衆人一望，只見他右手中指之上，戴着一枚黝黑的鐵指環。

計神工默然半响，才緩緩道：「那五個妖物的右手中指，都戴着一枚這樣的鐵指環。」

常掛珠道：「那又怎樣？」

計神工道：「在這鐵指環之上，是有尖刺的，平時，這尖刺向外凸出，但等到

他們要自盡之際，這尖刺就會轉移到他們掌心之內！」

常掛珠駭然道：「只要尖刺刺入掌心，他們立刻就會死？」

計神工道：「正是這樣，因為在尖刺之上，早巳塗上了極厲害的毒藥。」

豹娘子沉吟道：「既然人都巳經死掉，咱們也不必理會了。」

計神工道：「不錯，咱們繼續行程便是。」

這時，堡壘大門忽然開啓，十八個勁裝武士擁簇着一個青袍和尚急奔而來。

衆人都是一楞，大概都想不到，這堡壘不但有出家人，而且居然還是一個如此威風凜凜的和尚。

這和尚大概三十五六年紀，說他威風凜凜，倒是一點也不過份的。

因為這和尚不但騎着一匹鞍轡鮮明的快馬，而且還手提金杖，背上又揹着一柄鑲滿了寶石的寶劍。

但這個威風凜凜的和尚，當他一看見計神工之後，立刻就從馬鞍上滾了下來，沒頭沒腦的大聲叫道：「阿彌陀佛來得正好，年糕臘鷄豬肝肉統統上等之至！」

衆人都是聽得莫名其妙，計神工巳呵呵一笑，道：「爽快和尚，三年不見，你說話還是和從前一般又急又亂，眞是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也！」

衆人聽見計神工這樣說，才知道這和尚就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急僧」爽快和尚。

爽快和尚性子極急，說話更急，以致往往令人為之摸不着頭腦。

爽快和尚只好咳嗽兩聲，整理一下喉嚨才道：「洒家的意思，是說很歡迎計大師蒞臨敝堡，正是阿彌陀佛大好之至，恰巧敝堡為了迎接新歲，準備好了不少上佳年糕、臘鷄、豬肝肉等等，正好大家痛痛快快吃喝個飽是也！」他這樣詳細地解釋，衆人方始恍然。

這時候，沈必理走了上前，笑道：「爽快和尚，還認得俺嗎？」

爽快和尚臉上立刻露出了極驚喜的神情，接着哈哈大笑，道：「堂堂朝廷大將軍，洒家又怎會忘掉？」

沈必理道：「俺做大將軍之時，你巳經是個和尚。」

爽快和尚道：「洒家是個屠戶出身，後來一時失手殺了一撮龜兒子，給官府的王八羔子逼得走投無路，終於給逼上和尚寺，變成了如今這麼一個混帳的禿驢！」說到這裏，忍不住又是哈哈放聲大笑。

笑聲甫止，又瞪着沈必理道：「你今天是幹甚麼的？是不是微服出巡？」

沈必理道：「甚麼微服出巡？俺巳辭了將軍之職，不再是朝廷中的武官啦。」

爽快和尚一楞：「皇上對你如此倚重，你怎可以不幹？」

沈必理悻然道：「不幹就是不幹，管他倚重不倚重！」

爽快和尚「啊」一聲，道：「洒家明白了，準是官場中爾虞我詐的風險，你應付不來，也許是懶得去應付！」

沈必理不禁嘆了口氣，道：「你說得也差不多了，但最好就是不要說，以免讓大家都感到不高興。」

「說的是！說的是！」爽快和尚點頭不迭，忽然把背上的寶劍解了下來，恭恭敬敬的遞到沈必理面前。

沈必理接過寶劍，臉上忽然冒起了一些奇特的笑意。

「這柄劍在你手裏多久了？」沈必理淡淡的問。

「十二年零三個月。」爽快和尚答。

沈必理又笑了，眼睛裏閃亮着溫暖的光芒：「想不到你還記得這樣清楚。」

爽快和尚道：「這柄劍，洒家當時只是向你借來瞧瞧的，想不到一借就借了十二年。」

常掛珠好奇地走近過來，瞧着寶劍一會才道：「劍鞘和劍柄都很不錯，就不知道劍鋒鋒利不鋒利？」

沈必理笑了笑，緩緩地把劍從劍鞘裏拔了出來。

劍鋒一出鞘，立刻就光華四射，把常掛珠的眼睛逼得睜不開來。

「好劍！眞是千古難得一見的好劍！」常掛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沈必理把劍插回鞘內，才道：「你可知道它的來歷？」

常掛珠道：「當然知道。」

沈必理一愣：「你知道？」

常掛珠眨了眨眼，目注着沈必理道：「這劍是你借給和尚，然後這和尚現在才還給你的。」

沈必理不由啞然失笑，道：「你所知道的，就是這些？」

常掛珠點點頭，道：「就是這些。」

沈必理道：「但這柄劍是誰鑄造的，它的名字叫甚麼，你又知道嗎？」

常掛珠搔了搔脖子，訕訕一笑道：「這就得沈總調度再詳細訴說，俺才會知道了。」

豹娘子臉色一沉，道：「你根本就甚麼都不知道，最好就少點開口。」

常掛珠只好立刻閉上了嘴巴。

沈必理這才緩緩地說道：「這柄劍，是在三百六十年前開始鑄造的，但却花了整整一百年才鑄造成功。」

岳小玉一怔，驚奇地說：「鑄一柄劍，居然要花一百年的光陰，豈不是窮一生之力也鑄造不成嗎？」

「你說對了，」沈必理點點頭，道：「合力鑄造這柄劍的，是終南山萬斗廬的荊家父子。」

「是不是荊殘銅和荊裂玉父子？」豹娘子問。

沈必理有點詫異地望着她：「妳也知道這兩個人？」

豹娘子感慨地說：「老主人尚在時，曾經對我們提起過終南山這兩位前古異人，而且還說過，荊家鑄劍之術，在近五百年內堪稱無人能出其右。」

計神工緩緩地點了點頭，說道：「先師在世之日，也曾對我這樣說過，這對荊家父子，荊殘銅活到八十九歲，荊裂玉活到九十三歲，而兩父子為了要鑄造這柄『倚馬神劍』，總共花掉了整整一百年的光陰！」

「倚馬神劍！」岳小玉長長吐出口氣，忽然想起了練驚虹送給自己的「倚馬可待經」。

「倚馬神劍跟倚馬可待經不會有甚麼關連？」岳小玉心裏不禁這樣想。

沈必理把倚馬神劍緊緊地握着，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劍是寶劍，更是名劍，但它巳在江湖失落了許多許多年，直至八十年前，才又再在江湖上重現。」

常掛珠立時追問：「八十年前，這一柄劍在誰的手裏？」

沈必理道：「它落在當年吏部尚書管榮的手裏。」

常掛珠道：「管榮又是怎樣得到這一柄劍的？」

沈必理道：「這就無從稽考了。」

常掛珠「唔」一聲，道：「年代太湮遠的事，咱們也沒有深究的必要，但不知道後來又怎樣了？」

沈必理道：「管榮有一獨生女叫管藝花，她嫁給平西大將軍周柱定，當時，這一柄神劍也是嫁粧之物。」

常掛珠皺眉道：「以神兵利器作為嫁粧之物，倒也古怪。」

沈必理道：「周柱定是一員武將，對這柄劍十分喜愛，每次出戰沙場，定必携帶此劍上陣。」

常掛珠道：「周大將軍携帶此劍上陣，未知吉利與否？」

沈必理道：「吉利之至，他到了六十二歲那年才辭官，上陣衝鋒殺敵次數不知凡幾，但每次到了凶險關頭，都能逢凶化吉，平安歸來！」

常掛珠呵呵一笑，道：「如此說來，這眞是一柄又鋒又利又吉利的寶劍。」

沈必理道：「周柱定退休後，就把這柄劍傳給兒子周繼文，這周繼文人如其名，雖然父親是一員大將，但他却天生文弱，而且不喜練武，所以雖然得到倚馬神劍，却是得物無所用，只是把這柄神兵利器束諸高閣，從來沒有加以半點重視。」

常掛珠嘆道：「如此這般，眞乃嗚呼哀哉者也！」

沈必理道：「周繼文雖然沒有把倚馬神劍放在眼裏和心裏，但他的妻子陸紋鵑却是武林世家之後，而且所練武功，正是以劍法為主。」

常掛珠道：「準是這女子把寶劍盜走了。」

沈必理道：「那也不是盜，而是叫周繼文送給了她。」

常掛珠道：「周繼文肯不肯？」

沈必理道：「周繼文本來就沒有重視過這柄劍，妻子向他取劍，他立刻就答應了。」

常掛珠道：「陸紋鵑得到倚馬神劍之後又怎樣？」

沈必理道：「她很喜歡這柄神劍，甚至認為自己的劍法配不上這一柄劍，所以，她就用盡辦法，想練成一套驚世絕俗的劍法來配襯倚馬神劍。」

常掛珠道：「她用甚麼辦法？」

沈必理道：「在周繼文逝世後，陸紋鵑帶着這一柄劍，前往長白山，找到了天音子和萬烈。」

常掛珠一怔，道：「天音子是誰？萬烈又是誰？」

沈必理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神色肅然地說：「天音子是太乙眞人的師父，而萬烈外號人稱『武聖金面王』，是提龍王府上一代的主人，也就是萬層樓的父親。」

常掛珠道：「天音子和萬烈怎會在一起？」

沈必理道：「這兩位武林異人，既是死敵，也是知己。」

常掛珠大奇：「既是死敵，又怎會是知己？」

沈必理道：「正因為他們是眞眞正正的死敵，而且還棋鼓相當，不分伯仲，所以才會由死敵變成知己，知己知彼！」

常掛珠似懂非懂，岳小玉巳忍不住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兩位武林異人既然都知道對方的虛實，應該很容易就分出了勝負罷？」

沈必理道：「這又不然。」

岳小玉道：「為甚麼不然？」

沈必理道：「這兩大高手雖然深知對方虛實，甚至連對方的每一着招式也瞭如指掌，但要眞眞正正地擊敗對手，却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常掛珠道：「所以，他們之間的比鬥，從來也沒有分出過勝負？」

沈必理道：「在最初的兩次決鬥，情形的確是這樣的，但到了第三次決戰，兩人都抱着必勝必殺的決心赴戰，結果『武聖金面王』萬烈死於北極寒苦之地，屍體直至如今仍被厚厚的冰層封住。」

常掛珠「噢」一聲，道：「俺明白了，終究還是邪不能勝正，太乙眞人的師父大勝而回！」

沈必理搖搖頭，道：「勝是勝了，但却不是大勝，而是慘勝！」

常掛珠奇道：「決鬥獲得勝利，却又何慘之有？」

沈必理道：「那一戰，萬烈固然當場畢命，但天音子也身負重傷，三天之後就傷重不治身亡去也！」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高手決戰，往往兩敗俱傷，眞是凶險之至！」

這兩三句話，他巳不是第一次說。

——萬烈與天音子之戰，岳小玉巳聽許不醉說過。

——許不醉和沈必理所說的一切，都互相脗合的。

現在，岳小玉要問的是：「陸紋鵑找到了天音子和萬烈之後又怎樣？」

沈必理却搖了搖頭，說道：「俺不知道。」

常掛珠立時跳了起來，道：「你怎會不知道？」

沈必理的回答却很絕：「因為俺不知道，所以就不知道了。」

常掛珠道：「這簡直不成理由。」

沈必理道：「不成理由的理由，往往也就是唯一的理由。」

常掛珠瞧了他半晌，想罵人，但却不知如何連一個字也罵不出口。

也許他根本不知道應該怎樣去罵。

岳小玉心裏却在想：「沈總調度也許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在這許多人面前說出來。」

只聽見舒一照忽然問：「說來說去，咱們還沒弄清楚，這柄倚馬神劍後來怎會落在沈總調度手裏的？」

沈必理微微一笑，道：「是俺在無意

中得到的。」

「無意中得到？」舒一照眉頭皺住，「怎會如此神奇？」

沈必理道：「天下間許多事情，偏偏就是這樣神奇的，有一次，俺在雁門關外帶軍打仗，忽然有一個瘋瘋癲癲的婦人潛入軍營對俺說：『我快要死了，這柄劍給你！給你！』俺喝令她退出去，誰知道她居然眞的死了。」

常掛珠奇道：「好端端的一個人，怎會忽然就死掉了？」

沈必理嘆口氣道：「她是自斷心脈而死的。」

常掛珠道：「這婦人是誰？」

沈必理道：「你猜猜。」

常掛珠道：「是不是那個陸紋鵬？」

沈必理道：「猜得很好。」

常掛珠咧嘴一笑，道：「那是因爲近來運氣冲天，所以一猜就中。」

沈必理却搖了搖頭，道：「俺只是說你猜得很好，却不是說你猜中了。」

常掛珠一愕，道：「既然猜得很好，又怎會猜不中？」

沈必理道：「幹得好和成功與否，有時候完全是兩回事情，常老大切莫混淆不清了。」

舒一照吃吃一笑，道：「咱們的老大，通常都是這樣子的，否則也不會成爲咱們的老大了。」

「不服氣！不服氣！」常掛珠忿然地說道：「你說俺猜錯了，那是可以的，但你若說俺猜得好却又偏偏猜不中，俺便大大的不服氣！」

沈必理淡淡說道：「說你猜得好，那是因爲除了陸紋鵬之外，你根本就不知道任何別的婦人名字，所以你除非不猜，一猜就只能猜說是陸紋鵬，而你的確這樣猜了，所以實在猜得合情合理，猜得十分之好。」

岳小玉微微一笑，道：「但那個瘋瘋癲癲，後來更無緣無故死去的婦人，偏偏不是陸紋鵬。」

沈必理道：「不錯，這婦人到底是誰，眞是不清不楚之至。」

岳小玉心想：「你肚子裏一定很清楚的，但現在不想向大家說，倒也是情有可原。」

常掛珠盯着沈必理，乾咳了兩下才又再說道：「這柄倚馬神劍無緣無故落在你手裏，倒也罷了，後來這劍怎麼又落在爽快和尚的手裏？」

沈必理道：「那是因爲俺在打仗時遇上了這個臭和尚，當時飢寒交逼之故。」

常掛珠莫名其妙，道：「堂堂大將軍，麾下雄師數十萬之衆，怎會弄得飢寒交逼那麼凄慘？」

沈必理道：「兵凶戰危，陣上殺敵之際，又有甚麼事情不會發生？有一次，俺中了敵人暗算，兩路大軍給敵陣截開，其後更誤入險地，已支離破碎的軍伍再被切開，害得俺只剩下數百親兵，兩員飯桶牙將護在左右，當其時也，俺忽然嗅得陣陣肉香氣味，從一破廟裏傳出，便帶着數十人前往看個究竟，一看之下，原來廟裏有二十隻狗，一個和尚，還有一煲子狗肉，最妙的是，在此荒山野嶺的破廟裏，居然還有美酒十餘罈，眞乃異數！」

常掛珠冷笑一聲：「就只怕是敵人佈下來的陷阱！」

沈必理道：「俺身邊的小將們也是這麼說，還有人說要把那和尚宰了，然後再搜索其餘同黨！」

常掛珠道：「這是寧可殺錯，不可放過之策！」

沈必理道：「但俺不同意。」

常掛珠道：「爲甚麼不同意？」

沈必理道：「陣上殺敵，雖然血流成河，死傷枕藉，但那是逼於無奈之事，至於這個和尚，唯一最想殺他的，應該是狗也！」

常掛珠奇道：「却是何故？」

沈必理笑道：「這是個不折不扣的狗肉和尚，雖然他一貧如洗，但却囚禁着一大羣又肥又壯的狗，逐一宰而吃之，如此屠狗兇手，那些狗輩又豈不欲誅之爲同類報仇雪恨哉？」

常掛珠皺着眉，不再說話。

舒一照望住他，笑道：「看老大的樣子，似乎也很想爲狗輩復仇。」

常掛珠兩道眉毛一揚，怪叫道：「你豈不是罵俺是狗輩嗎？」

舒一照連忙退開七八步，雙手亂搖：「老四可沒有這麼大的胆子，就算老大眞的是狗輩，俺也是決計不敢直說的。」

白世儒悠然道：「直說固然不敢，但兜着圈子說，却是在所難免了。」

常掛珠氣得悶哼一聲，不再理睬這兩人。

沈必理又緩緩地接道：「雖然當時有不少將領都主張俺把這個和尚宰了，但俺却沒有這樣做。」

白世儒道：「爲甚麼不殺？」

沈必理說道：「吃狗肉的和尚，雖然可能會是個壞和尚，但却也可能是個好和尚。」

白世儒道：「出家人是吃素的，絕對不該吃肉類，更尤其是狗肉。」

沈必理道：「但吃素的和尚，也不一定就是善良的和尚。」

爽快和尚的眼睛忽然睜得老大，叫道：「你們別再老是談論吃素和吃狗肉的和尚好不好？」

常掛珠咧嘴一笑，道：「咱們現在談論着的，正是你這個狗肉和尚。」

爽快和尚說道：「洒家隨時都可以還俗。」

常掛珠道：「做了這許多年和尚，忽然不幹，你捨得嗎？」

爽快和尚道：「只要幹得不過癮，別說是和尚，便是玉皇大帝也不幹。」

「說得爽快！」岳小玉哈哈一笑：「果然不愧是個爽爽快快的爽快和尚……」

常掛珠却問沈必理：「當年你遇上了這個和尚，後來怎樣？」

沈必理道：「他下令把所有的狗都宰了，讓大家吃一頓飽飽的。」

常掛珠道：「有你這位大將軍，他怎有資格下甚麼命令？」

沈必理道：「那又不然，須知那些狗都是屬於爽快和尚的，由他來下令宰狗，乃是合情合理之事。」

常掛珠道：「在關外荒野之中，料想

烹調狗肉的手法，必然甚是糟糕。」

沈必理說道：「却又非也，那一頓狗肉宴，實在滋味無窮，簡直是天下第一美味。」

常掛珠甚感意外，但隨即又說道：「想必是大家的肚子都餓得七葷八素了，是以無論甚麼東西能嚥下去，都是十分可口的。」

沈必理道：「好吃不好吃，姑且不論，但是吃了下去人人都平安大吉，却是眞的。」

常掛珠道：「縱然平安大吉，也不見得這個和尚就是好人。」

沈必理道：「和尚好與壞，對俺這個兵馬大元戎來說，是沒有甚麼相干的，但他給咱們飽餐一頓，却是功不可沒。」

常掛珠道：「這又跟倚馬神劍有甚麼關係？」

沈必理道：「俺喜歡吃爽快和尚的狗肉，而爽快和尚則喜歡俺配帶着的這柄寶劍。」

常掛珠道：「所以，他就向你討取了這柄寶劍，作爲報酬？」

沈必理搖搖頭，道：「他沒有這樣貪婪，他只是要求俺把這柄劍借給他欣賞欣賞。」

常掛珠道：「你答應了沒有？」

沈必理道：「當然是答應了。」

常掛珠道：「就是這麼一借，和尚借了十二年零三個月？」

沈必理點點頭，道：「是的。」

常掛珠冷冷地盯着爽快和尚，說道：「你這和尚好大的胆子，竟敢乘人之危，强行勒搾！」

爽快和尚兩眼一瞪，道：「洒家不是那種人！」

「說得好聽！」常掛珠冷笑道：「你若不是那種人，何以這柄神劍一借就借了十二年之久？」

爽快和尚道：「那是因爲沈大將軍沒有要回。」

常掛珠又是一聲冷笑，道：「你這種話騙得了誰？」

「他沒有騙誰，他誰都不騙，」沈必理立刻說：「他說的都是眞話！」

常掛珠一呆，半晌才道：「是你不想取回倚馬神劍？」

沈必理道：「俺看得出，爽快和尚的確很欣賞這柄劍，所以就讓他多欣賞一些時候。」

常掛珠道：「但就算他欣賞的時間再長久，等到你離開破廟之際，也應該雙手奉還，才是道理。」

沈必理道：「可是，他根本就沒有機會可以看見俺這個大將軍離開破廟。」

常掛珠怔住。

「爲甚麼？」

沈必理說道：「因爲就在他接過倚馬神劍之後，不久，忽然有一個人把他帶走了。」

「連人帶劍一併帶走？」

「正是。」

「這人是誰？」

「不知道，」沈必理苦笑了一下，道：「俺眞的不知道。」

「這就奇怪了，」常掛珠難以置信地說：「這世間上還有甚麼高手可以在你面前帶走了一個活生生的和尚？」

沈必理道：「這一次，却是連俺那樣聰明的人也猜不着了。」

岳小玉心中却在忖測：「就算你知道，只怕也不肯說。」

常掛珠沉吟半晌，道：「難道你連人的樣子都看不清楚？」

沈必理道：「俺當時所能看見的，就只是人影一閃，接着爽快和尚就不見了，倚馬神劍也不見了。」

爽快和尚道：「那人確是一位絕頂高手，當時他若要殺洒家，實在是易如反掌之事。」

沈必理道：「別說是你，即使是俺這個大將軍的腦袋，那人若要取去，也同樣是易如反掌的。」

爽快和尚嘆了口氣，道：「但你不知道那人是誰，洒家也同樣不知道。」

沈必理說道：「但你並未失去倚馬神劍。」

爽快和尚道：「那人倒也奇怪之極，他把洒家像是木頭人般揪來揪去，但却既不是要殺洒家，也絕無奪取倚馬神劍之意，眞令人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沈必理道：「那人對你講過甚麼說話沒有？」

爽快和尚道：「那人只是叫洒家好好保管這柄劍，千萬別糟塌了它。」

沈必理道：「你認爲那人的說話怎樣？對抑或不對？」

爽快和尚立時回答道：「當然是對極了。」

沈必理道：「這十二年來，你一直都很小心地保管着它？」

「是的。」爽快和尚回答。

沈必理道：「自始至終，你一直沒有看見過那人的臉孔？」

爽快和尚道：「一直沒有看見。」

沈必理道：「連他穿甚麼衣服都沒有看見？」

爽快和尚道：「那可不然，洒家最少看見了一襲道袍，而且那人的聲音聽來很蒼老。」

沈必理呆了半晌，良久才嘆了口氣，緩緩道：「果然是他！」

常掛珠忙道：「他是誰？」

沈必理默然片刻，才慢慢的說：「那是太乙眞人！」

他這句話使每一個人都怔住，只有岳小玉例外。

因爲岳小玉早已猜出帶走爽快和尚倚馬神劍的，就是長白山清壑觀主持太乙眞人！

岳小玉爲甚麼會這樣猜想？

這一點，也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但從沈必理的說話一直聽下來，這年少聰敏的岳宮主已想到，帶走爽快和尚和倚馬神劍的，極可能就是太乙眞人！

× × ×

「太乙眞人！」爽快和尚聽見這四個字之後，不禁整個人爲之楞住了。

這十二年來，他一直都在苦苦思索：「把自己抓來抓去的人是誰？」

現在，答案出現了，但這答案却令他有着難以置信的感覺。

太乙眞人！

事實上，也許只有像太乙眞人那樣的絕世高手，才可以在沈必理面前帶走爽快和尙和倚馬神劍，而且出手和身形都快得連沈必理都看不清楚。

——當時，沈必理只覺得眼前一花，人影驟閃，接着爽快和尙就不見了，倚馬神劍也不見了。

這是一件怪事！

直至如今，即使猜出那人就是長白山的太乙眞人，許多許多疑團仍然未能有所解釋。

——杜紋鵑帶着倚馬神劍找到了天音子和萬烈後，情況如何？

——那瘋瘋癲癲的婦人，爲甚麼要把倚馬神劍送給沈必理，然後神秘地自盡身亡？

——倘若帶走爽快和尙的，眞的就是太乙眞人，他爲甚麼這樣做？

沈必理越弄越糊塗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其實並不太多。

但無論怎樣，爽快和尙仍然活着，倚馬神劍也已交還到沈必理的手裏。

× × ×

計神工一直沉默着。

直到大家都不再開口的時候，他才緩緩地說：「堡主在不在堡裏？」

爽快和尙點一點頭，說道：「他在堡裏。」

計神工道：「你在這堡壘有多久？」

爽快和尙道：「已好幾年。」

計神工說：「才只不過幾年？」

爽快和尙道：「是的，堡主對酒家很好，把酒家當作是親兄弟一般看待。」

計神工道：「但你可知道，你的堡主對我這個老頭兒怎樣看待？」

爽快和尙搖搖頭，說道：「酒家不知道！」

計神工道：「那麼，只要你帶着這面鐵牌回去，讓你們的堡主仔細看一看，那麼你很快就會知道了。」說着，把一面鐵牌，遞給爽快和尙，但爽快和尙却沒有收下。

爽快和尙一怔，道：「在三年前，你怎麼一直都沒有對酒家說，你是認識咱們堡主的？」

計神工說道：「我和你吃喝玩樂，那是我和你之間的事，跟你的堡主有什麼相干？」

爽快和尙想了想，不由點頭道：「確然是沒有半點相干的。」

計神工笑着，說道：「這就是了，總要咱們吃得痛快，喝得過癮，管他誰做堡主？」

岳小玉聽到這裏，忍不住問：「這堡壘叫甚麼名字？」

計神工笑了笑，道：「睡覺堡。」

「甚麼？」岳小玉驚奇極了：「這堡壘的名字就叫睡覺堡？」

計神工點點頭，道：「是的。」

岳小玉怔呆了很久，才道：「是不是堡壘中人，個個都很貪睡？」

「不是個個都貪睡，而是只有一個人特別貪睡。」計神工說：「這個人就是堡主。」

岳小玉大感興趣，道：「這堡主是個怎樣的人？」

計神工道：「不肥不瘦不高不矮不老不嫩不好看也不怎麼難看。」

「不不不！」常掛珠忽然跳了起來，失聲叫道：「你說的這個人，莫非就是『不是神君』李不不？」

「對了，正是這個『不是神君』李不不！」計神工淡淡一笑，目注着常掛珠道：「李不不絕少在江湖上走動，但你居然能夠知道他的名字，實在是難得！難得之又難得！」

常掛珠說道：「眞他媽的，別人不知道他這個人，那是情有可原的，但俺却不同。」

舒一照奇道：「老大跟這個李不不又有甚麼瓜葛了？」

常掛珠道：「俺是他的表哥！」

舒一照笑了笑道：「說得好像眞的一樣。」

常掛珠哼一聲：「俺說的本來就是眞話，難道你以爲俺在放屁？」

計神工不等舒一照開口，已然一笑說道：「既是表兄弟，那就更好辦了，咱們等一會兒進入睡覺堡，大家可要斯文一點，切莫把這座堡壘弄得天翻地覆！」

常掛珠道：「是俺表弟的堡壘，就算弄得天翻地覆也是天公地道。」

爽快和尙却說：「不看僧面還須看看佛面，你們若把睡覺堡弄得天翻地覆，那就是對酒家這個禿頭總管大大的不敬。」

常掛珠哈哈一笑，說：「怎麼？原來你是這堡壘的總管？」

爽快和尙眨了眨眼，說道：「不可以嗎？」

「可以可以！怎會不可以？」常掛珠忽然皺了皺鼻子，道：「但這堡壘以『睡覺』二字爲名，似乎並不怎麼好聽。」

爽快和尙搖了搖頭，說道：「言之謬矣。」

常掛珠道：「何謬之有？」

爽快和尙道：「照酒家看來，天下間最好的名字，莫過於此。」

常掛珠道：「江湖中有英雄堡、揚威堡、驚天堡，這些堡壘的名字大都威勢十足，但這睡覺堡却令人一聽之下，就有懨懨欲睡的感覺。」

爽快和尙道：「倘若叫武功堡、或者是奮鬥堡，那又如何？」

常掛珠道：「自然是好得多啦。」

爽快和尙道：「武功重要，奪鬥也很重要，所以用武功或者是奮鬥爲名，都是很好的，對不？」

常掛珠道：「當然很對。」

爽快和尙道：「但睡覺重要不重要？你敢說不重要嗎？一個人可以不吃飯不喝水，但却絕不能不睡覺！」

常掛珠立刻反駁：「誰說人可以不吃飯不喝水？」

爽快和尙哈哈一笑，道：「人不吃飯，可以吃饅頭，可以吃鯨魚肉，也可以吃栗子炒鷄蛋，或者是狗肺炒雀舌另加豆豉肉醬，總之，不吃飯是絕不會餓死人的，至於水，那就更不用提了，就算天天不喝水，大可以喝果汁、喝酒、喝豆漿，甚至是喝醋！」

常掛珠給他駁得啞口無言，這一仗顯然是輸了。

爽快和尙得意洋洋地一笑，又接着說道：「既然睡覺比吃飯和喝水都更重要，那麼用睡覺這兩個字作爲堡壘之名，又有甚麼不對了？」

舒一照桀桀一笑，作出一個恍然大悟之狀：「俺這次懂了，睡覺重要，所以可以把堡壘叫作睡覺堡，但撒尿和拉屎也是同樣重要的，因爲人若撒不出尿或者是拉不出屎，就準會活活給脹死，所以既有睡覺堡，將來也一定有撒尿堡和拉屎堡。」

爽快和尙初時聽得發楞，但隨即却格格大笑，道：「說的不錯，而且這撒尿堡主一定非你莫屬。」

計神工越聽越是眉頭緊皺，終於忍不住說道：「眞是越說越離譜了。」

爽快和尙笑笑道：「說話離譜一點是不打緊的，最重要的還是先塡飽了肚子再說。」

常掛珠問道：「你怎知道咱們肚子餓了？」

爽快和尙道：「連酒家的肚子也餓了，你們的肚子又怎會不餓？」

常掛珠呆了一呆，繼而怪聲笑道：「說得對！咱們大家都已很餓了。」

舒一照道：「這還等甚麼鳥？還不快進堡大吃大喝一頓，就眞是大大的對不住祖宗十八代了。」

計神工道：「我帶你們來到這座睡覺堡，可不是爲了吃喝的。」

舒一照道：「但有得吃而不吃，有得喝而不喝，那是天下間最笨的笨蛋。」

岳小玉淡淡一笑，道：「不管吃不吃喝不喝，咱們都是一定要進入睡覺堡的，對不？」

計神工道：「當然如此。」

岳小玉道：「那麼咱們還站在這裏幹嗎？」

計神工拈鬚一笑，目注着爽快和尙道：「這就有勞和尙總管引路則個了。」

爽快和尙哈哈一笑，向計神工深深鞠了一下躬，然後說：「計大師，請進！請進！」

岳小玉一直靠近着小惡女，而且也很留意着她。

岳小玉發覺，小惡女一直都是悶悶不樂。

× × ×

睡覺堡的堡主，現在居然沒有睡覺。

李不不這個人，正如計神工所形容：「不肥不瘦不高不矮不老不嫩不好看也不怎麼難看。」

現在，李不不已坐在一張狼皮大椅上，面前堆滿了佳餚美酒。

當爽快和尙帶着計神工等人進入堡壘的「不大不小廳」之際，李不不正在啃嚼着一塊黃麞腿。

計神工一看見了他，便說：「李堡主，我來也！」

李不不嘴裏已塞得滿滿的，右手却還在撕着另一塊燒野豬肉。

「計老前輩，快來吃肉喝酒！」李不不一面吃，一面向計神工招手。

計神工上前，從他手裏接過了一杯葡萄酒。

「這酒不錯。」計神工讚了一句。

李不不瞇着眼睛，笑道：「在臨睡覺前喝一兩杯，更加不錯。」

計神工道：「你又想睡覺了？」

李不不道：「有朋來自遠方，睡遲一點，睡少一點，那是沒有甚麼問題的。」

計神工莞爾一笑，道：「難得你肯這樣犧牲，確然值得喝它三百杯。」仰首把杯中葡萄酒喝個乾乾淨淨，點滴不留。

「好！喝得好！李不不格格一笑，道：「但還欠二百九十九杯！」

計神工道：「這二百九十九杯，暫時不能喝。」

李不不兩眼一瞪，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計神工道：「理由太簡單了，因爲現在還不是盡情痛飲的時候。」

李不不道：「新春大吉，家家戶戶喜氣洋洋，爲甚麼今天仍然不能盡情痛飲一杯？」

計神工道：「萬事皆妥之日，天天都是新春大吉，但若有事情牽掛着，便想大吉也吉不來。」

李不不道：「計大師乃世外高人，怎麼也有凡塵俗世的牽慮？」

計神工道：「不要把我這個老頭兒說得像個和尙好不好？」

李不不搖着頭，道：「和尙不一定是和尙，不是和尙的往往比和尙還更和尙，所以和尙不和尙是一點也不重要的。」

計神工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但我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向你說一說。」

李不不道：「請說。」

計神工道：「一江春水，十桶馬尿，八百壯士，兩個傻婆。」衆人聞言，俱是不明所以，不禁爲之相顧愕然。

李不不却哈哈一笑，說道：「原來你是一飛沖天狗放屁，一鳴驚人鴨舌啼，眞是好極！」

計神工接道：「得也不得？」

李不不點了點頭，說道：「兵來猢猻擋，水來垃圾掩，天下無易事，只怕有肺人！」

計神工大笑，道：「很好！很好！」

李不不道：「請來！請來！」說着，輕輕招了招手，帶引着計神工向「不大不小廳」後面直走過去。

舒一照莫名其妙，喃喃道：「這是幹甚麼的？」

鮑正行忽然在他背後長長吐出口氣，叫道：「驚煞人也！」

舒一照回頭望了他一眼，道：「你做甚麼？」

鮑正行沒有回答，只是狠狠的瞪着沈必理。

舒一照看得莫名其妙，只有沈必理才知道，鮑正行是給他點了啞穴，所以才一直沒法子開口說話的。

到了此刻，鮑正行才終於運氣衝開被封閉着的啞穴，所以便這樣瞪着沈必理，意思大概是說：「你害得老鮑好苦！」

但沈必理却也不甘被他瞪視着，也立刻兩眼怒凸地直瞧過去。

鮑正行立時磨拳擦掌，但最後却向沈必理訕訕一笑，道：「俺不是向你瞪眼，只是一時眼癢而已。」（未完・十四）



宮廷風雲

雙鷹神捕 後傳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崔一山，古逸飄和沈鷹分手後，在路上救了黃鶯，捉着韓亭芳，知道管一見中毒，由韓亭芳帶路到三奇山莊，半路遇到黃柏志回來報訊，知管一見等人平安無事，再審問韓亭芳，知道皇上被囚在潼關外古墓上，由兩極仙翁看守，衆人繼續上路到三奇莊，見管一見留下的標記是去潼關，便尋踪至三門峽和管一見會合一齊到古墓去……這邊沈鷹和佟維雄一行去京師，探聽消息，不敢先入京城，住在佟維雄的遠親家裏，晚上由沈鷹潛入孔尚古修撰家裏，探聽王侯百官對皇上和立新君的動靜，然後再轉去提督府，將佟維雄的信交給他的兒子……

一計未得逞 兩計又落空

沈鷹道：「在下還等公子回信，否則沒法回稟佟大人？」

火長問道：「閣下是何方高人？」

沈鷹道：「信中有提及，請速遞上，時機緊迫。」

那火長見他應對間，態度言語自然，料不是尋常人，因此立即持信進府，約過一頓飯工夫才出來，彎腰抱拳道：「請英雄進府，公子有請！」

沈鷹隨他到內廳，佟維雄的大子佟貞已離座出迎，他伸手一揮，示意左右離開，肅手道：「請沈大人上座。」

「不敢，老夫已是閑雲野鶴，大人兩字實在不敢當。公子請坐！」

佟貞拱手問道：「家父如今……」

「現在姚家莊，平安無事，公子請放心。」

「如此請神捕到書房商量，」佟貞引沈鷹到書房，几上已放着兩盅熱茶：「神捕請坐！」

沈鷹也不客氣，坐下揭盅喝了一口，隨即將佟維雄的情況說了一遍，佟貞問道：「如今管大人是否已找到皇上？」

「老夫至今尚未接到消息！」沈鷹道：「誰做皇帝，對老夫來說，沒有分別，最怕的是新君借助西域之力入朝，剷除異己，屆時後果就更加堪慮了，如今老夫有一事不明，爲何寧王至今尚未動手。」

佟貞道：「因爲京畿之外的官兵都不思變！」

「那些將軍仍效忠於皇上？」

「不錯，所以寧王忍而不發，侄與梅國舅等人商量過後，認爲他們是在等皇上回心轉意。」

沈鷹怔一怔，問道：「皇上會回心轉意。」

「寫一張退位讓賢的詔書，這樣他們便可以不費一兵一卒，而寶座垂手就可得了！」

沈鷹道：「希望皇上不寫，否則他寫後，性命也難保！」

「但人在屋簷下，怎能不低頭？」佟貞道：「所以難說得很，最重要的是盡快將皇上救回來，那就滿天陰霾盡掃！」

「估計他們下一步便會進行暗殺！」

「京師還有什麼情況？」

沈鷹道：「可否將寧王捉過來麼？」

佟貞道：「沒辦法！」

「譚王態度如何？」

「他表示置身度外，不會跟兄弟正面衝突，也不會做皇帝，除非所有的兄弟都薨……」

「現在他在何處？」

「在梅國舅家！」

沈鷹想了一下，道：「請公子派人到姚家通知令尊，並帶葛根生進來，其他人都暫時住在那裏，記住如今風雲瞬息萬變，有關令尊的事，不得告訴任何外人，包括梅國舅等人。」

佟貞愕然，問道：「爲什麼？」

「說不定他身旁便有奸細，萬一有事發生時，不但令尊性命危險，而且會連累姚莊主。」

「侄兒知道！」

「天亮之後，帶老夫去見梅國舅！」

「請神捕到房裏休息。」

× × ×

辰時剛過，佟貞便與沈鷹乘轎去梅國舅府邸，數百個精銳官兵和家將前呼後擁，森嚴壁壘。

也在此刻，永定城門前也來了一隊人馬，他們很快便通過城門，直趨寧王府。

沈鷹和佟貞的暖轎，一直抬進府內，家將揭開布帘，沈鷹與佟貞走了出來，梅國舅已經迎了上來：「佟世侄來得匆忙，敢是有大事發生，嗯，這位是……」

沈鷹道：「老夫沈鷹！」

梅國舅大喜：「沈大人肯再爲朝廷出力，實乃朝廷之幸，萬民之幸！」

沈鷹拱手道：「山野小民只爲蒼生，不爲名利，國舅莫抬舉老夫！」

「不管沈大人立志如何，肯來舍下，都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來，請進廳喝杯茶！」

沈鷹道：「老夫早已辭官，國舅若不棄的話，便以兄弟相稱如何？」

「此乃梅某之幸，」梅國舅一坐下，便問道：「沈兄是次是否單獨進京？管兄呢？」

「他去追查皇上的下落，所以老夫獨自來京！」

「未知管兄的進展如何？」

「不敢相瞞，尚未有消息，對方聘有許多關外高手，所以老夫也十分担心！」

梅國舅眉頭一皺，道：「那眞是社稷之不幸，但願聖上能早日無恙歸來，平息這場風雲！」

沈鷹正容道：「不過老夫却要勸告國舅一句：請作最壞的打算。」

梅國舅臉上憂慮之色更盛，頓了一頓，反問：「莫非沈兄有良策應萬變？」

「老夫不是諸葛亮，豈有一策以應萬變？」沈鷹裝上烟，梅國舅示意下人替他點上，沈鷹吸了一口，道：「依老夫之見，你們坐着等候，也非辦法，應該想辦法將寧王抓來，如此也可消弭一場兵禍。」

梅國舅尚未答話，內堂忽然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高見！沈兄此言正合孤王之意，」說着暗廊處走出一個人來，相貌堂堂，龍形虎步，眉宇間有一股王者之氣，此人便是譚王！

沈鷹早已跟譚王暗中較量過（詳見拙作「迫虎歸山」），自然認得他，碍着他是皇親，不得不長身抱拳道：「拜見千歲！」他口中說拜，却只稍屈一下，表示對他仍有不滿。

譚王說道：「沈兄如今已是平民，無須行禮，請坐！」梅國舅起身讓他坐在中間。

沈鷹也再度坐下，而且抽起烟來，譚王道：「孤王一早也有此見，只是舍弟那裏防守必嚴，要將他擒來，豈是易事，如今沈兄來了，這難題便迎刃而解了。」

沈鷹一怔，抬頭問道：「千歲爺要沈某執行此任務？」

「放眼天下，非君莫屬！」

沈鷹心中暗道：「這次老夫眞是作法自斃了。」他不敢正面反對，便婉轉地問：「不知千歲爺有何辦法，令沈某可以接近寧千歲！」

譚王笑道：「孤王若有這種天份，寧願放棄王位，去當捕頭！」

沈鷹針鋒相對：「如今江北總捕頭之職尚空懸，以沈某閱人之經驗，千歲爺担任此職，頗爲適合！」

譚王心頭暗怒，嘴上仍不動聲息，笑道：「如今孤王是與你說國家大事，不是閑話家常。」

「沈某雖已是閑雲野鶴，但仍關心家國大事，以同樣的心情跟千歲爺交談。」

譚王澀聲道：「如此說來，你是不欲担任此任務了，那麼閣下來此到底有何用

意。

這句話十分難以回答，沈鷹緩緩敲掉烟灰，再裝上一鍋，沉吟了半晌才道：「沈某今日來此，自然不甚想看熱鬧，希望能爲社稷盡點棉力，不過沈某也不想當犧牲品！」

「假如有十足的把握，又何須動用到沈兄這種人才？」

「問題是值不值得犧牲。」

譚王把臉一沉，道：「爲社稷犧牲，還不值得？」

「像這種沒有一絲把握的事，不是犧牲，是送死！」

譚王後背向後一靠，倒頭問道：「沈兄，假如要你爲社稷犧牲，你要什麼條件和要求。」

「沈某對寧王的一切，毫不知悉，還有他附近有多少個保鏢，這些人的武功、來歷，還有居所的地形，此等資料缺一不行。」

譚王冷冷地道：「這些都難不了你這位前任總捕頭！」

「剔忘記，第一沈某如今已不是捕頭，手下無兵，第二，沈某不熟悉京師一切，如何進行調查！」

譚王道：「說來說去，您還是不肯承担此重任！」

梅國舅見他倆越說越僵，忙打圓場道：「千歲爺跟沈兄所說都有道理，這樣吧，待臣着一人搜集資料給沈兄，如此沈兄大概不會再推辭了吧！」

譚王也轉換一個話題。「皇兄下落查到沒有？」

「管兒那方尚未有消息至！」

「估計他已查到什麼階段！」

沈鷹道：「沈某跟他分開已久，不敢推測。」

「你昔日那批手下呢？」

「他們在城外，不敢進來！」

「爲何不敢進城。」

「未明情況，正等候沈某的訊息！」

話音剛落，忽見一位梅家家丁匆匆走了進來，輕聲對梅國舅說了幾句話，只見他臉色一變道：「眞有此事？」

「小的不敢騙老爺！」

譚王忙問：「什麼事？」

「寧王和衞國公等召集朝內文武百官到金鑾殿，說有大事相告，剛才派人來通知！」

譚王問道：「可知道他們要宣佈什麼事？」

家丁道：「那人沒說！」

梅國舅問道：「千歲爺認爲咱們該不該去！」

「去！」譚王長身而起，說道：「沈兄，這是機會，你立即易容改裝，作爲孤王的侍衞，屆時看孤王眼色行事，捉拿寧王！」

梅國舅喜道：「眞是天賜奇緣！」

× × ×

鐘聲噹噹地响着，譚王等人到金鑾殿時，寧王等人已先到，他要帶沈鷹進去，却爲衞兵所阻。「寧王千歲有旨，沒有官職的，一槪不得進內！」

譚王冷哼一聲：「萬一殿內有刺客，由誰負責？」

「稟千歲，殿內已有御林軍。」

譚王沒辦法只好與梅國舅進內，只見文武百官已齊集一堂，譚王問道：「皇弟召集百官，到底有何要事宣佈？」

寧王臉有得色，緩緩伸手進懷，接着取出一封火漆信封來，道：「這是皇兄的詔書，小弟不敢私拆，所以召集百官一齊觀閱！」

譚王心頭忐忑，沉吟不語，立在原地不動。

寧王含笑地問道：「皇兄，玉體欠和乎？」

譚王微微一笑，揮手示意百官圍攏過來，寧王却叫道：「站住，此信由孤王與皇兄一齊拆閱，閱後再傳閱！」

「皇弟爲何這般謹愼！」

「說不定有人存心抗旨，在混亂之中將詔書撕碎！」寧王壓低聲音，道：「皇兄，如此對你我的安全也有保障！」

譚王心中暗道：「眞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當下一指金鑾殿道：「皇弟請上殿！」

寧王伸手與乃兄相携，拾級登上金鑾殿，寧王舉信欲拆。譚王心中暗道：「此信對他必然有利，否則不會如此！」當下伸手一攔，道：「皇弟，在未拆信之前，愚兄有幾句話要先問你，相信此乃在塲百官心中之疑團，若不能令人釋疑，又如何服衆！」

寧王乾笑一聲：「皇兄之話必有道理，小弟不敢反對，請問！」

「此信從何而來？」

寧王早料到他有此一問，不慌不忙地答道：「此乃今早在陳大人大院內拾到的，信封上書着詔書兩字，所以小弟便立即鳴鐘召集百官！」他舉起那封大信封，讓百官看到那兩字詔書！

譚王問道：「是那一位陳大人？」

「禮部尚書！」

只見階下一位五十左右的文官排衆而出，跪下道：「啓稟千歲爺，此信確是在寒舍拾到的！」

「陳子滿，你將情況告訴在塲所有的人！」

「是！」陳子滿高聲道：「臣今早剛下床，家人便遞了這封信給臣……」

譚王截口問道：「那一封信？」

「寧千歲手上那一封！」陳子滿續道：「臣一見信封上有詔書兩個字，是故忙問其從何而來，家人謂在院子裏拾到的。臣立即更衣乘轎，親自送與寧千歲！」

譚王冷笑一聲道：「陳子滿，你好大的胆子！皇上的詔書怎會跑到你的家院子裏？」

陳子滿叩頭如搗蒜，道：「臣所言句句屬實！」

「難道你家夜裏沒人巡邏麼？」

「有……」

「既然有，爲何沒人知道詔書自何處而來？」

寧王道：「皇兄你如此怪責陳大人就差矣，因爲假如送信者武功高强，能飛簷走壁，陳大人府上守衞人數又少，不能發覺，也非奇事！皇兄，還是先拆信吧，說不定皇上來討兵，咱們就誤時間，反爲不美！」

譚王沒奈何只好道：「請各殿大學士上來！」中極、建極、文華等六殿大學士的官品不低，但因充當皇帝的顧問，協助批閱奏章，起草詔令，掌實權，又與皇帝接近，因此十分威風。

六殿大學士上丹墀之後，譚王問道：「皇上的字跡，你們見得最多，請認一認這兩個字！」

寧王道：「皇兄忒也小心，有誰有此狗胆，敢冒名發詔書？」

譚王冷冷地道：「既然有人敢擄走皇上，他們還有不敢冒名寫詔書的道理？小心一點總是朝廷之福！」

六殿大學士商量了一陣，道：「此兩字的確是皇上字跡！」

寧王笑道：「皇兄尚有話說？」

譚王道：「愚兄也是爲愼重計耳，請拆閱之！」

寧王將信拆後，譚王不讓他唸，又叫六殿大學士先認字跡，這一次他們看了很久，然後由中極殿大學士道：「字跡似乎沒錯，不過……」

「不過什麼？」

「信末沒註明日期！」

寧王道：「這有何奇怪，須知皇上此刻不是在皇宮之內，說不定還受了別人不少折磨，心神恍惚之下，忘記寫上日期，十分正常！」

武英殿大學士說道：「沒有玉璽和印記！」

寧王大笑：「羅學士，你不是吃糊塗了吧？皇帝會帶玉璽和龍印出巡麼？」

譚王道：「請華學士和太師！」

顧太師和翰林院學士華千山排衆而出，道：「臣在！」

「皇上出巡是否帶印在身？」

太師說道：「歷來皇上出巡，大都携帶玉璽，但是次皇上只帶常用的印章，預防臨時有事寫信回朝！華大人，是不是如此？」

「不錯，皇上將常用的那顆壽山田黃印章帶出去，且日夕不離身！」

譚王道：「聽見沒有？此書假如是皇上親筆書寫的，就算不加日期，也會蓋上印！」

寧王道：「皇兄你一直以常理來推測，那印也許在皇上搜捕途中散失了，更有可能是皇上有意將其拋掉，免得落在歹徒手中！」

「既然如此，皇上爲何會寫這封書？換而言之，即使是皇上親筆寫的，但也是被迫的！」原來譚王剛才已瞥過一眼，隱約看到是要讓位與三弟，也即是寧王，因此極力反對。

太師道：「老臣是否可說一句話？」

寧王道：「此刻正是爲朝廷商量大事之際，任何人都可以發表意見。」

「可否先將詔書宣讀，再商量其他細節？」

寧王恨不得如此，便急忙將詔書唸了，階下羣臣聽皇上要將龍位傳與寧王，都紛紛交頭接耳起來。

寧王問太師，道：「顧太師，你意下如何？」

顧太師吱吱唔唔，轉頭四望，譚王道：「顧太師，你素來忠心耿耿，有話但說無妨，今日任何人在此說話，都沒罪！」

「老臣有點奇怪，詔書之中，爲何沒提到譚千歲和太子，按說太子今年已十八歲，亦已成人，即使皇上有什麼……咳咳，也該由太子繼位！」

此言一出，階下百官議論紛紛，寧王臉色甚不好看，譚王暗暗高興，問道：「其他人也可發表意見！」

都察院左御史張國同，走前奏道：「老臣認爲太子雖已長大，但到底未有經驗，不足以担當重任！」

吏部尚書朱重榮奏曰：「老臣認爲張大人所說差矣，太子年紀說小不小，歷來十餘歲登基爲君的，不勝其數，何況太子已成人，且朝內尚有諸老臣，可以匡扶！以微臣之見，扶太子登基比較合適！」

衞國公冷笑道：「如此說來朱大人是要違抗聖意了！」

譚王道：「任何人都可以發表意見，不如舉手作決如何？」

寧王道：「孤王反對！皇上雖然不在，但既有詔書，咱們沒有違抗的道理！」可是階下百官大多數並無因此而讚成寧王的意見。

寧王沒奈何，只得道：「不如先由孤王登基，三年後再將龍位交給太子！」

譚王第一個反對，下面反對的人也不少，雖然他的死黨不少，但雙方勢力相埒。寧王羞怒之下，大聲道：「你們到底不聽皇上的話？」

譚王道：「假如這封詔書眞的是皇上所寫，一定無人反對，可惜這封詔書來得蹊蹺，不足爲據！」

寧王怒道：「依皇兄之見又如何？」

譚王道：「再等消息，而且孤王要審查陳大人，因爲孤王懷疑他與擄刦皇上的歹徒有關係！」

顧太師等人也贊成，但張國同、衞國公等又極力反對。「微臣認爲這樣，對陳大人實在不公平，以後發生同樣的情況，也無人敢呈上！」

「你不相信孤王？」譚王冷哼一聲：「難道孤王會不分青紅皂白？假如陳大人是清白的，孤王自然不會難爲他！」

寧王冷冷地道：「小弟相信皇兄不會難爲他，但其他人就難說得很，陳大人孤王是一定要保的了！」

譚王道：「莫非有人作賊心虛？」

寧王沉下臉道：「皇兄說話請三思，朝庭之上無戲言！」

衆官只道兩兄弟即將爆發一塲唇爭舌戰，不料譚王雖然鐵青着臉，但並不繼續爭執，只淡淡地道：「既然如此，愚兄也不勉强，免得有人以爲愚兄要跟你爭位！」他雙眼向下一掃，道：「孤王認爲這封詔書的事暫時按下，再等候幾天再說！」

寧王不悅，問道：「皇兄認爲要再等多久？」

譚王沉吟了一下，道：「半個月！」

「國不能無君，半個月太久了！」

「這一個多月來可有什麼事發生？即使有事，咱們也可以齊集共同商量之！」

庭上贊成這個意見的人佔大多數，寧王沒奈何，只好答應，他手上有一張詔書，終於掌握了有利條件，因此宣佈退朝。

× × ×

沈鷹被拒進殿，他立即走出內城，因爲不想暴露，須知他現在已無官銜，若讓人認出身份，十分尷尬。此刻，仍易容，頭上戴了一頂帽子，烟桿也收了起來，不虞被人發現。

沈鷹一直來至崇文門附近等候，過了好一陣，孔尚古才回家，沈鷹依然翻進牆去。「孔大人，是沈某！」

孔尚古請他進書房，雙方坐下，沈鷹取出烟桿裝烟，問道：「請孔大人將今日朝內發生的經過說一說！」

孔尚古沒有拒絕，將經過原原本本告訴他，然後問道：「依沈大人之見，那封詔書是否皇上所書？」

「這一點老夫不敢妄論，不過肯定不是皇上的本意！」沈鷹敲掉烟灰。「你知道陳大人家的地址麼？」

孔尚古畫了一張地形圖與沈鷹，沈鷹道：「老夫厚顏，求孔大人賜一頓飯！」

孔尚古忙道：「沈兄這樣說，豈不折殺下官，沈兄肯在舍下用膳，乃下官之榮幸！」

× × ×

沈鷹估計陳子滿今夜的防守一定嚴厲，因此決定在日間去陳家。他另換了一套深色的衣服，然後進城。

陳子滿家居王府井附近，沈鷹先由他家門外走過，果見外面駐守了一隊荷槍的官兵。他走到後巷，跳上一棟平房，再飛上附近一棵榆樹，居高臨下，觀察陳府。

前院內雖然有守衛，但人數並不多，沈鷹沉着氣，等候時機，一直過了半個多時辰，才見一部分衛兵走進內堂，其他人也聚在樹下賭錢，估計是吃晚飯的時間，所以鬆懈了下來。

沈鷹立即乘此機會潛進陳府，他稍稍匿在內廳承塵之上。天色漸暗，陳府已點起了燈，這時候，內宅的人也開始吃飯了。沈鷹才在此刻溜下來。

他躲在橫樑上，見下面吃飯的人，全是女人和孩子，看來是陳子滿的家人，陳子滿却不在。沈鷹忖道：「不知他今天晚上回不回來！」

酒席散去，人也離開，沈鷹則仍退回內廳。夜漸深，四周靜悄悄的，只聞風聲。忽然前院傳來一陣人聲，沈鷹心頭一跳，立即悄悄竄出去，只見一個五十餘歲的男人，穿着官服，行色匆匆走了進來，沈鷹急忙匿在門後。

陳子滿夫人迎上前，道：「老爺，怎地到現在才回來？」

「你們睡吧，爲夫今晚要到衛國公府上過夜！」

「怎地剛來就去？」

陳子滿一揮手，不耐煩地道：「當然有事，婦道人家，問這許多作甚？退下！」他轉向書房。

沈鷹忖道：「他回來拿東西？」他決定立即動手，當下趁其夫人回房，便去敲房門。

陳子滿問道：「誰？」

「老爺，轎夫在催！」

「等一等就行！」陳子滿應了一聲，半晌便將門拉開，却讓沈鷹一指戳住暈穴，然後抱他進去，閂上了房門。

陳子滿手上拿着一包東西，沈鷹將其打開，却是幾塊四方的印石和雕刻刀，他略一思索便恍然大悟，當下幪上汗巾，制住其啞穴，然後拍開其暈穴。

陳子滿悠悠醒來，張眼見到一位幪面人，大驚之餘，張口欲叫却呼不出聲來。沈鷹冷冷地道：「我帶你到一處地方去，你有辦法不驚動別人麼？」

陳子滿變眼不眨，沈鷹又道：「如今老夫解開你的啞穴，假如你張叫的，便取你的狗命！」他在陳子滿肩上戳了兩記。

陳子滿喘息問道：「你是誰？」

「別管！你快叫轎夫將轎子扛到書房外！」

「你要帶我去那裏？」

「給你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出了府上，自然會告訴你！」沈鷹將他扯了起來，把手掌按在他天靈蓋上，然後低聲對他說了幾句話。

陳子滿立即大聲呼叫，不久家人在外面應聲，陳子滿吩咐道：「我要扛一箱東西到衛國公府上，叫轎夫把轎子扛到書房外面。」

那僕人應了一聲之後便去了，又過了一陣，外面傳來一陣沓雜的腳步聲，有人道：「大人，轎子到了！」

「把轎門對着書房門，然後退開，老夫叫你們來再來！」

那些人又轟應一聲，然後又是一陣腳步聲遠去，沈鷹一手提着陳子滿，一手開門，轎門果然對着書房門，他立即提着陳子滿進去，自己坐在轎椅上，再將陳子滿放在膝上，拉好布簾，故意等了一忽才吩咐陳子滿叫轎夫起程。

那些轎夫只知道陳子滿回家取東西，却不知道拿的是什麼東西，因此轎子雖重，也沒懷疑，慢慢將轎扛出陳府。

到了街上，沈鷹附耳對陳子滿說了幾句話，陳子滿雖然不願意，可是沈鷹一掌按在他頭頂，一手輕輕扼住他的喉管，沒奈何只好道：「出城去！」

轎夫問道：「大人出城作甚？」

「國家大事，幾時輪到你管？快！」

轎夫沒奈何只好轉身向崇文門走去，背後那八位神機營火長緊緊跟着，由於有衛國公的腰牌，所以十分順利，一直走出永定門。

轎夫又問：「大人如今去那裏？」

陳子滿早得到沈鷹的命令，應道：「去梁家莊！」

一位火長道：「衛國公可沒吩咐咱們送你去那裏！」

「有事由下官一力承担，假如你們不肯再走的話，便在此處等下官！」

那些火長不敢再說，只好趕着四個轎夫再走，沈鷹估計已遠離永定門，便封了陳子滿的暈穴，然後穿簾而出！

前面那兩位轎夫剛覺得肩上一輕，沈鷹飛至，一人一指，將他們戳倒地上，緊接着那頂轎子便跌落地上。

火長喝道：「什麼事，」沈鷹已挾着陳子滿飛進樹林，他幾個起落，躍上一棵大樹，將陳子滿塞在樹椏上，剛藏好身子，那八位火長已進林了。

沈鷹悄悄溜下去，匿在樹後，倏地現身，一指戳在火長的後腰上，那火長「咕咚」一聲倒地，前面那個聽見聲响，轉過

身來，沈鷹飛起一腳，蹬在他胸膛上，那火長像斷綫風箏般，飛出兩丈餘，摔落地上，發出一聲慘叫。

餘下的六個火長和兩位轎夫，跑了過來，沈鷹如虎入羊羣，拳打腳踢，將那幾個火長打得呱呱亂叫！

那兩位轎夫見勢色不對，立即腳底抹油，不料被沈鷹追上去，一人一掌，登時倒地！未倒地的四位火長散開奔跑，沈鷹拾起一柄單刀用力拋出，正中一個；再趕上一個，一掌將其擊斃，但另外兩個人的踪影已不見！

沈鷹在附近找了一陣，不見踪影，只好挾着陳子滿飛身離去！

他一口氣飛至姚家，剛跳落地便聽見司馬城的聲音：「誰？」

「別呼，是老夫！」沈鷹道：「快叫醒佟大人！」

× × ×

房內，一燈如豆。陳子滿躺在冰冷的地上，床上坐着佟維雄、沈 和司馬城。

沈鷹問道：「陳子滿，這是你活命的唯一機會，希望你老老實實！老夫問你，那封信眞的是在你院子裏拾的麼？」

陳子滿道：「此事滿朝文武均知，不信的可以隨便去問！」

「老夫不信，又偏要你說！」沈鷹下床，用烟桿在他身上戳了幾下，陳子滿身子立即蜷縮起來，接着在地上打滾！

司馬城知道沈鷹在他身上施展「萬蟻噬心刑法」，便道：「你老老實實地答話，要不還有苦頭吃！」

陳子滿殺豬似地道：「我說我說！」

沈鷹解了他身上的刑法，陳子滿不斷喘着大氣，只過了那一瞬間，他已好像由地獄裏轉了一圈似的，全身都是冷汗。由於沈鷹三人臉上都幪着汗巾，是故陳子滿認不出來，喘息地道：「你們如此對待朝庭命官，難道不知有王法麼？」

話音剛落，沈鷹已在他左頰上，狠狠地刮了一巴掌，冷冷地道：「老夫的話，你還未答！」

這一掌將陳子滿打醒，他立刻意識到，假如不合作的話，不但難以生離此地，而且要受盡凌辱和痛苦！但他不愧是宦海風波老手，一邊雪雪呼痛，一邊道：「假如下官說眞話，也沒命，不如死了還落個忠貞的好名聲……」

佟維雄道：「只要你肯說眞話，不但咱們會保護你，而且保你以後尚有錦綉前程！」

「莫非三位是下官的同僚？」

沈鷹又摑了他一巴掌，道：「你對咱們知道得越多，壞處也越多，你是聰明人的，便只答不問，快說！」

陳子滿擧袖拭去額頭的汗珠，道：「其實那封信，下官根本沒見過，今早衛國公忽然派轎子到寒舍，將下官請去，然後拿出那封信來，吩咐下官在朝上如此如此答覆！」

佟維雄叫了起來：「衛國公隻手遮天，好大的胆子！」

沈鷹連忙止住他再說下去。「因此你就聽他的命令！他許了你什麼好處？」

陳子滿苦着臉道：「他只許日後事後給下官好處，詳細情況却沒有談及！」

「你好糊塗，事後他們還會留下你麼？你還替他們隱瞞什麼？」

陳子滿臉色大變，沉吟了半晌才道：「今早下官在衛國公府上見到幾個陌生人，不過有一位却是舊袍襗，便是昔日刑部尚書！」

佟維雄與沈鷹身子齊是一震，佟維雄脫口問道：「蘇振邦已經辭官，他還來京師作甚？哦，莫非皇上失踪之事與他有關麼？」

「是否與他有關，下官不清楚。他臉上幪着布，不過下官從他的聲音和小動作認出來的！」

沈鷹接問：「跟他在一起的，還有些什麼人？」

「他們都蒙着面，但下官看出大多數都是身懷絕技的人！」陳子滿略一沉吟：「也許這封信是他們帶來的！」

沈鷹雖然認識蘇振邦，但並不熟悉，如何知道他的底細？當下再想了一陣，便問道：「衛國公如何稱呼他們？」

「沒有稱呼他們，但他們對衛國公府邸好像頗爲熟悉，眼神毫無陌生或不安之感！」

「衛國公已掌握到神機營和三千營，他們爲何還不擧事？」

「他們大概不欲動干戈，所以還在等待！」

佟維雄插腔問道：「等待什麼？」

陳子滿猶疑地道：「等待時機……」

司馬城喝道：「放老實一點！」

陳子滿苦笑道：「下官並非衛國公心腹，他們不會將最機密的事告訴我……下官自己猜想……假如那封詔書眞的是由今早在衛國公府裏出現的那些人帶來的，那麼皇上失踪便……」

沈鷹沉聲問道：「便如何？」

「又假設衛國公與蘇振邦……勾結，那麼皇上失踪的事，便可能是衛國公策劃的了！」

沈鷹冷冷地問：「你爲何不說是寧王策劃的？寧王可曾在你臉前說什麼機密的事？」

「沒有……不過寧王是在皇上失踪之後才來京的！」

司馬城截口斥道：「難道他不在京便不能策劃？」

陳子滿低頭不語，佟維雄續問：「你還知道什麼？」

「下官所知有限，請諸位明鑒！」

沈鷹再問：「你回家拿印石，意欲何爲？是不是要假冒皇上的印章？」

陳子滿苦着臉，說道：「我不知道！衛國公只吩咐我回家取印石，回去替他刻印……」

沈鷹封住他的暈穴，道：「如今天色已亮了，司馬城你派商衛到梅國舅府邸通知一聲！」

佟維雄道：「沈兄辛苦了一夜，也該休息一下了！」

× × ×

沈鷹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他盥洗一下，便到廳裏吃點心。姚遠對他們招呼倒是十分周到的，又烟又茶，熱情之至。

沈鷹剛吃了點東西，商衛已和葛根生回來，他放下包子，問道：「梅國舅意思

如何？」

商衛道：「梅國舅十分高興，吩咐頭兒親自將他押送去他府內，但後來譚王聞訊，吩咐咱們稍候，不久出來却改令頭兒將陳子滿送到衛國公府上！」

沈鷹不由心頭一跳，脫口問道：「要老夫將他送去衛國公府上？他可有說爲了什麼？」

「沒有！」

葛根生接道：「他還吩咐頭兒立即送去！小的聽到他對梅國舅說，這樣會刺激寧王那邊的人，很可能會立即舉事，還說頭兒手法不干淨，殺漏兩個衛兵！」

沈鷹又是一動，道：「他已知道這件事麼？」

葛根生道：「今日一早，衛國公便派人去問過，不過譚王跟梅國舅，却矢口不認！」

沈鷹想了一下，也覺譚王所慮有理，不由暗怪自己計劃不周。

商衛又道：「譚王還令頭兒跟佟大人，將所知寫下一信，由佟大人帶去梅府，您到寧王府交了人之後，便須暫時出城；還有，他怕此處不安全，要咱們轉到別處去，避免寧王報復！」

沈鷹又抽起烟來，佟維雄道：「沈兄，你意下如何？這趟不能不去，但寧王只怕不會這般好商量，您可得小心！」

沈鷹道：「老夫正爲此事操心……」

司馬城道：「頭兒，咱們跟你一齊去吧！」

沈鷹道：「假如寧王欲對老夫不利，再加上你們不但無濟於事，而且只能多賠上……」下面的話他終不敢說下去。

司馬城自然知道，忙道：「頭兒，那就別去了！」

沈鷹爲難地道：「老夫不去行麼？萬一寧王因此而發生兵變，老夫豈不要成爲千古罪人？」

商衛從身上取出一塊令牌，還有一封信，道：「譚王要頭兒將此信交由寧王，說是替你說情的，他還說，假如你不出來，他便會親自去衛國公府要人！」

沈鷹哈哈笑道：「他替老夫想得好周到，老夫再不去，他日相見倒難以說話了！好，你們替老夫準備一下吧！老佟，有關審問陳子滿的情況，就由你向譚千歲稟告吧，老夫先走！」

佟維雄道：「沈兄，吃飽再走吧！」

沈鷹沒答應，他換了一套緊身衣褲，外面再加一件灰長袍，恢復原來的裝束，提着陳子滿跳上馬鞍，向京城馳去。

途中沈鷹拍醒陳子滿，向他警告一番：「陳大人，老夫便是沈鷹，現在我奉命送你到衛國公府去，到那裏你最好少說一點，要不，對你也無好處，相信你是明白人！」

由於沈鷹有梅國舅的令牌，所以連過兩個城門，都很順利，不一刻便到衛國公府前，沈鷹提着陳子滿下馬，已有門外的衛兵圍了上來。沈鷹道：「不用緊張，沈某是奉命來負荊請罪的！」

「你要進府？」侍衛長問道：「是奉誰的令？」

「梅國舅！」

「可有憑據？」

沈鷹將腰牌交出，那侍衛長接過腰牌看了幾眼，便道：「這腰牌俺暫時收下了，待你出來再交給你，趙七，帶沈大人跟陳大人進去！」

一位侍衛走過來，彎腰道：「請兩位大人跟小的進去。」沈鷹點點頭，那侍衛便帶他們進入衛國公府內。

只見庭院內，種了不少花樹，花樹之後，人影幢幢，顯然埋伏了不少人。中間那條石板甬道，寬及八尺，足可供五個人併肩通過。

石板甬道的盡頭是座四尺高的石台，一座高大宏偉的廳堂，便建在石台上，朱柱雕欄，飛簷畫棟，美侖美奐，而且氣派非凡。一道八級的石階，橫在石台之前。

那侍衛走至石台之前，回頭道：「兩位大人請稍候，待小的上去通報！」說話間，裏面已跳出六個持刀侍衛，分兩排立在廳堂大門外，看那六個人，個個氣定神閑，分明都是好手。

那侍衛進去不久，便走出門外，大聲道：「衛國公請兩位入廳相見！」

沈鷹拉着陳子滿進廳，只見衛國公坐在當中的太師椅上，兩旁的高背椅上尚坐着不少人，椅後還有些侍衛，沈鷹走前兩步，抱拳道：「山野小民沈鷹，參見衛國公！」

衛國公唔了一聲。「沈鷹，你既然已辭官，爲何還來這裏？」

「啓稟衛千歲，小民是受佟大人之邀下山的！如果不是皇上失踪，老朽絕不會再來京師！」

衛國公冷笑一聲：「沈鷹，佟維雄邀你下山，你便下山，假如老夫請你回山，不知你是否肯聽令？」

沈鷹料不到他會出此言，登時一呆，半晌才道：「老朽剛才已說過，下山的原因是因爲皇上失踪！」

「皇上失踪，自然有朝庭裏的文武百官處理，怎輪到你一位山野武夫過問！」

沈鷹說道：「衛千歲此言差矣，所謂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皇上乃一國之君，他失踪關係到社稷百姓，老朽又怎能不担心？」

衛國公臉色鐵青，道：「朝野均說管一見咀快，想不到連你也詞鋒犀利！」

「老朽並不覺得，只是據理而言，所謂有理走遍天下！」

衛國公道：「皇上失踪，無暇與你多說，我再問你一遍，衛某叫你立即帶你手下回山，你聽不聽令？」

沈鷹心頭一沉，但用平靜的語氣道：「老朽聽令與不聽命有何分別？」

衛國公臉色一變，但隨即仰天打了個哈哈，道：「我差點忘記問你，你到底是因何事來舍下的？」

沈鷹道：「梅國舅着老朽將陳大人送來府上的！」

衛國公冷哼一聲：「你搶刦朝庭命官，殘殺無辜，該當何罪？」

沈鷹忙道：「衛國公爲何不先問老朽請陳大人密談，到底所爲何事？」

衛國公道：「不管你有何目的，總之搶刦朝庭命官，殘殺無辜，便是死罪！」

沈鷹急又道：「老朽有譚千歲的親筆信在身！」

「將信遞上來！」

沈鷹將信交給一位侍衛，那侍衛又將信遞給衛國公。衛國公匆匆看後，便怒聲道：「沈鷹曾爲朝庭命官，如今竟然知法犯法，罪無可恕，來人，將他拿下！」

幾位侍衛立即飛身過來，沈鷹見衛國公臉色不好，早有準備，衛國公話音剛落，他忽然飛身向衛國公撲去！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當日沈鷹智勇雙全，威震朝野，衛國公雖在自己家中，見狀也忍不住發出一道驚呼！廳內的衛兵下意識地向中間靠攏，一字挑開，橫在衛國公與沈鷹中間！

不料沈鷹早料到對方有此一着，估計自己也沒法擒下衛國公，那一撲只是虛招！他身子剛標前，脚尖倏地一頓身子彈起，凌空打了個沒頭觔斗，反向大門射去！

廳門口那六個侍衛一聞衛國公的命令，便橫在門口，以防沈鷹逃脫。沈鷹人未落地，便已抽出旱烟杆。雙脚落地，不待對方抽刀，左掌便挾風掃出！

罡風驟起，中間那兩個侍衛已被迫退，沈鷹如箭般射出，右手烟桿向旁邊的一個侍衛戳去！

那侍衛連忙翻刀招擋，說時遲，那時快，沈鷹忽然翻腕劈下。「噹」的一聲响，烟桿敲在刀刄上，碰出一團火星子，那侍衛只覺處處發痳，單刀應聲跌落地上！

與此同時，另一旁的侍衛，揮刀砍過來，喝道：「沈鷹不得無禮！」

沈鷹耳聽八方，眼觀六面，只見他肩頭微微一側，左腿倏地飛起，那侍衛的刀還未砍到沈鷹的衣袂，沈鷹已一脚踢在其心窩上！

那侍衛如遭巨木撞擊，身子倒飛，把背後那個同伴也撞倒！

這些話說來雖慢，但實際上快如閃電，第六個侍衛才閃了過來，沈鷹烟桿疾快無比地在他肩上一抽，身子借力竄出，飛落庭院之中！

衛國公大怒，喝道：「你們平日自詡武功如何了得，這麼多人，連一個沈鷹也制服不了！抓不了他，便都給我滾蛋！」

沈鷹雙脚落在庭院，由於庭院佔地大，再一個起落，仍無法離開，就在此刻，花樹後面的侍衛已一湧而出，將沈鷹圍在核心！

沈鷹大喝一聲：「擋我者死！」他向一個侍衛撲去，烟桿作勢欲打，當那侍衛舉起武器，沈鷹手臂移開、改打旁邊那個，同時右腿伸出，身子一轉，那侍衛足踝被勾住，應聲而倒！

沈鷹轉過身去，剛好背後衝上兩人，他左掌拍出，正中其中一個的胸膛，那人口吐鮮血，倒跌在地上！

可是埋伏在庭院中的侍衛實在很多，他們聽見衛國公的命令，都蜂湧過來，沈鷹幾番都無機會逃脫！他知道再躭下去，必陷重圍，届時再想脫圍，就難比登天了！是以他大發神威，掌桿各施，毫無顧忌，只聽「砰砰」連聲，幾個侍衛如皮球般彈開！

沈鷹當機立斷，雙脚一頓，縱身躍上屋頂！身子凌空，雙脚尚未沾瓦，忽見屋脊後面，飛出一條人影，那人雙掌齊出，兩股强烈無比的罡風湧至，把屋脊上的積雪也刮了起來。

沈鷹凌空沒處着力，加上猝不及防，見狀急忙打了個沒頭觔斗，倒翻下庭院。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廳裏已躍出幾位幪面人將沈鷹圍在核心，而匿在屋脊後那位幪面人也跳了下來。

沈鷹一望便知道這些人全是武林好手，那些侍衛與之不可同日而語。他深吸一口氣，暗中戒備，一對神眼在他們臉上掃過。

匿在屋脊上的那位青袍幪面人冷冷地道：「沈鷹，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了！」

沈鷹吃吃的笑着道：「想不到貴爲王公的衛國公府邸，也豢養了這許多武林敗類！」

衛國公帶着一位幪面人走出石台，聞言道：「對付你這種人，用武林人物，此正合用兵之道！」

衛國公旁邊的那位幪面人道：「沈鷹，管一見已死，你與他多年老友，也該到黃泉之下陪伴他，免他寂寞！」

沈鷹吃了一驚，却故作鎮定地道：「這種話有誰相信？難道管一見是死在你手中？」

「不錯，正是死在我手中，是故我特來報訊，等寧千歲……」

衛國公連忙輕咳一聲，止住他說下去。「沈鷹，念你曾爲朝庭出過力，就准你投降吧！」

沈鷹已跟他撕破了臉，說話再無顧忌，問道：「要老夫投降，有何好處？」

衛國公冷冷笑一笑，道：「給你一個全屍！」

沈鷹大聲道：「衛國公，你們這伙人謀國篡位，將來下場將更加悲慘！」

衛國公厲聲道：「替老夫殺了他，誰先傷着他的，重重有賞！」

那幪面人陰惻惻地道：「管一見雖然餓斃，但還落得一個全屍，沈鷹你可得考慮一下！」

「全屍碎屍，都是一死，老夫不會放在心上！來吧！」話剛說出，又道：「且慢！」一抬頭問：「閣下到底是誰，爲何聲音這般耳熟？」

那幪面人本待告訴他，但衛國公却截口說道：「到時候，他自會在你墳上告訴你，上！」

那些幪面人立即圍攻沈鷹，這些人果然不同凡响，沈鷹不得不全力應付，可是打了一陣，他仍忍不住大聲叫道：「你是蘇振邦！」

衛國公哈哈笑道：「你既然知道，如今死了也該心息了吧！」

他一句話輕輕帶過，便將罪狀全推到蘇振邦身上，蘇振邦眼光一閃，却不敢反駁。沈鷹怒道：「蘇振邦，你恩將仇報十足卑鄙小人，老夫悔恨當年不一桿打破你的腦袋！」

蘇振邦冷冷地道：「這句話管一見已經對我說過，但他到後來還不是要抱憾而終！」

沈鷹道：「老夫若有機會，必取你狗命，你給老夫小心一點！」

蘇振邦聽他說得怒恨沖天，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衛國公冷笑道：「你死到臨頭，還敢口出狂言！」（未完・八）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段一鵬送客返回，冷幽蘭已在花廳上坐着，不覺一楞，怕她看出端倪，故意掩飾，但冷幽蘭已看出不對，他爲什麼和這些大內番子來往？不禁心裏大生蹊蹺，反倒促使她存心一探究竟，弄個明白，暫將這件事擱在心裏……冷月晝軒銀鈴公主朱蕊病情大有好轉，巴壺公切脈診斷，決定十天後她可以離山回家，她也很高興回去和父皇建文帝團聚，但對談倫這位濁世公子的翩翩風采，患得患失，初嚐戀愛滋味，另有一番意景，而談倫曾經滄海，面對公主，想起幽蘭，就在此兩者之間，又陶冶出自己磊落的俠士心懷，對朱蕊的純情和處境，更生出無限感慨……

將七星翡翠　另贈心上人

說着，朱蕊抽出被談倫握着的那隻手，背過身子來，由身上取出了一條銀色短鏈，上面鑲有一塊長方形的銀色牌子，隨即轉手遞給談倫！

「這個給你收着！」

談倫接過來，看了一下，不明所以的道：「這是什麼？」

「手牌！」朱蕊說道：「有了這個，你就可以隨意進出我們的『碧梧山莊』，沒有人再阻攔你！」

「碧梧山莊？」

「就是我們住的地方！」朱蕊微笑道：「雖然不能和當年的皇宮內苑相比，但是爲了我父親的安危，碧梧山莊的防守極爲嚴謹，很多江湖俠隱，武林異人，都遷居那裏，自願負起保護我家的責任，如果沒有這個特別允許進出的手牌，你是很難進出的！」

談倫欣慰的笑道：「這樣甚好，我明白了，祇是妳把手牌給我，妳自己呢？」

「那不要緊，他們都認識我！」朱蕊說：「這手牌你千萬收好，據我所知，連我這塊牌子在內，一共才發出了二十七塊，他們是認牌不認人的，萬一要是落在了壞人手上，可就不得了！」

一面說，她把談倫的手拉過來，袖子捋上去，親自爲他戴在腕子上，那是兩條細細的鏈子，前後各一、繫好之後，便緊附在膚上，即使運力甩動，也不愁滑落下來。

再看那銀牌上，正反面各落着一個火印熔迹，出自高人設計——這一霎，他不無遐想，憧憬着身入碧梧山莊，面謁天子，恭聆教益的那種欣悅，不再憶及緊附自身可怕的「六月息」厲疾，求生的意念，再一次的鼓舞着他，在美麗復多情的公主關懷之下，他自認「必死」的意念，竟然爲之動搖了，陡然之間，像是又拾回了信心——

談倫那一雙眼睛裏，從而現出了灼灼神采，他真的不復期艾，對生命寄以信心。

「謝謝妳，我一定好好收着，這是一件很好的紀念品！」

說時，他的眼睛不禁然的落在了自己的小手指上，注意到那枚碧瑩瑩的「七星翡翠」戒指。

一霎間，他興起了無限感慨。

這枚「七星翡翠」戒指，他原來打算是戴在冷幽蘭手指上的，然而形勢的逆轉，匆匆三年時光，它却依舊戴在自己手上，每一次當他無意間，與這枚戒指接觸時，即會興起無比遺憾，不自覺的，自形成了痛苦的源泉，無遠弗屆，似乎永遠也不會停止！

然而，這痛苦的桎梏，即可能不復再存在他身上了——當他輕輕把這枚幾乎是以自己性命換來的戒指摘下手指時，顯然是換了另一番心境，祇覺得甚是輕鬆愉快。

隨即，他的目光落在了當前朱蕊身上。

朱蕊微微遲疑了一下，臉上一抹緋紅——她似乎已經意會到是怎麼一回事了。

「姑娘，這隻戒指並不代表任何涵意，祇是紀念我們的相識，請妳收下作爲一個紀念吧！」

說時，他已把它戴在了朱蕊左手無名指上。

當他們目光再接觸時，朱蕊面色緋紅，却充滿了發自內心的喜悅。

然後她仔細的瞧着這枚戒指，頓時臉上充滿了驚訝——

「七星翡翠！」

即使貴爲公主，這類罕世的奇珍，亦對她充滿了誘惑與好奇，似乎在先天上，明珠美玉即對女人散發着誘惑，更何況眼前奇珍出自心上人的賜予？那就更不同了。

朱蕊由衷的笑了，美麗的眼睛裏，散發着喜悅，笑靨裏無限嫵媚。

談倫雖不曾目睹着，這枚戒指戴在冷幽蘭手指上的快樂，但却換來了朱蕊的由衷喜悅，儘管所顯示在她們雙手手指上的意義有着絕大不同的區別，但是其爲「美」者的快樂笑臉，却是一樣的。

這就足以使得生具俠骨柔情的談倫，感到滿足與安慰了。

一霎間，他眸子裏聚滿了淚水。

那是他太高興了。

「呀——你怎麼了？」

朱蕊怪認真的注視着他：「你哭了！」

「不是，我祇是太高興了，」談倫苦笑道：「這枚戒指雖然名貴，但是如果拿來和一個人的生命衡量，妳以爲何者爲重，何者爲輕？」

朱蕊微微一笑：「這還用說，當然是生命爲重囉，咦，你爲什麼問這個問題？」

「姑娘說的不錯……」

他的臉色更淒涼了：「我這麼說的意思，是要告訴妳，這個天底下，居然有人愚笨到妄圖用自己的無價生命，去換取有價的珠寶，豈不可憐；可笑！」

朱蕊偏過臉來道：「你是說那些專爲摘掘翠玉爲生的人？」

談倫搖搖頭：「不是……我講個很短很短的故事給妳聽吧！」

朱蕊點點頭，翹起兩隻腿，抱着一雙膝頭，笑道：「你講吧！」

「從前有一個人，妄想着人世之間會有眞情！」談倫吶吶的說着：「爲了要討好他心愛的人，遠走苗疆洪荒峭壁，深入人迹罕至的癘疫之區，其目的，祇是爲了採摘如此一塊七星翡翠而已！」

「結果呢？」

朱蕊眼神裏透着聰明。

「結果他的目的達到了……」談倫冷冷的說：「却爲此喪失了性命——」

「可是他還沒有死，而且還好好的活着，不是嗎？」

談倫看了她一眼，欲言還休。

朱蕊一笑道：「更遺憾的是，這人冒着生命，千辛萬苦所得到的那塊七星翡翠，却一直戴在他自己的手指上，並沒有送出去——」

「那是因爲他的戀人變了心，嫁了別人！」

「所以他也就灰心失望了，自此潦倒不堪，不思振作。」朱蕊冷冷的說道：「他甚至於因此而大胆的假設人世之間沒有眞情，祇不過是他那個戀人讓他失望了而已……」

談倫苦笑了一下，一時無話可說。

朱蕊道：「一個有志氣的人，是不容易倒下去的，倒下去再爬起來，下一次就不會再跌倒了，最起碼他不會因爲同樣的錯誤而跌倒，是不是？」

她的一隻纖纖玉手，輕輕地搭在了談倫肩頭。

瞧着他道：「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不要再多想了……」

這一霎，她臉上祇是無限的關懷與同情：「讓我來帮助你，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吧，嗯！」

輕輕歪過臉來，那雙翦水瞳子裏，含着淺淺的笑意，揚了一下手指，「七星翡翠」閃閃有光——她的臉也閃爍着興奮與快樂。

「這是你送給我的一件最好禮物……它的意義是微妙的，今天，你親手戴在了我的手上，這個天底下就再也不會有任何人能够把它拿下來了，包括我的父親也在內……」

這番話，出自美麗的公主嘴裏，忽然間給人以無比震撼，警覺到面前這個嬌滴滴的可人兒，其實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無敵」境界。

在她的面前，談倫甚至於感到自卑，一個生命已是枯萎的人，無論如何是不應該，再存此侈望的了。

他眞正的感到傷心，傷心的是自己的有負隆情。

「姑娘……」他不得不剖心以陳，「妳千萬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這隻戒指，祇能當是我對妳的一點紀念，並沒有別的任何涵意……」

「眞的沒有？」朱蕊瞇了一下眼睛：「無論如何，這隻戒指，是你親手爲我戴上去的呀……而且……」

說着她竟自俏皮的笑了：「你當然應該知道，一隻戒指，戴在女人手上的特殊意義，尤其是這根手指……除非，你現在親手再把它拿下來，你會麼？」

一面說，她忽然收下微笑，綳起了臉，把那隻戴有戒指的素手，直伸向談倫眼前，翻起一雙大眼睛來，似笑又嗔的看着他，倒要看他如何自處。

談倫楞了一楞，隨即搖搖頭——一抹苦笑，綻現在他臉上，道：「談倫何幸，此生能蒙姑娘垂青——只怕我沒有這個福氣……有辱了姑娘妳的錯愛……除此之外，我……」

「你怎麼啦？」

朱蕊笑意盎然的睇着他，隨即把伸出的手緩緩收了回來。

「唉……」談倫輕輕嘆了一聲，那一雙烱烱光華的瞳子，一霎間現出了濃重的情意。

「除此之外，怎麼樣嘛，你怎麼不說了？」

談倫道：「除此之外，我愛姑娘的深心，天地可鑑……此生不渝——」

「這就够了……」朱蕊報以甜甜的一笑：「有你這句話就足够了……」

說到這裏，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臉上顯示着一種欣慰；恬靜：「這兩天我常想，眞應該感謝上天，讓我得這個病，來到冷月畫軒，要不是這個病，我又怎麼能够認識你呢……」

目光一轉，看向談倫略似有些兒害羞的笑着：「你等着我的消息吧，我父親最疼我，祇要我說出來的，他老人家都一定會答應，他……會喜歡你的……」

驀地，她臉上飛起了一片紅雲，偷偷地瞧了對方一眼，隨即把頭垂了下來。

燈焰婆娑，光彩迷離。

一點聲音都沒有，一霎間，就連習慣了的夜風聲，也似距離遙遠。

一切儘在不言中了。

此時此刻簡直無需再說什麼，萬籟俱寂，祇憑彼此心靈相通。

似乎有一聲清脆的兵刃交接聲，傳自夜空——

也祇有久富經驗，耳聰目明的談倫，才能感覺出來。他當然不會掉以輕心。

「我去去就來——」

話聲甫落，右掌翻處，發出了一股掌風，「呼——」一角的燈光，應勢而熄。

隨着他手掌力按之處，整個身子有如騰空的夜鳥。

「呼——呼——」

長窗乍開即合，已把他吞噬於沉沉夜色之間。

×　×　×

談倫以極其輕靈快速的身法，一逕來到了正中庭院，身形甫定，即速掩身於一方石後。

面前人影一閃，現出了史大娘剛健婀娜的身影。

只見她手上提着一支長劍，閃閃有光，行動之間，難掩張慌之態，不時的左顧

右盼——

緊跟着人影再閃，現出了長衣飄飄的主人巴壺公來。

史大娘「啊！」了一聲，上前張慌的道：「老爺子，來了點子了，好可惡的東西，唔……」

一面說，左手捂向肩上，臉上現出痛苦表情。

「大娘妳受傷了？」

一面說巴壺公灼灼的一雙眸子，却也沒有忘記觀察附近的形勢。

「一點輕傷，不要緊——」

說時，她已經撕下了一條布，自行包紮起來。巴壺公已來，巴壺公哼了一聲道：「可也不要大意了，找烏雷先看看去吧！」

「不碍事——」史大娘圓睜着兩隻眼，四下瞧着：「這小子身法眞快，劍法也高明，不怕老爺子您見笑，哼哼！不過三招兩式，就吃他劍尖子給劃傷了……」

「人呢？」

「跑了！」史大娘拿劍指着：「往這邊跑了。」

巴壺公冷笑道：「我算計着差不多是時候了，只是一個人麼？」

「不錯，就一個人！」

「說了些什麼？」

「什麼都沒說！」史大娘一副納罕模樣，道：「怪就怪在這裏，還幪着臉，就祇看見一對眼睛，是我心裏想，保護小姐要緊，却也就沒敢追，馮大人倒是跟下去了！」

說時，她向着朱蕊下榻的「北軒」張望了一眼道：「蕊小姐倒是睡了！我瞧瞧去！」

巴壺公點點頭，說道：「不要嚇着她了！」

「我知道！」

這個史大娘倒也眞不含糊，話出人起，「嗖！」地一聲縱了出去，只是有兩丈四五，身子一經落下，緊接着擰腰墊步，第二次拔起來，有如一隻展翅的巨鳥，「呼——」已自撲上了朱蕊下榻的「北」軒院牆，再一飄身，即行無踪。

巴壺公面色甚是陰沉，原來史大娘當年在宮廷，明爲內侍女官的身份，暗中却負有保護內廷女眷安全的重任，手下七十二名女侍，人人都有一身相當不錯的功夫，史大娘既爲內侍之首，武功也就可想而知，想不到今夜初初一見，竟然在對方手上掛了彩，暗中來人的身手，實在是十分的傑出，是可想知。

怪在這個人偏地如此神秘，一現即隱，撲朔迷離，令人猜測不透他的眞實來意，果眞是意在公主，可就令人十分的躭心了。

他爲人甚是冷靜，眼前之事尤其不敢掉以輕心，那一雙隱現精光的眸子，即使在月色之下，亦可分辨出來。

獨自個，他運神默思，想了一會兒，才自有所行動，肩頭輕晃，隨即消失於沉沉夜色之間。

談倫這才自石後現身而出。

方才他們雙方對白，談倫都已聽得十分清楚，老實說，目前情形，主人巴壺公與馮元、史太娘俱已現身，對方祇有一人，自己倒似不必再插上一手，大可從容應付。祇是這個幪面來人的身份，倒是要把她摸清楚了！

×　×　×

來人並沒有輕易撤退的意思。

方才與史太娘一經交手，三招兩式之間，即行獲勝並使對方掛了個小彩，以來人功力，是可乘勝施展殺手，使史大娘喪命劍下，然而他却並沒有這麼做，反倒自行退開，個中涵意，可就費人思忖。

「他」原意祇不過是在暗中兜上一個圈子，然而施展傑出輕功，神不知鬼不覺的再行涉入，完成他心裏的一個願望，祇是偏偏這裏防守謹慎，雖然刻意的小心，亦不免爲人發覺。

是以，就在他第二次現身之際，却已爲暗中全神貫注的馮元發現，一路窮追不捨——甚至於直到此刻，踏入樹林之中，兀自不肯罷休。

馮元施展出全身之力，依然不能追上那人，月光之下，可見前行人披着一領玄色緞質披風，風引衣揚，偶而可見內裏的高瘦身材，倒像是個婦道人家，他却萬萬不敢作此猜測，寧可相信他是一個男人——一個武功極是傑出的神秘人物。

前行一逕來到了山崖當前。

以這人一身輕功而論，即使縱身落崖，運功攀衍直下，也非難事，他却在臨及崖前的一刹那，忽然轉過身來。

馮元原來急衝的勢子，立即窒住。這才看清了對方竟是個幪面人，像是用一方黑色綢巾，將整個頭部連髮帶臉，統統纏住，僅僅露出了眉目方寸之間的一道空隙，却由這道空隙裏，閃爍着令人不敢逼視的目神精光。

祇是用湛湛目神，怒盯着馮元，却是不說一言。

颼颼的風飄動着她身後長披，尤其是緊繫在後頸部位的那一口長劍，劍衣獵獵，更具颯爽之姿。

馮元的一口緬刀已自抽在手中，冷月裏映出了冷冷寒光。

「足下夜探冷月畫軒，劍傷無辜，鬼鬼祟祟去復後回，却是什麼居心？」冷笑一聲，馮元怒聲道：「今天若是說不出一個道理，豈容你隨便來去！」

緬刀下揮，「哧——」地閃出了一片刀光，却把一口既薄又韌的刀鋒指向對方幪面人，唏哩哩顫出滿目銀芒，大有即刻出刀問罪之意。

幪面人輕輕地哼了一聲，看似不開口說話不行，這才冷冷的說道：「我來這裏只爲拜訪銀鈴公主，不干你們的閒事……却爲什麼苦苦與我爲敵？」

馮元聆聽之下，神色猝然一變，由不住爲之倒抽了一口冷氣，倒不是對方顯示的女子口音讓他吃驚，而是她一口道出了「銀鈴公主」下榻這裏，分明天機外洩，焉能不使他大大爲之驚心！

「妳說什麼？」馮元故作鎮定的問道：「什麼的銀鈴公主？誰又是銀鈴……公主？」

幪面女子呆了一呆道：「莫非公主她不住在這裏？」

馮元在對方甫一現身的當兒，已存心不讓她活着離開這裏，這時聆聽之下，更

不禁動了凌厲殺機。乘着對方說話的當兒，腳下一連踏進了三步，選好了出手的部位。

馮元道：「不必裝瘋賣傻，到底是什麼來意，妳就直說吧！」馮元連聲冷笑着，一雙眸子骨碌碌，連連在對方身上轉個不已。

幪面女子道：「你父是誰？公主她眞的不住在這裏？」隨即自忖道：「莫非外面傳說錯了……」

馮元聽了越是起疑，祇是連聲冷笑不已，道：「那個騙妳不成？這位姑娘，妳父是——」

「這就好了……」幪面女子道：「既然銀鈴公主不在冷月畫軒，我也就多此一舉，我走了！」

似乎壓根兒就無視着眼前馮元的存在，說走就走——她這裏身子方轉過一半，馮元早已冷叱一聲，自側從後面猛地快襲過來。

幪面女子鼻子裏嬌哼了一聲，往左面一個快閃，右腕翻處，長劍已自撤出。

「嗆啷！」脆响中，這一劍不偏不倚，正自架着了馮元落下的緬刀。

兩口兵刃甫自交接之下，馮元已猝然飛身急起，「野雲振飛」般，自對方女子頭頂上掠了過去，却於將過未過的一剎那，第二次揮動緬刀，捲起了一道長虹，快速直向幪面女人肩胛間揮斬下去。

這一刀堪稱馮元得意之招，既快又狠，簡直不容對方有措手之機。偏偏幪面女子別具慧眼，早已洞悉其奸——她身手饒是了得，閃動之間，迅若飄風，身後長披迎着風勢「劈拍！」一聲，已自換了一個部位。

妙在這一閃，分明原地打轉，却於方寸之間，躲過了馮元凌厲的一刀殺着。

馮元一驚之下，才自警覺到對方女子敢情身負絕學，功力高不可測。

眼看對方手中長劍，捲起了一道長虹，這就向自己臉上捲來——一股子劈面冷風裏，馮元祇覺得冷森森地劍鋒分明已觸及了自己面頰，猝驚之下，由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冷戰，慌不迭橫刀就格，却已是慢了一步，祇覺得頸頰間一陣透膚冰寒，敢情已吃對方冰冷的劍身，貼在了臉上，由不住嚇了個魂飛魄散。

幪面女子手底下倒眞的是留了情，這一劍只是滑着對方腮帮子穿了過去，却將他頸項肩衣之間，穿了個透明窟窿。

「去——」隨着她的一聲清叱，長劍抖處，借助於劍身上的彈韌力道，足足把馮元推出了三尺開外。

也就在這一霎間，一片黑影，掠向眼前。

隨着這片人影的猝臨之下，一雙手掌，已自遞出，雲龍探爪般，直向着幪面女子背後直叩過來。

幪面女子反身撩劍，「唰！」地劃出了一道銀光，反向對方空中將落未下的身上揮去。

乍接又分，噗嚕嚕衣袂盪風聲中，來人已騰出了七尺開外，平沙落雁般地站身地面。現出了「冷月軒主」巴壺公仙風道骨般的翩翩風采。

這一劍居然未曾傷害了他，幪面女子頗是有些意外。

「你是誰？爲什麼背後出招算人？」

巴壺冷冷一笑道：「問得好——我正要問妳是誰？冷月畫軒，豈是妳隨便可以來去的？」

幪面女子那一雙僅露出的翦水瞳子，快速的在對方身上轉了一轉，微微點了一下頭道：「想必閣下就是冷月軒主巴壺公巴老先生了？失敬，失敬！」

「姑娘何人？爲什麼如此見稱？」

幪面女子搖搖頭說：「老先生不必多疑，我來此並沒有惡意，却也不便報出名姓……」

一旁的馮元驚魂乍定，因見巴壺公猝然來到，胆力復壯，上前幾步，插口道：「她說是來拜訪銀鈴公主……却又不肯吐露眞意，軒主，且將她拿下再說——」

「哼哼……」幪面女子冷笑，說道：「說得好輕鬆，那要看你們誰有這個本事了！」

巴壺公正色道：「銀鈴公主早先倒曾來過這裏問醫，如今早已病癒他離，姑娘何以忽然問起，可否將來意賜知一二，足感盛情！」

他是看出了對方少女果然不似懷有惡意，才自改了口氣，幪面女子聆聽之下，略有所思，隨即將長劍還入鞘內。

「老先生這麼說，我倒不便故示神秘了……」輕輕一嘆，她侃侃的道：「其實銀鈴公主既已離山，倒不必掛心……唉，我就實話實說吧——」

巴壺公頷首道：「承情之至——」

「事情這樣的——」幪面少女道：「當今大內親軍『錦衣衛』指揮使戚楓，率領了一干手下，已來到了大理——」

幾句話，把一旁聆聽的「神武將軍」馮元嚇了個面無人色，驀地就像石頭人一般地呆住了。

「冷月軒主」巴壺公却是依然不動聲色，冷靜地聆聽着。

幪面少女接着說道：「這些人來的目的，據說是爲了緝拿前皇建文帝獨生愛女『銀鈴公主』歸案……」

巴壺公冷冷一笑：「是這樣麼？」

「據說銀鈴公主朱蕊，就藏在你的冷月畫軒！」幪面少女道：「他們就是爲這個來的——」

馮元這會子才像是緩過了一口氣來，一雙眼睛直在對方身上轉着：「對不起，這位姑娘，這件事妳又如何得知？」

「這——」幪面少女冷冷的道：「我反正知道就是了，你也就不必多問了，信不信由你，我走了！」

說罷，向着巴壺公微微頷首，轉身就走。

馮元陡地變了臉色，他手中早先已扣好了一隻「瓦面透風鏢」，正待向對方背後發出，手方抬動，却爲巴壺公目光制止住。

也就在這個時候，前行的幪面少女，忽然轉過頭來。

「剛才我說的一切，都是眞的……即使公主已行離山，軒主爲自身安全計，似乎也應該早作準備的好……」

「這就承情之至——」巴壺公微微一笑抱拳道：「姑娘隆情，不敢稍忘，尚請

賜告芳名，以備再見之機。」

「巴軒主您太客氣了！」她隨即轉過身來：「您的大名我久仰了，至於我——請原諒，我以爲還是不要說出姓名的好……我走了！」

倏地轉身，一路飛縱而逝。

馮元嘆息着，看向其背影道：「這個女人又會是誰？……」隨即轉向巴壺公道：「軒主以爲她的話可信麼？」

巴壺公冷澀的臉上，微微現出了一絲苦笑：「我以爲完全可信，以我們今日立場，也只好寧可信其有了……」

× × ×

幪面少女以其傑出輕功，一頭扎進了濃密的樹林，這才鬆了一口氣，下意識裏感覺到將不再會有人追躡自己，大可從容離開。

林子裏漆黑一片，雖非伸手不見五指，却是够黑的，前行了一段路，她不得不把脚步放慢下來，讓未能猝然適應的眼睛緩和一下。

寒風陣陣，把積存在地面上的枯葉飄起來，嘩啦啦……祇是在眼前團團打着轉兒。

却就在這個時候，一條條頎長的人影，緩緩來到了她面前丈許以外的地方，站定下來。

幪面少女先以爲自己看花了眼，定了定神再看，那影子依然如此，不免吃了一驚。

「誰——」

以她之傑出武技，在猝然接觸到對方身影之際，亦不免嚇了一跳。

黑暗之中實在是什麼也看不清，除了能依稀辨別出對方大概是個「人」以外，別的可就所見有限。

「巴壺公放過了你，但我却是放不過妳——」

那個影子說話了，聲音低沉，却是吐字清晰，每一個音階，都清清楚楚的傳進了幪面少女的耳朵。

「你……又是誰？」

話聲出口，幪面少女右腕翻處，已把緊紮在背後的一口隨身長劍，拔了出來，不知是怎麼回事，對方這個人自現身之始，就給她一種異常的恐怖的感覺，下意識裏即感覺到來人是大非尋常，不是等閑之輩。

長劍在手，她的胆力頓時爲之一壯，同時間目光已漸能適應林子裏的黝黑。

話雖如此，能見度仍然有限，若要把方向看個清楚，却是妄想。

自然，同樣理由，對方想要把自己瞧得很清楚，也是不可能的了。

「我是住在這裏的一個病人！」說話之時，這個人不經意的發出了一聲輕咳，緩緩地向前走了幾步，又定了下來。

「我祇要知道妳是誰，來這裏的眞實用意……」他緩緩的說：「明白了這些之後，妳就可以走了！」

聲音很低沉，尤其是夾雜在眼前的風勢裏，很難聽得清楚，可是她却也都聽見了。

幪面少女在對方前進動轉之間，約莫的已可略見他的一雙閃爍着灼灼精芒的眸子——只憑這一點，即可斷定出對方具有驚人的內家功力。

「我的來意，已經對巴軒主明說，不必再說第二遍，至於我是誰，你又何必知道？」

「明人不做暗事！」這人吶吶的道：「既然來了，總要以眞面目示人的好！」

「對不起——我沒有工夫跟你多說，請你讓路！」

說完，她却踏步向前，一面自丹田提昇一股內力，充斥體外，對方果眞是內家高手，應該知道這等功力不易冒犯。

幪面少女當然已知道對方的非比等閑，是以才會有此一舉。這一陣透體而出的內家罡力，勁道十足，連帶着她手中長劍，霎時間也光華粲然。

隨着她內力的發出，一時之間落葉蕭蕭，紛紛向後飄出，直如秋風橫掃落葉，隨着幪面少女前進的步子，步步前逼，直向着對方立身之處逼近過來。

這人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冷冷的道：「無怪乎妳這般大胆，原來有如此精湛功力，欽佩之至——」

話聲出口，即見環繞在他身側四週的落葉，驀地「唰啦！」齊飛而起，黑暗之中，像是與對方直襲過來的落葉迎頭接觸，嘩啦啦驟响一聲！全數墜落地面。

祇可惜林子裏過於黑暗，瞧它不清，否則這般落葉交接時對敵陣勢，當屬大有可觀。

幪面少女猝然間領略到對方的驚人功力，心裏大吃一驚，祇是眼前形勢發展，已不容她再臨陣退縮。

隨着她的一聲嬌吼：「閃開！」空中人影猝起即落，堅持在她手中的一口雪花長劍，已自迎頭直向對面來人當頭直劈下來。

這人冷笑着，身子滴溜的一個打轉，身法絕快——却於對方長劍劈面的一霎間，閃開了身子，非僅僅如此，他的一雙手，却於此同時霍地翻空而起，施了極其巧妙的一式怪招，「啪！」地一聲，已把對方快速落下的劍鋒，夾擊在雙掌之間。

幪面少女絕對不會想到對方會有此一手，由不住大大吃了一驚，事實上對方的這一式出手，對她來說也絕不陌生，祇是怎也不會想到竟然會出自對方這人之手？——這一剎那的震驚，如雷擊頂，簡直使她呆住了。

——却也在這一霎間，看見了對方的臉。

由於雙方距離甚近，自不比先前之意像朦朧，這一窺，給她的感覺，簡直就像是看見了鬼：「啊——」身子一個打閃，幾乎倒了下去。

「你……你是談……談倫……」

一霎間，她身子戰慄得那麼厲害，目注着這個人，她簡直像是要癱瘓下來。

「咦？」這人睜大了眼睛：「妳……是誰？」

說着他亦不由自主一連後退了兩步，同時鬆開雙掌，放開了對方的劍鋒。

「別問我，」對方女子大聲嚷着：「祇告訴我，你是誰？你是……談倫？……啊……不……不……不……你當然不是的……不是的……」

（未完・十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子將七煞琴音在陸丹面前一試，以爲可以將他神智恢復，豈料陸丹七竅流血而死，心中很難過，氣憤將碧玉令拋掉碎裂，發現七煞琴的用法，彈正調令人死亡，彈反調恢復神智，便同朱菁照、明珠趕去豹房，殺了姜紅杏和白蓮教的殺手，按絃將皇上神智恢復，連忙趕去天壇，阻止天地人三魯利用祭太牢之舉毒害百官，徐廷封等人亦及時現身阻止，人魯出動粉羅刹對敵，小子彈起七煞琴音，粉羅刹恢復神智，反將人魯擊殺，兩敗俱亡。徐廷封用天龍訣將天地雙魯擊斃，高陞、江彬亦同時指揮官兵從較遠的地方趕來，掩殺白蓮教匪徒……

一言難點醒　美夢付東流

散功的痛苦，原就不是一般人能夠抵受。

徐廷封連斃天地二魯，回顧獨孤鳳與人魯那樣子同歸於盡，心頭一陣愴然，再顧小子那邊，那種感覺更加强烈。

朱君照揮刀砍至，目標是小子，却被朱菁照擋住，一喝不退，揮刀便砍。

朱菁照一面怒罵，一面仗劍抵擋，她意思是要勸朱君照將刀放下，束手就擒，皇帝說不定還能夠網開一面，饒他一命。

朱君照却是執迷不悟，一心只想着朱菁照帮助外來人破懷自己做皇帝的好夢，一怒之下，亂刀狂劈。

朱菁照原就不是他的對手，被迫得連連後退，明珠急上，合他們二人之力，也是抵擋不住。

小子全力鼓琴，一曲未終，焉能罷休，眼看朱菁照明珠二人還可以應付片刻，收拾心神，將最後一章迅速彈完，長身而起。

朱君照一刀即時劈在朱菁照的要害上，他原是要殺明珠，却被朱菁照横來截下。

明珠擋不了這一刀，朱菁照也是一樣，這一刀已是有去無回之勢。

朱君照看見朱菁照倒下，也是一怔，但隨即一聲：「該死——」揮刀斬向明珠。

小子不由一聲暴喝，手揮五絃，轉彈斷魂曲，霹靂琴聲中，明珠心頭震盪，踉蹌倒退，朱君照亦不由一陣茫然，小子乘機出手，接連三脚，將朱君照踢得倒飛三丈，摔在地上，當場命喪。

明珠連忙將朱菁照扶起來，朱菁照經已是奄奄一息，凄然一笑，死在明珠懷中。

徐廷封這時候亦躍上來，看見朱菁照死去，不由得長歎了一聲。

「天下間竟然有這樣的哥哥——」小子心中仍有氣，道：「這樣踢死他，是便宜了他。」

徐廷封搖頭。「算了——」目光轉向獨孤鳳那邊，不由又歎一口氣。

小子亦不由追問：「那個粉羅刹到底是什麼人？怎麼反而轉助我們殺人魯？」

「她是雲飛揚的妹妹。」徐廷封這句話出口，一個頭不由垂下來。

「該死，人魯這種人就是什麼也做得出來。」小子垂頭喪氣的。「我現在總算明白以雲大哥的武功……」

他沒有說下去，眼中淚光湧現，徐廷封的心情與他並沒有分別。

再看下面，三魯俱死，剩下來的白蓮教徒自然無心戀戰，但軍兵重重包圍，如何衝得出去，到頭來還是難免一死。

禁宮那邊，這時候亦殺聲震天，皇帝親自率領錦衣衛殺奔前來了。

×　　×　　×

到所有都平靜下來，皇帝不免要論功行賞，文武百官感於徐廷封救命之恩，也清楚他的爲人，平日與他作對的都一反常態，極表親熱，在皇帝面前對他推崇備至，以他居功至偉。

事實也的確是這樣，徐廷封却仍然一貫作風，謙謙虛虛，但稱讚的說話排山倒海般湧來，聽得多了，亦難免心頭一陣飄飄然，也有些覺得自己的確是大明棟樑，朝廷中少不得自己的了。

皇帝聽着却不是滋味，他也很明白這一次自己能夠死裏逃生，全憑徐廷封，但看見徐廷封如此這般深得人心，亦不由動了殺機。

功高震主，總不是一件好事，皇帝雖然年少氣盛，但連遭禍刦，亦已變得城府深沉，表面若無其事，而且大加讚賞，下旨設宴鎭海樓，論功行賞。

×　　×　　×

安樂侯府雖然曾經被抄封，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出錢出力，慨贈多珍，很快便恢復舊觀。

徐廷封應酬忙過不了，到靜下來，見堂中只剩下傅香君小子明珠，心頭不免又一陣感慨，歎息一聲。

明珠隨即亦一聲歎息。「我們這許多人，現在只剩下四個了。」

傅香君明白她的心事。「他們都死得很有價值，九泉之下，定必瞑目。」

「事情都過去了，還說來做什麼？想想以後，不是更好。」小子始終是最洒脫的一個，目光一轉，突然一把抓住明珠。「我們到外面看看，今夜的月色，應該不錯的。」

「什麼日子了，那來的月色——」明珠話出口亦醒悟，跟着小子快步走出去。

徐廷封目送二人背影消失，微微一笑，轉向傅香君。「他們是提醒我，給我機會說話。」

傅香君輕歎。「你要說什麼？」

「白蓮敎亂定，我也巳經恢復侯爺的爵位，以後應該可以平靜的過日子了。」

傅香君聽着眼中閃過失望之色。「朝廷中的確需要你這種人。」

徐廷封不以爲意，接道：「皇上的確需要一個能夠明辨是非的人來扶助。」

傅香君一笑。「經過這許多變亂，不知怎的對名利我看得更淡薄。」

「名利這種東西很奇怪，處心積慮去找未必找得到，但要來的時候亦無處可躲避。」

「我以爲是要看一個人的決心。」

徐廷封試探着問：「你的意思是要我急流勇退，功成身退？」

傅香君微喟。「能夠成功身退可是不容易。」

「徐家多年的基業總不成毀在我手上，況且朝廷又正需用人之際。」

「我明白。」傅香君抬手一掠秀髮。「朝廷中人到底是朝廷中人，正如江湖人始終是江湖人一樣。」

「江湖險惡——」

「朝廷又何嘗不是？我無意江湖，也不慣住在京城之內。」傅香君的態度很堅決。

「香君——」徐廷封歎了一口氣，欲言又止。

「人各有志。」傅香君凄然一笑，轉身往外走。

徐廷封待要攔阻，手伸出去一半還是停下，呆呆的看着傅香君的背影消失。

× × ×

由於心事重重，鎭海樓中，徐廷封難免有些失態，也沒有在意皇帝以外，便是江彬、高陞以及一衆太監錦衣衛，其他人並未在場。

席間，皇帝笑顧徐廷封。「廷封，你好像有很多心事。」

徐廷封如夢覺醒，連忙搖頭。「沒有沒有——」

「沒有最好，來，我敬你一杯。」皇帝揮手示意。

酒早巳斟下，皇帝取過一杯，另一杯隨即送到徐廷封面前。

「皇上言重，微臣受不起。」徐廷封還是將杯取過舉起來。

酒杯沾唇，尚未喝下，高陞巳忍不住搶出來。「侯爺且慢。」

徐廷封一怔，高陞巳將酒杯搶在手。

「高陞，你這是什麼意思？」徐廷封不由問。

「這一杯高陞喝了，以報答侯爺多年提拔之恩。」高陞仰首一杯飲盡。

皇帝一見大怒，拍案而起。「大胆高陞——」

高陞擲杯在地，慘笑。「皇上，忠義既然難以兩存，微臣唯有以死來贖對皇上不忠之罪——」

語聲未巳，他的嗓子巳嘶啞，七孔突然冒血，他跪倒，也就那樣子毒發身亡。

「好毒的酒——」徐廷封探身伸手將高陞扶倒地上，目光移到皇帝面上。

皇帝半身一縮，乾笑一聲。「廷封，你文才武功一直都在我之上。」

「若非如此，又焉能三番四次救你於危難之中？」徐廷封語聲沉重。「想我徐家歷代効忠朝廷，正所謂沒有功也有勞，却竟然受到如此對待。」

「有一點你大可以放心，你的死我早巳替你安排好了一個很好的理由，而在你死後，我一定會追封爲王，敎天下萬民景仰。」

徐廷封搖頭。「我實在不明白。」

「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絕，良弓藏。這個道理其實並不難明白。」皇帝笑了笑。「功高震主，爲王者難免魄動心驚，這其實你也應該知道。」

徐廷封垂下頭來。「我現在反是有些難過。」

「因爲我竟然要殺你？」

「徐廷封並非貪生怕死的人，我只是爲天下的黎民難過。」

「這到我不明白了。」皇帝打了一個「哈哈」。

「由一個你這樣的皇帝來統治，天下黎民又那來好日子。」徐廷封戟指皇帝。「可歎到現在我才看清楚你的眞面目，一向我只以爲你不過沉迷酒色，疏懶朝政，想不到你還是一個陰險狡詐，恩將仇報，絕情負義的卑鄙小人。」

「住口——」皇帝一張臉沉下來。

「我實在有些後悔。」徐廷封突然想起了傅香君的話。

「你現在才後悔不是太遲了。」

「你一定要這樣做？」徐廷封迫視着皇帝。

「君無戲言，我決定了的事也從來絕不會更改。」

「有沒有考慮過再有劉瑾、寧王或者白蓮敎之類的人爲禍，你自己能否應付得來？」

「此時此地，除了你，還有那一個有能力來造反？」

徐廷封打了一個「哈哈」。說道：「我並不怕死，可是不想這麼快死，我還要活着看看你這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昏君的下場。」

「我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皇帝搖搖頭。

徐廷封破口痛罵：「你荒淫無道，疏懶朝政，就是對天下萬民不忠，顚倒倫常，敗壞朝綱，就是對先王不孝，枉殺忠良，陷害異己，就是對羣臣不仁，恩將仇報，以怨報德，就是對我不義——」

「住口——」皇帝額上的青筋蚯蚓般突起來。

徐廷封繼續罵下去：「有你在世，天下永無寧日，我要看着你如何被正義之師推翻，如何被天下萬民唾罵——」

「來人——」皇帝忍無可忍，擲杯在地。「殺了——」

江彬第一個搶出，徐廷封目光一轉。「是你啊——」

「侯爺提拔之恩沒齒難忘，今日各爲其主，萬不得巳。」江彬把手一翻，接喝一聲。

兩隊火槍手從藏身的地方湧出，手中火槍對準了徐廷封，皇帝果然是作好了安排，不殺徐廷封不罷休。

徐廷封目光及處，不由心頭一寒，他雖然武功高强，到底是血肉之軀，在這種環境之下，要閃避火槍的轟擊，也甚成問題。

只要江彬手一落，火槍便齊發，也就在那剎那霹靂也似的琴聲轟鳴，正是七煞琴音正彈的斷魂曲，非獨那些火槍手，皇帝以及江彬等高手，就是徐廷封亦心頭一陣茫然，他知道是什麼回事，也當機立斷，身形拔起，撞破瓦面，掠了出去。

小子也就擁琴盤膝坐在瓦面上，看見徐廷封掠出來，鬆一口氣。「侯爺先走一步，我以七煞琴音震碎他們的魂魄。」

徐廷封一聲歎息。「算了，這時候他們死掉，又是一番變亂，受苦的只是天下百姓。」

小子看看徐廷封，道：「我就是不明白你。」

徐廷封又是一聲歎息。「你怎麼跑到這裏來？」

「明珠跟我說，傅姑娘要回去苦修庵剃度出家，所以我立即趕來。」

「什麼？」徐廷封心頭一陣蒼凉，他明白傅香君選擇這個時候離開，又選擇這個目標，對自己實在是巳完全絕望。

「也總算我來得及時。」小子搖了搖頭，說道：「傅姑娘說伴君如伴虎，果然不錯。」

徐廷封輕拍小子肩膀。「我去追她回來。」

小子開懷大笑。「我早知道你一定會這樣做，所以巳叫了明珠準備馬車，帶着憶蘭在城外等候。」

「好——」徐廷封感激的一笑，與小子雙雙掠出，頭也不回，對朝廷他終於徹底絕望，再無留戀。

× × ×

江彬神智恢復，便要帶火槍手追出去，皇帝却叫住。「讓他走——」

「皇上，放虎歸山……」

「他死在這裏與死在山中並沒有分別。」皇帝露出了陰險的笑容。

「微臣不明白——」

「杯中酒固然毒，塗在杯上的毒却更毒，他雙手與嘴唇既然都觸及，毒自會滲進去，逐漸進入血液，散發全身，到他發覺的時候，就是扁鵲華陀重生，也無藥可救的了。」皇帝笑聲接出口，這笑聲令人不寒而慄。

江彬由心寒出來，跪倒，道：「皇上妙計巧安排，萬無一失，微臣佩服，五體投地。」

皇帝笑着坐下來。「天河上人到底是煉藥的能手，無論什麼藥都有驚人的貢獻，我巳經試用過，的確奇妙，萬無一失，當之無愧。」

「皇上英明——」江彬除了這種話，還能夠說什麼話？

皇帝接着歎一口氣。「可惜的就是我不能夠看着他倒在面前，看見他毒發的樣，廷封啊廷封，你看不見我的下塲，我也看不見你的，兩皆遺憾啊。」

江彬聽着，由心又再寒出來。

× × ×

出到了城外，小子仍然心有不甘，嘟喃道：「什麼時候再遇上那個皇帝，總要他好看。」

徐廷封笑笑。「其實他也活不了多久的了。」

小子一怔。「你暗中巳下了手脚？」

徐廷封搖頭。「進入鎭海樓之前，我與他把臂同行，無意觸及他的經脈，發覺甚爲虛弱，大抵是縱情色慾，藥物服食太多，離死不遠。」

「這可是大快人心。」

「我原要告訴他，叫他小心，只是心念香君，完全提不起心情。」

「幸好你沒有告訴他，叫他防備。」

「就是告訴他也沒有用，好像他這種人，要他平平淡淡的過日子，可是要他死還容易。」

說話間，巳到了馬車旁，明珠探頭出來，一見徐廷封，立即嚷出來。「香君姐姐有一封信留給侯爺你。」

徐廷封還未答話，小子巳大叫：「怎麼不告訴我還有這件事？」

「告訴你有什麼用，信是給侯爺看的。」明珠接將信遞前。

憶蘭也就在這時候探頭出來。「爹，我要香姨。」

徐廷封目光一轉。「好，爹就是拚了命也要替你將香姨找回來。」

「香姨要出家，那是要怎樣？」憶蘭接問。

「就是回師父家去。」徐廷封笑笑。「放心，爹現在就與你到那兒。」

「爹沒有騙蘭蘭？」

「什麼時候爹騙過蘭蘭？」徐廷封一面急不及待的將信拆開。

——在少林寺那兒無爲大師曾經跟我說過，有緣無緣，上天註定，若是無緣，强求也無用，當時我仍然是有些懷疑，到現在，我實在不能不相信，也終於考慮清楚，苦修庵才是我眞正的歸宿……

看到一封這樣的信，徐廷封心頭更難過，他並不難想像傅香君寫這封信時候的心情，到底是有緣還是無緣？徐廷封不知道，却已下決心全力挽救，阻止傅香君出家，將傅香君奪回來。

× × ×

又是夜深，雪經已下了兩個時辰。

雪還未開始下的時候傅香君已跪在苦修庵前院的地上，上一次也是這種天氣，這一次她的決心却更大，心情也當然比上次蒼涼得多。

知道她回來，接掌苦修庵的師太，仍然在雪下了兩個時辰後才推門出來，她已從苦師太的遺訓中知道傅香君的事，也知道如何處置。

大雪紛飛，傅香君混身沾滿了雪花，看見師太，面上一些表情也沒有。

師太移步到傅香君面前，一聲歎息：「痴兒，你怎麼又回來了。」

「要回來的時候總要回來的。」傅香君的語聲很平靜，彷彿完全沒有感情的存在。

師太面上露出詫異之色，接問：「上一次你跪了三日三夜，這一次又準備跪上多久？」

「到師太答應爲止。」

師太再問：「風雪這麼冷，你完全不怕？」

「弟子的身不錯寒冷，可是總不及心那麼寒冷。」傅香君的語聲無可奈何的。

師太深注她一眼，又一聲歎息。「痴兒，你果眞經已四大皆空。」

「多謝師太。」傅香君拜伏雪地上。

「好，你隨我進去，明天吉時我爲你剃度。」師太伸手扶起了傅香君，往內走去。

傅香君面上並無喜色，一些表情也沒有，師太看着她，不禁又想起自己初入苦修庵時的情形。

她絕對相信自己的判斷並沒有錯誤，傅香君的回答也事實在她的意料之內。

苦師太遺言說過，傅香君若是再回來，若是那樣子說話，她是必萬念俱灰，不必再要她在雪地上再多跪的了。

她不知道傅香君的遭遇，也不想細問，一心要出家的人總有她辛酸的往事。

正如她又何嘗不是？

× × ×

第二天正午，雪仍然下個不停，遍地銀白，便看着心也爲之冷起來。

苦修庵中梵唱不絕，儀式之後，師太終於舉起剃刀，割下了傅香君一綹秀髮。

憶蘭的聲音也就在這時候傳來：「香姨、香姨——」

傅香君垂下的眼蓋應聲張開來，平靜的眼神同時變得激動。

師太看在眼內，一聲歎息。「罷了——」放下剃刀。

傅香君目光一轉，看見憶蘭一股勁兒衝進院子，來到階下，失足一下子摔倒地上。

「蘭蘭——」傅香君不由長身而起，奔出堂外，一把將憶蘭扶起來。

「香姨不要丢下蘭蘭。」憶蘭緊抱着傅香君。「蘭蘭要香姨——」

傅香君心頭一陣激動，輕撫着憶蘭的頭，耳邊又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香君——」

他抬頭望去，徐廷封打着傘子正立在那邊雪地上，怔怔的看着她，眼瞳中充滿了悲哀。

「廷封——」她的心不由又一陣激動起來。

憶蘭隨即牽着她的手走過去，一面嚷：「爹也要香姨，香姨不要離開爹。」

憶蘭實在很懂事，將傅香君推向徐廷封，自己却轉向那邊走進來的小子與明珠走去。

苦修庵大堂的門也就在這時候關上，梵唱也停下來，天地間一片寂靜。

「香君——」徐廷封再呼一聲，語聲也充滿了悲哀，而且嘶啞。

傅香君入耳驚心，再看徐廷封蒼白的嘴唇，滿佈紅絲的眼睛，死氣沉沉的瞳孔，更就由心抖出來。

她撲近去，抱着徐廷封，有意無意，觸及徐廷封的脈門，越發心驚。

徐廷封歎息着。「我實在後悔沒有聽你的話，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絕良弓藏，功高震主——」

傅香君追問：「是皇帝——」

「伴君如伴虎。」

「你怎麼這樣小心？」

「若是你在我身旁，一定會看出來，不——」徐廷封搖頭。「我若是聽你說的，根本就不會有這種事發生。」

「幸好你還是找到來。」

「總算及時，聽着那梵音，我心也碎了。」徐廷封語聲衰弱。「答應我，別再做這種傻事。」

「你既然來了，我又怎會再這樣？」傅香君很溫柔的。「我也不會丢下蘭蘭不理會。」

「蘭蘭可以跟隨小子明珠，你這麼年輕，又這麼聰明美麗，總會遇上一個更好的……」

傅香君輕抬玉手，掩着徐廷封的嘴巴。「你怎麼說這種話？」

「香君——」

「天下間難道還有比你更好的？」

「香君，你聽我說——」

「你難道不知道我精研藥物，天下間沒有我解不了的毒，治不好的病。」

「哦——」徐廷封的眼睛突然又有了神采。

「一會毒解了，我們便下山，帶着憶蘭，還有明珠小子，笑傲江湖。」

「好——」徐廷封心中一陣難以言喻的溫暖。

「名山大川，我們很多都沒有到過，這裏走走那裏走走，你想想多快活？」

「不錯啊——」徐廷封聽得如痴如醉的。「我們最好連江湖上的事也不管。」

「江湖凶險，我們還是不做江湖人的好。」

「當然了，我們還是過普通人的生活來得快活。」徐廷封面上露出了興奮的笑容。

「遊罷了名山大川我們還選擇適當的地方住下來，選擇最舒暢快活的方式生活。」傅香君溫溫柔柔的說來，也是一面如痴如醉的表情。

「你不會厭倦？」

「怎會？我原是喜歡那樣的生活，你呢？」

「有你在身旁，我經已很滿足，何況還有神仙也似的生活方式？」徐廷封笑容更盛，眼瞳中却透出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無奈苦澀，一路上他已經發覺中毒，只是在他發覺的時候，毒性已進入心脈。

他雖然一股眞氣內力將毒性迫着，也知道不能夠再維持多久，也只是一股意志支持着，才能夠來到苦修庵，及時阻止傅香君的落髮剃度。

然後他剩下來，衰住不讓毒性繼續侵入一點內力眞力亦消耗至盡，他也知道以傅香君的精研醫術，絕沒有理由看不出他身中劇毒，無藥可救，所以那樣說，只是要讓他開開心心的離開人間。

他不知道傅香君對自己的感情怎樣，但能夠這樣死在傅香君的身旁，他經已無憾。

至於憶蘭，他相信小子明珠傅香君都會有一個妥善的安排。

最後他突然發覺自己實在太自私，不應該因爲要開開心心的離開人間再加重傅香君心頭的壓力，可是到他要說一些別的話的時候，他已經說不出話來。

血從他的口冒出，滴落在地上，他掌着傘子的右手亦感覺乏力，那柄傘子終於亦脫手落在地上，滴溜溜的滾轉開去。

他的頭乏力的落在傅香君的肩膀上，風雪飄洒下來，可是他一些感覺也都已沒有。

傅香君感覺到肩頭的壓力，亦看到那柄傘子滾轉開去，她想低頭看看徐廷封，只見連這一點勇氣也已消去，然後她感覺徐廷封整個身子從她的身旁滑倒。

她伸手想扶住，一雙手却僵硬了也似的，非獨使不出氣力，甚至連移動也有問題。

她的目光終於落下，却看不見徐廷封，什麼也看不見，眼眶早已被淚水充滿，連串的淚珠緊接墮下。

憶蘭明珠小子的驚呼聲傳來，在傅香君聽來，却是那麼的遙遠，她的思想也變得遙遠。

雲飛揚、獨孤鳳……太多太多的回憶，有喜有悲，可是到頭來，還是悲哀痛苦的多。

這難道就是人生？傅香君不知道，她盡往歡樂的想，歡樂的事却全都是那麼短暫。

到她回復自我，才發覺明珠哭在她懷中，小子明珠亦相擁而哭泣。

他們都還有眼淚，傅香君的眼淚却已經流盡，眼瞳中一片迷濛。

何去何從？

（全文完）

願挨一刀

路明編繪

1　有個人嗓音刺耳，還總愛在別人面前大唱，漸漸的別人一見他就跑開了。

2　他也很惱火，就拿了把刀守在路邊。

3　他抓住一個路人說：「不聽我唱，我就給你一刀！」

4　路人無法，只好聽。他剛唱了一句，路人就大叫：「還是給我一刀吧！」

奇俠司馬洛故事

金鏢客

馮嘉・文　可飛・圖

金幣飛鏢　取人性命



那是一個貌不驚人的人，身材不太高，五呎八吋左右，頭髮剪得短短的，身上一套半新不舊的西服，沒有結領帶，臉相長得很年輕，幾乎像是二十歲剛出頭，但他祇是有一張孩兒臉而已，他實在的年紀，是已經超過三十歲了的。

他提着一隻箱子離開了船上，混雜在其他的旅客之中，登上了碼頭。

當然，像所有的旅客一樣，並不是說登上了碼頭之後就可以自由地登岸的。他還得過兩關，那就是海關和移民局了。

普通沒有問題的旅客，祇是翻一翻行李，對一對照片就放行了。但這個人則顯然是有點問題的，因爲他受到了特殊的欵待，首先他到了移民局的桌子，桌子後面，那個移民官的臉好像木偶一樣，毫無表情的。

他打開了這人的護照，對一對桌面的木箱裏面的紀錄。這人不耐煩地上前一步，移民官揮揮手，說：「退後一點！」

那木箱裏有很多黑名單之類，不喜歡任何人看到的，旅客必須站在桌子的前面，如果走得太前，就可以窺到箱內的乾坤了。

那人祇好遵令退後一步。

移民官看看他，對對照片，又對對紀錄，另一邊，海關人員已在搜查他的行李了，祇是一隻航空袋，很簡單的，裏面祇有一些衣服和日用品。

「你叫李毛？」移民官終於問。

「護照上已經寫明了。」

「我知道護照上已經寫明了，」移民官說：「現在我是問你！」

他好點點頭：「我是叫李毛！」

那移民官把護照收了起來：「你到二號房去吧。」伸手一指右邊的一排房間。

「爲甚麼？」

「叫你去就去。」

權威的命令，雖然他們並沒有權命令任何人，但是沒有人願意和這一類人找麻煩，所以他們的命令是從來不會受到反抗的。現在這個李毛也不願意和這個人找麻煩，以免影响他登岸的時間，所以他不反抗了。

他伸手要拿回護照，移民官却把護照收進了抽屜中，說：「出來時再拿吧！」

李毛聳了聳肩，祇好向着那間二號房走過去了。

他敲敲門，門就拉開了，裏面已經有兩個人等着他，兩個人的咀角都啣着香烟，身上穿着殘舊的西服，充滿了疲倦，但却有犀利的眼睛，一看就知道他們是警探。至少，李毛一看就知道他們是警探。

「進來！」

李毛進去了，那二個人關上了門，並沒有要他出示證件，房間裏祇有一張木桌和一張木椅子，那二個警探，一個坐到了桌子的邊緣上，另一個則把脚踏到椅子上，於是李毛就沒有地方好坐了，祇能站在那裏。

「你是李毛？」

「是的。」

「你的護照呢？」

「那人已經收去了，你們不知道嗎？」李毛沒好氣地。

其中一個警探把他的旅行袋拿了過來，把其中的東西都傾到桌上，然後舉起袋子來，看到裏面已經空空如也，還不滿足，還要把袋子揑一遍，就像懷疑這隻袋子有夾層的。

摸不到夾層，他就丟下袋子，去翻李毛的衣服及日用品，還是找不出甚麼，於是他定眼看着李毛，冷冷地說：「東西在那裏？」

「甚麼東西？」

「你知道甚麼的。」那警探顯出萬分不耐煩的樣子，「快拿出來吧！」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李毛莫名

其妙地道。

「那把槍，」那警探沒好氣地：「你帶來一把槍，快拿出來！」

李毛聳聳肩：「我沒有槍，我的行李都在這裏，你們也看見。」

另一個警探從桌子上下來，上前去，在李毛的身上摸索了一遍。甚麼都沒有，他命令道：「脫下來！」

「甚麼？」

「脫下衣服！」

李毛祇好又動手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了，脫剩了內衣褲，他說：「你看，甚麼都沒有！眞的沒有！」

「我說脫下來！」

「這兩件也要脫？」李毛皺起眉頭。

「當然脫下來！」

李毛祇好把他的內衣褲也脫下來，這兩件也脫下了之後，他是一絲不掛的了，他說：「眞的沒有槍！」

其中一個警探忽然嘿嘿地笑了起來：「你這把天然肉槍看來也不錯呀，簡直是一門小鋼炮！」

李毛的臉一紅。

「會不會是一門軟鋼炮？」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李毛實在不耐煩：「我可以穿回嗎？」

「等一等，」那警探掏出一本記事簿來，看着上面一些紀錄下來的資料，「你是從A城來的，是不是？」

「是的，」李毛說：「這艘船就是從A城開來的——」

「別多話，我問你就答好了！」那警探斥道：「你在A城打過刦嗎？」

「沒有——」

「你不是給抓過上法庭嗎？」

「證據不足，我給放出來了，我是冤枉的。」李毛說着，忽然皺起了眉頭：「唏，你怎麼會知道的？法官說不留案底的呀！」

「別傻吧，世界上那有這麼便宜的事？給抓上去，就有紀錄了！」

「那麼法官是騙了我。」

「法官沒有騙你，法庭的確沒有留案底，但我們這些特別部門却是有的，我們不會放過這種有用的資料！」

「但——」李毛皺着眉頭說：「我的確是冤枉的呀！」

「李毛，你到這裏來幹甚麼？」

李毛聳聳肩：「來探一些舊朋友！」

「例如誰？」

「你不認識的！」李毛說。

「你怎知我們不會認識，說出來聽聽吧，李毛？」

「呃——還沒有決定找誰！」李毛又聳聳肩：「我有許多舊朋友在這裏的，也許他們能給我介紹一份工作！」

「如果沒有人介紹工作，你又靠甚麼爲生呢？」

「我在銀行有存欵。」李毛說：「一年半載的生活，我是不用愁的！」

「銀行存欵那裏來的？刦來的？」

「我用不着解釋這個的！」李毛憤怒地說：「你究竟有甚麼事，乾脆說出來好不好？」

「有人告密，說你帶了一把槍來這裏！」那警探說：「這把槍在那裏？」

「那眞是天下奇聞了！」李毛沒好氣地道：「我帶槍來這裏幹甚麼？」

「你是來這裏殺人的。」那警探說道：「你沒有帶槍來，怎麼能去殺人呢，李毛？」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李毛笑了起來：「而且，要殺人也不一定要用槍的呀！」

「但你是一個槍手，你要殺人，當然是要用槍的！」

「我不是槍手。」李毛連忙加以辯正：「槍手的意思，就是專用槍去殺人的人，但我並不是槍手，我祇是在一塲射擊比賽中得過冠軍吧了！我其實是一個射擊家而已。」

「一個射擊家！哈哈！」

「我可以穿上衣服了嗎？」李毛說，他光着身子，實在覺得不是味道。

那二個警探還是沒有回答他這個問題，其中一個又說：「總之，你是很會用槍的，朋友！那麼，如果你要殺人，你自然也要用槍殺人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李毛簡直怪叫起來了說：「我並不是來殺甚麼人的呀！」

「別騙我們，」那警探在他周圍團團轉着圈子，就像懷疑他的皮膚下面也有什麼違禁品藏着似的，「別騙我們，我們知道你是來這裏殺人的。」

李毛嘆了一口氣：「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命犯小人，平白無事，偏偏有人來中傷我，我說根本就沒有這件事，你們爲什麼始終不肯相信我呢？你們又沒有甚麼證據！」

「我們不會相信一個刦賊。」

「我不是刦賊，我是無辜的！」

「給抓過上警察局的人也不會怎樣無辜的了，我們當差的，決不會胡亂冤枉別人！」

「聽着，」李毛實在沉不住氣了！提高聲音叫起來：「你們這樣爲難我是不對的，我也不想和你們找麻煩，但你們這樣實在欺人太甚了！」

他這樣一强硬起來，那兩個警探又反而有點軟了，他們面面相覷，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人嘆了一口氣，說：「我們沒有辦法留他在這裏的。」

另一個還是不服氣：「你身上究竟還有些甚麼武器？」

「沒有。」李毛又堅決地說着，把手伸進了褲袋裏，掏出了一些東西來，拍在桌上，說：「這就是我身上僅有的硬東西了。」那是一串鎖匙，和一些零錢，其中有幾枚一元硬幣，但也有兩枚小小的金幣，是美金金幣。

「你爲什麼帶着這個？」那不服氣的警探拿起一枚金幣來，似乎又想在這個東西上面留難他了。

「兩枚是不犯法的，」李毛說：「這是我的幸運錢。」

「好了！」另一個警探說：「穿上衣服吧，你可以走了，但是你聽清楚，你最好不要亂來，我們會注意着你的，你一行差踏錯，你就完了。」

李毛悻悻地穿上衣服，那兩個警探在旁邊看着他，就像在欣賞一塲脫衣舞似的

，李毛穿好衣服，把他的行李也塞回那隻袋子裏，提着袋子，伸一隻手出去拉開了門，但是並沒有踏出去，他轉對那二個警探說：「你們說會注意着我。」

「是的。你沒有那麼容易作怪的！」

「如果我不殺人。」李毛說：「而有人企圖殺我，那你們會保護我嗎？」

那二個警探錯愕地皺起了眉頭：「我們沒有人接到報告說有人要殺死你！」

「你們也最好注意這一點，」李毛冷冷地說：「在我企圖殺人之前，可能先有人企圖殺死我了。」

「你是在求警方保護嗎？」

「不，」李毛搖頭：「我會保護自己的。」說着，他便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一直走到移民官的面前，伸出手說：「我的護照！」

那個移民向那間房間望了一眼，顯然那二個警探在那邊做了一個通行的手勢，於是他便把護照蓋了印，還給李毛。

李毛把護照放好了，便提着行李，踏出了碼頭，這時，別的旅客都已走光了。

外面是午夜時份，所以街上是冷落的，碼頭這邊是算熱鬧的了，街上却是冷落的，有兩部的士停在路口，司機正在打瞌睡。

李毛走到一部的士的旁邊，拉拉車門，司機睜開眼睛來看了他一眼，搖搖頭：說：「對不起，先生，剛剛交更的時間，不載客。」

李毛祇好走到第二部的士那裏去，拉開車門。但情形也是一樣的，那的士司機又是張開眼睛瞥了他一眼，說道：「對不起，我在等換班哩，要過半個鐘頭才能開車！」

李毛四面望望，沒有其他的車輛了。

那的士司機伸手一指：「到面前去吧！一直走過去，轉了街口，那邊有很多車子的！」

李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伸手進衣袋裏。而那裏面的幾枚硬幣「叮噹」地一陣響。

他開步離開了的士，沿着那冷清的街道而行，這裏是碼頭區，街的兩旁都是貨倉，沒有民居的，這條街的盡頭轉出去就是大路，正如那的士司機所說，要到大路那邊去才可以截到車子了。

李毛一步一步走着，向街口走去。

當他走到半街的時候，他已經知道，他是不可能走到街口的，街口那邊出現了四個人影，這四個人的面貌雖然還未曾看得清楚，不過已經很清楚地看得出，他們並不是路過的人，或者散步經過的人。

這四個人在那裏一字兒排開，祇是站着不動，看來，他們的任務是在那裏把守着關口，不讓任何人通過。

如果李毛是坐一部車子過去，自然沒有問題了，可惜那二部的士又不肯載他，步行着，他要通過這幾個人那一關，是有一點麻煩的。

那二部的士不肯載他，也許是一種預謀之類吧？

李毛並沒有向街口直走過去，他沿着那條街再走了幾步，就閃進了一條橫巷中，街口那幾個人，馬上就拔步向但衝過來了。

李毛向碼頭那邊望一望，沒有甚麼動靜。他祇能夠苦笑，似乎，他與警探一向都沒有甚麼緣份的，他不需要他們時，他們就來麻煩他，向他糾纏不休，然而，當他需要他們時，他們却又不知何去了！

李毛沿着小巷奔跑起來。

小巷的盡頭是一片空地，大概是準備用來興建另一座貨倉的，不過還沒有動工，祇是一片泥地，泥地上散着不少空罐頭及廢紙之類，空地的對面，是另外有兩個巷口，可以通到大道上的。

李毛向那兩個巷口跑去，其中一個巷口，却出現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很可能是那四個在街口的人之中分出來兜截他的。

這二個人向李毛的面前攔過來，他們在空地的中間碰頭了，李毛立定，兩個人分左右包圍着李毛，其中一人的拳頭上已經套了一隻鋼圈，這是一件增加拳頭的硬度的武器，他們的來意，自然是很明顯的，李毛也用不着問他們究竟想幹甚麼了。

戴着鋼圈的拳頭首先向李毛揮過來。

李毛輕輕一閃，拳頭在頭邊經過，而另一個人的一條腿已向李毛的腰部橫掃過來。

李毛却並不是如他們心目中想像那麼好欺負的。

李毛一側身，同時把右膝一提，他的膝蓋便撞中了這條橫掃過來的大腿的內側，這是一個敏感的部份，一撞之下，那人不由得「哎唷」地叫了一聲，半邊身子都軟了下來，李毛的右拳緊接着低低地擊了出去。「蓬」，那人胸部正中了一拳，整個人也飛了起來，跌到七八呎之外。

這一拳一腳雖然很快，也總要耗費了一點時間的，這就使到那拳頭上套了鋼環的人有時間把拳頭收回，再向李毛的後腦擊出。

李毛是一個神槍手，這一點是那二個警探早已指出了的，但有一點他們似乎還不知道的，那就是，李毛的拳腳，原來也很了不起，對付這兩個大漢，李毛也還是很輕鬆的，原來他根本一點都不把他們放在眼內。

那人的拳頭向李毛的後腦擊下來，李毛根本懶得轉身，他祇是後脚一踢踢了起來，竟然踢得那人的臉部中了一脚，事實上是鼻子上中了一脚。

血好像花洒似的向四面飛濺，他尖叫着向後倒退，掩着鼻子，蹲了下來，快要哭出來似的，鼻子一流血，就根本不能再打下去了，而且，他這一下，也傷得並不輕，起碼鼻骨也已經給撞碎了。

兩個人倒在了兩邊，一時全身都疼痛得爬不起來。

李毛冷笑一聲，提着他的旅行袋，又向巷口奔過去。

他還是沒有這麼容易逃脫，就在這個時候，也不知道從何處，又跑來了三個大漢，把他圍了起來。

這一次，情形可沒有那麼簡單了，這奔過來的三名大漢，手中都是拿着武器的，一個拿着鐵尺，一個拿着鐵鍊，一個拿着刀子。

李毛揮動起他的旅行袋來了，似乎，這隻旅行袋就是他身上唯一的武器，而這隻旅行袋，雖然是一件軟軟的東西，他卻

它舞得很勁，一條鐵鍊首先向他迎頭擊了下來。

李毛的旅行袋一揮過去，鐵鍊就在旅行袋上纏住了，李毛發力扯過來，那人雖然已經紮穩了馬步，却抵不住李毛的力氣，李毛一扯，他的馬步就不免浮動起來了，他向李毛仆前一步，雖然沒有仆進李毛的懷中，却替李毛擋了一刀。

那個持刀的人正在向李毛一刀劈下來，這人向前一仆，就替李毛擋了一刀，當然，那一刀並沒有劈在同伴身上，但是，他却不能不把刀子從中途收了回去。這就使李毛有時間擊出一拳了。

「蓬！」那一拳擊中了鐵鍊大漢的腋下，那大漢發出了一下無聲的痛苦呼叫，跌了開去，李毛身子一旋，又踢出了一脚，也是最狠的一脚，這一脚，則是踢向那持刀的大漢了，他早已斷定，那把二呎長的西瓜刀，乃是對他威脅最大的武器，這個人，他是非要先解決不可的了。

他這脚，脚尖向準那人的胯下踢去，而且也踢得很準，踢中了那件男性身上最敏感也是最重要的器官，這人的叫聲也是最响的，他反應地蹲了下來，兩手摸着胯下，也忘記了他手上是還拿着一把刀子的，因此差點在自己的腿上劈了一刀。

李毛得勢不饒人，趁着第三個人還沒有機會逼近之前，又再踢出一脚，又是脚尖踢中了這個使刀大漢的前額，這個大漢，就像一隻球一般滾開了，刀子也壓在身下。

拿鐵尺的第三個大漢窒了一窒，不敢再上前了。

李毛作好了姿勢對着他，冷冷一笑：「怎麼樣了？還來不來？」

那人遲疑了一下，又掄起鐵尺，向李毛迎頭敲下。李毛對付他的手法，却是輕率而簡直是充滿了鄙屑的意味的。李毛不躲也不閃，祇是兩隻手執住自己那隻行李袋，好像打籃球的球手似的，把行李袋一推推了出去。這行李袋就擊中了這用鐵尺的人的臉部，雖然擊得不算重，却也實在不輕，而且首當其衝的就是鼻子。一陣辛辣的痛苦，刺激得他的眼淚也迸了出來，視綫也模糊了。他倒退了一步，那根鐵尺也揮了一個空。接着他感覺到他的手給人拉住，人也給整個舉了起來。似乎，李毛這個人是力大無窮的，偌大一個大漢，他也隨隨便便就可以舉得起來。

實在却不全是如此。李毛這一下，不過祇是利用四兩撥千斤，借力使力的原理吧了。李毛祇是利用這人的衝勢，把他一撥。這個人就在李毛的懷中倒轉了過來，向地上倒栽下去。

他的頭頂首先與地面相撞，還好那祇是泥地，他的頭骨並無爆裂之虞，可是，這樣一栽之下，他的頸骨的關節却是出了一點小問題。他的兩眼一翻，馬上就暈了過去！

現在，沒有人再能麻煩李毛了。

李毛小心地視察一下這三個新來的人的面貌：「唔，我不認識你們，大概又是一羣為錢賣命的走狗吧了！你們回去告訴老板吧，我李毛不是好惹的，要就縮着尾巴躲起來別多事，要就派些一級的好手來，像你們這幾個大減價的貨色，來了也是多餘的！」

說完，李毛便大踏步離開了那裏。這一次，沒有人能制止他進入那巷口了。

但是，李毛的麻煩，並不因為經過了這一場戰鬥而暫時終結。當他走出了巷口的另一頭時，那部車子已經在等着他了。好像一隻隱伏的老虎，開着低燈，馬達發出着低低的吼聲，正沿着路邊緩緩地馳行着。

李毛皺眉看了看這部車子，希望這是一架白牌車，這樣就可以送他走了。但是他看到車頭除司機之外還坐着另一個人，就知道這並不是一部白牌車，便把注意力移開。

就在這個時候，那車子的馬達忽然大聲怒吼，而車子也像一支箭似的直射而前，向李毛撞過去。

距離很近，也撞得很快。李毛不由得驚叫一聲，祇有時間向旁邊的地上仆了下去。但那部車的司機却連這一下也預算到了，把呔盤略擺，車子的方向和剛才也不同了，右邊的車輪，直向李毛的下身輾了過去。

李毛已經沒有時間滾開了，更沒有時間跳起身來逃走，他祇能夠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那就是把雙腿一屈曲，雙脚向那直撞過來的車頭擋條撐出去！

汽車是一件那麼沉重的東西，他自然是沒有力氣把它撐開的，但是，他的身體却並不太重，這一撐之下，汽車沒有給撐開，他的身子却貼着地面滑開了。這是一樣效果的，總之這樣一撐，他的身體與汽車之間的距離就增加了，車輪沒有輾中他！汽車「呼」的掠過去了，由於李毛的脚底還是踏着車頭的擋條，汽車的衝力，把他拖得一連打了好幾個滾。但他總算是安全了。

李毛又從地上爬了起來，那一連串的打滾使他有了一陣暈眩感，不過不是太嚴重的。凡是練武的人，都不大會受這種動作的影响。

李毛霎霎眼睛，看見那部車子掉過頭來了。以一個似乎是不可能的角度一轉，就繞了一個圈子，掉過頭來，又向李毛直撞。這個駕車人的駕駛術，似乎是相當了不起的。

李毛開步就跑。奇跡地，那隻旅行袋居然是還在他的手中，並沒有丟掉的。

那部汽車繼續追在後面。李毛一面跑，眼睛就一面向街的兩旁掃視着，找尋一個可以藏身的地方。跑下去不是辦法，人總是跑不過汽車的。

路邊並沒有甚麼可以藏身的地方，而那部車子，已經快要追上他了。

唯一可以救他的，就是一根街燈柱。李毛一跳就跳到了街燈柱後面，緊貼在那裏。

如果車子要撞他，那是非先把街燈柱撞倒不可的。開車的人一定不那麼傻，車子未必可以撞倒街燈柱，說不定街燈會先把車子碰散了的。

但是那部車子的駕車人，倒也很有急智頭腦。車子是還差一大段路才到達李毛這裏的，而這個駕車人却不以李毛為目標了。他把呔盤一扭，以路邊的一隻廢物箱為目標。一邊車輪跳上了行人路，車頭撞

着了那隻鐵皮製成的廢物箱，轟！整隻廢物箱飛了起來，好像一隻大炮彈一般，向李毛旁邊的牆壁直射過去。又一聲「轟」！廢物箱撞着牆壁，整隻變了形，很準確地彈向街燈柱後面的李毛。這簡直是打桌球的手法了，而且射得很準，如果李毛不是身手夠敏捷，他不給車子撞死，也會給這隻廢物箱撞死了。

但，李毛並不是自誇的。他的身手，的確是不比常人。在這千鈞一髮之間，他的雙手緊執着街燈柱，發力一推，身子一旋，便旋到了街燈柱的旁邊來，那隻廢物箱擊中了他剛才所在的地方，又一聲「轟」！飛到了街心去。

這個時候，那部汽子又直衝而至了！由於李毛這樣一旋，他便變成了不是在街燈柱的後面，而卻是在街燈柱的側面了。這個位置，是那部車子可以撞中的位置。

車頭燈光眩着他的眼睛，車輪的尖聲刺着他的耳朵。他已經沒有時間判斷距離及位置，他祇能按照他的本能而行動。他並沒有退後，而是繼續旋過去，這樣，就等於轉了一整個圈了。這是一個聰明的做法，因爲退後是比前進更加慢了的。就是因爲他前進，所以他也就快了一點。

就祇是快了這幾分之一秒，他沒有給車子撞中。那部車子，在他的身邊擦了過去，連他的衣袖也擦破了一點，但是過去了，並沒有撞中他。

李毛擁抱着街燈柱，好像擁抱着愛人似的，在那裏喘着氣，膝蓋發軟。

車子的衝勁太猛了，還要向前衝了好一段路，才能停住。

然後，司機又施展出了那優良的駕駛術，繞了一個看來似是不可能的圈子，調過頭來，向李毛直衝！

李毛離開了街燈柱，繼續向前奔跑。他不留在街燈柱那裏，因爲他認爲前頭有更好的障碍物，那就是行人路邊的一排汽車。有那排汽車擋着，他跑在行人路上，追來的那部車子就無法撞着他了。

在那車子追上他之前，李毛已經到達了那排車子的地方了。他跑在那排車子右邊的行人路上。

那行人路太窄了，不夠空位讓那部車駛上來，因此，跑在行人路上，李毛應該是很安全的。

車子追上來了。由於它不能駛上行人路上，所以它就祇能駛在街心了。

它與李毛之間，就隔着一排停着的汽車。

車子漸漸追上來了，與李毛平行了。車子側面窗子，一隻手伸了出來，這隻手上，是拿着一把手槍的。這把手槍就指向李毛。剛在那隻手指扳動槍機之前，李毛向地上一仆仆了下去。

槍響了。那槍咀上還是套上了滅音器的，滅音器吐出來的聲音並不響，簡直給車子的馬達聲蓋過了。祇是槍咀吐出了橙色的火焰。子彈把牆壁上的磚頭射崩了幾塊。

車子過去了，李毛爬起身，但祇是跪着，他的一隻手，已經掏出來了那把硬幣。他從其中檢出來了一枚金幣。

那部車一晃就過去了，但是，並沒有掉頭，那個用槍的打手對身邊的司機喝道：「停車！停車！」

那司機把車子停了下來。那拿槍的人打開車門，一腳踏了下來。他是充滿信心的，李毛手中沒有槍，而他的手中却有槍，他下車去追，李毛是沒有能力可以抵抗他的。

然而，他却是大出意外了。他看見李毛在一部車子的旁邊站了起來，他正要扳動槍機，就看見李毛的手揮動了一下，跟着就是眼前金光一閃，他便向後倒回車中，死去了。

他根本不知道失去了甚麼。

這槍手向後一倒，剛好就靠到了司機的身上，司機吃驚地把他一推，他便在座位上坐正了，頭仰後，前額正中有鮮血流出來。

司機最初的猜測，是以爲他這位同伴是前額中了一顆槍彈，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想不到李毛原來是有槍的！而且，使他更吃驚的是，他自己的手上並沒有槍。

他馬上就把車子開動了，以高速離開，連車門也沒有時間關上了。他那個同伴，一條腿子仍然伸在車門外，車子一開動，車門就自動關上，但是給那條腿在門縫上一碍，車門又彈回開去了。

車子風馳電掣地駛行了兩條街，步行着的李毛暫時是沒有可能追上來，那人才把車子停下來，看一看他的同伴，發覺已經死掉了。他祇好把這死屍拖回車中，關好了車門，然後又開動了車子。

這一次，他並不是向李毛那邊駛過去了，他祇是開車離去。他的責任祇是開車，負責打架的人都倒下了，他們殺死李毛的任務已經失敗，他現在就祇好開車回去，報告失敗了。

× × ×

車子去遠了之後，李毛在地上爬了起來，攤開手掌來，看看手中抓着的那一把硬幣。那其中，金幣已經祇剩下一枚了。

李毛滿意地微笑，自言自語着：「現在，他們應該知道厲害了！他們應該知道，我李毛不是那麼好欺的！」

他提着旅行袋，繼續沿着那條街前行，一面仍然小心地留意着路邊的陰影，可是，再也沒有甚麼意外降臨到他的身上來了。

李毛再走了兩個街口，才有一部的士經過，李毛截住了那部的士，對司機說了一個地址，的士開動了，李毛鬆弛地在座位上靠着，閉上了眼睛。他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他不妨利用這個機會，鬆弛一下。他吹起了口哨來。

× × ×

另一方面，那部載着死屍的汽車，已駛到了碼頭區的另一個部份了。它飛馳着轉了一個彎，在一座貨倉的門口前面停了下來。

那司機狂按號角，那響號聲，在靜夜中十分之刺耳。貨倉的大門打開了，有二個男人出現在門口。

司機開動車子，駛了進去，貨倉的大門，又在後面關上了。貨倉裏面是已經亮了燈的，用不着車頭燈光照明，所以司機把車頭熄了。他匆匆地開門下車。

貨倉之中，除了那二個開門的人之外

，還有一個老人在着。這個老人大約五十歲年紀吧，有一頭鐵灰色，開始稀疏的頭髮，皮膚却黑得像剛剛炒熟的栗子，深色而油亮亮的。他的身上穿了一套三件頭，名貴而稱身的西服，鼻子上架了一副金邊的近視眼鏡，咀角那刺鼻的烟味，已經瀰漫了整座貨倉。

他正坐在一隻大木箱上，兩臂交抱在胸前，似乎胸有成竹，或者是正在等待佳音似的。看見祇有司機一個人下車，他的神情馬上就變得沒有那麼安詳了。他皺起了眉頭，看着這司機：「怎麼了？祇有你一個人？蠻牛呢？」

「死了！」司機指指車中。

那二個打開貨倉門的人馬上就衝前去，把車門拉開了。他們把車中那個「蠻牛」的屍體拖了出來。

「死了！」

「他的額上中了一槍！」

額上那個滲血的洞，使他們都相信，那裏是中了一顆子彈的。

這個栗色皮膚的人從木箱上下來，但是祇是站在那裏，而沒有上前去。他的眉頭皺得更緊了：「中了一槍？誰開槍！」

「李毛！」那司機報告。

「胡說！」栗色皮膚的人馬上斥道：「李毛怎會有槍！」

「這的確是李毛的事！」司機說。

栗色皮膚的人仍然是站在那木箱的前面，他沉着氣說：「告訴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司機說了出來。把他所知道的經過說了出來。聽他的述說，那個栗色皮膚的人也不能不相信，蠻牛是中了一槍的了。

「媽的，這怎可能？」他吼道：「我已經照會過我那位警局的朋友，李毛帶了槍來的！他們已經在碼頭上截住了李毛搜過身，如果有槍，一定也給搜掉了！李毛怎麼可能帶了它上岸去呢？」

那司機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他知道他說的是實話，而剛才的事情也的確發生過的，並不是一場夢。

「他一定有一個特別的辦法！」開門的一個說。

栗色皮膚的人掏出打火機來，把熄掉了的雪茄再點上了，深吸起來：「見鬼！」他喃喃着：「我還以爲，這一次他是一定栽在我們手上的了，結果，却還是給他逃掉！」

「是呀——本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司機說道：「多放幾槍，就可以解決他了！」

「但是現在。」栗色皮膚的人洩氣地說：「他已經走了，我們要把他再找出來，可是麻煩一點了！」

「我們一定會找到他的！」

「看，這是甚麼？」一直在蠻牛身邊的那個人，這時忽然叫了起來。

栗色皮膚的人和他的另一個手下上前去，蹲下來。那叫喊的人指着蠻牛額上的那兩洞，說：「這不像一顆子彈呀！」

「不錯，現在，那個洞周圍的血抹去了，他們就可以看到，那並不是一個圓形的子彈洞。那個洞是扁形的，好像是給一件扁形的物體嵌了進去。

在這個洞的中間，還有一點金光閃閃的東西突了出來。一點金色的金屬。

「這是甚麼？」栗色皮膚的人間。

「看來像是——」

「看來像是——」

兩個人都是同一句，但是却像不出一個名堂來。這件東西，明明是很面善的，明明是一件常見的東西，然而他們却看不出，這究竟是一件甚麼東西。

「看樣子像是一枚金色的硬幣！」還是司機看得比較準。

「胡說！一顆硬幣，怎會嵌進了人的額頭上去了？」栗色皮膚的人斥道。

「但是……的確很像！」司機也用手帕把傷口旁邊的血跡再抹乾淨一點，讓那一點點金屬顯現得更清楚。

這時，連那栗色皮膚的人也不能夠完全否認了。這個東西的確很像一枚金幣。就是像一枚金幣，而不是像別的東西。

「黃老板。」司機抬起頭來看着栗色皮膚的人，遲疑着：「可以——讓我把它挖出來看看嗎？」

這位黃老板，相當大方地揮了一揮道：「人都已經死了，有甚麼不可以的！」當然，這個不是他的親人，他是沒有甚麼所謂的，如果是他的親人，可就沒有那麼大方了！

於是那司機就掏出小刀來，打開了，用小刀的刀尖，實行把那件金色的東西挑出來。這是一件殘忍的事，也是使人惡心的，顯然，連黃老板也有着如此的感覺，所以他也不要看了，他祇是站到一邊去，等着。

那個司機把那東西挑了出來，幾乎是勝利地叫了起來：「看，眞的！」

那東西給遞到黃老板的眼前來了，果然是一枚金幣，一枚五角美金。

黃老板皺起了眉頭：「怎麼會的？一枚美金，怎能打進人的腦袋裏去？這是裝不進槍中的呀！」

他似乎嫌會弄髒自己的手，所以也沒有去碰那枚金幣了，所以祇是讓它放在司機的掌上，而自己則把頭低下去察看。他又進一步看到，那枚金幣，是稍爲彎曲了的，似乎是因爲受到了猛撞。這是不難解釋的。前額的肌肉很薄，這枚金幣猛力撞到了額上，撞破了皮肉，撞中了額骨，雖然撞破額骨而嵌了進去，但是它的本身，也因爲額骨相當硬，而給撞扁了一點。現在問題就是：是甚麼力量推動這枚金幣，使它嵌進了蠻牛的額頭去？

黃老板說：「這是怎麼攪的？」

「金錢鏢！」司機說。

「別胡說！」黃老板又斥罵起來：「你以爲我們是在演武俠電影嗎？」

「的確是這樣的！」司機說：「我沒有聽見槍聲，一定是他用手擲過來的！」

「沒有人可能有這麼大的手勁！」

「或者，他是用一隻彈弓彈出來的吧！」另一個打手幫咀。

「如果他身上有彈弓，也帶不上岸的。」黃老板說：「那二個警探不是飯桶，一定會搜出來！」

「那麼——」

「金錢鏢，這不是不可能的。」司機還是堅持着他的理論：「祇要你肯苦練，祇要——我就認識一個人——」

「李毛怎會學上了這一手？」黃老板眉頭皺得更緊：「我以爲他的本領祇是在槍上！」

「他的拳脚也了不起。」司機又說：「照我剛才所見，這裏就沒有一個人是他的敵手！他——」

「別胡說！」黃老板用拳頭在手掌上一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那司機不說下去了，這種不討好的話，他也是不想多說的。

不過，現在的事實，是誰都知道了。李毛並不需要用槍殺人，他用一枚金幣，就可以殺人了。一個金鏢殺手？金錢鏢的威力，會比槍彈更可怕的，主要是由於金錢鏢沒有聲音，而且也不怕給警察搜出來。袋裏有兩枚金幣，並不是犯法的事。現在，藏有金幣甚至也不會觸犯金融法例，因爲，金幣已不是流通的錢幣了，它祇是有着古董的價值而已。

「媽的！」黃老板又用拳頭一搥自己的手掌：「不能這樣下去的，我們得找到他！」

但是，到那裏去找他呢？這是一個沒有問出來，却是在每一個人心上的問題。

黃老板終於把司機手上那枚稍爲扭曲的金幣拿過來了，擧起來，轉動着。那枚金幣在燈光之下閃爍着。黃金永遠都是那麼可愛的——一種不會生銹的金屬。他忽然笑了起來：「這東西現在大概值多少錢呢？」

「金子本身不值多少錢的。」其中一個手下，對這些事情，似乎有點研究：「但是現在這些東西都是當古董賣的，賣給收藏家，所以就超乎黃金本身的所值了。這樣一枚金幣，看來要值上一百元。」

「一百元！」黃老板憤憤地嘆息着搖頭：「這傢伙出手眞闊！一元硬幣可以做得到的工作，他却要用一枚值一百元的金幣！」

「一百元一條人命，也不算貴了！」司機喃喃着說。

黃老板瞪了他一眼，他便後悔地閉上咀巴。他在怪責自己，怎麼老是要說些不中抬擧的話呢？

這個時候，貨倉門外傳來了沓雜的脚步聲，有人敲門。一時，貨倉裏面的這幾個人都緊張起來了。門外傳來的是熟悉的聲音，那是他們的同伴的聲音。一把他們所熟悉的聲音叫道：「開門，是我們！」

是他們最先被李毛擊倒的那幾個同伴回來了，黃老板那二個手下又把貨倉門打開，把他們放了進來。這個人是鼻青臉腫，衣衫破爛的，樣子十分狼狽。

「他逃掉了！」其中一個報告。

「我知道！」黃老板大怒道：「你們這些飯桶！」

「我們……我們沒有料到！他的拳脚眞厲害！你說過，他沒有了槍，就很容易解決的，但是——！」

「別管我說過甚麼！」黃老板怒吼道：「難道你們自己沒有手脚的嗎？」

「我們……也不是他的對手！他的拳脚，簡直是神出鬼沒——」

黃老板把雪茄也咬下來了一截，噴在地上，煩躁地在那裏踱來踱去，大家都看着他，等着他的進一步的吩咐。他們都不敢提出甚麼主意，事實上，他們也沒有甚麼主意可提出來的。他們祇是等着命令行事。

黃老板終於停止了踱步，又轉過來對着他們。他激動地揮着手：「你們知道嗎？如果我們不早點找到他，他會來殺死我的！」他不由得用手摸摸自己的額頭，倒不是去抹那裏冒出來的冷汗，而是預測，他將會在那裏中一枚金幣！

他這句話，當然也是多餘的，誰都知道，如果他不殺李毛，李毛就會來殺他了。問題是李毛現在究竟在那裏，怎樣才可以先把李毛找到！

結果，當然還是由黃老板自己提出一個主意來。黃老板說：「你們既然是已經看過他的樣子了，去找吧！到每個他可能到的地方去找他！一定要把他找出來！」

那些手下們點頭。

「現在就去！」黃老板一揮手。

「但……蠻牛怎樣呢？」司機指指那具屍體，問道。

「當然不能亂丟。」黃老板說：「把他好好地埋起來！我的意思是好好地埋起來！千萬不要讓它落在警方的手中！」

「我們有一個建築地盤剛剛打好了樁，正在灌水泥柱子，我們可以……」

「別告訴我，總之你去辦妥！」

司機忽然格格地笑起來：「蠻牛的下塲倒也不錯呢，本市最新型的商業大厦，他是支柱的一部份！」

沒有人跟他笑，黃老板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又說了一句不中聽的話。

「我們走！」黃老板說。

黃老板領着那二個替他開門的手下出去了，剩下了那司機及那幾個打敗仗的打手在那裏處置那具屍體了。

那些打手聚在一起商量起來。

「他一定先去找他的女朋友之類的！」其中一個打手忽然出來了，一個很高明的主意：「這是人之常情！」

「對了，阿梅！找阿梅！」

「我們現在就去找阿梅！」

「不錯！現在也應該是她下班的時間了！快一點！」

× × ×

不錯，這也正是阿梅下班的時間了。阿梅是個歌女，現在正唱完了最後一塲。她離開唱台的時候，夜總會裏，已經是冷清清的了。她離開了唱台，到更衣室裏，換了便服，把歌衫裝進了化粧箱中對鏡卸了裝。

一個很年輕的女郎，年紀不距過廿三歲，濃粧在台上唱歌時，她是明艷的，現在卸了粧，樣子就平凡得多了，眼睛沒有那麼大，臉上有些雀斑。在台前看慣她的人，這時也許會覺得有點倒胃了，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現在的她却有一種在歡塲之中找不到的清麗。

當她走出後門的時候，一個吹喇叭的樂手也正在下班。他對她微笑：「眞巧，請你吃宵夜好不好？」

一個英俊逼人的小伙子，再加上那閃金的制服，他對女人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許多女人，對他的邀請都會求之不得，但是阿梅却祇是淡然地搖搖頭。

（未完・一）

珠緣佛劫龍鳳配

三梟來韶州　居心難猜測

武陵客・文

百粵韶州，唐朝張九齡故里，地居北江諸流滙聚之處，迴環若帶，故又名曲江。扼五嶺之口，當粵、湘、贛三省要衝，形勢險要，商業鼎盛，爲粵北第一通都大邑，其東北之梅嶺，乃海道未通時南北通衢，梅嶺多梅，因南北二麓氣候不同，昔人有「南枝向暖北枝寒」之語。

隆冬臘暮，韶州仍是艷陽普照，煦如暮春，人們穿着一件薄薄單衫，大街上行人往來如織，熱鬧異常。

忽聞一串奔馬亂蹄敲打着青石板地，響起急如雨點清脆響亮蹄聲，行人紛紛避道而行。

只見三騎風馳電掣般到得一家酒樓前勒住。

騎上人一個白而短髭，四旬開外，一副儒生模樣，却目光閃爍，隱泛陰險狠譎之色，一個是赤面長鬚，貌像威武，坐在馬上宛如一座鐵塔般，另外一個却是身裁瘦小，左頰拖着一抹刀疤，面色冷青，這兩人年歲均在五旬左右，一高一瘦，異常惹眼。

這三人都穿着一襲棉襖，紮脚棉褲，額角冒着黃豆般大小汗珠，順頰淌下。

白面儒生退蹬下鞍，仰首一望，「松鶴樓」隸書三字入眼，長聯有句：

「花映玉壺紅影蕩，月窺銀甕紫光浮。」

不禁連聲讚好。

一個肩頭搭着抹布店夥奔出，趕忙牽着絲鞍，笑請三人登樓。

松鶴樓生意鼎盛，鍋勺敲得震天價響，吆喝上菜之聲不絕入耳。

樓面四廂，憑欄上下內外無遺，竟然座無虛席，一間雅廂正巧客人離座會賬他去，這三人得以入座。

儒生說得一口半生不熟的粵語，取出一錠紋銀點了所要的酒菜，並叫店夥命櫃上去買三件適身的單衫。

店夥接過銀子望了三人身高一眼，應喏離去。

內廂憑欄一張方桌坐着個青衫老者，洗濯得異常清淨雙眉，特長披垂，眼角，酒糟鼻、兩手蓄留寸許指爪，好整以暇，輕酌淺飲，不時俯眺樓下食客猜拳行枚。

那三人登樓之際，他早瞧在眼裏，不禁一怔，認出是燕雲三梟玉面狼杜奎，赤煞金剛雷九雲，穿山鼠勞品。

燕雲三梟各行其是，生平獨來獨往，從未得到一處，今日聯袂來到天南，寧非怪事，暗中說道：「莫非他們也是爲此而來？」

青衫老朽乃風塵怪隱巧手翻天衛童，形跡飄忽，落落寡合，武林中人僅聞其名，多不識其人，一身武功超絕已臻絕境，而且精擅消息機關雕塑之學，尤其是空空妙手探囊取物獨步天下堪稱一絕。

所以，燕雲三梟不識巧手翻天衛童，正巧燕雲三梟隣座食客欲結賬離去，大聲呼喚伙計，衛童攔阻店夥，道：「我老人家要挪一個座位清淨清淨，這間雅廂留給我老人家！」

店夥連聲應允。

那間雅廂食客甫自離去，桌上狼藉杯盤猶未盡撤，巧手翻天衛童已踞坐房中，吩咐加添酒菜。

只聽得玉面狼杜奎道：「距離堡主花甲壽誕尚距二十天，咱們現在去是否去之過早？」

衛童暗自忖道：「原來燕雲三梟也要去雙燕堡，這倒是巧得很，燕雲三梟難得聚在一處，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此去必有所圖謀，說不定與老夫目的一般。」

但聞勞品道：「咱們晚去不如早去，在雙燕堡窩裏一蹲，吃喝玩樂一應俱全，二十天不算短，咱們也可摸清底兒，免得臨時手忙脚亂。」

「不行！」赤煞金剛雷九雲沉聲道：「摩雲燕葉楚雄年老成精，我等未奉請柬，提早拜堡他必然起疑，何況咱們要找的東西，未必就落在雙葉堡。」

「咱們不但要找到東西，而且要找出那主兒，看來一塊磨石要磨甕倉豆有得磨了！」

玉面狼杜奎道：「只是那件物事整天揹在身上似委實累贅。」

穿山鼠勞品陰惻惻一笑道：「你也太胆小怕事了，憑咱們燕雲三梟名頭，有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可惜平白無故送與摩雲燕眞有點於心不甘！」

雷九雲道：「勞兄尚未瞧見，何言於心不甘。」

勞品道：「杜兄何不將這件寶物給小弟瞻仰！」

杜奎微微一笑道：「請稍待片刻，俟店夥送來酒菜，那時候，必讓二位大開眼界！」

隣室中衛童聽得極爲清晰，忖道：「燕雲三梟性嗜奇珍異物，等閒物事略不一顧，那能平白無故獻與葉楚雄，其中必有蹊蹺！」

只聞隣室店夥匆匆進入，想三梟所需衣衫酒菜俱已送來，片刻後衛童由板隙觀望，但見玉面狼杜奎解開包袱，取出一具佛像。

衛童情不自禁雙目一睁，暗道：「好，果是珍品！」

原來那是一尊翡翠玉佛，合掌坐蓮，蓮台潔白如雪，竟無瑕疵，佛身碧綠滴翠，眉額一隻天眼泛出隱隱紅光。

穿山鼠勞品伸手欲待觸摸，杜奎身形一閃，捧着那尊翡翠古佛讓開，小心翼翼放回木盒內，嘿嘿一笑道：「這尊古佛價值連城，勞兄亦知並非小弟之物，且事成後須璧還原主，不然關係我等燕雲三梟身家性命，非同小可！」

勞品面色悻悻，却也無可奈何，怒視了玉面狼杜奎一眼。

雷九霄呵呵笑道：「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菜好酒好，來來來，雷某與二位把盞盡興一飲！」

巧手翻天衛童拈杯忖思一陣，不禁計上心來，決計探明燕雲三梟此行目的，先發制人，霍地立起，飄然離座而去。

× × ×

寶林寺位於韶州城南六十里曹溪，梁天監三年建，唐佛教六祖慧能曾在寺內領袈裟說法，後坐化於此，遺留古蹟甚多，殿宇巍峨，禪房清潔，朝魚暮鼓，香火極盛，寺外古木參天，流泉淙淙，一入其境，有滌然出塵之感。

寺院藏經閣之後，有一堵紅牆，月洞門眉額「別有洞天」，內則蓮池一泓，亭亭如蓋，小橋垂楊，精舍一楹，朱欄白砌，雅緻非常，廊外繁花似錦，鵝黃嫣紅，燦爛悅目，風送馥郁，沁入脾腑。

精舍一角，蕉蔭篁翳，隱隱可聞吟哦聲。

月洞門外白石小徑上忽現出一雙絕色麗人，分着白藍二色羅衣，明眸皓齒，靨如蓮花，惜紫衣少女眉峯略蘊煞氣，白衣少女肌膚勝雪，風華絕代，兩女蓮步姍姍，婀娜生姿，綽約若仙。

兩女身後各隨一個青衣丫鬟，均抱着一柄長劍，其後又相隨四個勁裝捷服，肩披兵刃老者。

門內突傳出一聲蒼老語聲：「大小姐麼？請稍待，容老奴通報！」

紫衣少女柳眉微微一皺，蓮步却停了下來。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蓉姐，書聲琅琅未輟，看來還要稍待片刻！」

紫衣少女怒視了白衣少女一眼，嗔道：「只怪娘寵壞了他，凡事都依着，我這做姐姐的苦有冒犯被娘知道，不分青紅皂白永遠是我做姐姐的吃虧！」話是如此說着，靨上却泛出笑容。

白衣少女格格笑道：「此乃蓉姐違心之論，與其說是舅媽寵護，毋寧說是蓉姐愛憐龍弟，不敢絲毫違忤，委實令人無法置信，不知情者，還認你們姐弟實是一雙情侶！」

紫少女玉靨霞生，嗔道：「胡說，難道妳還是吃飛醋麼？」

白衣少女抿嘴微笑不語。

原來雙燕堡金摩雲燕葉楚雄膝下僅一子一女，紫衣少女居長，名葉玉蓉，子葉一龍，兩姐弟僅差一齡，葉玉蓉逼肖其母，但葉一龍倜儻翩翩，玉樹豐神，僅眉目間有數分似肖其母，自幼就有神童之稱，穎悟聰慧，有過目不忘之能，葉楚雄鍾愛異常，其母曾謂一龍神似其娘家先祖。

葉一龍厭本宅繁囂，借居寶林寺後廂「靜悟軒」研悟經史，偶參禪悅，朔望必返雙燕堡省親，承歡膝下。

白衣少女程映雪，乃中表至親，玉貌花容，不啻姮娥謫塵，追逐裙下者雖不乏其人，但却冷若冰霜，拒之千里，私慕表弟葉一龍已久，然葉一龍僅待之以姐弟之禮，從不逾越。

這時，琅琅書聲忽止，月洞門內走出一個白髮蒼蒼老者，欠身施禮道：「公子有請！」

二女魚貫走入靜室，只見一書生宛如玉樹臨風，展齒微笑道：「蓉姐及映雪表姐遠來，小弟未及出迎，請多見諒。」

葉玉蓉輕咳一聲道：「難得龍弟如此客氣，不饗以愚姐閉門羹拒而不見，已屬望外，還說什麼見諒不見諒的。」

程映雪道：「這就是蓉姐不對了，無事找事，見了面永遠就吵個不停！」

葉一龍道：「爹娘安否？」

葉玉蓉道：「兩位老人家均安，娘命愚姐接你回堡！」

葉一龍微微一愕道：「有事麼？」

「自然有事，」葉玉蓉說道：「這兩日天南江湖中已激起一片軒然大波，燕雲三梟於潮梅東江一富戶處刦得一尊翡翠古佛。」

「那與雙燕堡何干？」葉一龍道：「更與小弟又有何干？」面色平淡，略無驚容。

葉玉蓉道：「你別打岔，且聽我細說原委，燕雲三梟揚言這尊古佛乃他們在漢北一處石窟內無意獲得，專程趕來韶州送與爹六旬壽禮。」

「爹與燕雲三梟諒交情甚篤，不然那三梟絕不致送此厚禮，他們與爹是什麼交情？」

「從未謀面，毫無淵源。」

「這就奇怪了，」葉一龍指前道：「此乃江湖謠諑，言人人殊，爲何當眞。」

「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葉玉蓉道：「三梟揚言古佛必送雙燕堡也示信而有徵，更兼三梟形踪飄忽，武林羣雄紛紛堵截均一一撲空……」

葉一龍眉頭微皺道：「蓉姐，越聽越不懂了，此與小弟何干？」

程映雪嫣然嬌笑道：「痴子，這尊古佛價值連城，佛有三眼，慧眼乃一顆返魂珠，只要一息尚存，此珠浸在無根水中服下可起死回生，所以你爹說這必是三梟居心叵測，移禍東山之計，此事看來表面上極爲單純，其實骨子裏却複雜異常，燕雲三梟滿肚子壞水，詭詐狠毒，所以你娘不放心，命蓉姐及我來接你回家！」

葉一龍搖首道：「這與小弟風馬牛並不相干，到時小弟自會回堡！」

葉玉蓉深知其弟性情，若不應允，再勸下去也無用，一跺蓮足，嗔道：「好！我們總算沒白跑一趟，帶着你的話交差，走！」

葉一龍長施一揖道：「小弟恭送二位姐姐！」

程映雪抿嘴一笑，攙着一臉嚴霜的葉玉蓉出室而去。

松林蔭靜，葉玉蓉緩緩向石槐坐下，嗔道：「龍弟眞不知好歹，叫我如何向娘覆命！」

程映雪道：「蓉姐也別生龍弟的氣，龍弟怎知江湖中險惡？要龍弟回堡，除了舅母親自前來別無他策。」

正說之間，寶林寺外忽傳來一陣馬蹄聲，似來人甚衆，只見一個堡丁飛奔而來，欠身施禮道：「啓稟小姐及表小姐，長沙金獨白公子趕來晋見！」

葉玉蓉面色冷漠如冰，道：「就只他一人麼？」

「尚有桂林澄波府鄧雅飛公子，杭州上天竺擁翠山莊丘象賢公子亦已來到本堡，聽聞二位小姐在此，隨後亦須趕來。」

程映雪秀眉一皺，道：「我等也要回堡，就說擋駕！」

突聞一個朗聲大笑道：「兩位姑娘眞個欲拒我金獨白於千里之外麼？」

語聲中一個身着錦衣華服的少年在林蔭小徑現出，飄然慢步走來，五官雖端正却並不清秀，兩道濃眉如刷，神態英悍。

葉玉蓉緩緩立起，道：「金公子別來無恙？令尊令堂安否？」

金獨白向二女一一施禮，含笑道：「葉姑娘好說，家嚴家慈托庇安好，在下奉命先行前來，却風聞道聽途說，燕雲三梟意欲移禍江東對雙燕堡不利，爲此兼程趕至願助一臂之力！」

程映雪道：「原來金公子並非找我蓉姐來比劍的？」

金獨白面色一紅，說道：「程姑娘見笑了，在下去年技遜一籌敗在葉姑娘劍下，此乃印證武功，遊戲之舉，久已淡然忘懷了！」

葉玉蓉柳眉微挑道：「眞的麼？」

金獨白道：「在下怎敢在兩位姑娘面前謊言。」

寺外又起了一連串奔馬如雷蹄聲。

金獨白兩道濃眉猛揚，哈哈大笑道：「鄧丘二兄也趕來了！」

只聽一陰冷笑聲傳來道：「就准金兄你一人可親近芳顏麼？」

但見一雙少年併肩快步如飛掠至，抱拳施禮。

鄧雅飛丘象賢兩人均在二旬左右，英氣逼人，與金獨白三人並稱江南三英。

鄧雅飛以一雙芒錘成名，乍看之下並不出奇，只是一對尋常兵刄一般，其實是經名匠打造，錘首精鋼鑄造，八寸圓徑，球面孔如蜂窩，柄長二尺三寸，護柄處有卡簧，對敵時略一掀簧錘面孔窩立即迸出六十四片稜芒狼牙，或逆鈎毒箭，更有一項妙用，柄管貯有軟筋彈索，錘首可脫柄飛出，眞如矢離弦，追殺强敵百不失一。

丘象賢以金豹手及暗器成名，金獨白以追魂三絕劍縱橫三湖，自視不凡，唯三英却對雙姝暗戀，亟於諧成連理，屢向葉堡主提親，均爲婉拒，托辭二女尚幼，提親之人甚多，難以取捨，日後當有公平之法處置。但仍須二女心意而定。

葉玉蓉、程映雪二人麗絕天人，並稱南天雙姝，又稱羅刹二女，貌美若花，却手腕狠辣無比，南天武林無不聞名胆喪魂飛。

丘象賢說道：「聽說兩位姑娘追覓燕雲三梟藏跡之處，不知是否已得絲毫端倪呢？」

葉玉蓉道：「尚未，韶州武林羣雄畢集，頻頻現身本堡之外，三梟未必敢顯露形踪！家父爲示與三梟毫無淵源，非但拒而不見，並欲逐離嶺南！」

却見一勁裝堡丁手捧一布包箱形之物飛奔而至，朝葉玉蓉恭身道：「韶州五鳳銀樓卜朝奉派人送來一份託轉壽禮，請小姐過目。」

葉玉蓉不禁一怔，詫道：「壽禮須送呈堡主，爲何送與我？卜順生爲何知我在寶林寺？」

堡丁惶恐答道：「小的不知，派來之人僅是一名店夥。」

葉玉蓉揮揮手，說道：「喚他前來回話！」

堡丁領命發奔而去。

葉玉蓉解開布袱，只見是一光漆烏黑的木盒，掀開一瞧，不禁呆住，原來就是近來盛傳的那尊翡翠古佛，端端正正放在盒內，並附有字條，僅寥寥八字：

「佛贈有緣，永護麟祥。」

字體遒勁，雄渾剛正。

二女大驚失色，葉玉蓉望了程映雪一眼道：「此必是燕雲三梟命卜順生送來，假手于我，不致露出破綻！」迅快如電將匣蓋闔上。

這時堡丁已飛奔而來，躬身道：「店夥獨自入寺說是欲往大雄寶殿參拜拈香，但遍覓無着失去踪跡。」

葉玉蓉面色一變，問明店夥穿着形貌，喝命搜覓全寺。

程映雪道：「不用搜了，此人早鴻飛冥冥，速命人前往韶州帶卜順生面見堡主問話！」

驀地——

凌空飛撒一片彈形暗器，葉玉蓉身後四衛同聲大喝，提身離地，各握一把鐵扇叭叭展合，將襲來暗器紛紛震落，不料暗器爆射濃烟，隨風立即瀰漫開來，一片黑暗。

忽聞嘿嘿刺耳怪笑起處，一片急風凌頭壓下，濃烟中隱約可見一雙怪爪攫向葉玉蓉懷中木盒，抓勢如電，間不容髮。

一雙侍婢嬌叱出聲，長劍及時揮出，寒芒疾閃，那雙怪爪如不回撤，必十指根根斷落。

果然，一雙怪爪猛然回撤，打出一道暗器，身形虛空一翻，騰空拔起刺入密翳枝葉中。

這時候，金獨白、鄧雅飛、丘象賢三小同時發出了一聲長笑，分向潛龍升天拔起。

只聽一聲淒慘嗥起處，一條身形帶着滿空血雨飛墮在七八丈外，頭顱爲鄧雅飛飛芒奪命錘砸得稀爛、模糊難辨、慘不忍睹。

片刻，金獨白、鄧雅飛、丘象賢三人魚貫掠至。

鄧雅飛說道：「共是一雙鼠輩！」手指屍體接道：「此人命喪錘下，尚有一人身負重傷逃去，諒兩人是覬覦『返魂珠』而來！」

金獨白冷冷一笑道：「逃去之人武功甚高，聲言並非死者同路，死者乃九指雷神門下，想那桓齊老叟最是護短，仇怨結下，宛若陰魂不散，不死不休，鄧兄你得仔細留神一二，明槍易躲，暗箭最是難防

呀。」

鄧雅飛哈哈大笑道：「澄波鄧府尚不致懼怕九指雷神桓齊！」

葉玉蓉說道：「多謝三位相助，不勝感激，但是個中蹊蹺難解，恐並非如此單純。」

程映雪道：「蓉姐認為死者既知古佛已為店夥送來，何不命途中刼奪容易得多，偏偏在寶林寺下手，明知凶多吉少甚屬不智。」

葉玉蓉微頷螓首，眸泛憂慮之色道：「雪妹說得一點不錯，九指雷神門下事前毫無所悉，逃去之人卻極為清楚，九指雷神門下不過是替死鬼而已，移禍江東，借刀殺人，心意毒絕，卻不料竟與鄧少俠遇着，錯接錯殺，看來此人能在三位少俠聯手之下逃去，並非易與之輩，說不定還是裝着。」說着一跺蓮足，接道：「內中疑竇，盤根錯結，根本無法理解！」

卻見程映雪回頭向一老者附耳密言。

老者頻頻頷首，轉身快步向「別有洞天」走去。

葉玉蓉知程映雪顧慮其弟安危，命人囑咐防護，道：「我等回堡去吧！三位先請！」

× × ×

燕雲三梟於松鶴樓盡興而醉，結帳出屋，登騎相偕前往東江訪友，下榻梅縣客店。

俟三梟進入茶樓，食客均不識三梟其人，卻一種傳說在茶樓內傳遍開來。

玉面狼杜奎駭然震凜，低聲道：「翡翠古佛為何被人所悉，竟謂我等燕雲三梟在東江做案，這分明是嫁禍東吳之計。」

穿山鼠勞品道：「看來東江訪友之行立即作罷，不如轉回雙燕堡呈獻壽禮，絕不可有失此行任務！」

赤煞金剛雷九雲只覺食不下嚥，提議返回客棧。

休看燕雲三梟乃江湖卓著凶名人物，無奈心中有鬼，如坐針氈，當即同意雷九雲之言，匆忙回至客棧。

玉面狼解下背上包袱，取出木盒啟蓋檢視，不禁目瞪口呆，原來盒內換了一尊翠綠瓷佛，形像有異。

勞品、雷九雲二人駭然變色，面面相覷。

那尊翡翠古佛與杜奎隨身不離，即使睡覺也擺在身旁觸手可及，竟被人在不知不覺中以偷天換日手法取走，此人可稱神乎其技。

玉面狼杜奎神色十分沮喪，自知大禍臨頭，一張白臉泛青，呆在房中一言也不發。

雷九雲道：「一路之上有無形跡可疑之人，杜兄不妨想想！」

杜奎搖首苦笑道：「即使明知何人盜去，又有何用，南天武林如今盛傳在我等身上，倘揚言失竊，非但無人能信，傳入門主耳中，我等恐有殺身大禍！」

勞品冷笑道：「然則我等如何覆命，總該想出一個脫禍之策！」

杜奎長嘆一聲道：「杜某方寸已亂，無法可想！」

勞品思忖良久，一拍几案道：「只有一人有此能為！」

雷九雲驚道：「那是何人？」

「巧手翻天衞童。」勞品皺眉答道：「但無憑無據，何能誣指？就算找到他，如堅不承認翻臉動手，只恐聯手合擊亦無法討了好去！」

杜奎道：「杜某亦有同感，但說這些無用！」

雷九雲冷笑道：「頭掉下來不過碗大疤，懼怕何用，距葉楚雄六旬壽誕尚有半月之期，在此期間也許可查出端倪，走，速回韶州！」

一路之上竟然謠諑盛傳，最使三梟驚心動魄的莫過於那尊翡翠古佛係燕雲三梟受雙燕堡主指所為。

回到韶州後，立即聽聞翡翠古佛的傳言，燕雲三梟為了避禍，遂與五鳳銀樓卜朝奉命人趕望寶林寺獻與葉堡主愛女手上，九指雷神桓齊門下二人覬覦刼奪，一死一傷。

杜奎如中雷殛，長嘆一聲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說着大步邁向門外。

勞品忙道：「杜兄意欲何往？」

「雙燕堡！」

雷九雲道：「萬萬去不得，此去無異飛蛾撲火，自送生命。」

杜奎道：「不去不行，否則有負門主重託！」

勞品冷笑道：「門主託付何事？杜兄諱莫如深，事到臨頭，杜兄總該明言相告吧。」

杜奎苦笑了笑，搖首答道：「並非杜某守口如瓶，而是茲事重大，兩位不知更好，否則恐罹殺身之禍！」

雷九雲說道：「杜兄，我等只知你奉命要找到那件東西，而且碰到那主兒，究竟是何物事？主兒是誰？莫非就是雙燕堡主？」

杜奎太息一聲道：「杜某此刻亦並無所知，一定要在壽誕之期門主另有指示，所以杜某言說非去雙燕堡不可。」

勞品知非虛言，此行奉命由杜奎為首，誰說杜奎失去翡翠古佛，自己二人亦不無失責，略一沉吟道：「既然如此，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拚着一死亦須同往了。」

正說之間，忽見店夥匆匆走入，哈腰笑道：「雙燕堡主派人迎接三位！」

燕雲三梟不禁面色如土。

只見一個身形鵠立，一雙鷄眼精芒逼露黑衫老者，朝燕雲三梟抱拳施禮道：「老朽菊雲，忝膺雙燕堡內巡總管，奉敝堡主之命恭迎三位駕臨敝堡！」

杜奎展顏笑笑，抱拳答道：「杜某三人愧不敢當，菊總管先請。」

燕雲三梟年老成精，什麼話也不說，自知問了也是等於白問，隨着菊雲魚貫走出。

外堂內早有三個錦衣華服，身帶兵刄，英氣逼人少年，燕雲三梟雖未嘗見過，卻從神態服飾兵刄上已經忖測出這是鼎鼎大名的江南三公子丘象賢、鄧雅飛、金獨白。

玉面狼杜奎心機過人，立即趨前一一寒暄，久仰幸會不止，對翡翠古佛之事却不置一詞。

菊雲立即催請登程。

× × ×

雙燕堡議事大廳內羣雄畢集，堡主摩雲手葉楚雄雖是南天霸主，卻儒雅清秀，五官端正，三綹短鬚，正與羣雄敍話，忽見內巡總管菊雲快步走入，躬身行禮道：「燕雲三雄請到。」

葉楚雄哦了一聲，倏地立起，忙道：「快快有請！」緩步走向廳外而去，迎着燕雲三梟入廳，肅客獻茗。

玉面狼杜奎知葉楚雄要說些什麼，不待葉楚雄啟齒，立即抱拳道：「在下三人結伴南來為葉堡主祝壽，並携來一件稀世珍品，只因到得韶州太早，未敢驚動，思欲東江訪友再來拜兄，不料一念之差，致翡翠古佛被盜掀起偌大風波……」

葉楚雄微微一笑道：「杜老師，此事葉某已約莫猜出，江湖謠諑謂三位東江做案刧去翡翠古佛乃葉某指使，但未確言東江何處做案，事主何人，不言而知係無中生有。」

杜奎忙抱拳謝道：「葉堡主明察秋毫，在下不勝銘感！」

葉楚雄忽手指供龕上，道：「杜老師請瞧瞧可是這尊翡翠古佛麼？」

杜奎循指望去，只見那尊翡翠古佛安然無恙供在當中，忙道：「不錯，正是此物！」

葉楚雄沉聲道：「菊雲，將古佛取下，遞與杜老師審視無訛後再行商計是何人戲弄葉某。」

菊雲忙道：「屬下遵命！」

緩步走前小心翼翼地捧下，轉身行在玉面狼杜奎身前，道：「杜老師接着察視是否原物？」

杜奎雖然接着，但心中已生一計較，忖道：「倘說並非原物，則追還翡翠古佛乃我燕雲三梟的事，於雙燕堡毫無不相干，但此物不假，不加照實具答，瞧瞧葉老兒有何話說。」心念一定，捧着古佛仔細端詳了一眼，頷首答道：「確是原物，絲毫不假。」

葉楚雄哈哈大笑，說道：「謹以原璧奉趙，葉某無功不受祿，何況此物來處不清白，委實不願在賤辰之期，掀起一場無謂枝節，三位還是帶着這尊古佛離開雙燕堡吧！」言畢面色倏地一沉，喝聲道：「送客！」

此話一出，不但燕雲三梟面色大變，連武林羣雄也為之驚愕不已。

燕雲三梟未來韶州前，杜奎已安排詭計逐步施為，使南天江湖中掀起一片腥風血雨，滔天巨浪，怎料經巧手翻天衞童識破，一陣攪和，竟與原定之計南轅北轍，此刻，杜奎赧然苦笑道：「杜某尚有下情回稟，言畢即行告辭！」

葉楚雄道：「請快說，非是葉某不近人情，乃情非得已。」

杜奎道：「杜某尚帶來一封葉堡主故人書信，堡主展閱後便知我第三人也有不可告人的隱衷！」

葉楚雄暗道：「好狡猾的杜奎，老夫如不叫你死無葬身之地，從此在江湖上除名！」微笑道：「既然如此，杜老師何妨取出！」

雷九雲、勞品暗暗納罕道：「怎麼我倆毫不知情，難道門主另有書信麼？」

玉面狼杜奎敞開外衫，在內貼身衣衫夾層裏取出一封油紙裹封的書信。

大廳內鴉雀無聲，數十道銳利眼神注視着杜奎雙手。

只見杜奎遞向葉楚雄之際，忽聞葉楚雄喝道：「慢着！」

葉楚雄淡淡一笑道：「杜老師受葉某故友之託，但不知是誰？何妨明言，葉某一向胸懷袒蕩，毫無隱諱。」

玉面狼杜奎卻面現難色，道：「堡主展閱即知！」

葉楚雄目光掃視廳內羣雄一眼，微笑道：「有請那位代勞，當衆拆閱！」

羣雄雖不明其故，但有人應聲道：「袁某願代勞！」

只見是天台俗家名宿風雲八劍袁夢龍，滿頭銀髮飄拂，年逾七旬，卻神態威猛，凜凜宛若天神。

葉楚雄道：「怎敢有勞袁老！」

袁夢龍宏聲大笑，走前接過杜奎手中油紙色，揭開見是一張白紙，僅繪狼鼠鷄三物，別無隻字。

葉楚雄面色一變，冷笑道：「這就是故友託交之函麼？」

玉面狼杜奎不禁目瞪口呆，夢想不到在貼身衣內也遭偷天換日，鋼牙一咬道：「我等難以自明，無法可說，杜某决查一個清楚明白，告辭！」

葉楚雄道：「菊雲，代老朽送客！」

俟燕雲三梟走出大廳後，袁夢龍目露困惑之色，詫道：「葉堡主你明知三梟心懷鬼胎，來此必有所為，既請來此處，何不留下偵出三梟用意何在？」

葉楚雄捋鬚長嘆一聲道：「袁老請坐，各位有所不知，葉某倘留下三梟則橫禍立至！」

八方神劍袁夢龍忙問道：「此是為何呢？」

葉楚雄道：「三梟一至韶州，即謠諑盛傳杜奎携有翡翠古佛獻與葉某，試問葉某與三梟毫無淵源，送此重禮必有異心毒謀，此其一。各位均風聞那翡翠古佛天眼紅珠，乃一粒返魂珠，不論是何重傷絕症，只要一息尚存，此珠浸入無根水中服下立癒，此乃千載難逢的異寶奇珍，三梟是何等人物，怎不據為己有，何能獻與老朽呢？」

在座羣雄莫不頷首稱是。

葉楚雄道：「是以老朽敢斷定謠諑本是燕雲三梟自己散播出來，而且佛像慧眼亦非返魂珠，此乃移禍東山之計。」說着目注鄧雅飛微笑道：「鄧賢侄，你們三人在寶林寺曾親眼目睹翡翠古佛木匣是在小女手中打開！」

鄧雅飛躬身答道：「小侄與丘金二兄均曾目擊，此後令嫒送呈伯父手上未再啓視！」

葉楚雄點點頭，說道：「自那尊翡翠玉佛送抵後，即在大廳供龕置放，守護甚嚴，亦有勞各位自告奮勇輪番看護不離眼目，是以葉某問明杜奎是否原物用意在此，原璧歸趙不欲將禍害帶來敝堡，亦意在此。」

風雲八劍袁夢龍道：「但杜奎被人愚弄，遭人以偷天換日手法竊去神情不假，

堡主何不問明再行逐之離去也還不遲！」

葉楚雄哈哈大笑道：「袁老認爲就此風平浪靜了麼？未必，燕雲三梟也不敢說眞話，他們三人出雙燕堡定遇强敵狙擊，出手搶奪翠佛，我等只可剝繭抽絲，跡象漸明，自能水落石出，不可操之過急！」

羣雄點頭稱是。

一個青衣僕婦走入，襝衽施禮道：「夫人相請堡主！」

葉楚雄立起吩咐擺宴，道：「葉某去去就來。」行禮告辭離去。

× × ×

燕雲三梟狼狽出了雙燕堡，縱騎飛奔出約五里外一片亂林中，杜奎搖首嘆息道：「想我杜奎一生縱橫江湖，從未落得如此灰頭土臉，此仇不報，誓不爲人！」

勞品冷冷一笑道：「葉老兒並非易與之輩，不然門主何以如此愼重，但所托非人，怨得了誰？」

小人以同利爲朋，燕雲三梟本同床異夢，是以勞品出言譏誚。

杜奎眼中猛然逼射兩道寒芒，滿蘊殺機，冷笑地道：「勞兄無須奚落小弟，此事換在二位亦要出錯，我等三人譬如一根綫索上拴定三隻蚱蜢，跑不了我，二位亦難脫關係，杜某定要找出算計我等三人是誰？」

雷九雲道：「事旣如此，理當同舟共濟才是，埋怨無用，眼前我等應計議如何行事？」

玉面狼杜奎一語不發，蹲下地來將那具翠佛小心翼翼平放在地，再解下布袱，揭啓木匣，把瓷像移出，重將翠佛安置匣內蓋好，長吁了聲道：「謠諑這尊古佛慧眼係『返魂珠』，倘眞如此，杜某拚着門主追殺之險，亡命天涯據爲己有了！」

勞品冷冷一笑道：「這倒是一句肺腑之言。」

杜奎道：「換了二位不亦是如此麼？我燕雲三梟均獨行其是，彼此互知心性爲人，誰也不要自命清高。」

勞品不禁面色赧然。

雷九雲道：「究竟慧眼紅珠是否『返魂珠』？」

忽聞南向隨風傳來陰惻惻地冷笑道：「這還不容易，你將癆病鬼擊成重傷，再以珠浸無根水餵服，是否立即痊癒便知眞假！」

穿山鼠勞品面色一變，只見南面林內飄然走出一個身着黑衫，首戴金色面具的人。

叭的一聲巨響，一塊拳大石塊擊中那具瓷像，頓時成爲粉碎。

金面人右手倏地揚空打出數縷目力無法辨明的飛針，只聽濃蔭枝柯間傳來一聲冷笑道：「好手法，可惜尚未能傷得了在下！」

說至最後一字，語音微弱，似已遠去了。

穿山鼠勞品聞聲面色勃然，欲待騰身追出，金面人却冷然吐聲道：「其去已遠，追之無及！」接着又冷笑一聲道：「此人必是以偷天換日手法易去翠佛，此刻毀去瓷像防查出瓷像來處，果然高明！」

燕雲三梟不知金面人是友是敵，不禁互望了一眼，杜奎抱拳一拱道：「朋友請明言來歷，以免失禮！」

金面人右掌微微一搖道：「這倒不必了，兄弟若可明告來歷，也不致隱秘本來面目了，目前重要的是那尊翠佛慧眼是否眞是江湖盛傳的『返魂珠』？」

杜奎哈哈大笑道：「謠諑無憑，如眞是返魂珠，偷竊翠佛之人必在送呈燕堡主前換下，豈能原封不動！」

金面人道：「說得也是，但翠佛本身就價値連城，三位專程遠至天南送與葉楚雄，如此重禮必有所圖！」

這話似一支利劍般插入玉面狼杜奎心窩，不禁臉色慘變，呆得一呆，厲聲道：「此乃人情之常，並無所圖，朋友問此未免多餘！」

金面人哈哈朗笑道：「三位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葉楚雄爲何物歸原主將三位逐離雙燕堡，目的爲了避禍求全，兄弟亦不勉强三位，但今後三位步步凶險，隨時均有死亡之禍，言盡于此，珍重再見。」語落人已穿空而起，去勢如電，眨眼無踪。

燕雲三梟不禁面面相覷。

勞品道：「翠佛送贈葉楚雄，門主必有所圖，杜兄難道眞個不知麼？」

杜奎苦笑了笑道：「杜某眞個毫不知情，門主只說葉堡主壽誕之前必須送到，期前更另有人前來與我等聯絡，我等只須奉命行事，圖謀在雙燕堡找出一件東西，並查出那主兒，究竟是何東西杜某也茫然無知。」語聲略頓，又道：「試問二位，迄至如今二位是否見過門主？」

雷九雲、勞品二人亦未面其門主，均稱不知。

杜奎嘆息一聲道：「杜某也是一樣，二位有目共睹，我等同一時刻趕抵指定之處，尋出留置三封密令及盛裝翠佛之木匣後立即上道，還有何隱秘可言？說不定這金面人就是門主所遣。」

雷九雲，勞品二人知杜奎所言不假，勞品道：「金面人倘係門主所遣，爲何不言明來歷？」

杜奎搖首答道：「與原定之計南轅北轍，如杜某猜得不錯，他必早傳訊門主指示應如何行事，此人似清楚異常，他定必在雙燕堡潛隱已久，也許就是葉楚雄身旁親近之人。」

雷、勞二梟深感杜奎之言不錯，勞品道：「如今我等應何去何從？」

杜奎冷笑道：「江湖生涯，本就是刀口舔血，生死二字已置之度外，杜某之見先去寶林寺附近尋出九指雷神桓齊踪跡，桓齊欲奪取翠佛必有所爲。」

「五鳳銀樓呢！」勞品接說道：「從朝奉卜順生口中或可問出託交翠佛之人形像……」

「不必了！」杜奎道：「竊去翠佛之人早就安排得天衣無縫，不留下一絲痕跡，如果從五鳳銀樓可以問出，那葉楚雄必早有所防範洩漏了。」

雷九雲、勞品知杜奎所說不假，不然何以飛石擊碎瓷像，消滅罪證。

杜奎道：「我等速離此處！」牽馬欲飛身上鞍。

忽聞一個朗朗雄渾語聲道：「三位且請慢行！」

燕雲三梟不禁一怔，循聲望去，只見一條岔徑盡端轉出一行十條江湖人物，爲首者却是一彪形大漢，虎背熊腰，豹眼燕頷，貌像威猛。

彪形大漢快步走前，雙拳一抱宏聲大笑道：「在下廖鐵獅，乃爲九指雷神桓齊桓山主門下，方才聞得二位欲往寶林寺，是以自動現身相見。」隨即手掌一擺，隨行之人紛紛散開隱去。

玉面狼杜奎抱拳行禮後回答道：「杜某欲往寶林寺之故，廖老師必已洞悉，杜某須找出那下手偷取之人，廖老師或有風聞。」

廖鐵獅道：「在下亦毫不知情，自從三位携帶翡翠古佛之事傳播開來，天南江湖中立起騷動，無不欲找出三位行踪下落，目的並非志在三位，而是返魂珠，敝上愛女染罹怪疾，非返魂珠無能治癒，是以遣人訪覓三位下落！」

雷九雲冷冷一笑道：「如在當時，廖老師定以衆凌寡下手刦奪。」

廖鐵獅哈哈一笑道：「三位誤會了，寶林寺內向葉堡主掌珠出手刦奪的二人，逃者並非敝山弟子，而死者事前並非向下稟明，看來他們二人乃不期而遇，受逃者慫恿惑詞所動，不料竟成替死鬼！」

杜奎道：「原來廖老師亦不知情了，桓山主何在？」

廖鐵獅接說道：「敝上尚未趕至，但葉堡主壽期前必趕至雙燕堡，但敝上已知三位陷入危境，故飛訊令在下務必找到三位。」

雷九雲面色微變道：「却爲何故？」

廖鐵獅道：「雷老師千萬別滋生誤會，敝上嚴令在下等相助三位尋回返魂珠，而且只求治病，並非覬覦據有。」

燕雲三梟互望了一眼，杜奎暗道：「自己亦不知返魂珠之事，看來南天武林堅信翠佛慧眼確是返魂珠了，眼前凶險隱伏，不如虛與委蛇，利用九指雷神門下找出那心機惡毒的隱名對頭人。」當下心意一定，發出一聲爽朗的笑聲道：「那是再好不過了！」

廖鐵獅見三人應允，欣喜不勝，忙道：「在下帶路，三位請！」

燕雲三梟登騎隨着快步如飛的廖鐵獅而去……

× × ×

一間清靜佛堂外花木扶疏，鳥語啁啾，庭園雖大，却亭台如畫，翠碧葱攏，令人意境有出塵脫俗之態。

佛堂坐落於葉楚雄宅院之後，環牆圍堵，內外隔絕，自成禁地。

葉玉蓉程映雪二女正在客室陪着一五旬開外慈眉鳳目的堡主夫人敍話，葉玉蓉神態甚爲焦急。

葉夫人手捻佛珠，含笑傾聽，鳳目中却隱約閃出一縷寒芒，但一閃而隱，徐徐答道：「爲娘已命人請你爹來，龍兒什麼都好，就是固執一點，他也沒有什麼不對，江湖紛爭與龍兒何干？」

葉玉蓉輕哼一聲道：「眼前之事，無疑有人暗中主使意欲在爹壽誕之期掀起一場殺刦，未必就是爹昔年强仇大敵，若女兒猜得不錯，對方必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凶邪巨擘，女兒担心龍弟安危，難道有什麼不對麼？」

葉老夫人不禁笑道：「妳這孩子在雙燕堡，連妳爹都要讓妳三分，還有什麼事辦不了的，爲娘委實理解不透，唯獨妳見了龍兒爲何矮了半截，似鬥敗了公鷄般垂頭喪氣回來訴苦。」

程映雪抿嘴低笑。

葉玉蓉白了程映雪一眼，嬌嗔道：「娘，每次爲了龍弟，娘總是編排女兒不是，龍弟還不是娘寵壞了！」

老夫人神色微惱道：「娘就沒有寵妳麼？」

正說之間，堡主葉楚雄已自邁入佛堂，微笑道：「夫人召喚老朽爲了何事？」

老夫人緩緩立起，道：「堡主請坐，賤妾無事勞動堡主，只是蓉兒去了寶林寺一趟意欲將龍兒接回，以免殃及，蓉兒碰了釘子回來……」

葉楚雄哈哈捋鬚笑道：「爲此蓉兒煩請夫人前往寶林寺，夫人不允，故把老朽召來，其實老朽早就預作安排，寶林寺無異龍潭虎穴，心懷異圖之人不死必傷，是以龍兒在寶林寺安如泰山！」

葉玉蓉嗔道：「女兒不信，果眞如此，倘非鄧雅飛等三人及時出手，女兒手中的翠佛幾乎被九指雷神桓齊門下搶去！」

雙燕堡主葉楚雄哈哈大笑道：「若眞爲桓老兒門下刦去，雙燕堡日後便沒有這許多是非了，雖說老朽釜底抽薪，翠佛已然璧還燕雲三梟並逐離堡外，但是非却仍然難免。」便將逐離燕雲三梟前後經過詳細敍出。

老夫人道：「堡主，杜奎將託交書信遺失，爲何不問明受何人所託？」

葉楚雄搖首道：「燕雲三梟也未必知道，即使知之，若然洩露恐橫禍立至！」

葉玉蓉道：「爹，此事委實撲朔迷離，恐爹已成竹在胸，打算爲何不妨讓女兒知道。」

葉楚雄搖首微笑道：「目前只有靜觀其變，查明燕雲三梟身後主使人眞正意圖，方能對症下藥，此刻若說如何打算尚屬言之過早。」

佛堂外傳呼：「菊雲求見！」

葉楚雄雙眉一皺，速忙道：「喚他進來！」

菊雲立即進入，一一趨前躬身行禮後，將暗窺燕雲三梟離堡後擧動情形詳細稟明。

葉楚雄面色一變道：「金面人！」

「正是！」菊雲說道：「屬下囑命堡中高手追躡金面人身後，無奈此人身法快得出奇，竟然追失了，但聞燕雲三梟三人猜測此人潛隱本堡已久，或爲堡主近身之人！」

葉楚雄駭然沉聲道：「菊雲，你在本堡甚久，此人雖隱蔽面目，但神態擧止你必可依稀辨出！」

菊雲道：「甚是陌生，恕屬下無法辨明。」

「可見並非本座親信，」葉楚雄道：「本座立即轉道大廳與羣雄商議如何嚴密監視廖鐵獅及燕雲三梟。」言畢偕同菊雲匆匆走去。

老夫人自菊雲進入佛堂後，便瞑目捻珠默誦經咒，但內心只覺一陣激蕩，無法

遏止。

葉玉蓉、程映雪互望一眼。

程映雪詫道：「此事看來也離奇複雜，金面人現身之後，立即有人擲石擊碎瓷像；那尊瓷像本無足輕重之物，其中必有蹊蹺！」

葉玉蓉稍一思忖，道：「雪妹，走！你我去找龍弟去！」

程映雪道：「又要碰一鼻子灰去麼？小妹暫時還不想去！」

葉玉蓉嫣笑道：「別假惺惺了，雪妹朝思夢想還不是要與龍弟厮守在一塊，愚姐有成人之美，走，龍弟最聰明，察辨入微，愼思明辨，或可從龍弟口中解破眞相。」不由分說，拉着程映雪走去。

葉夫人啓睜鳳目，嘆息一聲，忽面色微變，右手迅如電光石火向窗外抓去。

原來是一縷銀芒穿破窗紙飛射而至，却爲葉老夫人抓住，只覺抓住時巳了無勁力，分明打出暗器之人並無傷她之心，身形欲起倏止。

葉老夫人舒開掌心，見是一支鳳釵，打造得極爲精巧，翔飛之態，栩栩如生，不禁心神暗震，忖道：「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此非人力可以挽回，看來只有盡其自然了。」緩緩將鳳釵收入懷中，復又瞑上雙目。

× × ×

葉一龍自葉玉蓉程映雪等人離去後，倏地臉色一沉，擧掌傳聲。

只見一個身着葛衣短裝高大老者快步趨入，垂首笑道：「少主，有事吩咐老奴麼？」

這老者年約七旬，長相威猛，滿頭黑髮如漆，却雙眉銀白如雪，曳拂鬢角，面色紅潤宛如朱砂，一部烏鬚垂拂前胸，雙眼烱烱生威。由於他高大，故躬身微駝，聲若洪鐘，見着葉一龍盡量壓低語聲，神態恭敬巳極。

葉一龍微笑道：「莫老，有煩傳話下去，吩咐他們守護院外，不准閑雜人等妄行闖入，違者嚴懲不貸！」

老者笑笑道：「老奴遵命，但老奴知小姐及甥小姐此番回堡必然頒請老夫人前來，依老奴之見，少主不如暫返堡中免受煩擾！」

葉一龍道：「回堡後就不受驚擾麼？這則未必，書中自有樂趣，須知丈夫志四海，古人惜寸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我豈能因江湖無謂之事分心。」

老者道：「少主說得也是，老奴這就傳話下去！」言畢轉身離去。

葉一龍凝思須臾，趨至案前坐下，磨墨濡毫，取來二張貢宣，握管執毫書下一對聯語：

「門掩梨花深見月，
寺藏松葉遠聞鐘。」

筆力千鈞，字體雄渾，功追顏柳，確然不凡。

葉一龍補了上下欵後忽聞傳來一聲微弱呻吟，不由怔得一怔，張口欲喚倏又隱忍，起身輕輕推開窗戶，發現芭蕉樹幹上倚着一個瘦小遍體血汚的老者。

那株芭蕉高大，蕉葉偃伏，更有綠竹篁枝環繞，傷者藉着寬厚蕉葉遮蔽，如非窮極目力，必然無法察覺。

葉一龍見狀暗驚，穿窗外出，攙着那人走入後間書室。

萬籤插架，坐擁書城，並非虛詞，尙有一張藤製枕榻，葉一龍就讓那老者躺在榻上。

這老者雖然傷重，却神智清醒，吐聲微弱謝了一聲道：「不料公子竟然身藏武功！」

葉一龍微笑道：「在下出身武林世家，耳濡目染之下，也難免觸類旁通，但微末之技，不値掛齒，請問老丈傷在何處，何人所傷？」

老者說道：「公子眞願意聽？」

葉一龍道：「在下洗耳恭聽！」

老者頷首道：「好，先請公子封了老朽的『神藏』、『天樞』兩處穴道！」

葉一龍不禁面色微變，道：「這不是廢了老夫一身武功？」

老者道：「公子如不照老朽的話去做，老朽恐活不了兩個時辰！」

葉一龍無可奈何，只得應命施爲，下手極有分寸。

老者長吁了一口氣，在身旁取出一隻墨綠瓷瓶，倒出七粒梧桐子般大小藥丸。

那藥丸清香撲鼻，不言而知是靈藥仙丹。

老者將藥丸放入口中，徐徐嚥下，瞑目久之，才睜開雙眼，長嘆一聲說道：「老朽多年前爲一極厲害的仇家暗算猝襲所傷，仗着靈藥之助，是以苟存至今，但只能保有三成武功。」說着凄然苦笑道：「我輩武林人物，生有何歡，死有何懼，老朽爲何不死？只因心願未了，故暫苟延殘喘。」

葉一龍道：「老丈有何心願未了？」

老者答道：「多年前武林疑案尙未揭開，老朽受故友重託，不能有始無終，再老朽生平絕藝未獲傳人不能隨入黃土，因近來盛傳返魂珠之事，老巧若得返魂珠傷勢即癒，怎知天不從人願，徒呼奈何！」

「如此說來，老丈與九指雷神桓齊大有淵源？」

「不，風馬牛毫不相關！」

葉一龍不禁一怔暗感此語甚難置信。

老者似知葉一葦心意又道：「公子不能不信，其中一切微妙至極，說來話長，非片言可竟，老朽正在雙燕堡外，那店夥向守衛堡門莊丁詢問袁記五鳳銀樓送呈一件禮物須面呈令姐，經答覆令姐巳去寶林寺，那店夥立時轉往寶林寺而來……」

葉一龍道：「老丈何能猜出店夥所送之物就是翠佛？」

「全係猜測而巳，雙燕堡外江湖人物頻頻現跡，無不爲了翠佛而來，老朽認出有一九指雷神門下方豹，其人凶殘狠毒，惡行如山，便以危詞相激，果爲老朽所動，共乘一騎搶在店夥之前趕至寶林寺。」

葉一龍不禁莞爾笑道：「老丈必是言說巳知翠佛下落，兩人通力合作謀取可望有成，老丈只求治療傷勢，別無所取。」

老者不禁目露驚異之色，只覺葉一龍睿智無匹，點點頭道：「不錯，怎知方豹竟迫不及待，凌空撲下意欲攫奪，老朽阻止不及，知方豹必獲慘死，急轉而逃去，那知仍未能倖免金獨白丘象賢雙掌之下。

（未完・一）

鬼谷天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北京天橋，一個算命攤子正圍着不少人，人們在好奇地看着算命先生天智山人那桌上擺放的木牌：「一言斷生死」，認爲他口氣很大，突然城內首富金百萬來找天智山人，天智山人說了一番話之後，金百萬怒斥他圖謀不軌，氣憤而去。次日，金百萬突然無疾而終，接着，被天智上人算準而死的人不下十個，於是天智山人變成一個謎……武林中不少成名人物，不是失踪，便是被人殺死，武家騏因胞妹失踪而來到四方鏢局詢問局主周成，却原來不少武林高手均在鏢局中相詢，看來江湖中風起雲湧，危機重重……

跟蹤卜算子　謎團未解開

金寅說到這裏，目光轉視擱在中央的「鐵刀孟嘗」周成，說道：「周大哥，現在你終不至於誤會咱們兄弟是無是生非了吧？」

周成皺眉一嘆道：「金老三，其中恐怕另有蹊蹺。」

金煥大吼一聲道：「有什麼蹊蹊？不管姓郭的有沒有敎唆兒子，但養不敎父之過，他兒子殺了人一走了之，咱們只有找他老子算賬，周大哥，你若是再不讓開，咱們兄弟就把你一併當作仇敵看待！」說罷長劍一橫，蓄勢待發。

周成眉頭緊皺，爲之言塞，眼見這種形勢，覺得再說也沒用了，勉强地默默退過一旁。剛一讓開，金煥巳身形一晃，劍勢如電，直撲「追魂三判」，口中厲喝道：「姓郭的，拿命來！」

這一出手，就是看家絕學「奇門十三劍」，郭明逼得右判迅撩，一招「陰陽判法」中的「判官點鬼」，向上擋去。

嗆！判劍相交，碰起一溜火花，這刹那，金寅的長劍却無聲無息，自側面向郭明腰際刺去，銀光一溜，快逾飄風。

要知道「二淮三傑」的「奇門十三劍」不但爐火純青，尤其合擊之術，配合得天衣無縫，在江湖上素來有名的難纏，昔年敗在他們三兄弟手下的黑道人物，不知多少，如今這一怒恨出手，更是此進彼退，招招煞着，不留一絲餘地。

「追魂三判」郭明眼見情勢巳如此，逼得施出七七四十九招「陰陽筆法」，雙判如點如刺，展開反擊。

於是三條人影打成一堆，氣氛爲之一緊，其餘羣雄，睜大了眼睛，緊張地注視着三人搏鬪之勢，個個雙眉緊皺，覺得旣不能看着他們拚鬪下去，又無法勸解，不知如何是好。

一旁的周成更是連連頓脚，惶然失措，眼光連轉，在羣雄中望來望去，似乎想找個和事佬。

武家騏這時也緊張地望着，可是心中却在推測這個謎團，驀地，耳中聽得一聲

焦急的語聲：「武公子，你能不能帮帮老朽之忙，出頭阻止他們再打下去！」

武家騏轉首，見說話的是周成，不由微微一怔，低聲道：「在場不乏年高德劭，極負盛名的前輩，小可人輕言微，恐怕力不從心吧！」

周成嘆道：「論年紀，公子雖小，但論家世名望，却無人及得公子，老朽這是迫不得已，萬望勿却，若再鬧下去，恐怕誰也收不了場，希望公子千萬帮帮忙！」

武家騏暗暗一嘆，目光望了四下羣雄一眼，却見每個人的表情中，皆無不滿之意，只得抱拳道：「既然如此，小可只能勉力一爲！」說着，人已上前，脚下一墊，飄入戰圈，以掌代劍，一招「神風十八式」中的「風來天外」，駢指如戟，環點而出，一招之間，同時襲擊三人，口中朗聲如鳳吟地大喝一聲：「三位停手！」

這一出手，果然不同凡響，三人眼中同時眼見指影臨身，勁力逼人，耳聞喝道聲，不約而同，退身三步。

金氏兄弟一見出手的是個年青英俊的小伙子，因不知道武家騏的身份，不由火大了，金煥首先厲吼道：「你是誰？」

武家騏忙抱拳說道：「小可江南武家騏……」

金氏兄弟神色同時一震，金煥脫口道：「原來是江南武家公子，咱們兄弟倒是失敬了！」

神色之間，立刻變得敬重起來，可是金寅却接口道：「江南武家聲望卓著，一言九鼎，可是武公子，若你是出頭勸架，恕咱們兄弟有違方命，今天就是九天神聖下凡，咱們兄弟也不能罷休，除非有一方屍橫當場，這場架不會了結！」

這樣的回答，早在武家騏意料之中，他飛快地暗忖道：「若以直截了斷方式勸架，必無結果，唯有旁敲側擊，或可試一試！」

想着，口中已嘆一聲道：「賢昆仲爲手足報仇，天經地義，小可怎能阻攔！」

金寅慘然一笑道：「有武公子這句話，我金老三雖死無憾！」

說完擧劍，抱拳，長揖到地。

武家騏忙一閃身避開，道：「金三俠，小可之言，本於常情，怎敢受三俠大禮？只是賢昆仲是否能先聽小可提供一點參考，或有助於報賢昆仲手足之仇！」

金煥大聲道：「武公子請快說！」

武家騏轉身一擺手，道：「今天僅是年初十，尚未過元宵，但却來了這麼多武林同道，賢昆仲知道是什麼緣故麼？」

金氏昆仲一怔！顯然他二人只知道「鐵刀孟嘗」座上客滿是常事，想不到其中還有緣故，對武家騏之言，一時不知怎麼接口。

武家騏把二人神色看在眼中，微微一笑，又接着說道：「不瞞昆仲說，在場十餘位前輩俊彥，皆是爲了尋找失踪親友而來！」

金寅一愕道：「什麼？在場同道都有人失踪？」

話鋒一轉，皺眉又道：「但這與咱們兄弟報仇，也不發生什麼關係啊？」

武家騏嘆道：「由微知漸，怎會沒有關連？賢昆仲諒也風聞北京天橋神卜算命的傳說，現在有這麼多人失蹤，而且還有死亡，大家都爲此在商議偵查原因，郭大俠正是其中之一，賢昆仲不覺得其中別有隱情麼！」

金煥神色一變，怒道：「公子是想帮郭明說話？」

武家騏臉色一整，沉重地道：「豈敢！小可只是感到，萬一其中眞有文章，那末郭大俠縱然死在賢昆仲手下，將來眞象大白，不但賢昆仲會痛心遺憾，在泉下的金二俠，也會難以瞑目，只是讓眞正的兇手，在暗中竊笑高興罷了！」

這番話說完，金氏昆仲不由同時沉默起來。

場中，這時一片肅靜，俱都緊張地等着金氏兄弟反應，周成眼見武家騏雍容的談吐，機巧的應對，不由暗暗一挑大拇指，覺得江南武家的人，果然聲名無虛。

武家騏唯恐延則多變，却不讓金氏兄弟再想下去，微微一笑，又道：「小可所知，雖可供賢昆仲參考，但金二俠人死是實，若僅憑幾句話，勸賢昆仲息下報仇之念，二位想必難平胸頭忿恨！」

金煥神色一振道：「不錯，武公子果然設想周到！」

武家騏轉首目注「追魂三判」，說道：「因此，我想請郭大俠，表示一下心中的意思！」

郭明沉痛地道：「若眞是犬子胡來，郭明立刻取其首級，血祭金二俠亡靈！」

金煥虎目倏然一睁，沉聲道：「就憑你郭大俠這句話，難道就要咱們兄弟抖手一走？」

「追魂三判」神色一變，已忍不住露出怒意。

武家騏却長笑一聲，道「當然不會，現在不但賢昆仲回淮中，就是這麼多同道與小可也得陪賢昆仲往二淮一行，追查眞象！」

說到這裏，目光一掃，道：「郭世兄失踪後既已在二淮出現，由一推三，說不定從郭世兄身上能追查到許多無端失踪人物的下落，愚意不妨同往一訪，各位高見如何？」

周成見一場爭端，暫時消弭，心頭大鬆，立刻朗聲道：「好好，武公子此言正合老朽之意，就是老朽也想陪同各位走一趟哩！」

諸人個個思親情切，自然毫無異議，俱都在心焦的情形下，十幾位南北武林高手立刻紛紛束裝起行。

於是一幕詭譎的演變，在淮中展開。

× × ×

春雪初融。

寒風猶冽。

淮中金家堡左邊一片松林中，隆起了一堆新墳，此刻墓牌前石案上香燭正燃，燭光隨風明滅，站着一大堆人，正順序向墳墓行禮，一個接着一個，氣氛愴凉而低沉。

他們正是武家騏及金氏兄弟一行人，經過二十天的奔波，於昨天才趕到這淮中金家堡，已死的金石文，並未蓋棺，在金氏兄弟及武家騏一干人到後，先請「追魂三判」查驗致命傷處，然後在今天落葬，羣雄自然成了送殯人。

時正中午，春陽照地，却並無熱的感覺，羣雄方奠拜完畢，松林外倏傳來一陣朗吟聲：「豪傑已變白骨枯，燭光冥紙如掌舞，今日送殯傷心淚，明日同樣黃泉路，十里征塵有盡時，唯有黃泉路遙遙，勸君及時早回首，隱身林泉多逍遙……」

方祭拜完畢的羣雄，聞歌心頭俱是一怒。

蓋這段歌聲不但暗含諷嘲，而且像有意挑釁而來。

武家騏心中首先一動，身形一長，電掣般飄出林外，却見一個神采朗然的藍衣少年，飄然漫步而來，這刹那，他不由大大一愣。

雙方雖相距十丈，但武家騏却已看清對方，氣質飄然，擧止文雅，不但不像自己所疑的人，而且也不是「追魂三判」之子郭華亭。

就在武家騏一呆之間，却聽得身後響起一聲歡呼：「璜兒！」一條身形，擦過武家騏身旁，搶了出去。

正是年已五旬，名聞魯境的「散花掌」鄭正因。

羣雄皆已湧出林外，一見那藍衣少年竟是「散花掌」鄭正因的兒子鄭璜，也不由齊齊感到意外。

可是，就在衆人愕然呆立之際，慘變突然發生。

那藍衣少年鄭璜一見「散花掌」鄭正因撲到，不但沒有一點思親之情，徒然雙掌一推，向鄭正因當胸擊去。

那一掌正是「三十六手散花掌」中的煞着，「萬花迎春」。

老子是驟見兒子，根本防不到會有這一手，兒子却像根本不識老子，猝出煞招，說時遲，那時快，嘭地一聲，鄭正因口中響起一陣悽厲的慘嚎，身軀被震得向羣雄這邊倒飛過來。

武家騏心頭大震，身形一掠，伸手托住凌空而落的身軀，口中大喝道：「各位截住他！」

羣雄念頭尙未轉過來，被這突發的慘變震住了，一聞喝聲，下意識地身形紛動，十幾條光影，激射而出，把那鄭璜圍在當中。

武家騏這時低頭一看，只見鄭正因口角鮮血直淌，沾紅了一大片衣襟，神色蒼白，氣息已是細如游絲，無神的目光，正吃力地望着武家騏，嘴唇蠕動，似有所言，却發不出一絲聲息。

武家騏知道鄭正因已是五臟俱碎，命在頃刻，不由暗暗一嘆，急急道：「鄭大俠，你還有什麼話說？」

鄭正因吃力吐出一陣低弱的聲音：「武……武公子……問……問他……他……他……」

話說一半，頭一歪，已經氣絕，魂歸道山。

武家騏心頭不由一酸，托着屍體，緩緩走入包圍圈中，目光一掃，只見羣雄皆是一臉怒色，而那鄭璜，不但毫無悲痛之色，而且神態鎭定，面對這許多高手，竟沒有一絲懼意。「二淮三傑」金老大首先目注武家騏手捧的屍體，道：「鄭大俠已死了麼？」

武家騏點點頭，目注鄭璜沉重地道：「鄭世兄，禽獸無心，尙知骨肉之情，你恁地竟掌斃親父，連禽獸都不如了！」

只見鄭璜一怔，訝然問道：「你說什麼？」

「面對生父，你該如何了斷？」

鄭璜縱聲一笑道：「天下那有這等奇事，便把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硬說是區區親父，在下倒要請教請教閣下是誰？何以這麼胡說八道！」

此言一出，羣雄個個氣憤已極，「二湖龍王」大怒，厲聲喝道：「鄭璜，你簡直死有餘辜，連父親都不認了？」

鄭璜冷哼一聲，目光飄然在羣雄臉上巡視一圈，道：「各位若爲死者報仇，在下接着就是，可是硬說他是區區父親，嘿嘿，在下却要你們把話說清楚！究竟你們是不是瘋子！」

「二湖龍王」蕭天經神色大怒，厲聲道：「好個孽障，殺之不爲過，老夫就先宰了你，替你老子雪恨！」話聲一落，身形直撲，掌出如刀，挾着一股剛猛勁氣，向鄭璜劈去。

可是武家騏却心有疑團，鄭璜那「瘋子」二字，倏然觸動了他的靈機，見狀慌忙大喝道：「蕭老前輩，快住手！」

蕭天經招式方出，一聽武家騏喝聲，神色怔了一怔，掌勢急收，退步停身，側目道：「武公子，這是什麼意思？」

武家騏抱拳，說道：「小可心有疑念，還有幾句話想問問他，看看他殺父的動機，究竟是爲了什麼原因，再決定處置不遲！」

說完，目注鄭璜道：「在下江南武家騏，現在得對閣下提出幾個問題！」

鄭璜神色一震，哈哈大笑道：「原來是江南世家公子，區區久仰盛名了，武世兄有什麼話請問！」

武家騏冷冷問道：「閣下是否姓鄭名璜？」

鄭璜點點頭道：「不錯。」

武家騏沉聲問道：「那你何故不認生父？」

鄭璜變色道：「想不到武世兄也這般暈頭，天下姓鄭的何止千萬，難道個個都是在下的父親不成？」

武家騏神色一寒，道：「你的確不認識鄭大俠？」

鄭璜搖搖頭冷冷道：「老實說，在下上有雙親，下有妻室，怎會認識此人？」

武家騏心頭一動，故作怒道：「就算你不認識他，也不能對一個素無恩仇的人，猝下煞手，這點不知你作何解釋？」

鄭璜冷笑道：「他剛才突然撲到，我怎能知道他懷着什麼心意？用掌出招，意在自衛，豈能知道他這麼不濟事，一招之下，立刻命歸陰曹……」

「胡說！」

場中突然響起一聲厲喝，武家騏目光一瞬，却是「飛天怒鷹」蔣仁，神色之間，似已忍無可忍，厲聲道：「武公子，你豈能再讓這狼心狗肺的小子强辯下去，若公子不忍出手，我蔣某就先斃了他！血祭我鄭大哥在天之靈！」雙掌一擺，蓄勢欲起。

要知道蔣仁與已死的「散花掌」鄭正因，平素私交甚篤，眼見這樣慘變，早已

怒火冲天，恨不得立刻出手報仇了。

武家騏瞭解蔣仁情緒，忙搖手道：「蔣大俠且慢，愚見這位鄭世兄之言，似乎並未說謊！」

他阻止了蔣仁動手，目光轉視鄭璜道：「鄭璜，那位蔣大俠你還記得麼？」

鄭璜搖搖頭，「飛天怒鷹」蔣仁氣得臉色鐵青，厲笑道：「他眼裏連父親都沒有，還會認識我？」

鄭璜冷笑道：「要爲死者報仇，就請站出來，別像瘋子一樣，儘說一些沒頭沒腦的話！」

蔣仁再也無法忍耐，厲喝一聲：「小子納命！」

身形冲天而起，連盤三匝，雙掌如山，快如一陣狂飆向鄭璜當頭壓下。

這一出手，正是獨門絕學「鷹翻鵰擊」身法，由上而下，掌上之勢，何止千鈞。鄭璜的臉色不禁一變，就在這刹那，場外突然響起一聲嬌叱：「好啊！這麼許多人，竟然欺侮一個後生少年，打！」

一條纖小的身形，如電飛掠而至，一條銀光閃閃的銀鞭，凌空下落，就向掌襲鄭璜的「飛天怒鷹」掃去。

這半途殺出的程咬金，來勢雖然比「飛天怒鷹」掌力下壓之勢略慢，但那丈八銀鞭却剛剛夠上距離，「飛天怒鷹」不遑傷敵，只能先求自保，把一股怒火，完全轉移到那女子身上，一聲怒叱，身形凌空一橫，長臂一伸，凌厲的揮出一掌，威猛的掌勁，挾着駭人的猝飆，向手持銀鞭女子擅去。

錯非是「飛天怒鷹」，也無法在半空中轉身避招擊敵，銀鞭少女似乎料不到鞭勢竟會落空，她在這刹那，人在半空中却無法像蔣仁一般避開，急急嬌呼道：「璜哥救我！」身形却疾速向地上飄落。

可是說時遲，那時快，「飛天怒鷹」恨怒出手，豈能讓對方逃開，半空中的身形，如附骨之蛆，挾着如山掌影，向銀鞭女子當頭壓落。

銀鞭女子的呼救聲，與「飛天怒鷹」的變招，幾乎是同一時間，場中陡然響起一聲驚喝：「大俠，快住手！」

一條人影，冲霄而上，雙掌裏向上擋去。

衆人目光一瞬，見挺身喝阻的不是鄭璜，而是「二湖龍王」蕭天經，齊齊的大感意外。

憤怒的蔣仁，眼角餘光一瞥，見狀也大大一怔，可是招式巳老，撤掌巳是來不及。

嘭地一聲大響，「二湖龍王」的掌力巳與「飛天怒鷹」掌勢凌空接實，把「飛天怒鷹」震得在半空中連翻二個空心觔頭，飄落一丈之遠。

蔣仁這時旣驚且怒，變色道：「蕭老，這是什麼意思？」

「二湖龍王」蕭天經抱拳道：「蔣大哥，老朽護女心切，不得不倉促出手！」

「什麼？那是你女兒？」

「飛天怒鷹」蔣仁神色一震。

羣雄這時方明白「二湖龍王」蕭天經出手的緣故，也一陣錯愕，齊齊向那銀鞭少女望去。

只見她一襲灰毛外套，下身是一條緊緊的褐色窄褲，年紀僅只十八九歲，瓜子臉，大眼睛，生得嬌小玲瓏，楚楚動人，此刻，正一拉鄭璜的手道：「璜哥，你怎麼殺人啦！」

鄭璜冷笑一聲道：「這批人像是瘋了一樣，那個死者突然撲上來，我一驚出手，想不到他就這樣死了！」

「二湖龍王」雙目一瞪，接着目光觸及自己愛女蕭雲英，立刻變得柔和起來，急急道：「雲兒，這麼多天，妳跑到那裏去了？」

那少女黛眉一皺，滿面惑容地道：「老丈是誰？素未謀面，怎麼佔我的便宜起來？」

「二湖龍王」怔了一怔，喝道：「我是妳父親，妳怎麼說出這種話來？」

語氣中露出一陣焦急。

鄭璜狂笑一聲道：「雲妹，妳看如何？又來一個混充妳父親的：：」

「二湖龍王」大喝一聲道：「豎子住口，她是我一手帶大的女兒，豈有冒認之理。」

少女冷笑一聲道：「我姓名雖是蕭雲英，却與你老人家並不相識，這不算冒充是算什麼？難怪璜哥說你們都是瘋子：」

此言一出，羣雄暗暗皺眉，「二湖龍王」氣得全身發抖，碧眼發火，抖聲道：「雲兒，妳是迷了心竅，還是故意裝作，怎麼與那個禽獸不如的殺父逆子攪在一起了？」

蕭雲英冷笑道：「你老人家才是鬼迷了心竅，說的話愈來愈使我不懂了，璜哥是我的丈夫，我不與他在一起，難道要與你們這批素不相識的人在一起？」

「二湖龍王」臉色發青，驀地，哇地一聲大叫：「氣死老夫……」

張口噴出一道鮮血，人巳咕咚一聲倒地，雙目緊閉，氣暈了過去。

羣雄頓時大亂，紛紛上前扶起，就在這紛亂之際，蕭雲英巳一拉鄭璜道：「你不走還等待什麼時候！」

二人身形電掣般而起，向場外飛掠而逝。

「迴風柳」章婷首先發覺，嬌叱道：「往那裏走！」

反手長劍出鞘就欲追去，武家騏却忙攔住道：「章女俠，讓他二人走吧！」

章婷柳眉一挑，杏眼圓睜，訝道：「武公子，這是爲什麼？」

武家騏目光望着蕭雲英與鄭璜逝去方向，深思道：「章女俠，妳留下了他們二人又怎麼辦？」

一言提醒夢中人，章婷一怔，道：「不錯，唉！」

一聲長嘆，包括的許多無法言傳的意思。

情形確是如此，若單單是一個鄭璜，處置上就比較單純得多，要擒要殺都好辦，可是現在又加上一個蕭雲英，事情就複雜了，她雖不認「二湖龍王」爲父親，但是羣雄誰能在蕭天經面前動手殺他女兒呢？而且就是要擒鄭璜也變得極困難了，因爲蕭雲英必會插手。

再說蕭天經現在氣得暈過去，他唯此獨女，有什麼損傷，難保不會痛心，那時傷她的人豈不是自找沒趣。

如不動手，這樣僵持下去，蕭天經醒轉來，受了這些刺激，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些都是別人想不到的事情，可是在武家騏腦中却都巳考慮過了，但若以爲武家騏眞爲了顧忌這一點，而放走了二人，却又錯了，他心中正盤算着一層更深的計劃。

「二湖龍王」在衆人急救下，巳慢慢醒轉起立，當他目光一掃，場中巳失去愛女影踪時，不由一怔，道：「老夫的女兒呢？」

「迴風柳」章婷走近低聲一嘆道：「走了……」

「二湖龍王」大怒，道：「誰放她二人走的？」

「鐵刀孟嘗」周成忙接口道：「是武公子的意思！」

他說到這裏，接着一嘆道：「武公子的深意，老朽極爲瞭解，骨肉親情，就是帝王梟雄，萬惡之徒，也不會泯滅得一絲無存，然而令嫒及鄭璜都視父親如陌路人，蕭大俠不覺得奇怪麼？」

這番話不但使「二湖龍王」神色大動，就是其餘人也默默深思起來。

蕭天經目光一掃，皺眉道：「周局主的話，確有見地，莫非小女及鄭璜都受了藥物迷惑，泯了本性？」

「不會！」

羣雄中突然有人這麼回答，衆目瞬處，那是一位瀟洒的灰衣老者，正是名聞嶺南的傷科名手靳長春，武林中有名的「煞劍仁醫」，不但一手劍術奇佳，醫道也極精奇。

「二湖龍王」見靳長春如此否定，不由問道：「靳兄醫術著稱於世，對藥物諒必也有研究，何妨表示一下意見？」

「煞劍仁醫」靳長春沉思着，緩緩道：「任何藥物，迷失了靈智，被迷的人必有二種特徵，其一是目光呆滯，其二是言語應付，極不講理，完全受施藥人的指揮，可是令嫒及鄭少俠眼神之間，不但毫無呆滯跡象，而且應付說話，除了六親不認外，仍是有條理，這種現象絕非中了什麼迷藥！」

「二湖龍王」變色道：「以靳兄這麼說，小女及鄭璜難道眞是叛逆變性了！」

靳長春搖搖頭皺眉道：「就是叛逆變性，也有原因，周局主之言不錯，其中必有蹊蹺，可是若說不是中了迷藥，怎會變得六親不認呢？癥結所在，老朽也不明其所以然，想起老朽盟弟失踪，唉！老朽也是心亂如蔴……」說到這裏，又是一聲長嘆，憂形於色。

羣雄被這番話說得個個困惑萬分，周成却道：「咱們何不聽聽武公子意見？咦！武公子呢？」

羣雄齊齊一怔，衆目掃視下，才發覺武家騏早巳不知去向，倏見「迴風柳」目注地上，大驚呼叫道：「咦！地上尙有留字！」

不錯，地上留着一片不端整的字，像是用鞋急急寫就留下的，羣雄紛紛圍近一看，只見地上寫着：「我巳躡踪二人偵查其中隱秘，各位請安心等候，因人多不便，故不驚動各位，若有結果，自當立刻返回報告！」

周成驀地一擊掌道：「想不到武公子年紀輕輕，竟有這等機心，不錯，要查根由，唯有欲擒故縱，慢慢挖根！」

原來武家騏眼見蕭雲英及鄭璜一走，早想跟下去，却又唯恐人多，壞了自己盤算，及見「二湖龍王」醒轉，衆人紛紛上前慰問，才趁衆人未注意之際，身形一溜，悄然的離去。

這時，衆人只有靜靜地等候武家騏消息，等候中，自不免把話題轉回到迷藥的問題上，議論之聲，此起彼落，却始終沒有結果，變成了一個謎團，但是時光不留情，天色却慢慢暗了下來，眼見暮色低垂，仍是不見武家騏影子。

於是在「二淮三傑」金老大的提議下，衆人又在林中爲巳死的「散花掌」鄭正因，營建一座新墳，把屍體葬妥，返回金家堡中等候。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武家騏的消息却一點也沒有，猶如黃鶴昇天，杳無影踪，把羣雄等得個個心焦如焚：：。

× × ×

午後春陽，似血如輪。

江淮的原野，雖巳微有綠意，但寒風刮在人臉上，仍像利刄一般刺骨。

從金家堡到江淮的黃泥大道上，一個穿着銀色披風的英武少年，在寒風中急急掠過。

他，正是名聞江湖的江南世家公子武家騏，此刻急急趕程，想追上鄭璜及蕭雲英二人。欲由二人身上，去探查胞妹及其餘失踪的人物去向，這是他一種大胆的假設。

唯因武家騏天性謹愼，在未證實自己的推測是否正確之前，不願驚動其餘之人，因此起身晚了一步。如今追出了二里之遙，却仍沒有看到那二人影子。

不過，他並不担心，因爲由於二人遁身的方向，僅有這條通向江淮城的大路，是以除了在路上密切注意外，他把全部精神放在心中的許多謎團上。

正如「鐵刀孟嘗」周成所說，武家騏見鄭璜父親如陌路，一掌擊斃父親之舉，感到極度懷疑，覺得其中一定有耐人尋思的極大蹊蹺。

尤其「二湖龍王」之女蕭雲英一出現，無獨有偶，竟然也面對生父，恍若不識，更加深了武家騏心中的懷疑。

只是他心中非常困惑的是，鄭璜及蕭雲英怎麼會性情大變，親情全泯了呢？

若說這二人天生悲骨，全無骨肉之情，則根本不可能，就拿「二湖龍王」驟見愛女現身，那種激動的表情來說，若蕭雲英平日本巳忤逆，又怎能贏得老父這般痛愛。

那麼，是服了迷藥，迷了靈智？

武家騏也覺得不對，憑他幼受家訓，父母所受的淵博知識來判斷，感到靈智全泯的人，應對言詞之間，絕不會有這般靈活。

在這一點上，他的見解又與「煞劍仁醫」不謀而合，可是任他如何苦思，却無法解開這如謎般的癥結。

路程在武家騏的苦思回憶中逝去，驀地——

他利住急奔的身形，腳步疾速的慢了下來，目光注射着前面十丈左右的兩條人影。

仔細凝視下，果然不錯，正是殺父的鄭璜及「二湖龍王」之女蕭雲英。

就在這時，只見二人身形一轉，投入一座禿林之中，武家騏此刻已謹慎萬分，恐怕對方發覺自己蹤跡，早已閃身道旁，借着荒草林木掩身鑽行，一見二人轉身入林木不見，急忙兩個起伏，竄到林邊，目光一掃下，從禿林交錯的樹幹隙縫中，依稀看清兩人走入林後一座修竹圍籬內。

那是江淮間常見的農家、三間茅屋，圍着一帶的竹林，只是四週並沒有旁的人家。

武家騏躡足掩身到竹叢外，倏然猶豫起來。

以鄭璜及蕭雲英二人進入這茅屋看來，屋中顯然有人，那麼屋中是怎麼樣的人呢？二人到此是爲了什麼？

這些都是武家騏亟欲知道的問題，他極想跟入一探，可是現在是大白天，想到萬一因此打草驚蛇，把二人驚跑了，豈不枉費一番心機。

於是，他强抑住一肚子疑雲，就伏在竹林中，暗暗窺探等候，採取了死釘死守的笨辦法。

其實，除此以外，他也想不出更好的計謀。

茅屋門戶緊閉，竹林內的圍場空蕩蕩地，一絲聲息都沒有。

兩個時辰過去了，武家騏不但看不透屋中的情形，傾耳細聽下，茅屋中竟然連一絲聲息都沒有。

武家騏不但等得心焦如焚，而且心中迷霧重重，百思不得其解。

難道這茅屋中沒有人，若是有人，屋中怎麼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他幾次忍不住想掠入屋前探一探，終於忍住未動。

就在進退兩難，猶豫不定之際，茅屋的木門倏然呀地一聲打開了。

只見一個年約四十歲，面目清瘦而陰沉，穿着一襲灰色棉袍的中年人，走了出來。

那灰袍人右脅挾了一隻小皮箱，手中拿了一根竹竿紮着一條白布，上面赫然是「江南鐵算子，鐵口談相」九個字。

嘿！原來是個算命先生。

武家騏看得暗暗一怔，心中不由萬分奇怪起來。

屋中果然有人，他自覺剛才的判斷，還沒有錯誤，奇怪的是，這兩個時辰中，屋裏寂寂無聲，鄭璜及蕭雲英二人走去了！卻出來這麼一個傢伙，這傢伙在這兩個時辰中，在攪什麼鬼？

懷疑之中，卻見那個算命的先生抬頭望了望天色，反手闔上門戶，緩緩舉步走了出來。

武家騏慌忙躡足退出竹林，身形一晃，再退入禿林，伏身地上。

因爲竹林外正有一條蜿蜒小道，他若不退身，難免會被對方發覺。

那算命先生此刻進出竹林圍籬，沿着彎曲的小道，默默而行，方向正是附近的江淮城。

這刹那，武家騏想起了許多武林子弟及高手都是爲了北京天橋的傳說，紛紛趨往，結果皆神秘失踪，現在無巧不巧，這茅屋出現的也是卜者，心頭頓時一震。

眼見對方緩緩離去，心中又舉棋不定起來，自己是追踪這個詭譎的「鐵算子」呢？抑是依舊等候鄭璜及蕭雲英二人？

情形極爲顯然，自己只有一個人，釘不住兩方面，僅能作一取捨，可是這個決定，卻會影響到未來的結果，萬一不當，將是全盤落空。

他想了又想，把對方作了一番觀察推敲，決定還是留下來。

這是因爲鄭、蕭二人自進入茅屋後，至今沒有出來，使他好奇之心大起，決心查個究竟。再則，這個詭譎的「鐵算子」到江淮城中似乎想做夜市，若有這邊落空，再往江淮去找不遲。

這樣一想後，於是安心靜等那算命先生走得無影無踪後，身形一長，越過竹林，飄落茅屋門口，朗聲問道：「屋中有人麼？」

茅屋裏回聲寂寂，毫無動靜。

武家騏劍眉一挑，冷笑一聲，又說道：「二位若不出來，區區就只好自己進來了！」

屋中仍沒有回答。

武家騏一提眞元，單掌猛然向木門推過去，嘭地一聲，門戶大開，他一掌護胸，一掌防敵，腳步已跨入茅屋，目光向房中一掃，心頭一震，口中不由發出一聲驚呼。

屋中竟然沒有人，卻赫然擺着兩口紅漆棺木，一陣陰森詭譎的氣氛，似乎包圍着武家騏，使他情不自禁打了一個寒顫。

情形竟是這樣，是他怎麼想也想不到的！事情的發展，似乎愈來愈詭譎迷離，令人無法揣測。

武家騏再度掃視陰森森的屋中，不由忖道：「難道鄭、蕭二人走了？若是如此，無疑自己行踪已落在對方眼中！」

他心頭恍然若失，心念一轉，覺得那神秘的卜者，竟伴着二口棺木，無論他是什麼身分，實大違常情，奇念一起，他忍不住想看看棺木是空的，抑是實的？伸手一試，棺蓋絲毫不動，竟已全部釘死。

武家騏暗納一口眞元，五指一按棺蓋，開聲吐氣，嗨地一聲，向上一提，咔嚓一聲巨響，右邊的棺蓋接手而起，目光一瞥，不由倒吸一口涼氣。

棺木中躺着一具屍體，而這屍體正是殺父的鄭璜，臉色蒼白，直挺挺的躺着，沒有一絲氣息。

武家騏强按住悸動的心神，又把另一口棺蓋扳起，嘿，一點不錯，躺在另一口棺中的正有「二湖龍王」之女蕭雲英。

他一生中從未碰到這種詭譎怖人的事，周身不由冒出一陣冷汗，手一縮，嘭地一聲，棺蓋應聲而落，復又蓋上。人已倒躍出茅屋。

剛才還如生龍活虎一般的人，竟然毫無聲息的死去，這不是那個「鐵算子」下的毒手，還會有誰？

可憐那鄭璜沒有死在羣俠手下，竟死在別人手上，尤其蕭雲英？若他老父獲訊，將會如何痛心呢！情形至此，武家騏才恍然若悟，兩個時辰，寂寂無聲，原來那「鐵算子」竟在從事謀殺工作，以預置棺木情形看來：「鐵算子」顯然早存置二人於死地之心。

他心頭頓時冒起一股怒火，長身而起，直奔江淮城。

他想設法活擒那個「鐵算子」，不但要逼他供出其餘人的下落，還要問問他爲什麼這般心狠手辣！

暮色四合，寒風更勁。

等武家騏趕到江淮城，天已黑暗下來，街下一片燈火，他放慢腳步，信步游目，搜尋那「鐵算子」下落，果在一座茶樓門口，找到那條白布長旗，四周圍着一大堆人，生意似乎非常興盛。

武家騏排衆而入，只見那灰衣卜者正坐在一條長案後，爲一過路者談相，他冷眼旁觀了好久，卻無法看出對方功力的深淺，尤其那份詳細推算解釋，若非武家騏見了剛才在茅屋中的經過，眞以爲他是一位精於命理而以此營生的普通算命先生。

但是對方愈深藏不露，武家騏愈加不敢大意，爲了確實掌握這條僅存的綫索，他覺得唯有智取，比力取可靠得多。

好容易等那些算命人付錢離去，武家騏立刻一屁股坐上長案對面，强壓一肚子怒火，道：「小可來請教先生！」

鐵算子望了望武家騏，目光陡然一亮，呵呵笑道：「歡迎，歡迎！不知公子要算命，還是要看相？」

武家騏冷冷道：「挑你拿手的，談相算命隨便。」

鐵算子點點頭，整了一整神色，道：「山人依公子氣色來說，陰暗不定，青黃交雜，心頭不但忿怒不安，而且懷着嚴重心事，公子看山人說對了沒有？」

武家騏暗暗一震，心忖：「好傢伙，果然有一手，莫非我在那茅屋外潛伏時，他早已知道了？」

這刹那，他感到對方實非易與之輩，不論這番話是暗藏機心，抑是眞的以相斷言，就憑這份眼力，也表示出絕非普通江湖俗流。

心事已經點明，武家騏也豁開了，坦然冷笑一聲道：「先生好眼力，不錯，小可心中確有疑難之事，現在不妨就以小可心事請先生指示迷津，順便猜上一猜！」

鐵算子陰沉的臉色微露一絲笑容，彷彿感到得意，點點頭道：「好，山人不妨把公子心事猜上一猜，看看是否猜中！」

說着，目光在武家騏臉上轉了兩轉，接下去道：「公子天庭開闊，雙眉入鬢，隆準似山，以你這副相貌，生於官家，至少一品，生於庶屋，也可稱一方名士，照說不該有什麼困難，若有心事，必是爲了別人之故，對麼？」

武家騏暗暗冷笑，心想道：「你既把話點明了，我也索性明着來，看你如何回答？」

忖着，口中已冷冷回答道：「不錯，在下確在尋人！」

鐵算子接口笑道：「現在請問公子，是找親人，還是尋朋友。」

武家騏心念一轉，說道：「尋友。」

鐵算子一指桌上放着的一小盒字捲，笑道：「若公子不嫌山人故意賣弄，何妨抽兩個字，或許山人能猜出公子，找的是誰？」

武家騏冷冷一哼，隨手抽出兩個紙捲，他倒要看看對方攪些什麼名堂。

只見鐵算子把紙捲依次打開，一個是「秋」字，一個「南」字。立刻哈哈一笑道：「秋令肅煞，萬木蕭蕭，南方爲鄭之土，公子連抽二字，是表示在找兩個人，一人姓蕭，一人姓鄭，山人猜對了麼？」

武家騏臉色一沉，說道：「先生果然高明，現在小可要請問先生，二人的死因了！」

四周圍觀的人一見「鐵算子」說得這麼準，俱都睜大了眼睛，人人現出驚奇之色，他們那裏知道二人皆在避免驚世駭俗，打上了啞謎。

但武家騏那番話等於挑明了，說話間緊張地已暗暗提氣，防備對方有什麼意外舉動，那知「鐵算子」神色一愕道：「公子說什麼，令友死了！」

武家騏反問道：「先生既知道這麼清楚，就該知道敝友此刻生死，何必故作懵懂！」

「鐵算子」閉目掐指，似在推算，頃刻，睜目大笑道：「公子說笑話了，令友並沒有死！」

武家騏幾乎按耐不住，冷冷道：「你是故意把話說反……」

「鐵算子」似乎不解武家騏語意，瞪目說道：「山人怎麼會故意說反話，依先天八卦判斷，令友絕非早夭之命，山人說沒有死，絕對沒有死，說不定會立刻來找你！」

武家騏情不自禁地脫口大罵道：「放屁！」

鐵算子雙手按桌，霍然起立道：「這算是什麼話，山人以卜推斷，公子怎可出言罵人！」

武家騏冷笑一聲起立道：「若你的話不準怎麼辦？」

鐵算子狂笑一聲道：「山人的話，若有一絲不驗，任憑公子如何處置！他剛才推算，令友不出明晨，自會找你，正應了一句俗話，踏破鐵鞋無處覓，得來全不費工夫。」

武家騏暗暗忖道：「這豈非睜着眼睛說瞎話，我倒要看看你怎麼交代。」

口中冷笑道：「若是不準，你明天一走了之，要我到那裏去找你？」

鐵算子想了一想，笑道：「依公子該怎麼辦？」

武家騏星眸一轉，覺得大庭廣衆下，實不宜弄僵，笑道：「其實小可是考驗先生斷言是否正確，若是眞靈，小可還有疑難請教哩，今夜區區就請先生同宿對面客棧中如何？」

鐵算子想了一想，笑着說道：「公子是個好主顧，山人非常清楚，生意上門，豈有推卻之理，只是在下有個怪癖，不習慣與人同房，不如折衷一下，分房而睡如何？」

武家騏暗暗冷笑道：「這傢伙大概習慣與死人同房。」

表面卻沉思着道：「好，就這麼辦，先生現在可以收攤了，所有損失，全由區區包了！」

說完掏出一錠十兩純金，放在案上。

鐵算子竟連連答應，毫無猶豫地收下，忙着收拾，就在衆人嘖嘖私議下，同武家騏進了茶樓對面的「萬盛客棧」，由武家騏要了後院六間隔隣雅房，那鐵算子竟搶先進了右邊一間，向武家騏道：「承蒙盛情招待，明天再謝了，現在山人亟欲休息片刻，公子請便！」

說完話，反手把門闔上，咔喇一聲，竟落下了鎖。

武家騏暗暗一哼，索性故作大方，進了左邊的一間，把前後窗戶全部大開，門戶虛掩，也到床上盤膝而坐，闔目運功起來。

難道武家騏眞的毫無防範對方有逃遁之心？

不，他所以前後窗戶大開，垂簾闔目，正是以內家聽風辨音之術，暗察隔壁動靜，兩間客房，只隔了一層薄薄的板牆，武家騏覺得只要隔壁一有動靜，自己不難發覺，立刻採取必要的措置。

但是，他下意識的感覺，那鐵算子絕不會逃，依鐵算子剛才便把死了的人，說成活的，顯然在故作驚人之筆。

那麼，他那番故弄玄虛，眞正的用意何在呢？很簡單，對方顯然在自己身上懷有絕大的陰謀。

問題是在對方有什麼陰謀？以對方入房立刻落鎖之舉，顯然也對自己採取了嚴密的防範。那麼，他將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手段，對自己下手呢？

桌上的油燈，被窗外呼呼吹入來的寒風，吹得搖曳不定，微弱的火光似明似暗，正如武家騏的思緒一般，激烈的起伏不息。

可是，武家騏却忽略了計謀上的要點，由主動反而陷入了被動。

這也難怪，一方面是時候尚早，前院不時傳來喧嘩之聲，在這夜市方殷之際，萬一一擊制不住對方，難免驚世動衆，反而不妥。

二方面，他估量不出對方功力深淺，動手實大沒有把握，故也想用奇謀，能出其不意，一襲求逞，在這種情形下，他只有先釘住對方，苦候機會。

夜色漸漸深了，人聲靜寂，街上已傳來初更的梆子聲。

可是隔壁却靜悄悄地，一絲動靜都沒有，這情形竟與在城外茅屋中一樣，那鐵算子似乎與武家騏又乾耗上了。

武家騏此刻暗暗決定，一過二更，若仍無動靜，自己定憑一身藝業，闖進去拚一拚再說，時間如水一行流過去，街頭又梆梆響了二下，二更天終於到了。

武家騏脫下了銀色披風，按一按腰際長劍，身形一長，正欲竄出窗房，驀地，一絲輕微的衣袂飄空之聲，自窗外傳入耳中。

方自欲動的武家騏，心中暗吃一驚，忖道：「這夜行衣袂聲來自院外，莫非是鐵算子約好的帮手？」

這一想，長劍立刻出鞘，身形嗖地一聲，立刻激射而起，那知人剛到窗邊，窗外驀地出現兩條人影，直挺挺地站在窗外，武家騏想不到對方來得這般快，一凜之下，身形疾速頓住，凝神一視，心頭不由一陣悚慄，忍不住駭極而呼。

在幽暗的燈火照耀下，窗外二人臉色更爲蒼白，一男一女，正是他親自在茅屋中看到的，氣息全無，釘死於棺中的鄭璜及蕭雲英二人。

這刹那，他的血液和骨髓，都像是凝結住了！

武家騏用力眨了眨眼睛，燈火雖暗，他自信並未看錯人，但是這二人明明死了，怎又復活了呢？難道是寃魂不散。

時間像在霎那之間，全部停頓了，只見蕭雲英一聲尖笑道：「武少俠，還認得我們否？」

武家騏無法分辨他的語聲是像人一般發自丹田？抑或是那種陰凄的鬼語，他驚悸地大喝道：「你們究竟是人是鬼？」

話聲方落，一聲陰森的冷笑，倏然響起。

笑聲並非發自窗外二人，却自後窗傳入，武家騏心中又是一驚，方欲轉身，倏覺一道指風，無聲無息地襲向腰際，他突然警覺到出手的人必是那鐵算子。

可是覺悟的太晚了，念頭尚未轉過來，人方轉過一半，身軀已應指而倒，嘭地一聲，撞翻了窗旁矮几，腰畔一疼，眼前一黑，竟倒地暈了過去。

後窗外立刻響起一聲得意的冷笑，喃喃道：「江南武家公子，不過如此，嘿嘿！在茅屋前，大爺早就注意你了。」

語聲中，一條灰影一晃而入，揮手拍滅桌上燈火，伸手抓起武家騏，挾着脅下，向窗外一揮手，身形立刻電掣般飄起，濛濛夜色中，只見三條人影，瞬息而逝，只留下了二間空屋，還有的就是武家騏身上那件銀色披風。

× × ×

當武家騏再度醒轉時，他睜眼一看，自己竟然好端端地躺在一張極爲柔軟的床上。

窗外陽光遍地，幾棵艷麗的櫻花，隨着清涼的和風，不時送入陣陣花香。

他心頭一怔，翻身起床，默默催動眞氣，覺得毫無不適，功力無損，他心中大定，隨接閃過一陣懷疑：「這是什麼地方？我怎會躺在這裏的？」

他再度審視房中，發覺佈置不但華麗，而且極爲雅緻，四壁畫聯清掛，錦床檀椅，若非富豪之家，决不會有這等排場。

於是武家騏不由把過去遇險一幕經過情形，詳細地回憶了一下，暗暗忖道：「難道我遇上了救星？」

以眼前的情形判斷，確似如此，這裏的主人把自己放在這麼一個舒適的地方，顯然是一位正直而好心的人物，於是心念一轉：「這裏的主人是誰呢？」

正在忖測，屋外倏響起了一陣瑣碎的步履聲，房門接着被輕輕地推開。

門口已出現了一個青衣少女，圓臉杏目，眉清目秀極是可愛。只見她驚喜地走近嬌喚道：「大爺醒啦！」

武家騏忙道：「請問姑娘貴姓，這是什麼地方？」

說着就欲下床。

青衣少女忙按住道：「大爺勿拘俗禮，就躺在床上休息，有話慢慢說！」

（未完・二）


常服
氣